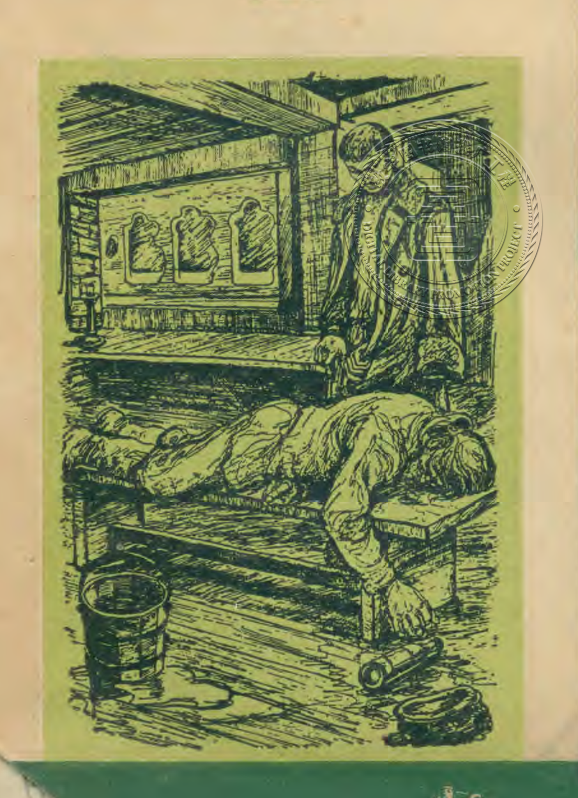
晨光文學叢書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陀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遺譯

III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晨光文學叢書



第十三種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俄國・費奧道・陀斯托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插圖者：威廉・夏滋

第三部



F.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

2001—3000



全部四冊售價人民幣五萬五千元

目錄

第三部

第七册　阿萊莎

第八册　米卡

第九册 預審

第七冊 阿萊莎

第一章　腐味

圓寂後的長老曹西瑪的遺體預備照規定的儀節落葬。僧士和隱修士死後照例不洗。大聖禮記上說：「僧士中赴上帝寵召時，由被選定的僧士用溫水擦拭他的遺體，先用希臘的海棉在死者額上，胸前，手足和膝上劃十字，別無其他手續。」這一切由帕意西神甫自行辦理。擦拭後給他穿上僧士的服裝，罩上外套；照例稍爲剪開，罩成十字的形式。頭上套頭巾，頭巾上有八角形的十字架。頭巾是張開來的，死者的臉龐用黑紗蒙住。一尊救主神像，放在他的手上。到了早晨就這樣將他移盛棺中。（這棺以前早就預備好了。）大家打算把靈柩在修道室裏安置一天，（就在過世的長老接見僧侶和俗人的第一間大屋裏面。）因爲死者職位是修道司祭，所以修道司祭和補祭們不應該在他傍邊誦讀詩篇，而須誦讀福音書。在做完了追悼祭以後，岳西夫神甫立刻開始誦讀；帕意西神甫本欲親自誦讀整整的一晝夜，然而這時他和住持神甫兩人正很忙碌，而且操心，因爲在修道院的僧侶中間和從修道院的客店裏，還從城裏大批來到的俗人中間，忽然起始發現一種前所未聞的，甚至「不適宜」的騷亂和不耐煩的期待的情緒，而且這情緒越來越強化。住持和帕意西神甫竭盡全力，在可能的範圍內安慰

這些張皇忙亂的人們。在日光完全降臨的時候，從城裏來的人中竟有攜帶病人，特別小孩子們的，——似乎特地期待這個時刻，顯然希望那種立治百病的力量將毫不遲延地發現出來，照他們的信仰應該是這樣的。到了這時候才發現，我們大家甚至在圓寂的長老在世時，就如何把他認作一定無移的，偉大的聖徒。起來的人們裏並不完全是普通人。這些信徒們那樣匆遽而且明白地表露出來的偉大的期待，甚至帶着不耐煩，幾乎要求的樣子，在帕意西神甫看來無疑地是一種誘惑，這誘惑雖然為他預感到還不很久，但實際上竟超越了他的期望。他和騷亂着的僧侶們相遇時，甚至責備他們，對他們說：「這種期待立刻有偉大事情發生的情形是一種輕浮的舉動，祇有俗世人是可能的，而我們不應該這樣。」但是沒有人聽他，他不安地注意到這情形，不過在他自己的方面，（如果正確地加以回憶，）雖然對於十分不耐煩的期望深致憤激，認為輕浮與忙亂的舉動，但私衷上，在心靈的深處，幾乎也和那些騷亂的人們一樣地期待着，這是他自己不能不承認的。雖然如此，他對於有些他所遇到的人感到特別地不愉快，由于某種預感而引起他極大的疑惑。他從擁擠在死者的修道室裏的人羣中間，懷着心靈的憎厭，（對於這，他當時深自咎責，）看見拉甚金，或遠方來的溫勃道爾司基修道院的客人，（他還住在此地修道院裏，）也混在裏面。帕意西神甫不知為甚麼緣故，忽然把他們兩人當作可疑的人物，——固然看得出這情形來的不止這兩人。在騷亂的人們中間以溫勃

道爾司基的僧士最顯得忙亂；到處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他到處詢問，到處傾聽，到處和人耳語，帶着一種特別神祕的神色。由于所期望的一切的久未實現，他的臉容成爲極不耐煩，而且似乎惹惱。至於拉基金，以後才知道是奉了霍赫拉闊瓦夫人的特別委託，老早就到庵舍裏來的。這位心善而無性格的女人，自已既不能走進庵舍裏來，在一覺睡醒，知道長老圓寂的消息以後，忽然發出熱烈的好奇心，當時就打發拉基金到庵舍裏來，吩咐他觀察一切的事情，立刻將所發生的一切用書面向她報告，每半小時報告一次。她把拉基金認作極虔信的青年人。他很會同一切人投合，而且會依照每人的願望加以奉承，假使他在這人身上看出於自已多少有點利益的時候。這一天天氣晴朗，許多到修到院裏來燒香的人們聚在庵舍的墳墓附近。這些墳墓全堆聚在教堂的周圍，還散放在庵舍的各處。帕意西神甫在庵舍裏巡走時，忽然憶起阿萊莎，差不多那從天黑夜起，早就看不到他。剛憶到他，立刻在庵舍的最遼遠的角落裏看到了他，看見他坐在柵欄傍邊，一個在古遠的時代就死去，而以苦行著名的修道僧的墓碣上面。他坐在那裏，背朝庵舍，臉朝柵欄，好像躲在記念碑後面似的。帕意西神甫走近過去的時候，看見他兩手掩臉哭泣，雖沒有聲音，卻極悲苦，整個身體悲咽得震顫不止。帕意西神甫在他身前站了一會。

「得啦，親愛的兒子，得啦，好朋友，」——他終于帶着深刻的感情說：——「你爲什

麼這樣？你應該喜歡，不要哭。你不知道今天是他的日子裏最偉大的一天麼？現在他在那兒，在這時候？你祇要想一想就明白了！」

阿萊莎看了他一眼，露出淚流得浮腫像小孩一般的臉，但是一句話也不說，立刻扭轉身子，重新用兩掌掩住臉兒。

「這也許是好的，」——帕意西神甫憂鬱地說，——「你就哭罷，基督賜給你這些眼淚。」「你的和悅的眼淚祇是精神的休息，使你的可愛的心取得快樂。」——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在離開阿萊莎，和藹地想他的時候。他連忙離開，因爲感到他再看他，也許自己就要哭的。時間過去了，修道院的禮拜和追悼的儀式依次舉行。帕意西神甫又看見岳西夫神甫在靈前，便又從他那裏接下去誦讀福音書。但是還沒有過下午三點鐘，就發生了我曾在上卷終結時提到的那件事情，我們裏面誰也沒有料到，並且和大衆的期望背道而馳的事情，關於這事情的詳細而瑣碎的描寫至今還在我們城裏和四郊極活潑地回憶着。在這裏我還要自行補充一句：關於這個無聊的，可誘惑的事件，使我幾乎憎厭地回憶着，實際上這祇是極空虛的，而且是自然的事件，而我自然本可以在我的故事裏忽略過去，不予提及，假使它不在强烈的，一定的程度之下，影響到我的小說裏重要的，却是未來的主角阿萊莎的心靈方面，似乎造成他心靈裏的轉變和改革，使他的理智得了震撼，却又加以根本的鞏固，一輩子走向某種一定

的目的上去。

現在言歸正傳。在天亮以前，長老的預備殯葬的軀體已放進棺中，抬到第一間屋子，就是以前的會客室裏的時候，在棺傍的人們發生了一個問題：屋裏應該不應該開窗？但是這個經某人偶然不經意地提出的問題，並沒有人置答，且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祇有幾個在場的人們會私自忖度，在這樣的聖徒的身上期待腐爛的氣味眞是萬分荒誕，對於發出這問題的人的少信仰和淺薄的思想，深致惋惜，（假使不致博他人的嘲笑。）因爲大家期待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午後不久，就起始發出一點什麼，起初進進出出的人們祇是默默地放在自己心裏，甚至每人顯然懼怕將各自起始發生的念頭告訴任何人，但是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竟暴露得太明顯而且無可推翻。這消息當時一下子飛遍整個庵舍，飛到所有進香的客人身傍，立刻闖進修道院裏，使修道院裏的全體僧衆，十分驚訝，後來過了極少的時間竟抵達城裏，使一切的人們無論信徒或非信徒，全都騷亂起來。不信仰的人們很高興，至於信徒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比最不信仰的人們都高興得多，因爲「人是愛正義的人的墮落和他的受恥辱的。」——這是故世的長老在他的一次訓言中親自說出來的。事情是因爲從他的身上起始漸漸地發出越來越被人們聞到的腐味，到了下午三點鐘已經現露得太見清切，漸漸地越來越加强了。在我們的修道院的過去的歷史裏，早就沒有，而且甚至不能憶到這樣粗魯地放肆的，在別種情形下

甚至不可能的誘惑，像隨着這事件之後在僧侶的本身團體中間那樣發現出來似的。在後來，甚至過了許多年以後，有些明白事理的僧侶們憶起這一天的詳細情節的時候，對於誘惑竟能達到這般程度一層，深爲駭異。因爲在這以前，常有度着聖徒的生活的僧侶們死去，他們的神聖爲衆所共見，全是畏懼上帝的長老，然而從他們的低卑的棺材裏面也發出和一切死人身上自然出現的一樣的腐味，但是這並不引起誘惑，甚至一點點的騷亂。自然，在古代有些聖者是我們的修道院裏至今還活潑地遺念着的，他們的遺骸據說並不發出腐味。這事實使僧侶們發生感動和神祕的影響，保留在大家的記憶裏，當作一樁莊嚴奇麗的事情，還看作一種誓約，從他們的墳陵上將來一定有更大的榮耀，祇要由于上帝的意志時間來到了以後。他們中間特別保留着記念的是活到一百零五歲的長老約伯，著名的苦修者，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他於本世紀的第十年代就已圓寂，修道院裏時常持着異乎尋常的，特別的尊敬把他的墳墓指給初次來拜的香客們看，還神祕地加上一些偉大的希望的話。（那個墳墓就是早晨帕意西神甫看見阿萊莎坐在上面的。）除去這位古代的長老以外，還使人們遺念着的是比較圓寂未久的偉大的長老瓦爾騷諾菲。當西瑪長老就從他手裏接受了長老的爵位，他在世時，到修道院裏來進香的香客們簡直把他當作瘋僧看待。傳說裏講這兩人躺在棺材裏，像活人一般，葬的時候完全不朽爛，在棺材裏他們的臉龐甚至好像發出光芒。有些人甚至固執地回憶，從他們

的身體上顯然散出一陣陣的香氣。不管這些回憶如何具有啓迪的意味，總是難于解釋那種直接的原因，何以曹西瑪長老的靈前竟會發生如此輕浮，離奇而且惡意的現象。至於在我個人的方面，我以爲在這上面有許多別的，許多合併着發生影響的不同的原因。譬如說，其中之一是對於長老制的深中着根苗的仇恨，在修道院裏許多僧侶們的腦筋裏深深地隱藏着，把它看作流毒的新鮮事情。自然最主要的是對於長老的神聖發生了忌妒。這神聖在他的生前就植立了確定的基礎，禁止反駁的。雖然去世的長老不僅以奇蹟，且以愛吸引許多人，在他的周圍似乎建立整個的愛他的人們的世界，却因此產生更加多的忌妒他的人，甚至殘酷的敵人，明的和暗的，不但在修道院裏的僧侶們中間，甚至在俗世的人們中間也是如此。例如說，他並未加害任何人，但是『爲什麼大家把他當作聖者看待呢？』單祇這一個問題，逐漸重複起來，終于產生了無數的極不饜足的仇恨。我想，許多人聽見了他的軀體上發出腐味，而且還發得這樣快，——因爲他死去尙未滿一天，——所以感到無上的快樂，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此外在忠事長老，並且十分尊敬他的人們中間，立刻發現了一些人，幾乎爲這事件感到了侮辱，受了個人方面的氣惱。這件事情的發展有如下面的情形。

腐味一發現後從走進死者的修道院裏來的僧侶們的臉色上就可以斷定他們的進來具有什麼用意。一進來，站了不久，就連忙出去把這消息對別人，等在外面的一羣人證實，等候的

人們裏面，有的憂鬱地點頭，但是另有些人甚至不願隱瞞他們的喜悅，在他們的惡狠的眼神裏明顯地發露出來。而且竟無人責備他們，無人揚舉善良的話語，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爲在修道院裏對去世的長老懷着耿耿的忠心的究居多數；顯然上帝自己容許少數的人在這一次臨時佔了上風。不久，外面來的客人們，大半都是智識分子，也到修道室裏，充當偵探的角色。普通的人進來的不多，雖然有許多人聚在門外。無疑地，在三點鐘以後，外來的訪客們越聚越多，就是爲了那件使人誘惑的事件。有些人也許這一天本來不會來，不打算來的，現在竟特地跑來；其中有幾個是極大的角色，但是在外表上儀節尚未破除，帕意西神甫帶着嚴肅的臉容，繼續堅決而且明晰地誦讀福音，而且讀得聲音很響，似乎不注意所發生的事，雖然早就看出一點不尋常的事故來。但是有一些語音，起始是很輕的，但是漸漸是堅定的，確定的，達到他的耳朵裏來。「可見上帝的裁判並不和人類的裁判一樣，」——帕意西神甫忽然聽到了這句話。一個外界的，城裏的官員最先說出這句話來。他已經是年邁的人，而且大家都曉得他是很虔信的，但是他說了出來，祇是重複僧侶們互相附耳反覆說着的話語而已。他們早就說出這句無希望的話，最壞的是在說出來的時候幾乎每分鐘內都發現而且增加某種勝利。但是不久甚至儀節也開始不很遵守，似乎大家感到自己有甚至不遵守這儀節的權利。

「爲什麼這事會發生出來呢？」——僧侶中有人說，起始似乎是惋惜的意思，——「他的軀體

不大很乾枯，骨頭傍邊的肉是乾的，從那裏會出來臭氣呢？」「那就是說上帝故意願意加以指示，」——別的人連忙補上去說，他們的意見立刻毫無爭論地接受下來了，因為他們以為假使和一般有罪孽的死人一樣，會自然而然發出氣味，那末總要發得晚些，不能這樣匆遽，至少有一晝夜的功夫，但是「這位竟趕在自然的前面去了，」那一定就是上帝和他的高超的手指。他在指示着。這個意見顯得是無可反駁的。溫良的修道司祭岳西夫，專掌圖書，是死者生平最愛的人，起始反駁幾個說壞話的人說，『這並不見得如此，』聖徒軀殼的不會朽壞並非正教教會的什麼教條，祇是一個意見，在正教最盛的國家內，例如說在阿芬那，對於腐氣並不很感覺不安，他們不把軀殼的不朽認作被拯救的人應受榮耀的主要的表徵，却從骨頭的顏色加以分別，在他們的軀殼多年躺在地下，甚至發爛了的時候。「如果骨頭像蠟一般的黃，那才是上帝賜榮耀給去世的聖徒的主要表徵，如果是黑的，那就是說上帝沒有將這榮耀賜給他，——在阿芬那，從古以來正教保存得無可搖撼，而且十分純潔的偉大的地方是這種情形的，」——岳西夫神甫這樣結束着他的意見。但是溫良的神父的話語沒有效果地飛了過去，甚至引起了嘲笑的反駁：「這全是學究氣和新鮮玩意，用不着聽他，」——僧侶們自行決定。「我們是遵照老法子的；現在出的新鮮玩意還少，能全都模倣麼？」——另一些人說。「我們這裏出來的聖父不比他們的少。他們住在土耳其人中間，一切都忘記光了。他們的正教

早就混濁不清，連鐘也沒有了，」——最好嘲笑的人們湊上去說。岳西夫神甫憂鬱地走開，況且他自已表示的意見並不很堅決，似乎自已也不大相信。但是他不安地看出，起始了很不雅觀的事情，甚至不服從地抬起頭來了。於是一切具有判斷的聲音全隨着岳西夫神甫之後沉寂了。似乎湊巧的是所有愛去世的長老，而且帶着和愛的馴順的態度接受長老制度的人們忽然十分害怕起來。相遇的時候惟有畏葸地面面相覷。至於長老制的敵人，反對新鮮玩意的人們，卻驕傲地抬起頭來。「去世的瓦爾騷諾非長老身上不但沒有氣味，卻還透出香味來，」——他們惡意地提醒着，——『但是他的成功並非依靠長老制，卻因爲他自身是正直的。』隨着就有責備，甚至控訴的話語加到新近圓寂的長老身上：「他的教訓欠公平；他教訓人說，生命是偉大的喜悅，而不是含淚的馴順，」——一些最沒有理解的人們說。「他照時髦的樣子信仰，不承認地獄裏物質的火，」——比那些人更加沒有理解力的另一些人們加上去說。「他不嚴守素齋，吃甜東西，櫻桃醬當茶喝，而且很愛喝，是女太太們送給他的。一個戒律謹嚴的僧士應該喝茶麼？」——另一些忌妒的人們說。「他高傲地坐在那裏，」——懷着惡意的人們殘忍地回想着，——「自認爲聖徒，人們跪在他面前，他視作應該的事。」「他濫用懺悔的神祕禮，」——反對長老制最激烈的人們用惡狠的微語添上去說，這句話竟出于輩份最老，對於禮拜上帝一事最嚴肅的僧侶們口中，——他們全是真正的持齋者和緘默者，

在長老活着的時候常守沉默，但是現在忽然張開了大嘴。這是十分可怕的事，因為他們的話語對於年輕的，還無定力的僧侶們具有强烈的影響。「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來的潑勒道爾司克的僧士傾聽着這一切話，一面深深地嘆氣，點頭：「顯然費拉龐特神甫昨天判斷得很對，」——他心裏想；說到那裏，恰巧費拉龐特出現了。他的出現似乎就為的是加深人們的震動。

我以前已經提過，他很少從蜂房傍的木造修道室裏出來，甚至教堂裏也許久未去，大家照瘋僧的樣子對他一切寬容，不將大衆應遵守的章程加以束縛。但是說實話，大家的對他寬容，甚至是由于多少必要的關係。因為對於日夜祈禱的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甚至還跪着睡覺，）强以普通的規律相繩，而他自己並不願意加以服從，甚至似乎面子上不好看。「他比我們大家神聖得多，履行規律上最艱難的事，」——那時候侶僧們一定要這樣說，——「至於不到教堂裏去，那是因為他自己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他有他自己的規律。」大概就為了這些流言和誘惑，費拉龐特神甫才被人家放任了。大家全都知道，費拉龐特神甫最不愛曹西瑪長老；現在忽然有消息傳到他的修道室裏來，說是「上帝的裁判並不和人們的裁判一樣，甚至趕在自然的前面去了。」可以料得到的是潑勒道爾司克的客人首先跑去報告這消息。我也曾提過，堅定而且牢固地站在棺材前面讀聖經的帕意西神甫雖然不能聽見而且看見



修道室以外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在心裏却把主要的一切猜透得毫無錯誤，因爲他深知道自已的團體裏的內容。他並不感得不安，却在等待再將發生的一切事情，一無恐怖的心情，用透澈的眼神注視騷動的未來的結果，還是在他的有智識眼光裏早就料得到會有的。忽然，在外室裏一陣異乎尋常的顯然擾亂秩序的喧聲使他的聽覺吃了一驚。門大敞了開來，門限上發現了費拉龐特神甫。在台階下面聚了許多伴他前來的僧士，裏面還隔着外界的人們，甚至從修道室裏都看得很清楚。伴他前來的人們沒有進來，也沒有升到台階上去，却站在那裏等候費拉龐特神甫往下說什麼話，做什麼事，因爲他們雖然壯着膽子，却多少帶着恐怖，他們還預感到他不是無所謂而來的。費拉龐特神甫在門限傍邊站住，擧起手來。遲勃道爾司克的客人一雙尖銳的，好奇的眼睛從他的右手裏窺望着。他是唯一的忍耐不住，由于他的極大的好奇心，隨着費拉龐特神甫從小梯上走了進來。除他之外，別的人們，在門帶着響聲敞開來的時候，由于突然而來的驚嚇，反而擁擠着往後倒退。費拉龐特神甫朝上擧手，忽然喊道：

「驅走趕掉！」立刻依次朝四方鞠躬，用手對修道室的四牆和四角畫十字。費拉龐特神甫的這種擧動，伴他前來的人們立卽了解，因爲他們知道他走到那裏去，永遠是這樣做法，在不驅走不清潔的鬼魅以前，是不會坐下來，說一句話的。

「撒但出去呀；撒但出去呀！」——他畫一次十字，便重複一遍，——「驅走趕掉！」

——他又喊了。他穿着粗糙的袈裟，腰際緊着一根繩子。他的裸露的胸脯上長滿了斑白的毛髮，在麻織的襯衫底下窺望。脚完全是光裸的。他剛開始揮手，在袈裟底下帶着的沉重的鐵鏈就搖撼而且發響了。帕意西神甫中止了誦經，挺身向前，站在他面前等待着。

「你爲什麼進來，純潔的父？你爲什麼破壞秩序？爲什麼激動馴順的羊羣？」——他終于說，嚴厲地看他。

「我爲什麼來？你問爲什麼？你有什麼信仰？」——費拉龐特神甫喊，裝出瘋的行徑，——「我跑來驅趕你的客人們，那些壞鬼。我看我不在這裏，竟聚了許多。我要用樺樹掃帚把他們掃走。」

「你驅趕不淸潔的鬼靈，也許自己在爲他服務，」——帕意西神甫毫不畏縮地繼續說，——「誰能說自己：「我是神聖的？」是你麼，父？」

「我是不淸潔的，不是神聖的。我決不坐在椅子上面，讓人家像對偶像似的膜拜！」費拉龐特神甫又喊叫起來。——「現在人們破壞神聖的信仰。你們的去世的聖者，」——他手指棺材，朝人羣裏說，——「他是不承認鬼的。他給人家吃藥，藉以驅走小鬼。所以你們這裏就積聚了許多，像角落裏的蜘蛛一般。現在他自己也發臭了。我們看出這是上帝的指示。」

在曹西瑪神甫活着的時候，這事是確乎曾經發生過的。僧士中有一個人起始夢見不潔的

神靈，以後白天醒着的時候也看見了。他懷着極大的恐懼把這事對長老說出來，長老勸他實行不斷的祈禱和加强的持齋。但是這並不見效，於是勸他一面不放棄持齋和祈禱，一面吃藥。當時許多人極爲震動，互相搖頭私語，——其中最厲害的是費拉龐特神甫，當時就有幾個好批評人家的人連忙跑去把長老這種特別情態下的「不尋常」的命令報告給他聽。

「出去罷，父！」——帕意西神甫用命令的口氣說，——「不是人裁判，却是上帝裁判。也許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指示」，是你，我，和任何人都沒有力量明白的。出去罷，父，不要激動馴順的羊羣。」——他堅決地反復說着。

「他不照規律持齋，所以出現了指示。這是很明顯的，隱瞞它才是罪孽！」——這個受了無理性的努力所吸引的狂信者不肯就此罷休，——「他嗜好糖菓，女太太們放在袋裏送給他吃，又愛喝茶，崇拜肚腹，用甜東西塞到裏面去，又用驕傲的思想塡塞他的腦筋……因此出了這個可羞的事……」

「你的話語太淺薄了，父！」——帕意西神甫也抬起嗓門來了，——「我對於你的持齋和苦行，深爲敬佩，但是你的說話却極淺薄，像外界的輕躁而且幼稚的少年所說的一樣。你出去罷，父，我命令你。」——帕意西神甫大聲喊出這句話，作爲結束。

「我會出去的！」——費拉龐特神甫說，好像有點懷着羞慚，但是沒有脫去悖怒之色，

——「你們這些學者！你們靠着你們的智識傲視我的寒酸。我來到這裏，沒有什麼學問，到了這裏把所知道的全忘光了，上帝自己保護我這小人，抵擋你們的詭詐……」

帕意西神甫站在他的前面，堅决地等候着。費拉龐特神甫沉默了一下，神氣沮喪地忽然用右手的手掌摸臉，朝過世的長老的靈柩望着，唱歌似的說道：

「明天他們將在他身傍唱誦扶助者與保護者——一首佳妙的讚詩，但是我死的時候，對我唱誦的祇是生活如何甜蜜——一首小小的雅歌而已，※」——他含着眼淚，惋惜地說着，——「你們驕傲，擺架子，這是空虛的地位！」——他忽然像瘋子一樣地叫喊，迅快地從台階的石級上走下。下面等候的羣衆搖動了；有的人立刻跟在他後面，但是另有些人遲疑着，因爲修道室的門還是敞開着，帕意西神甫跟着費拉龐特神甫走到台階上來，站在那裏觀察着。然而感情激動的老人還沒有做完一切的事情：他走了二十步路，忽然身向落日，高舉雙手，——好像有人把他砍倒似的，——摔落地上，發出高聲的呼喊：

「我的主戰勝了！基督戰勝了落日！」——他拚命的呼喊，手向太陽高舉，臉伏在地上，

※僧士和苦行僧的軀體從修道室裏抬到教堂裏去，在誦經以後再從教堂抬到墳地的時候，唱誦雅歌生活如何甜蜜……惟如死者爲修道司祭，則唱誦讚詩扶助者與保護者。——（作者原註。）

放聲痛哭，像小孩一般，哭得全身抖慄，手臂在地上伸展着。大家全奔過去，傳出了呼喊，應答的哭聲……一種瘋勁吹遍到所有的人身上。

「這個人是神聖的！這個人是有正理的！」——發出了不畏葸的喊聲。——「這個人應該充當長老」另一些人惡狠狠地說。

「他不會做長老的……他會拒絕的……他不願意爲可恨的新鮮花樣服務……不致于做效他們的蠢事，」——另一些聲音立刻發出來，這情形將得到什麼結局，是難於想像的，但是恰巧這時候招呼做禮拜的鐘聲響了。大家忽然起始畫十字。費拉應特神甫也立起來，畫了十字，走到自己的修道室裏去，毫不回頭看一看，繼續還在呼喊，却喊着完全不相聯貫的話。有幾個人跟他走開，人數不多，但是大多數的人全散了開來，忙着做禮拜去了。帕意西神甫把誦經的事情交給岳西夫長老繼續下去，自己走出來了。他是不會受狂信者的瘋狂的呼喊所搖撼的，但是他的心突然發愁，有點特別的煩惱，他自己感到了。他停了步，自問道：「爲什麼我會發愁到精神頹喪的地步？」——他立刻帶着驚異的心情了解到他的突然的發愁顯然是由于一個極小的，特別的原因而起：原來他在剛纔擁擠在修道室門傍的群衆中間看到了阿萊莎，記起他一看見他，當時立刻在自己心裏感到似乎有一點痛苦。「難道這個年輕的人會在我的心裏佔據這樣重要的位置麼？」——他突然驚異地自行詢問。在這時候阿萊莎恰

巧走過，好像忙着到什麼地方去，但不是朝教堂的方向前去。他們的眼光相遇了。阿萊莎趕快挪開眼睛，向地上垂視，單單從青年人的神色上看來，帕意西神甫就猜到他的心裏現在發生了强烈的變更。

「連你都受了誘惑麼？」——帕意西神甫忽然問，——「難道你也和那些少信仰的人們在一起麼？」——他悲切地補上去說。

阿萊莎止步，似乎遲疑不決地看了帕意西神甫一眼，重又迅速地挪開眼睛，重又朝地上垂視。他側身站立，臉不轉到詢問的人的方面。帕意西神甫注意地觀察着。

「你忙着到那兒去？敲鐘做禮拜呢，」——他又問，但是阿萊莎又不回答。

「是不是離開庵舍？爲什麼不問一下，不受祝福呢？」

阿萊莎忽然發了歪曲的笑。眼睛奇怪地，很奇怪地朝發問的神甫掃去，朝他的以前的指導人，以前的心靈的領袖，他的心愛的長老臨死時將他付託的那個人掃去，忽然仍舊不予置答，搖了搖手，似乎甚至連尊敬也不暇顧及，舉着迅快的步伐從庵舍裏走到大門那裏去了。

「你還要回來的！」——帕意西神甫微語，帶着悲傷的驚異目光送着他。

第二章 那個時間

帕意西神甫在決定他的「親愛的男孩」將重行回來的時候是沒有錯的。甚至也許已經捉獲到了，雖然並非全部。却總是極銳利地捉獲到了，阿萊莎的精神上的情緒的眞正意義。而且老實說，我自己現在也難於明晰地傳達出我的小說裏這個爲我所寵愛，而且年紀還輕的主角的一生中這個奇怪的，不確定的時間的確實意義。對於帕意西神甫向阿萊莎提出的苦痛的問題：「你難道也和那些少信仰的人們在一起麼？」——我自然可以替阿萊莎確定地回答：「不，他不和少信仰的人們在一起。」不但如此，這裏甚至完全相反：他所有的不安也就是由于他的多信仰而發生的。但是不安總是有的，總是發生過了，而且是十分苦痛，甚至在以後過了許多時候，阿萊莎還把這苦痛的一天認作他一生中極困難而且運定的日子。假使有人直率地問：「他的一切煩惱和驚慌莫非祗是因爲他的長老的軀體不但不能立即爲人們治病，反而老早就遭了朽爛而起的麼？」——那末我可以直接了當地回答：「是的，確乎是如此的。」我但求讀者不要忙着過分嘲笑我的靑年人的純潔的心。我自己不但不願替他求恕，或者用他年紀尙輕，以前讀書成績太少等等的話語，爲他的眞率的信仰辯白而且求恕，我甚至

要做相反的事，堅決地聲明，我對於他的心的本性感覺誠懇的敬意。無疑地，有的青年人謹愼地接受心的印象，不會作熱烈的愛，而祇是溫和的愛，雖也有正確的理性，但從年齡上看來是過於考慮的，（因此是賤價的，）這樣的青年人我以爲可以避免我的那位青年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但是在另一些情勢之下，受某種情感的衝決，即使這情感是無理性的，却祇要由于偉大的愛而起的，總要比完全不受情感的衝決可尊敬些。至於在青年時代，更應如此，因爲時常考慮過多的青年是靠不住的，他的價值太便宜了，——這是我的意見！有理性的人們或許要呼喊：「但是不能使每個青年人都有這樣的迷信，你的青年人不能做其餘別人的模範。」對於這，我還是這個回答：是的，我的青年人有信仰，神聖的，莫可搖撼的信仰，但是我並不替他請求恕罪。

我上面雖曾聲明，（也許聲明得太匆遽了，）我不替我的主角辯白，求恕，並且解釋一切，但是我看到有一點事必須加以解釋，以爲繼續敘述之用。我要說的是這裏並不是所謂奇蹟的問題。這裏並不是淺薄的，不耐煩的對於奇蹟的期待。阿萊莎當時並不是爲了某種成見的勝利，需要奇蹟，（這並不是如此，）也並不爲了以前的，先入爲主的某種觀念，——不，完全不是的：這裏最先的，立於最先地位上的是面目，祇是面目，——那就是他的心愛的長老的面目，他尊敬到崇拜地步的眞人的面目，事實上是全部的愛，在那時候和以前的整個年頭隱藏

在這個純潔的青年的心裏對於一切人，一切事情的愛，有時候似乎全都聚在，——有時候甚至是不合理的，——專特地聚在現在圓寂的，他所心愛的長老的身上。實在說起來，這個人許久時候立在他的面前，成爲一個無可爭辯的理想，他的青年的力量和一切趨向不能不專特地朝這個理想趨進去，有時候甚至到了忘掉「一切人，一切事物」的地步。（他以後自己憶起，他在這痛苦的一天內，完全忘掉了長兄特米脫里，他在前一天還是那樣關心而且煩惱着的；他還忘將二百盧布送給伊留涉的父親，也是他前一天打算熱心地履行着的。）然而他所需要的不是奇蹟，祇是「最高的公理，」這公理他相信業已受了損害，因此使他的心突然殘酷地受創。但是何以在阿萊莎期望中的「公理」會從進展的歷程中取得了奇蹟的形式，立刻希望從他所崇拜的導師的遺骸的身上發生出來的奇蹟的形式？要知道，修道院裏一切的人們全是還樣思想而且期待着的，甚至阿萊莎平日崇拜的一些人也是如此，例如帕意西神甫就是的。所以阿萊莎毫不疑惑地將自己的幻想套入大家全套着的形式裏去。而且在他的心裏早已如此安排着，在修道院的生活的整個年頭的時間內。他的心已經取得了這樣希望着的習慣。他渴望着的是公理，公理，不僅是奇蹟，現在這個人，在他的希望中本應在全世界一切的人之上高高地被抬舉着的，——這個人不但沒有得到他應得的名譽，竟忽然被降貶了身分，而且受了侮辱。爲了什麼？誰加以裁判的？誰能這樣加以判斷？——這些問題立刻熬煎着他的無經驗

的，童貞的心。他不能不懷着侮辱，甚至以狠毒心情而加以承受的是這位眞人中的眞人竟受了那般淺薄的，地位比他低矮的羣衆的訕笑和惡毒的嘲弄，即使並沒有奇蹟，即使沒有奇怪的事情可以宣布出來，沒有立即期待着的事情可以表白出來，——但是爲什麼竟暴露了這樣的不名譽，爲什麼竟發生了這樣的恥辱，爲什麼這樣匆遽的朽爛，竟「超過了自然，」——像一些惡毒的僧士們所說的那般？爲什麼有所謂「指示，」剛纔他們同費拉龐特神甫那樣得意洋洋地舉出來的？爲什麼他們相信甚至取得了舉出來的權利？天道和它的手指在何處？爲什麼它「在最需要的時間」內竟藏起自己的手指，（阿萊莎想）何以自身情願服從盲目的，啞口的，無憐憫的自然的法則？

爲了這，阿萊莎的心中滲出滴滴的血，自然我以前已經說過，最先立在他面前的是他在世上最愛的一個人的面目，這面目已蒙受了「恥辱」，這面目已被降貶了「身分！」即使我的青年人的怨訴是淺薄而且沒有判斷力的，但是我應該第三次重複着；（我預先承認也許我也是帶着輕心的淺薄。）我樂於使我的青年人在這時候成爲不很有判斷理智的人，因爲凡是不愚蠢的人永遠會有時候走到理智的方面去的，假使在這種特殊的時間，青年人的心上還沒有愛，那末何時才有愛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不願對於某種奇怪的現象置諸緘默，——這現象在這個選定的，弄得阿萊莎莫明其妙的時間內，雖然像閃電一般，却總歸發現在他腦筋

裏面。這個新發現的，閃電似的東西就是現在不斷地記憶着的昨天同兄長伊凡談話所得的某種痛苦的印象。也就是這個現在縈繞着他。並不是他的心靈裏基本的，原始的所謂信仰有什麼動搖。他愛他的上帝，無可搖撼地信仰他，雖然對他突然地怨訴。但總有由於回憶昨天同伊凡的談話而來的一種模糊的，痛苦的，惡毒的印象忽然現在重又在他的心靈裏蠕動，拚命地向上面衝出。在天色已完全發黑的時候，拉基金從庵舍裏穿過松林到修道院裏去，忽然看見阿萊莎躺在樹下，臉伏在地上，動也不動，幾乎睡熟了。他走近過去，叫他一聲。

「你在這裏麼，阿萊克謝？難道你也……」他露出驚訝的神色說着，但是沒有說完就停住了。

他想說：「難道你也到這地步了麼？」阿萊莎不看他，但是從他的某種行動的姿勢上，拉基金立刻猜到他聽見而且了解他的說話。

「你怎麼啦？」——他繼續驚訝。

但是驚訝在他的臉上已起始代以微笑，越來越多地取得了嘲笑的神色。

「你聽着，我已經找你兩點多鐘了。你忽然從那裏溜走。你在這兒做什麼事？你來了什麼傻勁？你看一看我呀……」

阿萊莎抬頭，坐起來，背靠在樹上。他沒有哭，他的臉形容出悲哀，但是眼神裏却見到

煮惱。他不朝拉基金看，却向傍邊看望。

「你知道，你的臉色完全變了。你以前那種出名的溫和一點沒有了。對誰生氣麼？有人欺負你麼？」

「去你的！」——阿萊莎忽然說，仍舊不看他，疲乏地揮手。

「喔唷，我們竟成了這樣了！完全像普通的人們那樣喊起來了。你還是安琪兒裏的一個呢！阿萊莎，你眞使我驚訝，你知道，我還是誠懇地說着。我早就對於這裏的一切不生驚訝。我總是把你當作有學問人看的……」

阿萊莎終於看了他一眼，却有點神情不屬的樣子，好像一切還不大了解似的。

「難道你祇是因爲你的老人發臭了的緣故麼？難道你正經地相信他會起始做出奇蹟來麼？」——拉基金喊，又轉入極誠懇的驚訝中了。

「我曾經相信，現在相信，而且願意相信。你還要什麼？」——阿萊莎煮惱地呼喊。

「一點也沒有什麼。見鬼，現在是連十三歲的小學生也不會相信這事的。眞是見鬼……現在你對你的上帝生氣，反叛：他沒有給你升職，在節期日沒有賞賜勳章！唉，你們這些人呀！」

阿萊莎似乎眯細眼睛，長長地看着拉基金眼睛裏忽然閃耀着什麼……却不是對於拉基金

的忿恨。

「我不對我的上帝反叛，我祇是「不接受他的世界」而已，」——阿萊莎忽然發出一聲歪曲的冷笑。

「你怎麼不接受這世界？」——拉基金對於他的答話尋思了一下。——「這是什麼愚蠢的意思？」

阿萊莎沒有回答。

「不必再談空話，現在講正事罷。你今天吃過東西沒有？」

「我不記得……大概吃過了。」

「從你的臉色上看來，你應該吃點東西才好。看着你眞覺得可憐。你一夜也沒有睡，我聽說，你們那裏舉行着會議。以後又發生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想，你大概祇吃了一小塊聖餐麵包。我的口袋裏帶着香腸，剛纔從城裏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取在身邊，預備萬一之用，但是你不會吃香腸的……」

「把香腸拿來罷。」

「啊！你居然這樣了！那末說，完全成爲叛變，巷戰！老弟，這種事情是不必加以輕視的。你到我這裏來。……現在我自己也想喝一點燒酒，太累乏了。燒酒你不敢喝麼？……也

能喝麼？」

「燒酒也可以喝。」

「哈，哈！妙極了，老弟，」——拉基金蠻野地看着。——「不管是這樣或是那樣，燒酒或香腸，這是一個有趣的好機會，不能加以錯過的！我們走罷！」

阿萊莎默默地從地上立起，跟拉基金走了。

「你的老兄伊凡要是看見了，那總要驚訝呢！再說，令兄伊凡．費道洛維奇今天早晨動身到莫斯科去了，你知道麼？」

「我知道的，」——阿萊莎毫無感情地說。他的腦筋裏忽然閃出兄長特米脫里的形像，但祇是閃過了一下，雖然他憶起了一點什麼事情，很急忙的事情，不能一刻遲延的，一種義務，可怕的責任，但是這回憶不能對他引起任何印象，沒有達到他的心坎裏，立刻從記憶裏飛走，忘却了。但是阿萊莎以後許久時候憶到這件事情。

「令兄伊凡有一次批評我，說我是『無才的，自由主義的麻袋。』你也會有一次忍耐不住，對我暗示，說我是『不誠實的人』……隨他們去罷！現在我要看一看你們的才能和誠實。（拉基金說完這句話，好像在那裏自言自語，聲音很低微。）喂，你聽着！」——他重又大聲說話了，——「我們不灣修道院，順着小路一直進城去……唔！我恰巧還要到霍赫拉闊

瓦家裏去一躺。你想一想：我寫了一封信，告訴她一切所發生的事情，他居然立刻就回我一封信，用鉛筆寫的，（這位太太眞愛寫信，）說「她料不到像曹西瑪長老那樣可尊敬的長老竟會做出這類的行爲！」就是那末寫着「行爲」兩個字！她也是生氣了。你們都是這樣的！等一等！」——他又突然喊了出來，忽然止步，扶着阿萊莎的肩膀，也讓他止步。

「你要知道，阿萊莎，」——他銳利地看着他的眼睛，整個身子處于忽然侵襲着他的新的念頭的印象之下，雖然表面上自己也在笑着，但是顯然怕發聲說出這個新穎的，突然襲來的念頭，他還是不能置信現在他看見在阿萊莎身上具有的，對于他奇怪而且意料不到的情緒，——「阿萊莎，你知道我們現在最好到那裏去？」——他終于畏葸地而且懇求地說出來。

「一樣的……隨便到那裏去都好。」

「我們到格魯申卡家裏去，好不好？你去不去？」——拉基金終于說，甚至全身由於畏葸的期待而抖索了。

「我們到格魯申卡家裏去好了，」——阿萊莎立刻安靜地回答，這對於拉基金是那樣的出於意料之外，他料不到有這樣迅速而且安靜的回答，使他幾乎倒退了幾步。

「唔！……好呀！」——他驚訝得喊出來，但是突然，緊緊地抓住阿萊莎的手，迅速地牽着他朝小路上走去，心裏還是十分懼怕阿萊莎將消失決意。他們默默地走着，拉基金甚至

怕說出話來。

「她眞是要十分喜歡，十分喜歡的……」——他吶吶地說，却又沉默了。他領阿萊涉到格魯申卡家裏去，並非爲了博得她的快樂；他是一個正經的人，沒有對於自己有利的目的是不會做任何什麼事情的。他現在具有雙重的目的，第一層，是復仇的，那就是看到一個「眞人的受恥辱，」看到阿萊涉「從聖徒墮落到罪犯，」這是他預先就感到忻悅的事；第二層，他還有一點物質上的，對于他十分有利的目的，等到下面再詳敍一下。

「如此說來，那個時間來到了，」——他自己快樂而且惡狠地想着，——「我們可以把它一把抓住．把握這時間，因爲它對於我們是很相當的。」

第三章 葱

格魯申卡住在城裏最熱鬧的地方，教堂的廣場相近，商人的寡妻莫洛作瓦的房子裏面，格魯申卡向她租下了在院子裏的一所不大的木質的邊房。莫洛作瓦的房子很大，是石頭建造的，有兩層樓，陳舊而且樣式很不雅觀。女房東，一個年老的女人，自己住在裏面，身邊有兩個姪女，也是很老邁的姑娘。她並不需要將院內的邊房出租，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放格魯申卡做她的房客，（還在四年以前）單單是爲了取悅於她的親戚，商人薩姆騷諸夫，格魯申卡的公開的保護人聽說這好喫醋的老人把他的「寵婦」放在莫洛作瓦的家裏，原意在于倚靠老婆婆的銳利的眼睛，以監督新房客的行動。但是不久這銳利的眼睛成爲一無用處的東西，結果是莫洛作瓦甚至不常和格魯申卡相遇，並不實行監督，使她討厭。誠然，自從老人把這十八歲的女郎，畏葸的，含羞的，優雅的，細瘦的，凝慮的，沉思的女郎送到這所房子裏以來，已經過了四年，從那時候起，時光流逝了許多。我們城裏對于這位女郎的來歷知道得很少，而且不大清楚，到了最近也沒有知道得多些，即使在很多的人起始注意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四年來所變成的那樣「絕世美貌」的時候也是如此。祇有一些傳說，她在十七歲

上，曾受了某人的騙，彷彿是一個軍官，以後立刻就被拋棄了。這軍官離開了她，以後在他處結婚，使格魯申卡獨自留在恥辱和貧困的境遇之中。又有人說，格魯申卡雖然確乎被他的老人從貧困中救拔出來，然而她的家庭是純潔的，她似乎是僧職的家庭裏出身，一個額外的教堂執事或是和這相類的職位的人的女兒。於是四年之間，這個深于情感的，被侮辱的，可憐的孤女，一變而成爲一個臉頰紅潤，身軀豐滿的俄國美人，具有勇敢和堅決的性格的女人，驕傲，大膽，明白銀錢的用處，富于企業心，嗇吝而且謹慎，用一些合理和不合理的方法，積到了一筆小資財，像人家所說的那樣。惟有一件事情爲大家所深信：那就是格魯申卡是難于接近的，在四年以來，除去她的保護人，那個老頭子以外，還沒有一個人能以博到她的垂青爲誇傲的。這是確定無移的事實，因爲曾有不少想獲到這垂青的獵豔者，特別在最近的兩年以內。但是一切的嘗試都是徒然的，有些追求者不能不往後退走，甚至帶着滑稽和恥辱的結局，就爲了這有特殊性格的年輕女人方面堅定和嘲弄的抗拒。大家還知道，這位年輕女人，特別在最近的一年以內，置身於所謂「投機」的事業以內，居然發現了極大的能力，以後有許多人稱她做十足的猶太人。她並不是做重利盤剝的事情，但是例如說，大家都知道她有一個時候確曾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合夥，用極小的價錢收買期票，每一個盧布給十個戈比，以後就照期票的額面每十個戈比取到一個盧布。薩姆騷諸夫是有病的，最後的一年內變

腿已腫得不能動彈。他的妻子已經死了，把幾個成人的兒子們管教得十分專制。他的資產很多，却吝嗇成性，而且十分頑固。他對待這位被保護的女人起初非常嚴厲，還絲毫不客氣，像那些嚼舌的人們所說的「用素油」煎熬似的，但是以後到底落在她的強烈的勢力之下。格魯申卡一面自己解放出來，一面却在對他的忠實上，又暗示給他一個無限的信仰。這位能幹的老事業家，（現在早已去世，）也具有特殊的性格，主要的是十分吝嗇，而且性情像燧石一般的堅定。雖然格魯申卡戰勝了他，他沒有了她便無從生活下去，（最近兩年確是如此，）然而他到底沒有分給她很多資財，卽使她以完全和他脫離相威嚇，他也是不會變更宗旨的。他分給她的祇有小小的資財。這事傳揚出去以後，大家都覺得奇怪。「你是一個不會受挫折的女人，」——在他分給她八千盧布的時候，他這樣對她說，——「你自己會想法子的。你知道，除了每年的津貼照舊以外，直到我的死為止，你不能從我那裏得到一點錢，而且遺囑裏也不會再分給你的了。」他的話眞算數！死了以後，眞是把所有的財產全部遺給幾個一輩子管教得像奴僕一般的兒子們，還有媳婦和孫子，孫女們，而遺囑裏甚至沒有提到格魯申卡一字，這一切情形以後纔知道。不過他幫了格魯申卡不少的忙，給她出主意，應該怎樣增加「自己的財產，」並且還把生意的「路道」指點給她。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起初同格魯申卡為了一件偶然的「投機生意」發生了關係，結果是自己也意料不到，竟無頭無

腦地戀上她，甚至像發了瘋似的，這使當時已經病得很利害的老人薩姆騷諾夫大笑不止。應該注意的是格魯申卡同她的老頭子在他們相識的全部時間內，十分地公開，甚至似乎對于一切心事都能公開，這大概僅祇對世上唯一的人是這樣的。到了最近，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忽然懷着他的戀愛的心思出現的時候，老人停止笑了。相反地，他有一次曾正經而且嚴肅地勸格魯申卡：「假使從父子兩人中間選擇一人，那末應該選上老頭子，但是必須讓這老壞蛋娶你，而且預先把一些財產轉到你的名義上來。同上尉決不可以來往，沒有路可走的。」這是那位老色鬼自己對格魯申卡所說的話，當時他已預感自己的死亡，果真在說了這勸告的話以後，隔了五個月就死去了。我還要順便說，雖然我們城裏當時甚至有許多人知道卡拉馬助夫父子間離奇的，醜惡的，以格魯申卡爲目標的競爭的情形，但是她對於他們父子兩人所處的態度的眞正意義，却很少有人能以瞭解。格魯申卡的兩個女僕，（在發生了慘劇以後，這慘劇的詳細情節以後再敘。）後來在法庭上供稱，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接待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單祇是爲了恐懼，因爲他威嚇要殺死她。」她有兩個女僕，一個是年紀蒼老的廚婦，還是從父母的家裏帶來的，身體有病，耳朵幾乎發聾，另一個是她的孫女，年輕活潑的女郎，有二十歲左右，是貼身侍候格魯申卡的。格魯申卡很嗇吝地生活着，處於不很富裕的環境裏面。她所住的邊房裏祇有三間屋子，由女房東佈置了一堂一八二〇年式樣的，古色古香的

紅木傢俱。拉基金和阿萊莎走到她家裏去的時候，天色已完全發黑，但是房間裏還沒有點燈。格魯申卡躺在客廳裏一張拙笨的大沙發上面，這張沙發的靠背是紅木的，十分堅硬，蒙著皮子，早就磨破，而且有破洞。他的頭下放着兩隻白色的，鵝絨的枕頭，是從她的牀上取來的。她直躺着，挺直着身子，動也不動，兩手插在頭後。她穿扮好了，似乎等候什麼人，穿着黑綢衣裳，頭上戴着輕鬆的，帶花邊的三角披巾，很有樣子，肩上披着絲邊的圍巾，用一隻厚重的金別針緊住。她確乎在等候什麼人，躺在那裏，似乎感到煩悶和不耐煩，臉色有點發白，嘴唇和眼睛燃燒着，右脚尖不耐煩地叩擊沙發上的扶手。拉基金和阿萊莎剛出現，就發生了小小的騷亂：從外屋裏就聽見格魯申卡迅快地從沙發上跳起來，忽然驚懼地喊道：

「誰在那裏？」但是娘姨迎接客人，立刻回報太太說：

「不是他，另外的，不要緊的。」

「她是怎麼啦？」——拉基金喃語着，攜手引阿萊莎到客廳裏去。格魯申卡站在沙發傍邊，似乎還帶着驚嚇。一束濃厚的深櫻色的辮髮突然從披巾裏脫落出來，落在她的右肩上面，但是她沒有注意到，沒有加以整理，祇顧得査看客人們，辨淸他們是什麼人。

「這是你麼？拉基金？你把我嚇得要死。你同誰在一塊兒？誰同你在一塊兒？老天爺，你把這一位領來了！」——她看淸了阿萊莎，喊叫了起來。

「你叫他們取臘燭來呀！」——拉基金用一種放肆的態度說，彷彿他是這家裏極熟的相識和親近的人，甚至握有支配一切的權利似的。

「臘燭……自然是臘燭……費娜，你給他取臘燭來呀……你竟挑這個時間領他到這裏來！」——她又喊，看了阿萊莎一眼，便對着鏡子，迅快地用兩手整理她的辮髮。她似乎不滿意。

「難道我沒有巴結上麼？」——拉基金問，一下子幾乎生了氣。

「你把我嚇了一跳，是這樣的事，拉基金。」——格魯申卡含着微笑轉身對阿萊莎說，——「你不要怕我，好阿萊莎，我眞是十分喜歡你來，你是我的不速之客。拉基金，你可把我嚇壞了：我心想是米卡闖進來。你知道，我剛纔騙了他，和他賭誓，讓他相信我，其實我撒了謊。我對他說，我到我的老頭子，庫齊瑪·庫齊米奇家裏去，坐一晚上，同他點錢，一直點到夜裏。我是每星期要到他家裏去算一晚上的賬的。我們把門鎖住；他打算盤，我坐在那裏寫帳。他祇信賴我一個人。米卡眞相信我在那裏，其實我現在躲在家裏，——坐在那裏，等候一個消息。費娜怎麼會把你們放進來的？費娜，費娜！快跑到大門，開一開，四面探望一下，有沒有上尉？也許躲在那裏張望，我怕得要死！」

「什麽人也沒有，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我剛剛向四面八方都張望過了，我還

每分鐘從鑰匙孔裏張望一下，自己都害怕得抖索。」

「窗板關上了沒有，費娜，還應該把窗簾放下來，——這就對了！」——她自己放下沉重的窗簾，——「否則他看見燈光就會跑進來的。阿萊莎，我今天眞怕米卡，你的老兄。」——格魯申卡大聲說話，雖然露出驚慌，却似乎又帶着近乎一種歡欣的心情。

「爲什麼你今天這樣懼怕米卡？」——拉基金探詢，——「你好像從來不怕他，他老是依從你的。」

「我對你說，我等候一個消息，一個金色的信息，所以現在最好不要米卡在傍邊。他一定不相信我是到庫齊瑪．庫齊米奇那裏去的，我感到這層。大概現在正坐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花園的後面看守着我。他既然在那邊守住，便不會到這裏來，這樣更好些！庫齊瑪．庫齊米奇的家裏我眞的去過的，米卡自己送我去的，我說我要坐到半夜，讓他一定要在十二點鐘的時候送我回家。他走了，我在老頭子家裏坐了十分鐘，就跑了回來，我眞害怕，——我拚命的跑，怕遇到他。」

「你穿扮好了想到那裏去？你戴了這樣好奇的頭巾！」

「你自己纔是好奇的呢，拉基金！我對你說，我等候一個消息。這消息一來，我馬上跳起來，飛走，你們在這裏從此看不見我了。我這樣打扮，就爲是先行預備好了。」

「你要飛到那兒去？」

「你知道得太多，——便會老得快些。」

「眞是的。滿身是喜悅……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個樣子。你穿扮得像是赴跳舞會似的。」

——拉基金向她上下打量。

「你對於跳舞會明白得了多少。」

「你明白多少呢？」

「我可是看見過跳舞會的。前年康齊瑪．康齊米奇娶媳婦，我曾從樓箱上看望。拉基金。我怎麼儘同你說起話來，放着這樣的王子在一傍站着。這眞是貴客！阿萊莎，好人兒，我瞧着你，眞不能相信；老天爺，你居然會到我家裏來的！我對你說實話，我沒有料到，沒有猜到，以前也從來不能信你會來的。雖然現在已和那個時間不同，然而我還是很喜歡你到這裏來！你坐到沙發上來，就是這裏，對了，我的年靑的月亮。眞是的，我似乎還不能集中我的思想……拉基金，假使你昨天，或是前天領了他來！……我眞是喜歡。也許現在好些，在這時候，不是前天……」

她迅快地坐在阿萊莎的沙發上面，和他並坐，帶着堅決的欣悅的神情看着他。她果眞喜歡，並不是說謊。她的眼睛燃燒。嘴唇發笑，却是善心的，快樂的笑。阿萊莎竟沒有料到她

的臉上有這般良善的臉容。……在昨天以前，他不大遇見她，對於她懷着恐怖的見解，昨天又爲了她對於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的兇惡而狡黠的舉動，得了劇烈的震撼，而現在忽然看見她是似乎完全另一種的，意料不到的人。無論他怎樣被自身的憂愁所磨折，他的眼睛不由得注意地停在她的身上。她的一切姿態似乎從昨天起也變到完全好的方向上去：語音裏幾乎完全沒有昨天那種可憎的甜蜜味道，那種嬌柔的，矯揉造作的行動……一切簡單而且坦白，她的行動迅快，直率，而且有信心，但是她十分興奮。

「老天爺，今天一切事情都發現了，眞是的，」——她又咭咭咶咶地說起來。——「我眞是喜歡你，阿萊莎，我自已都不知道。你可以問，我眞是不知道。」

「你竟不知道你喜歡的是什麼？」——拉基金冷笑了一下。——「你以前爲什麼儘纏住我：你領他來呀，你領他來呀，你是有用意的。」

「以前我另有用意，現在是過去了，時間不同了。我想請你們吃點東西。我現在心善了，拉基金。你也坐下，拉基金，作什麼站着？你已經坐下了麼？不用怕，拉基金是不會忘掉自已的。現在，阿萊莎，你瞧他坐在我們對面，生着氣：爲什麼我沒有在請你以前先請他坐下。我的拉基金眞是愛生氣，眞是愛生氣！」——格魯申卡笑了。——「你不要惱怒，拉基金，今天我脾氣好。你爲什麼坐在那裏，帶着發愁的樣子，阿萊莎，是不是怕我？」——

她帶着快樂的嘲笑望他的眼睛。

「他有憂愁的事情。他沒有升職，」——拉基金發着低音說。

「什麼升職？」

「他的長老發臭了。」

「怎麼發臭？你亂嚼什麼舌頭。你想說出什麼難聽的話來。閉上嘴，傻瓜！阿萊莎，你讓我坐在你的腿上，就在這樣子！」——她忽然像閃電似的跳了起來，一邊笑，一邊跳到他的膝上去，像一隻和藹的小貓，右手溫柔地圍抱他的頸額。——「我要把你弄快樂一下，我的虔敬上帝的男孩兒！不，難道你果眞允許我坐在你的膝上，不生氣麼？你一吩咐——我就跳下來。」

阿萊莎沉默着。他坐在那裏，生怕動一動，他已經聽到了她說的：「你一吩咐——我就跳下來」的話，但是不去回答，似乎死過去了。然而他的心裏現在並沒有像那個在角落裏陰惡地觀察着的拉基金所能期料到，所能想像到的一切。他的心靈裏的偉大的憂愁吞沒了在他心裏可以產生出來的一切感觸。假使在這時候他能自行取得完全的理解，那末便能自行猜到他現在穿着最堅強的胄甲，足以抵抗任何的誘惑和試探。他的心靈狀態雖然處於這樣的模糊的無感覺中，他的憂愁雖然這樣壓迫他，他到底不由自主地對於在他心裏產生着的一種新的，

奇怪的感觸深致驚訝：這個女人，這個「可怕」的女人現在不但不使他發生以前那樣的恐懼，以前在每次有一個女人在他心靈裏閃過使他發生任何的遐思的時候，他心裏產生出來的那種恐懼，——相反地，他最怕的那個女人，現在正坐在他的膝上，擁抱他，忽然引起他完全另一種的，料想不到的，特別的情感，一種不尋常的，偉大的，純粹的，對於她的好奇的感覺，而且毫無懼怕，沒有一點點的恐怖，——這就是極主要的，而且不由自主地使他驚訝的地方。

「你不要儘說些空話，」——拉基金喊，——「最好拿出香檳酒來，你自己應該知道你欠了債！」

「眞是欠了債！阿萊莎，我答應他在他領你來的時候，除去其他一切之外，給他開香檳酒喝。取香檳酒來罷，我可以喝的！費娜，費娜，把香檳酒拿來，米卡留下的那瓶，快跑！我雖然嗇吝，總要開一瓶，並不是爲你，拉基金，你是一隻蘑菇，而他是王子！現在我的心靈雖然不是充滿着這個，但是無論如何，我也可以同你喝一點酒，想鬧一鬧酒！」

「你究竟有什麼事情？什麼『信息？』可以問一聲麼？是不是祕密？」——拉基金又懷着好奇的神情，轉到這個題目上去，努力裝出不注意有許多小叱責不斷地飛到他身上來的樣子。

「唉，這不是祕密，你自己也知道的，」——格魯申卡忽然煩慮地說，頭轉到拉基金方面，身子稍稍離開阿萊莎一點，雖然還繼續坐在他的膝上，手抱着他的頸頸，——「軍官來了，拉基金，我的軍官來了！」

「我聽說已經動身，難道已經這樣近了麼？」

「現在到了莫克洛葉，他將從那裏打發一個人來，他信上這樣寫，剛纔我接到的。我坐在這裏等候那個來人。」

「原來如此！爲什麼在莫克洛葉？」

「說起來很長，還對於你已經够了。」

「現在米卡怎麽辦，——唉，唉！他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什麽！完全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定要殺人的。我現在完全不怕這個，我現在不怕他的刀子。你閉上嘴，拉基金，不要對我講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他把我的心全搗碎了。我不願意在這時候想這件事情。我可以想小阿萊莎，看小阿萊莎……你儘管笑我好了，好人兒，儘管尋快樂，笑我的傻勁，笑我的快樂……眞是微笑了，微笑了！那樣和藹地看望。你知道，阿萊莎，我老以爲你爲了前天的事，爲了那位小姐生我的氣。我當時像一隻惡狗，我是的……到底發生這樣的事是很好的。又壞，又好。」——格魯申卡忽然憂鬱地冷笑

了一聲，一種殘忍的黯綠忽然在她的冷笑裏閃出。——「米卡說她曾喊着：「應該把她用籐條抽打！」當時我很生氣她。她喚我去，想戰勝我，用巧古立糖騙我……不，發生這樣的事是很好的。」——她又笑了，——「我就是怕你生氣……」

「真是的，」——拉基金忽然帶着嚴正的驚訝的神情插上去說，——「她真是怕你。阿萊莎，怕你這小芻雞。」

「對於你，拉基金，他是一隻小芻雞，真是的！……因為你沒有良心，真是的！你瞧，我從心靈裏愛他，真是的！你相信不相信，阿萊莎，我從整個心靈裏愛你？」

「你這不要臉的女人！阿萊莎，她竟對你講起愛情來了！」

「怎麼樣，我是愛他！」

「那末軍官呢？莫克洛葉來的金色的信息呢？」

「那是一件事，這又是一件事。」

「這真是女人的玩意兒！」

「你不要使我生氣，拉基金，」——格魯申卡熱烈地跟上去說，——「那是一件事，這又是一件事。我愛阿萊莎是用另樣的方式。阿萊莎，以前我確乎對你懷着狡猾的念頭。我是一個低賤的人，暴燥的人，但是有的時候，阿萊莎，我把你看作我的良心。我心想：「像我

這樣壞的女人，必定要被他看不起的。」前天我從小姐家裏回來的時候，會這樣想過。我早就注意到你，阿萊莎。米卡也知道，我對他說過的。米卡也了解的。你信不信，阿萊莎，眞是的，我有時看着你，感到慚愧，對自己慚愧……我怎麼會想你，從什麼時候起的，我不知道，也不記得……」

費娜走進來，端了一隻盤子，放在桌上，盤子上面放着一瓶打開塞子的酒，和三隻斟滿了酒的杯子。

「香檳酒拿來了！」——拉基金喊，——「你極興奮，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而且心不在焉。你可以喝乾一杯酒，起來跳一下。唉，他們連這點事也不會做，」——他補上去說，審視着香檳酒，——「老太婆就在廚房裏斟好了，瓶子也沒有放上塞子，暖暖的。好了，就這樣麻麻虎虎喝罷。」

他走近桌傍，取起杯子，一口氣喝乾，再斟了一杯。

「香檳酒是不常喝到的，」——他說，舐了舐舌頭，——「現在，阿萊莎，端起杯來，顯一顯自己的本領。我們爲了什麼喝酒？爲了天堂的門，好不好？格魯申卡，你也取起杯子，你也爲天堂的門乾一杯。」

「什麼天堂的門？」

她端起杯子，阿萊莎也端起來，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下。

「最好不要喝了罷，」——他輕聲微笑了。

「居然誇過大口的！」——拉基金喊。

「既然這樣，我也不喝，」——格魯申卡跟上去說，——「我並不想喝。拉基金，你一人喝了整瓶罷。阿萊莎喝，我才喝呢。」

「來了小牛犢的溫柔樣子！」——拉基金嘲笑起來，——「竟自己爬到他的膝上去坐着。他的心裏也許有憂慮，然而你有什麼？他反抗他的上帝，預備吃香腸……」

「怎麼啦？」

「他的長老今天死了，曹西瑪長老，神聖的。」

「原來曹西瑪長老死了，」——格魯申卡喊，——「老天爺，我竟不知道！」——她虔信地畫了十字。——「老天爺，我怎麼啦，我現在竟坐在他的膝上！」——她忽然懼怕得喊了出來，一下子從膝上跳下，挪到沙發上去了。阿萊莎懷着驚異長長地注視了她一會，臉上似乎有點發光。

「拉基金，」——他忽然大聲而且堅定地說，——「你不要取笑我，說我反抗我的上帝。我不願意對你懷什麼惡意，所以你也應該發出一點好心來。我喪失了寶物，那是你從來

沒有過的，所以你現在不能裁判我。你最好看一看她：你看見她不是把我宥恕了麼？我到這裏來尋覓一個惡毒的靈魂。——是我自已想投奔到這上面來。因爲我是卑賤，惡毒的人，然而我見了一個誠懇的姊妹，我見了一個寶物——愛的靈魂……她剛纔把我宥恕了……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我講的是你。你現在把我的心靈恢復了。」

阿萊莎嘴唇抖索，呼吸緊窄。他止住了。

「好像她是救了你！」——拉基金惡毒地笑了。——「她想吞吃你，你知道麼？」

「等着，拉基金！」——格魯申卡忽然跳起來。——「你們兩人都不要說話。現在讓我全說出來：阿萊莎，你不要說話，因爲你這類的話語會使我感到慚愧，因爲我是惡狠的人，不是好人。——我就是這樣的人。你呢，拉基金，你也不要說話，因爲你儘說謊。我本來有一個壞念頭，想把你吞吃，現在你可是在那裏說謊，現在完全不是那麼會事……我完全不願意再聽到你說那種話了，拉基金！」——格魯申卡帶着不尋常的驚慌的心情，說了這一段話。

「眞是的，兩人都發瘋了！」——拉基金說，驚奇地察看他們兩人。——「兩人都是瘋子，我好像進了瘋人院似的。兩人互相都感得軟弱，立刻準備哭泣！」

「我立刻要哭，立刻要哭！」——格魯申卡說，——「他稱我姊妹，我以後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祇是有一層，拉基金，我雖然惡狠，却到底施捨過一根葱的。」

「什麽葱？兒鬼，果眞發瘋了！」

拉基金對於他們的歡欣的神情深爲驚訝，而且感得生氣，雖然他也能猜想到，他們兩人現在恰巧遇到了足以震撼他們的心靈的一切，這是一個人一生中不常有的情形。但是拉基金對於自身的一切固然有極銳敏的了解，而對於隣人的情感和感觸的了解却很粗魯，——一部分是由於他年輕無經驗，一部分是由於他的自私。

「你聽，阿萊莎，」——格魯申卡對他忽然神經質地大笑起來，——「我還是對拉基金誇口，說我施捨過一根葱，却不是對你誇口，我對你說這話，另有用意。這祇是一個故事，却是好故事，我還在兒童時代，我的瑪德蓮娜講給我聽的，她現在還在我家裏充當廚婦。這故事是這樣的：話說有一個農婦死了。她生前性格非常惡劣。她死後沒有留下一件善行。鬼把她抓去，扔到火湖裏面。她的守護的安琪兒站在那裏，心想：讓我記憶出她的一件善行，好對上帝去說話。他記了起來，對上帝說道：「她曾在菜園裏拔了一根葱，施捨給一個女乞丐。」上帝回答他：「你就取那根葱，往湖裏遞給她，讓她抓住，牽她出來，如果能從湖裏牽出來，便讓她到天堂上去，如果葱一斷，那女人祇好留在湖裏像現在一樣。」安琪兒跑到農婦那裏，遞給她一根葱，說道：「你抓好了，等我拉你出來。」他起始謹愼地拉她出來，本來可以拉得出來的，但是在湖裏的別的罪人們看見有人牽她，便大家抓住她，想同她一塊

兒率拉用來。這女人是非常壞脾氣的人，她用脚踢他們，說道：「人家在那裏拉我，不是拉你們，那是我的葱，不是你們的，」她剛說完了這句話，葱斷了。女人落進湖裏，直到今天還被煎熬着。安琪兒哭着走了。這個故事是這樣的，阿萊莎。我記得爛熟，因爲我自己就是那個最惡狠的農婦。我對拉基金誇口說我施捨了葱，而對你便有兩樣說法：我一生單祇施捨了一根葱：我的善行祇有這一點點。你以後不必誇獎我，阿萊莎，不要把我當作好人，我是兇惡的，十分兇惡的，你再加誇獎，便使我十分慚愧。讓我向你完全懺悔一下。阿萊莎，你聽着：我眞想誘引你到我身邊來，儘纏住拉基金，答應給他二十五盧布，假使他能把你引到我這裏來。等着，拉基金！」她迅步走近桌傍，打開抽屜，掏出皮包，從裏面取出二十五盧布一張的鈔票來。

「眞是無聊！眞是無聊！」——感到不愉快的拉基金喊着。

「你把債款收了下來罷，拉基金。想來你不致於拒絕，是你自己請求的。」——說着便把那張鈔票扔過去了。

「還能拒絕麽？」——拉基金用洪響的低音說着，顯然感到慚愧，但還裝出大模大樣的神氣，遮掩慚愧。——「這錢是於我們有用的，傻子們是爲了使聰明的人得利而存在着。」

「現在不許作聲，拉基金。現在我所說的一切話不是爲你的耳朵而發的。你坐在角落

裏，不許作聲，你不愛我們，就不作聲好了。」

「我做什麼愛你們？」——拉基金咬牙說，隱匿不住狠惡的神色。他把二十五盧布的鈔票塞進口袋裏面。他對着阿萊莎深懷慚愧。他本打算以後取錢，不使阿萊莎曉得，但是現在竟惱羞成怒了。在這時間以前，他雖然受了格魯申卡許多針刺的話，却認為不去和她反脣相譏是很合適的，因為顯然她對他具有一種權力。但是現在他生氣了：

「愛是有所謂而發的。你們兩人對我做了什麼好事呀？」

「你應該無所謂而愛，像阿萊莎那樣地愛人。」

「他為什麼愛你？他對你有什麼表示，竟使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格魯申卡站在屋子中央，熱烈地說話，聲音裏聽得出歇司底里性的音調。

「不許作聲，拉基金，你一點也不明白我們的事情！以後你不許對我稱呼「你」，我不許你。你的胆子竟這樣大起來了！你就坐在角落裏，不許作聲，做我的奴僕。現在，阿萊莎，我要對你一個人說出實在的話，讓你看見我是如何的一個下賤的人！我不對拉基金說，對你說。我想害你，阿萊莎，這是千眞萬確的。我完全決定好的。我甚至用金錢賄賂拉基金，讓他領你來。我為了什麼想這樣做呢？阿萊莎，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你看見我就背轉身子，走了過去，垂下眼睛。我却瞧了你一百次，向每個人打聽你的情形。你的臉容遺留在我的心

裏。我心想：他看不起我，連看都不願意看一下。後來我感到我自己也奇怪起來：我爲什麼竟怕這小孩？我把他一口吞下去，再笑一聲。我完全生氣了。你相信不相信；這裏的人誰也不敢說出，而且想一想，到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家裏來做什麼壞事。我祇有老頭子一個人。我和他發生了關係，賣給他了。撒但爲我們做主結合，而別的人是沒有的。但是我一看到你，就自己決定：我要把他吞吃下去。我吞吃了下去，再笑起來。你瞧，我眞是惡毒的狗，而你竟把牠認作姊妹！現在這個侮辱我的人來了。我坐在這裏，等候信息。你知道，這侮辱我的人在我的心上是如何的；五年以前，庫齊瑪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坐在那裏，躲着人，不願意人家看見我，聽見我的說話，瘦瘦的，傻裏傻氣的，坐在那裏直哭，連着許多夜不睡覺，心裏想：「他現在在那裏，我的害人精？一定在跟別的女人一塊兒笑我，我祇要能够見到他什麼時候遇見他，一定要報復的，一定要給他一個報復！」我在夜裏黑暗之中伏枕痛哭，反覆地思想，故意撕裂我自己的心，將惡怒灌輸進去：「我一定要對他報復，一定要對他報復！」這是我時常在黑暗裏喊出來的話。後來突然憶到我並不能對他做出什麼事情，而他現在正在笑我，也許完全忘却，不再憶到，我就從床上跳到地板上面，流出無力的淚，全身抖索，直到天明纔止。早晨起身的時候，心裏比狗還狠惡，準備吞下整個的世界。以後你瞧：我開始積錢，成爲沒有憐憫性的人，而且發了胖。你以爲我變得聰明了麼？

不對的：整個世界裏誰也看不見，而且不知道，在夜幕張下來的時候，我還是五年以前的小女孩一樣，有時候躺在那裏，咬牙切齒，整夜地哭泣。儘想着：「我要對他，我要對他！」這些話你聽到麼？那末你現在會了解我的。一個月以前，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他的妻子死了。所以他動身前來，希望和我見面。當時我的呼吸窄狹起來，老天爺，我忽然想到：他一來，對我吹一聲哨子，喚我一聲，而我就會像一隻挨了揍的小狗一般，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爬到他的面前去！我心裏想着，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我是下賤的女人，或者不是下賤的女人？我跑到他面前去呢？或是不跑去？」在這一個月內，我自己對自己生怒的情形，比五年以前還壞得多。你現在看見，阿萊莎，我是一個如何惡狠而且兇蠻的人。我現在把實在的話全對你表白出來了！我同米卡開開玩笑，爲了不跑到另一個人的身邊去。你不許作聲，拉基金，你不配來裁判我，我不是對你說的。我在你們沒有來以前，躺在這裏等候，想着心事，解決自己的命運。你們從來不會知道，我的心裏是什麼情形。阿萊莎，請你對你的小姐說，請她不要爲前天的事情生氣！……全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情形，而且也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也許將帶了一把刀子前去，我還沒有決定……」

格魯申卡說出了這「可憐」的話，忽然按捺不住，沒有說完，就用手掩臉，投身到沙發的枕頭上面，像小孩一般嗚咽起來。阿萊莎從座位上立起，走到拉基金面前。

「米莎，」——他說，——「你不要生氣。你受了她的侮辱，但是你不要生氣。你聽到他剛纔說的話麼？不能够對人的心靈要求太多，應該慈悲些……」

阿萊莎在抑止不住的激烈的心情裏說着這幾句話。他必須發抒自己的思想，所以他朝拉基金說話。假使沒有拉基金，他會獨自叫喊出來的。但是拉基金訕笑地看了他一眼，阿萊莎突然止住了。

「昨天你的長老給你裝上了彈藥，現在你拿你的長老的彈藥朝我身上亂放了，」——拉基金說着，帶着仇恨的微笑。

「你不要笑，拉基金，不要訕笑，不要談論故世的長老：他高出世界任何人之上！」——阿萊莎喊，語音裏帶着哭聲，——「我不是用裁判者的資格對你說這話，我自己也是被裁判者中間最後的一人。我怎麼能和她相比呢？我懷着幻滅的意念走到這裏來，說着：「隨它去罷！隨它去罷！」這是由於我的卑怯的心情而來，然而她在遭了五年的苦難以後，祇要有一個人首先跑來，對她說了這一句誠懇的話，——她立刻寬宥一切，忘却一切，哭泣起來！那個侮辱他的人回來了，召喚她，她便寬恕一切，喜喜歡歡地忙着到他前面去，不拿刀子，決不會拿的！不，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不知道米莎，你是不是這樣的人，我却不是這樣的！我今天得了這個教訓……她的愛高出我們之上……你以前從她那裏聽到過她現在所講的

一切話語麼？不，你沒有聽見過；假使你聽見了，早就會了解一切的……讓另一位前天受了侮辱的女人，讓她也寬恕了她罷！她一知道，一定會寬恕的……他會知道的……這個心靈還沒有得到馴靜，應該寬宥她……也許有寶藏在這個心靈裏面……」

阿萊莎沉默了，因爲他喘不過氣來。拉基金雖然心裏十分忿怒，却也看着他驚訝起來。他從來沒有料到靜靜的阿萊莎會說出這類話來的。

「辯護師出現了！你戀上了她，是不是？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你的那位吃素齋的人果眞戀上你了，你戰勝了！」——他喊着，發出傲慢無禮的笑聲。

格魯申卡從枕上舉起頭來，看了阿萊莎一眼，含着和愛的微笑，——這微笑在她的由于剛纔流出的眼淚忽然有點腫起來的臉上閃耀着。

「你放下他罷，阿萊莎，我的小天使，你瞧他是什麼樣的人，何必找這樣的人來說話。米哈意爾．濕西帕維奇，」——她朝拉基金說，——「我想向你請求饒恕，因爲我罵了你一頓，現在又不想了。阿萊莎，你到我這裏來，坐在這裏，」——她帶着喜悅的微笑向他招手，——「就是這樣，就坐在這裏，你對我說一說，（她拉他的手，微笑着窺望他的臉，）——你對我說：我愛那人不愛？愛那個侮辱我的人不愛？你們沒有來之前，我躺在黑暗裏面，一直追問自已的心：我愛他不愛？你替我解決一下，阿萊莎，時間到了，該怎麼樣，便

怎麽辦罷。我究竟原恕他不原恕呢？」

「你已經原恕了，」——阿萊莎含笑說。

「眞是已經原恕了，」——格魯申卡憂鬱地說，——「這眞是低賤的心！爲我的低賤的心喝一杯！」——她忽然從桌上抓起一隻酒杯，一口氣喝乾，還把杯子高舉，揮手扔到地板上面。酒杯砸碎了，發響。在她的微笑裏閃出一種殘忍的痕跡。

「但是也許我還沒有原恕，」——她似乎威嚴地說，眼睛垂視地上，似在自言自語一般，——「這個心也許剛剛準備原恕。我還要和心奮鬥一下。你瞧，阿萊莎，我竟愛上了五年來我的眼淚……我也許祇愛我所受的侮辱，並不是愛他！」

「我眞不願意處在他的地位上面！」——拉基金說。

「你不會的，拉基金，你決不會處到他的地位上去的。你可以給我縫靴子，拉基金，我讓你做這類事情。像我這樣的人，你是永遠得不到的……他也許也得不到……」

「他麽？那末你爲什麽裝扮得這樣漂亮？」——拉基金惡意地逗她。

「你不必拿裝扮漂亮的話取笑我，拉基金，你還不知道我的整個的心！憑我高興，我會把漂亮的衣服撕去，立刻撕去，現在就撕，」——她響亮地喊叫，——「你不知道，拉基金，穿這樣漂亮衣服是爲了什麽原因？也許我會到他那裏，對他說：「你看見過我這種樣子沒

有？」——他離開我的時候，我祇是一個十七歲的，細瘦的，癆病腔的，好哭的女郎。我要坐在他身傍，給他灌迷湯，讓他全身發燒：「你看見我現在的樣子麼？」我要對他說，「你這就很够了，老先生。就口的饅頭，竟溜走了！」——漂亮的裝扮也許就是這個意思，拉基金，」——格魯申卡帶着惡毒的笑聲說，——「我是瘋狂的，阿萊莎，憤怒的。我要把我的漂亮的衣服撕去，把我自己弄成殘廢，毀損我的美貌，燒炙我的臉，用小刀劃破，出去討飯。憑我高興，我現在可以任何地方都不去；憑我高興，我明天就把庫齊瑪送給我的一切東西和銀錢交還給他，自己一輩子去當零工！……你以爲，拉基金，我不會這樣做，不敢這樣做麼？我會做的，我會做的，現在就可以做，祇是不要惹惱我……我可以趕走他，輕視他，不見他！」

最後的一句話她用歇司底里的聲音喊了出來，但是按捺不住，又用手掩臉，投到枕頭上面，又嗚咽得全身抖索。拉基金從座位上立起來：

「是時候了，」——他說，——「天色已晚，修道院裏要不放進去的。」

格魯申卡竟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阿萊莎，莫非你想走麼？」——她帶着悲切的驚訝喊叫起來，——「現在你叫我怎麼辦：你把我全身激動，磨折我，現在又讓我整夜一個人留在這裏。」

「不能讓他在你這裏住夜麼？祇要你高興——也可以的！我一個人先走！」——拉基金惡毒地嘲笑着。

「不許作聲，你這惡靈魂，」——格魯申卡憤恨地對他呼喊，——「你從來沒有把他一來就對我說的話語說過。」

「他對你說了什麼話呀？」——拉基金惹惱地喃語着。

「我不知道，一點也不曉得，他對我說的是什麼話，這是對着心說的，他把我的心翻了轉來……他第一個人憐惜我，唯一的人！小天使，你爲什麼不早些來呀，」——她忽然跪在他面前，似乎瘋狂一般，——「我一輩子等候着你這樣的人，一面等候，一面知道有一個人會走來，寬恕我的。我相信我這種人也有人愛的，我這種壞皮氣的人，不單祇爲了那種可羞恥的愛！……」

「我對你說了什麼話呀？」——阿來莎回答，和愛地微笑，俯身就她，溫柔地拉住她的手，——「我遞給你一根葱，一根極小的葱，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說完以後，自己哭了。在這時候外屋裏忽然發出響聲，有人走進外屋；格魯申卡跳起身來，似乎異常害怕的樣子。費娜呼喊着，喧鬧着，跑進屋裏去了。

「小姐，小姐，帶信的人來了！」——她快樂地呼喊，喘不過氣來。——「一輛馬車從

莫克洛葉派來接您，馬夫帖莫菲意駕了三匹馬來的，現在換新馬呢……信，信，小姐，這裏有一封信！」

信就在她的手裏，她一面呼喊，一面在空中搖幌着那封信。格魯申卡從她手裏一把搶下，往腊燭傍邊送去。還祇是一張便條，幾行字，她一下子就讀完了。

「叫我呢！」——她喊出來，滿臉發出慘白，臉龐由于病態的微笑而彎曲了。——「吹了一小口哨！爬來罷，小狗！」

但是惟有在一刹那的時候，她似乎處于不決定的情勢之下，血突然投奔到她的頭裏，兩頰烘得火燒。

「我要去的！」——她忽然喊。——「五年的光陰！告別了罷！告別了罷！阿萊莎，命運決定了……去罷，去罷，你們大家現在全離開我罷，我不再見你們了！……格魯申卡飛進新的生活裏去了……你不要記念我的舊惡呀，拉基金。我也許往死亡上走去！唉！我彷彿喝醉了！」

她忽然離開他們，跑到臥室裏去了。

「她現在顧不了我們呢！」——拉基金喊。——「我們走罷。否則，也許又要發出女人腔的喊聲，我聽這些帶着眼淚的喊聲也已經够膩了……」

阿萊莎讓人家像機械似的帶了出去。院子裏面停着一輛馬車，馬卸失了，人們持着燈籠行走，十分忙碌。三匹新鮮的馬被牽進做開的大門裏去。阿萊莎和拉基金剛從臺階上走下，格魯申卡的臥室的窗突然開了，她發出響亮的聲音朝阿萊莎的背後喊道：

「阿萊莎替我給令兄米欽卡問好，告訴他，不要記我這壞女人的仇。你還把我親口說的話轉告他：「格魯申卡落在一個壞人的手裏，而你這正直的人反而落了空！」你還可以加上去說，格魯申卡祇愛了他一小時，祇有一小時的功夫愛過的，他應該一輩子記住這一小時，格魯申卡吩咐他一輩子記好了！……」

她用充滿嗚咽的聲音結束這段話。窗關上了。

「唔！唔！」——拉基金笑着說——「宰了令兄米欽卡一下，還要讓他一輩子記好。眞是殘忍極了！」

阿萊莎一句也不答，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他迅快地在拉基金身傍行走，似乎非常忙迫；他似乎在渾忘中，機械似的行走。有什麼東西突然扎了拉基金一下，好像有人用手指觸摸他的新鮮的創處。剛纔他把阿萊莎領到格魯申卡那裏去的時候，完全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發生了完全不同的事情，不是他所深致期望的事情。

「他是波蘭人，她的那位軍官，」——他說着，還在壓制自己，——「而且他現在並不是

軍官，他在西比利亞海關上當差，中國的邊卡上。他大概是一個瘦弱的小波蘭人。聽說他已經丟了差使。一聽到格魯申卡現在有了錢，便回來了，——一切的奇蹟就在這個上面。」

阿萊莎又似乎沒有聽見。拉基金忍不住了：

「怎麼樣，救了那個女罪人了麼？」——他對阿萊莎惡毒地笑了。——「把娼婦引到真理的路上去了沒有？驅走了七個小鬼，是不是？我們的奇蹟，剛纔期待着的奇蹟實現了！」

「不要說了，拉基金，」——阿萊莎應聲回答，心靈裏懷着悲哀。

「你現在爲了剛纔的二十五個盧布「看不起」我麼？意思是說把眞正的朋友出賣了。其實你不是基督！我也不是猶太。」

「唉，拉基金，你要相信，我連這個也忘記了，」——阿萊莎喊，——「你自己提醒我的……」

但是拉基金已經完全生氣了。

「鬼把你們一切人拿去了罷！」——他忽然大喊，——「眞是見鬼！我爲什麼同你打起交道來了，從此我不願意再和你見面。你一個人走罷，那是你的道路！」

他堅决地轉到另一條街上去，把阿萊莎一人遺留在黑暗裏面。阿萊莎走出城外，順着田野到修道院裏去。

第四章 加利利的迦拿

阿萊莎回到庵舍裏的時候，照修道院的習慣，時光已經很晚，看門人從另外一扇門裏放他進去。九點已打過，——是過了大家都極驚慌的一天以後普遍的休息和安謐的時間。阿萊莎畏葸地開門，走進長老的修道室裏，——現在他的靈柩就放在裏面。除去孤獨地在靈巡讀福音書的帕意西神甫和年輕的沙彌勃洛菲里以外，修道室內並無別人。勃洛菲里被昨天夜裏的談話和今天的忙亂弄得十分困乏，已在另一間屋子的地板上睡熟，做着堅實的，年輕的夢。帕意西神甫雖然聽見阿萊莎走了進來，却甚至不朝他看一眼。阿萊莎折身到門右首的屋角落裏，跪下來，起始祈禱。他的心靈充溢着，却似乎極模糊。沒有一個感覺太鮮明地露出來，相反的是一個感覺擠出另一個感覺，形成一種靜寂的，平勻的循環。然而心是甜蜜的。說也希奇，阿萊莎自己並不引以為奇。他又看見這個靈柩，裏面關着對於他珍貴的死人，但是他的心靈裏並沒有像剛纔早晨那樣的哀哭的，痛楚的，磨難的憐惜在內。他剛走進來，就對靈柩下跪，像朝見聖物一樣，在他的腦筋裏和他的心裏閃爍着快樂。修道室的一扇窗做開着，空氣是新鮮，冷冽的，——『這末說來，既然決定打開窗戶，氣味一定是更加強烈了，』

——阿萊莎想。然而對於臭味的念頭，剛纔在他看來還是那樣可怕而且不名譽，現在並沒有勾起他剛纔的煩悶和憤恨來。他起始靜靜地祈禱，不久自己感到他是近乎機械地祈禱着。零斷的雜念在他的心靈裏閃爍，像小星一般，一熾卽滅，而代以另一粒小星，但是心靈裏主宰着一種整個的，堅定的，使人慰藉的心情，他自己也感覺到。他有時起始熱烈地祈禱，他極願意感謝和愛……但是剛剛開始祈禱，忽然轉到什麼別的事情上去，凝想了起來，竟把那禱詞和打斷它的事情完全忘却了。他起始聽帕意西神甫所誦讀的聖經，但是爲了太疲倦，漸漸地打盹起來……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帕意西神甫讀着，——「耶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邀赴席。」

「娶親？……娶親……」——阿萊莎的腦筋裏像狂飈般旋轉着。——「她也有幸福……赴筵席去了……不，她沒有帶刀子，沒有帶刀子……這祇是「可憐」的話……唔……可憐的話語是應該加以原恕，一定是的。可憐的話語可以安慰心靈……如沒有這些話語，人們的憂愁將更加難堪。拉基金到胡同裏去了。拉基金在想他所受侮辱的事情的時候，永遠走進胡同裏去，……至於道路……道路是寬闊的，直線的，光明的，水晶般的陽光在它的盡頭……啊？……還讀着什麼？」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阿萊莎聽着。

「不錯，我竟放了過去。我本不願放過去的，我很愛這一段。這是加利利的迦拿，第一件奇蹟……這是奇蹟，這是有趣的奇蹟。基督感到的不是憂愁，而是人們的快樂。他在初次創造奇蹟的時候，便幫助了人們的快樂。……「凡愛人的必愛他們的快樂」……圓寂的長老時常反覆說出這句話，這是他的一個最主要的意思……沒有快樂是不能生活的，米卡說……是的，米卡說的……一切眞實和美麗的東西永遠充滿了寬恕一切的精神，——這又是他說的……」

「……耶穌說：婦人，我與你有什麽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他的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麽，你們就作甚麽……」

「作甚麽……這是快樂，一些窮人，很窮的人們的快樂。自然是窮人，既然甚至在娶親時都沒有酒喝……歷史家說格尼薩萊斯湖傍和附近地方，當時分住着極貧窮的人民，窮得無從想像到的人民……當時在場的另一個偉大的人物的偉大的心（就是他的母親）知道他的降臨並非單祇爲了成就偉大的，可怕的業績。她知道他的心也能容納那些黑暗的，黑暗而不狡黠的人們的坦白而且不聰明的快樂，——他們是那樣和藹地邀請他赴他們的簡陋的喜筵。「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他說時懷着靜謐的微笑，（一定對她溫馴地微笑了一下……）實際



上，他的臨到地上，難道就是爲了在窮人的喜筵上增添葡萄酒麽？然而他就照了她的請求去做了……他又讀下去了……」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去了。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婴席的便叫新郎來。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纔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但是這是什麽？這是什麽？爲什麽屋子移動着……是的……這是娶親，喜事……自然是的。那裏來了客人，新婚夫婦坐在那裏，一羣快樂的人們……那位聖智的管喜筵的在那裏？他是誰？誰？屋子又移動了……誰從大棹上立起來？怎麽……他也在這裏麽？他在棺材裏面……但是他也在這裏……立起來，看見了我，走了過來……天呀！……」

是的，他到他面前來了。他到他面前來了，那個乾瘦的小老頭子，臉上長着細皺紋，喜仔仔的，輕聲地笑着。棺材已經沒有了，他穿着昨天客人聚集攏來談話的時候所穿的衣服。他的臉露出在外面，眼睛熠耀着。這末說來，他也在喝喜酒，也被邀請赴加利利的迦拿的喜筵……

「親愛的，我也被邀請，我也被邀請，」——靜靜的語聲在他頭上傳播着，——「你爲什麼躲在這裏，看不見你……你也到我們這裏來罷。」

他的語聲，曹西瑪長老的語聲……他在那裏叫喚，還能不是他麼？長老用手扶起阿萊莎。阿萊莎立了起來。

「我們在那裏快樂，」——乾瘦的小老頭子繼續說，——「我們喝新酒，新的，偉大的快樂的酒，你看，有多少客人？那邊是新郞，新娘，那邊是管筵席的，嘗飲着新酒，你爲什麼對我詫異？我遞了一根葱，就是這裏。這裏有許多人每人祇遞了一根葱，祇有一根小葱：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你是靜靜的，你是我的溫和的小孩，你今天給一個苦飢的女人遞了一根小葱。起始罷，親愛的，起始做你的事罷，溫和的，……你看見我們的太陽，你看見他了麼？」

「我怕……我不敢看……」——阿萊莎微語。

「你不要怕他。他的莊嚴顯得可怕，他的高臨顯得可驚，然而他是無窮盡的慈悲。由於愛，他的形相裝得和我們一樣，同我們一齊快樂，爲了不使客人們的快樂縮短，將水變成酒，等候新的客人，不斷地召喚新人，而且永恆地召喚。又取來新酒，你瞧，把缸取來了……」

阿萊莎的心裏有點燒炙，有點東西忽然把他塞滿到痛楚的地步，歡欣之淚從他的心靈裏迸出……他伸出手來，喊叫了一聲，醒了……

還是棺材，敞開的窗，靜靜的，鄭重的，淸晰的讀聖經的聲音。但是阿萊莎已經不去聽讀經。奇怪的是他睡熟時是跪着的，而現在竟站立着。他忽然像從位置上掙脫似的，堅決而且迅快地跨了三步，一直走到棺材傍邊。肩頭甚至撞了帕意西神甫一下，也沒有注意到。帕意西神甫的眼睛離開了書本，舉起來對他看了一下，但是立刻又移開，明白了在青年人的心裏發生了奇怪的事情。阿萊莎朝棺材看了半分鐘模樣，朝那個被覆蓋着的，不動的，在棺材裏伸展着的死人看着，——他的胸前放着聖像，頭上戴着揷八角形的十字架的頭巾。他剛剛聽見他的聲音，這聲音還在他的耳朵裏響着。他又傾聽了一下，還在等候語音……突然地，他堅決地折轉身子，從修道室裏走出去了。

他在台階上也沒有止步，迅快地走下去。他的充滿着歡欣的心靈渴求自由，面積，寬度。佈滿靜寂，光耀的繁星的天空，寬闊而且無從窮矚地覆掩在他的頭上。從天頂到地平線，還不很淸切的銀河幻成兩道。新鮮的，靜寂不動的黑夜，覆蓋在大地上面。白色的塔巓和金黃的教堂尖頂在靑玉色的天上閃爍。屋傍花壇裏美麗的秋花沉睡到早晨。大地的靜寂似乎和天上的靜寂相融和，地上的祕密同繁星的祕密相接觸……阿萊莎站在那裏，看着，忽然像被

砍倒似的，倒在地上。

他不知道爲什麼擁抱它，他自己也弄不淸楚爲什麼他這樣抑止不住地想吻它，吻它，他帶着哭聲吻着，流下許多眼淚，而且瘋狂似地賭誓要愛它，永遠愛它。「向大地灑洒你的快樂的淚，愛你的眼淚……」這句話在他的心靈裏發響。他哭什麼？他在歡欣中哭着，甚至爲了天空中閃耀的繁星而哭，「並不爲瘋狂發羞。」所有無數的上帝的世界裏來的一切線脈全聚在他的心靈裏面，這心靈不斷地抖戰。「和另個世界滞通過。」他想原恕一切，爲一切原恕。不爲自己，而爲一切人，爲世上萬物請求原恕。至於「我呢，是有別人來代表請求的，」——他的心靈裏又發響了。他在每一刹那間，明顯地，可觸摸似地感到有什麼堅定的，無可搖撼的東西，像蒼穹一般，進入他的心靈裏去。似乎一種理想在他的腦筋裏主宰着，——而且永世，永生地主宰着。他倒地時是軟弱的少年，立起來時却成爲一生堅定的戰士，在這歡欣的時間裏，他忽然意識到，而且感覺到了。阿萊莎以後一輩子永遠不能忘却這個時間。「有什麼人在這時候走進我的心靈裏去了。」——他以後說，堅決地相信自己的話語。……

三天以後，他離開修道院，爲了履行去世的長老的遺言，他命令他「到塵世上去混跡。」

第八冊　米卡

第一章 庫齊瑪·薩姆索諾夫

格魯申卡飛進新生活裏去的時候，囑咐阿萊莎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轉致最後的問候，並且請他一輩子記住她的愛情的一小時，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那個時候一點也不知道她所發生的事情，也處於非常騷擾和忙亂的狀態之下。最近的兩天，他的心情是那樣無從描寫，確乎會得腦炎的毛病，像他以後自己所說似的。阿萊莎昨天早晨找不到他，伊凡哥哥當天也沒有和他在酒店裏相見。他所住的小房子的房東依照他的命令，不肯宣布他的蹤跡。在這兩天以內，他眞是向四面八方滾來滾去，「和他的命運奮鬥，拯救自己，」（這是他以後自己表示出來的話，）爲了一樁急事，甚至走出城市有幾小時之久，雖然他怕離城一步，一分鐘也不敢放鬆格魯申卡，不去偵察她，這一切以後會用極詳細和精確的形式表白出來，現在我們祇將那個在他的命運上突然爆發的可怕的慘劇的前兩天，他一生中最可痛的兩天的歷史中實際上最必要的一切事情先行記載一下。

格魯申卡雖然會誠懇地，眞摯地愛他一小時，這是實在的，但是同時確乎也十分殘忍而且不加憐憫地磨折他。主要的是他一點也不能猜出她的眞意所在，用甜情或强力誘刦也是不

可能的：她無論如何決不上勾，祇是會生氣，因此完全不理他，那是他很明白的。他當時猜得很準確，他覺得她自己也在奮鬥着，處於一種不尋常的無決斷的心情之下，在那裏決定做一件事情，而始終不能加以決定。因此他沉下了心，不無相當理由地猜到，有的時候她一定仇恨他和他的戀愛。也許這就是這樣，但是格魯申卡究竟有什麼煩惱，他到底不能了解。在他的方面看來，使他感到苦惱的問題祇能圈進兩個定義之中：「不是他，米卡，便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說到這裏，必須順便表示出一個堅定的事實：他深信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定將向格魯申卡提議(也許已經提議都難說)和他正式結婚。他一分鐘也不相信這老色鬼祇希望用三千盧布了結這件事情。米卡取得這結論，因爲他知道格魯申卡和她的性格。就爲了這原因，他有時會覺得格魯申卡的全部痛苦和遲疑不決的心情祇是由於她不知道應該選擇誰，誰對於她比較有利而起。關於那位「軍官」快回來的消息，——就是格魯申卡生命中那個運定的人，她懷着十二分的驚亂和恐怖期待着他的來臨，——奇怪的是他在那幾天竟連想也沒有想到。固然，格魯申卡在這幾天內不同他談到這件事。但是他從她的方面探悉，她在一個月以前曾接到她的以前的勾引者一封信，並且也有點知道信裏的內容。格魯申卡當時在一個忿恨的時間內，曾把這封信給他看。但是她覺得驚訝的是他對於這封信幾乎毫不重視。很難解釋爲什麼原因：也許單祇是因爲他處於爲這女人和親生父親奮鬥中一切醜陋和恐怖的壓迫

之下，在他的方面已不能設想到比這再可怕，和危險些的事情。至少在那個時候是如此。對於在五年的失蹤以後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跳出來的未婚夫，他甚至根本不予置信，尤其不相信他會回來得如此迅速。在米卡看到的那位『軍官』的第一封信上，十分不確定地寫着關於這個新情敵的回來的話：這封信是很模糊的，很浮誇的單單充滿了感情的語調。應該注意的是那一次格魯申卡把那封信的最後數行字隱瞞着不給他看，在那幾行字裏關於回來的話說得比較確定些。米卡以後記得，當時他從格魯申卡的臉上似乎捉住有點不知不覺的，而且驕傲的看不起西比利亞來的那封信的意思。以後，格魯申卡關於和這新情敵繼續接洽的一切情節，竟一點也沒有對米卡講過。因此他漸漸地甚至完全忘却了這位軍官。他心裏祇是想着，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無論有什麼轉變，他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最後的衝突的時期越來越近，應該比別的一切先行解決。他沉住心，時時刻刻期待格魯申卡的決定，一直相信這決定會突然地，由於一時的衝動而成立的。她忽然會對他說：「你把我取去罷，我永遠是屬於你的了，」——於是一切了結：他抓住她，立刻帶到天涯地角裏去。立刻帶走，越遠越好，雖然不是天涯地角，却要到俄羅斯的邊上，在那裏結了婚，隱姓埋名地同住下去，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們的蹤跡，無論在這裏，或任何別的地方。那時候，那時候將立即開始完全新的生活！關於這不同的，革新的，「善良」的生活，（「必須要善良的，必須要善良的！」）他時時刻刻，

瘋狂地幻想着。他渴望這樣的復活和革新。他基於自己的意志陷進去的那個汚穢的池沼，使他感到十分的壓迫。他和很多屬於這種地位的人一樣，最相信環境的變更：祇要不是這些人，祇要不是這些環境，祇要脫離這可痛咒的地方，——一切就可以復活，一切就可以從新做去！這是他所深信的，這是他日夜嚮往的。

這祇是指問題的第一種的有幸的解決。還有另一種的解決，另一種可怕的結局。她忽然會對他說：『你去罷，我決定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塊兒過，嫁給他，不需要你了，』——到了那時候……到了那時候……米卡並不知道到了那時候將怎麼辦，在最後的一點鐘以前還不知道，這是應該替他開脫的。他沒有確定的用意，沒有想犯罪。他祇是在那裏監視，偵探，自己苦惱，却始終準備着第一種的，有幸的運命的解決，甚至驅掉一切別的念頭。但是到了這裏，開始了完全另一樣的痛苦，發生了另外的，新的，枝節的，却也是運定的，無法解決的一樁事實。

假使她對他說：『我是你的，你把我帶走罷，』那末他將如何把她帶走呢？他那裏有盤川，有錢呢？多少年來沒有斷過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所施與的銀錢恰巧在這時候斷絕了。自然格魯申卡有錢，但是米卡這一次忽然發現了驕傲的脾氣：他願意自己把她帶走，用自己的錢和她起始新的生活，不願意用她的錢；他甚至想也不願意想他會用她的金錢，一

轉到這念頭便感到苦痛，而且嫌惡。這一切也許是間接地，而且似乎無意識地，由於他偷用了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的錢，感到良心上祕密的痛苦而起的：「旣在一個女人面前做了壞蛋，立刻又對於另一個女人成爲一個壞蛋，」——他當時想，這是他以後自己承認出來的；「格魯申卡假使知道了，是不會再要這樣的壞蛋的。」那末從何處去弄點款子，從何處去取那運定的銀錢呢？否則，一切將弄得稀糟，一無成就，「單祇因爲缺少了錢，唉，眞是羞辱呀！」

我得先說兩句：事情是因爲他也許知道從那裏去取這錢，也許知道錢放在什麼地方。這一次我不能詳細說出，因爲以後一切會解釋得明白。但是在他的方面主要的爲難處是這樣的，——我總要把這表白出來，雖然也許不見得表白淸楚，——爲了取用放在什麼地方的款子，爲了有權去取用它，必須先把三千盧布還給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否則，「我將成爲一個小偷，壞蛋，而我不願意在開始新生活時就成爲一個壞蛋，」——米卡這樣決定。當下，他決定在必要的時候把整個世界都翻了轉來，而無論如何，一定要最先就把三千盧布還給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這決定的最後的進程發生在最後數小時以內，那就是兩天以前的晚上，在大路上最後一次和阿萊莎相遇以後，在格魯申卡侮辱了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以後，當時米卡聽了阿萊莎所敍講的話，承認他自己是一個壞蛋，還吩咐他轉告給卡德隣納．伊凡諸夫

納聽，「假如這能使她多少輕鬆些。」他和兄弟分手以後，當天夜裏就感到他處於瘋狂的心情之下，他甚至願意「殺人越貨，以償還卡嘉的債。」「我寧願在被殺死和被搶刧的人面前，成爲兇徒和盜賊，寧願使衆人把我當作這種人，寧願到西比利亞去，却不願使卡嘉有權說我對她變心，偷她的錢，用她的錢同格魯申卡跑出去，起始實行善良的生活！這是不能够的！」米卡咬緊着牙關說出這幾句話來，有時候確乎會想到他將取得腦炎的結局的。但是他還在那裏奮鬥着。……

說來奇怪：從外表上看來，在取了這樣的決定的時候，是除去失望以外，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可想的；因爲像他這樣的窮光蛋，會從那裏忽然取到這些錢呢？然而他在這些時候始終希望着，他可以取到這三千盧布，這款子會自己跑來，甚至從天上飛下來。像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類的人本來會有這樣的希望，因爲他們一輩子祇會化錢，浪用遺産取得的款項，而對於錢如何可以賺到，是沒有一點概念的。前天他和阿萊涉分手以後，他的腦筋裏立刻升起了極其幻想的狂飆，把他所有的思想全淆亂了。結果是他先從一個最離奇的步驟做起。也許，這類人處於這樣的境遇之下，會覺得最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步驟反而是必須首先做，而且可以做出一個得到的事。他忽然決定到格魯申卡的保護人，商人薩姆遜諾夫那裏去，對他提『計劃』，就根據這個『計劃』向他取得全部需要的款項；從商業的眼光一方面看來，他對於這

計劃毫不置疑，祇疑惑薩姆醫諾夫如果不願意單從商業方面着想，則對於他的舉動不知如何看法。米卡雖然認識商人的臉，却並不和他相識，甚至一次也沒有和他談過。但是不知爲甚麼原因，在他心裏甚至很早就建立了一個信念；那就是這個老荒唐鬼現在自己已經有一隻脚踏在棺材裏面，假使格魯申卡願意自己建立誠實的生活，嫁給一個『靠得住的男子，』也許這時候是不會加以反對的。不但不會反對，而且自己還希望着，祇要機會湊合，會親自促成的。根據某一種傳說，或是格魯申卡的什麼話語，他還斷定老人也許願意他娶格魯申卡，而不願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娶。也許，這部小說的讀者裏許多人以爲這樣冀圖人家的幫忙，打算把未婚妻從她的保護人手裏取下，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方面是太粗魯和欠幽雅的舉動。我要說的祇是格魯申卡過去的一切在米卡看來是已經完全過去的了。他帶着無窮的同情看着這過去，並且由於烈火般的熱情，他決定格魯申卡既然對他說她愛他，而且嫁給他，那末即將生出一個完全新的格魯申卡，同時是完全新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沒有一點點的罪惡，單祇有道德：他們兩人互相饒恕，起始同度完全新的生活。至於庫齊瑪·薩姆醫諾夫還人，他把他看作在格魯申卡以前的，傾圮了的，過去的歷史裏使她發生運定的影響的人，她從來沒有愛過他，而主要的是他自己現在也成爲『過去』的人物，已經完結，不再存在的了。米卡現在甚至不把他當作一個人，因爲城裏面大家全知道他祇是一個疾病叢生的廢物，和格

格魯申卡保持所謂父女般的關係，完全不和以前一樣，而且早已如此，差不多有一年的樣子。總之，米卡這人有許多率眞的地方，因爲他雖有不檢的行爲，卻還是一個很率眞的人。也就因爲這率眞，他竟深信老庫齊瑪在鑽進棺材裏去的時候，爲了他和格魯申卡一段過去的歷史，感覺誠懇的懺悔，而現在她除了這位沒有害處的老人以外，再也沒有對她忠實些的保護人和朋友。

米卡和阿萊莎在野田裏談話後，幾乎整夜沒有睡，第二天，大約早晨九點鐘就到薩姆騷諾夫家去求見。一所開間廣闊的雙層住宅，十分陳舊，顯得陰鬱，院裏附帶些建築物，有一所邊房。下層住着薩姆騷諾夫的兩個已成婚的兒子和他們的家眷，他的老姊，和一個沒有出閣的女兒。邊屋裏有他的兩個夥計住着，內中一人的家庭也是人口繁多的。子孫和夥計們所住的房屋很擁擠，可是老人獨自佔了整個樓上的房子，連服侍他的女兒也不放進去住。她祇好在一定的時間內，或者經他沒有定時的召喚，每次從樓下跑到樓上，雖然她早已得了氣喘的毛病。「上層」全是接待賓客的大房子，裏面陳設古舊的，商人用的傢俱，牆傍放着難看的沙發和紅木椅子，組成了長長的悶損的排列，此外還有蒙着布套的水晶掛燈，牆間陰鬱的鏡子。這些屋子全是空的，沒有人住，因爲這多病的老人祇縮在一間小屋裏面，——那是一間位置僻遠的小臥房，由一個頭髮上包着頭巾的老女僕和儘留在外屋裏櫥櫃傍邊的「小夥子」

侍候他。老人因爲腿腫幾乎完全不能行走，祇是偶然從皮沙發上立起來，由老太婆扶着他的手，領他在屋內走一兩圈。他甚至對這老太婆也極嚴厲，而且不大說話。僕人通報『上尉』前來拜訪他，立刻打發僕人說他不見客。但是米卡堅持着要進見，便再去通報一次。庫齊瑪·庫齊米奇詳細盤問小夥子：他的樣子怎樣？是不是喝醉了酒？會不會胡鬧？取到的回答是：「沒有醉，也不肯走開。」老人又叫人出去說不能見客。米卡早就料到這一層，特地身邊攜了紙張和鉛筆，在一張小碎紙上整整齊齊地寫了一行字：「爲了和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相關的極重要的事請見」，便把這張紙送給老人。老人思索了一會，吩咐小夥子領客人到大廳裏去，還打發老太婆下樓叫他的小兒子立刻上來。這小兒子有十二俄寸長，膂力極大，臉剃得光光的，穿德國式的服裝，（薩姆遜諾夫却穿着俄羅斯式的上褂，還蓄鬍鬚。）他立刻不聲不響地來了。他們大家都看了父親發抖。父親叫兒子上來，並非懼怕上尉，他不是怯懦的性格，祇是備萬一之用，可以有一個見證在場。終於，他由小兒子和那個小夥子扶着，走進大廳裏來。他的方面也感到多少充分強烈的好奇是可以料到的。米卡等候着的大廳大而陰鬱，可以使人發出煩悶的心情，兩面有窗，牆壁是『假大理石』的，有三架水晶大掛燈，全蒙着布套。米卡在門傍椅上坐着，懷着神經質的不耐煩的心情等候他的命運的決定。等到老人在對面的門裏出現，離米卡的椅子有十俄丈遠，米卡突然跳起來，用堅決的，體操似

的，一俄尺長的步伐走上去迎接。米卡穿得很體面，常禮服的紐子扣好着，手裏持着圓帽，還戴着黑手套，和三天以前在修道院裏，長老那裏，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兄弟們相見的時候一樣。老人站在那裏，用鄭重而且嚴厲的神情等候他。米卡立刻感到在他走過去的時候，老人向他全身察看了一番。近來腫得十分利害的庫齊瑪・庫齊米奇的臉也使米卡吃了大驚：本來很肥厚的下唇現在好像成爲一塊搭搭下的煎餅。他默默地，而且神氣活現地對客人鞠躬，手指着長沙發傍邊的軟椅，請米卡坐上去，自己却倚靠着兒子的手，一面發出痛苦的呻吟，一面慢吞吞的坐到米卡對面的沙發上面。米卡看見他那種痛苦的努力，立刻在心裏感到懺悔，又感到自身在這莊重的，被他所驚擾的人物面前的渺小，因此生出銳敏的慚愧。

「先生，您有什麼貴幹？」——老人坐下以後慢吞吞地說，語音淸切，帶着嚴厲而且客氣的態度。

米卡抖索了一下，想跳起來，但又坐下來了。立刻就大聲說話，說得匆遽，且帶神經質，指手劃脚，露出堅決的瘋狂的神氣。顯然他已走到了頂點，立在懸崖上面，正在尋覓最後的出路，假使尋不到，便立刻跳到水裏去。大概，老人一下子已瞭解到這個情形，雖然他的臉仍舊沒有變，而且是冷冷的，像石頭一般。

「尊貴的庫齊瑪・庫齊米奇大概已經屢次聽到我同家父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

夫意見不合的情形。他把我親生的母親遺留下來的財產隱匿起來……因爲全城都在談論這件事情……因爲這裏的人們儘談論不應該談的事情……而且從格魯申卡那裏也會聽到的……對不住：我說是從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從我最敬愛的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米卡這樣起始說，從第一句話上就接不下去了。我們不必在這裏逐句引出他的話句，而祇敘明它的梗概。事情是這樣的：米卡在三個月以前，故意同一位省城裏的律師商量，（他說着「故意」，而不說「特地」，）「那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保衞爾‧保夫洛維奇‧郭爾涅波洛道夫，您大概聽說過罷，庫齊瑪‧庫齊米奇？廣闊的額角，幾乎是大人物的風度……他認識您的……誇獎您……」米卡第二次又接不下去了。但是話語的斷續並不能阻止他，他立刻跳了過去，越走越遠。這位郭爾涅波洛道夫先生在詳細盤問，而且研究了米卡所能提出的各項文件以後，（關於文件的話米卡表示得很含糊，還特別慌忙，）認爲切爾馬士娜村莊本來是母親遺給他的，很可以提出訴訟，把這老惡棍打倒……「因爲不是一切的門全關着的，研究法律的專家知道應該往何處鑽去。」總而言之，還可以希望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要求六七千盧布，因爲切爾馬士娜至少值兩萬五，兩萬八也可以，——「甚至值三萬，三萬，而我從這個殘忍的人手裏竟沒有要到一萬七千盧布！……」我（那就是說米卡）當時沒有辦這件事情，因爲我不懂法律，來到這裏以後又被他提出的反訴弄得糊塗了，

（說到這裏，米卡又弄亂了，又跳了好幾句：）所以，舜貫的庫齊瑪・庫齊米奇，可否請您接受我對於這惡徒的一切權利，您祇要給我三千盧布就好了……您這樣做，決不會吃虧的，我可以賭誓，相反地，您可以用三千賺到六七千……主要的是這一切「甚至在今天」就可以了結。「我可以到公證人那裏去，或是用別的什麼辦法……總而言之，我準備做一切事情，發出一切您所要求的文件，可以簽字在隨便什麼文件上面……我們現在就可以立一個字據，如果可能的話，祇要有可能的話，今天早晨就請您……就請您把三千盧布交給我……因為這城裏沒有資本家可以和您相比的……而且您還救了我……總而言之，救我這個可憐的傻瓜，為了一件極正直的事，為了一件可以說是極高尚的事……因為我對於一位女太太有極正當的感情，這位女太太是您所深知，而且像慈父似的照顧着。如果不是像慈父一樣，我也不會到這裏來的。在這裏面三個額角撞在一起，因為命運是可怕的東西，庫齊瑪・庫齊米奇；現實主義，庫齊瑪・庫齊米奇，現實主義，因為您早就應該除外，所以剩了兩隻額角，也許我描寫得拙笨些，然而我不是文學家。那就是說一隻是我的額角，另一隻是那個惡徒的。現在請您選擇罷：我呢，還是惡徒？現在一切掌握在您的手裏——三個人的命運和兩個人的幸福……對不住，我弄糊塗了，但是您會明白的……假使不明白，今天我就要跳河！是不是呀！」

米卡用這個「是不是呀！」的話打斷了他的離奇的話語，跳起身來，等候對於這個愚笨

的提議的囘復。說完最後的一句，他忽然失望地感到一切都已失敗，主要的是他說出了許多可怕的無意義的話。「奇怪的事情，到這裏來的時候，一切好像很好，現在竟成了無意義的話！」——他的失望的頭腦裏突然飛過這個念頭。在說話的整個時間內，老人呆板地坐着，觀察着他，眼神裏露出冰冷的樣子。當時他沉住氣，等候了一分鐘，終於用極堅決而且不高興的語音說道：

「對不住，我們不能做這類的事情。」

米卡忽然感到他的兩腿軟了。

「叫我現在怎麼樣，庫齊瑪．庫齊米奇？」——他喃語，慘淡地微笑着。——「我現在完結了，您以爲怎樣？」

「對不住……」

米卡還是站在那裏，還是呆板地緊看着，忽然看出老人的臉上在那裏挪動。他抖索了一下。

「您瞧，先生，這類的事情我們不會做，」——老人慢吞吞地說，——「要提起訴訟，雇請律師，完全糟糕得很！如果您願意，這裏有一個人，您可以找他去……」

「天呀！那是誰？……您使我復活起來，庫齊瑪．庫齊米奇，」——米卡忽然喃聲說

話。

「他不是這裏的人，現在城裏也找不到他。他經營農業，買賣樹林，綽號「獵狗。」他已經有一年功夫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講關於切爾馬士娜矮樹林出售的事情，兩方面價錢總是談不合適，也許您聽說了罷。他現在恰巧又來了，住在伊里因司基村的神甫家裏，離伏洛維耶站有十二俄里。他爲這事情寫信給我，就爲了矮樹林的事，和我商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想親自去找他。假使您走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前面，把剛纔您對我說的一番話對獵狗提出來，他也許會……」

「天才的理想！」——米卡歡欣地打斷他的話，——「就是他，他最合適！他在那裏做生意，向他討極貴的價錢，而現在有那片地產的所有權的文件到了他的手裏，哈，哈，哈！」——米卡忽然發出短捷的，木頭似的呵呵的笑聲，來得完全奇突，甚至使薩姆騷諾夫的頭抖索了一下。

「叫我怎麼感謝您，庫齊瑪・庫齊米奇，」——米卡全身沸騰起來。

「沒有什麼，」——薩姆騷諾夫俯下頭。

「但是您不知道，您救了我，有一種預覺使我跑到您的身邊來……好罷，就去找那個牧師！」

「不用謝。」

「我忙着飛去。我眞是濫用了您的健康。我一輩子不忘記，這是俄羅斯人對您說的，庫齊瑪．庫齊米奇，俄羅斯人！」

「是呀。」

米卡抓住老人的手，預備搖撼它，但是老人的眼睛裏閃出一點惡毒的神色。米卡把手縮進去，立刻責備自己的疑心病。「他是累乏了……」他的腦筋裏閃了一下。

「爲了她，爲了她，庫齊瑪．庫齊米奇！您明白，還是爲了她！」——他忽然朝整個大廳喊叫，鞠了一躬，轉身過去，用迅快的，一俄尺長的步伐，頭也不回，走出門去。他歡欣得發抖。「一切全將完結，竟有一個護身的安琪兒來搭救我了！」——他的腦筋裏飛過這念頭。「像這老頭子那樣的事業家指出了道路，（他眞是極正直的老人，那種態度眞是莊嚴！）那末……那末自然成功是一定的了。現在就飛去。夜裏就可以回來。夜裏一回來，事情就辦妥了。難道老人還能和我取笑麼？」米卡走進寓所時還這樣喊，他的腦筋裏自然不會有別的想頭的：不是一個精明的事業家的精明的勸告，——他是明白生意經，知道這位獵狗先生的來歷的，（眞是奇怪的姓名！）便是老人取笑他！唉！最後的念頭是唯一的眞確的念頭。過了許多時候，在慘劇業已完全成熟了的時候，薩姆騷諾夫笑着自行承認，他當時和「上尉」

取笑。他是冷酷的，惡毒的，好嘲笑人的人。他具有病態的和人不能相容的性格。是不是爲了上尉的歡欣的神色，爲了這個「放蕩鬼」竟會愚笨地深信薩姆騷諾夫能向他的奇怪的「計劃」上勾，或是爲了對於格魯申卡的醋勁，——這「乞丐」居然會跑上門來，用她的名義，掏出奇怪的計劃來要錢。——我不知道究竟老人當時的動機如何，但是在米卡站在他前面，感到脚軟，並且無意義地呼喊他糟糕了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老人懷着無窮的惡恨望他，想出了和他取笑的方法。米卡出去後，庫齊瑪，庫齊米奇忿恨得面色發出慘白，吩咐兒子以後不許這乞丐進來，連院子裏也不許放進來，否則的話……

他沒有說完他恐嚇的話，但是連時常看見他發怒的兒子都嚇得抖慄了。老人甚至在整整的一小時以內忿恨得全身發抖，到了早上便發了病，請醫生診視。

第二章 獵狗

必須坐馬車去，但是雇馬車的錢一點也沒有。他祇有兩角錢，許多年來舒適的生活剩下來的就是這一點而已。但是他家裏還有一隻早就停止擺動的舊銀錶。他取了它，送到猶太人開的小鐘錶舖裏，——那舖子坐落在菜市裏。那舖子給了他六個盧布。「連這個也是料不到的！」——十分歡欣的米卡喊了起來，（他永遠處于歡欣的心情之下，）取起六個盧布，就跑回家去了。回家後他又向房東們借三個盧布，補充這數目。房東們很愛他，所以也樂意借給他，雖然拿出來的是最後的錢。處在歡欣的心情之下的米卡立刻對她們說，他的命運將決於此行，還匆匆忙忙地把剛剛他對薩姆騷諾夫所提出的『計劃』告訴給她們聽，又說起薩姆騷諾夫如何勸告，他的未來的希望如何，等等的話。他以前也常將他許多的祕密告訴房東們，所以他們把他當作自己的人，並不是驕傲的老爺。米卡積聚了九個盧布，便打發人去雇驛站的馬車到伏洛維耶站上去。說到這裏，有一個事實應該加以確定，而且記憶下來，那就是：「在某一個事件發生的前夜，正午的時候，米卡身邊一個小錢沒有，爲了需用錢，曾賣去了錶，向房東們借了三個盧布，而這一切都有證人在場。」

我預先把這事實記載，以後再行解釋我爲什麼這樣做。

米卡坐馬車趕到伏洛維耶站去的時候，雖然十分快樂地預感到他到底可以把「一切事情」予以了結，但是他驚嚇得抖慄着：他不在城裏的時候，格魯申卡不知道將做出什麼事情來？會不會恰巧今天就決定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去？就爲了這緣故，他動身的時候沒有對她說什麼話，並且吩咐房東們如果有人來找他，無論如何不要說出他到那裏去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回來，一定要回來，」——他一面在車上搖曳着，一面說，——「也許可以把這獵狗拖到這裏來……完成手續……」米卡沉住了心，這樣幻想着，但是可嘆他的幻想注定了不該照「計劃」實行的。

第一層，他從伏洛維耶站順村道動身的時候，已經晚了。那個村莊不是距離十二俄里，却是十八俄里。第二層，他沒有遇到伊里因司基的「牧師，」他有事到鄰村去了。在米卡坐了原來的馬車，（馬已經十分累乏。）動身到隣村去找他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是夜裏了。「那個牧師，」一個性情懦怯，臉色和藹的人，立刻向他解釋說這位獵狗先生雖然起初住在他家裏，但是現在已經到蘇霍意村去了。他在那裏有一片樹林的生意，所以今天就留宿在看林人的茅舍裏。米卡再三請求他立刻領他到獵狗那裏去，就算是「救他一命」，牧師雖然起初拿不定主意，但是後來就答應領他到蘇霍意村裏去，顯然是發生了好奇的心情。但是倒霉的

是牧師曾提議「徒步」前去，因爲祇是一俄里多路遠。米卡自然同意，便帶着一俄尺長的步伐走起來，弄得可憐的牧師幾乎跟在他後面跑着。他是還沒有老，而且舉止很謹愼的人。米卡立刻同他講自已的計劃，熱烈而且神經質地和他商量應該向獵狗一方面如何進行，並且一路上說個不完。牧師注意地傾聽，却不大進什麽勸告。對於米卡的問話，他㾝㾝虎虎地回答些「我不知道，唉，我不知道，我從那裏去知道呢。」等等的話，米卡提到他和父親爲遺產鬧意見的時候，牧師甚至害怕起來，因爲他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有一點下屬對上司的關係。他懷着驚奇詢問，他何以稱呼這個販賣森林的農人郭爾司脫金爲獵狗，當時懇切地加以解釋，雖然他確乎是獵狗，然而他不能算做獵狗，因爲他聽見了這個稱呼將感到十分侮辱，所以必須稱他郭爾司脫金，『否則，您會一件事情也和他做不成，他聽也不會聽的，』——牧師這樣說。米卡頓時露出一點驚奇的神色，就解釋說這是因爲薩姆騷諾夫自已這樣稱呼他的緣故。牧師一聽到這段情節，立刻中斷了談話，假使他當時就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把自已猜度的話解釋一下，也許更好些。他的猜度是，假使薩姆騷諾夫自已打發他到像獵狗那樣的農人那裏去，恐怕他不知爲了什麽原因想和他取笑一下，裏面不免有點不對勁的地方。但是米卡沒有時間研究「這種細節。」他忙着趕路，大踏步的走着，在走到蘇霍意村的時候才猜到他們走了不止一俄里，一俄里半，却走了三俄里路，這使他生悶氣，但是忍耐住了。他

們走進農舍裏去。看林人，牧師的朋友，佔了農舍的一半的地方，而郭爾司脫金却住在潔淨的另一半地方，從外屋裏通過。大家走進潔淨的農舍，點燃了臘燭。屋子的火爐生得很熱。松木棹子上放着熄滅的水火壺，還有一盤子的茶杯，一隻喝盡的「羅姆」酒瓶，一瓶沒有完全喝完的燒酒，和大麥麵包的殘塊。那個客人直僵僵地躺在長椅上面，大衣揉得皺皺的放在頭下，作爲枕頭。他沉重地呼氣。米卡遲疑不決地站着。「自然應該把他弄醒：我的事情很重要，我很忙，忙着今天就要回去的。」米卡着慌了。但是牧師和看林人默默的站着，不表示意思。米卡走近前去，自己喚醒他。他用了許多力量，睡覺的人沒有醒。「他喝醉了，」——米卡決定，——「叫我怎麼辦，天呀，叫我怎麼辦！」忽然極不耐煩地開始拉睡覺的人的手脚，搖他的腦袋，把他抬起來，放在椅上坐着。經過很長久的努力以後所得的結果，祇是使那人起始離奇地發出吼叫，痛駡起來，雖然說話的聲音是含含糊糊地。

「不行，你最好等一等罷，」——牧師最後才開口——「因爲他好像不能醒的。」

「喝了一天的酒，」——看林人應聲和着。

「天呀，」——米卡喊，——「你們知道我現在是如何的性急，我眞是處在絕望的境遇裏面！」

「您最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說罷，」——牧師重複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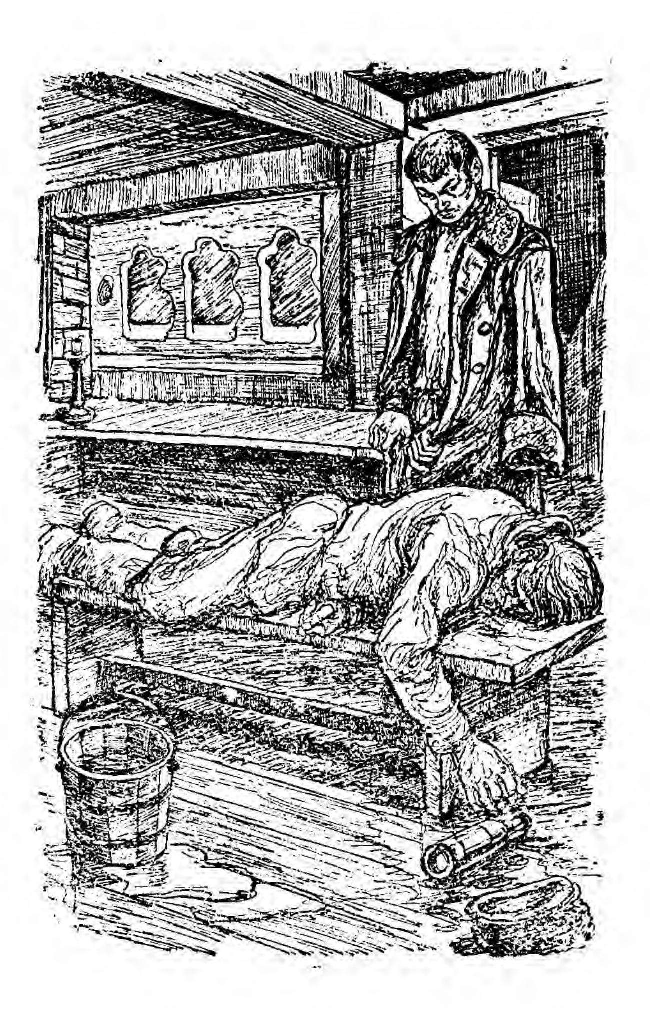
「等到早晨麼？還是不可能的！」——他在絕望中幾乎又跑上前去喚醒醉鬼，但也明白努力的無益，立刻停止了。牧師一言不發，沒有睡足的看林人露出陰鬱的臉色。

「現實給人們設下了十分可怕的悲劇！」——米卡在完全絕望中說出這句話來。汗從他的臉上直流。牧師利用這時間，很有道理的說，即使可以把睡覺的人喚醒，但是既然喝醉了酒，恐怕也不見得能夠做什麼談話，「您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也祇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說罷……」米卡搖擺着手，同意了。

「牧師，我要留在這裏，點亮了臘燭，捕捉那個機會。等他一醒，我就開始……臘燭的錢我會付還給你的，」——他對看林人說，——「住宿的錢也有的，你會記得我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的。牧師，我就是不知道您應該怎麼辦？您在那裏睡？」

「不，我要回家去。我就騎他的牝馬回去，」——他指着看林人，——「再見罷，希望您取到十二分的滿意的答復。」

他們就這樣決定了。牧師騎了牝馬回家，心裏很高興，因爲好容易脫了身，但是一直在那裏不安地搖頭，尋思着要不要明天就把這有趣的事情先報告恩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否則，萬一他知道了，生起氣來，會斷絕給我好處的。」看林人搔了搔頭髮，默默地回到自己的農舍裏去。米卡坐在長椅上，捕捉他所說的機會。深沉的煩惱像累重的霧一般，包圍他



的心靈。深沉的，可怕的煩惱！他坐在那裏，思想着，却一點也想不出什麽。臘燭點得很亮，蟋蟀悲鳴着，爐子燒得極熱的屋內悶熱得難受。他突然意想中畫出一所花園，園外的道路，父親房子裏的門神秘地開了，格魯申卡跑進門裏去……他從長椅上跳了起來。

「悲劇！」——他說，咬緊牙根，機械般走近睡覺的人面前，看望他的臉。他是一個瘦瘦的，中年的農夫，橢圓形的臉，淡黃色的蜷髮，細長的，栗色的鬍鬚，身上穿着花洋布的襯衫，黑背心，銀錶的鍊條從背心的袋裏窺望着。米卡懷着可怕的仇恨的念頭，審看這面貌，不知爲什麽他特別仇恨他的蜷曲的頭髮。最主要地使他感到難忍的侮辱的，是他，米卡，站立在他的面前，帶着一件無從延擱的事情，作了許多犧牲，扔棄了許多事情，感到滿身的痛苦，而這個呆子，「我的全部命運現在繫于這個人身上的，」竟滿不在乎地發鼾，好像從別個星球上來的人。」「喚，眞是命運的嘲弄！」米卡喊，忽然喪失了冷靜的腦筋，重又跑上去喚醒那酒醉的農夫。他用了蠻勁喚他，拉他，推他，甚至打他，這樣忙亂了五分鐘，還是沒有達到什麼目的，帶着無力的絕望，回到長椅上去坐下了。

「愚蠢！愚蠢！」——米卡喊，——「而且一切是那樣的無恥！」——他不知爲甚麽原因忽然補上這句話。他頭痛得利害；「好不好扔棄他？他簡直就走開！」他的腦筋裏閃出這個念頭。「到明天早晨再說。故意留下來，故意留下來！我爲什麽要來到這裏呢？一點也沒

有得到，就這麼離開，像現在那樣的離開，那才是無意義哩！」

他的頭越來越痛了。他呆板地坐在那裏，不記得怎麼會打盹，忽然坐在那裏睡熟了。他似乎睡了兩點鐘，也許還多些。由於忍耐不住的頭痛，忍耐不住到了呼喊出來的地步的頭痛，他纔醒了。他的太陽穴叩擊着，腦頂上疼得漲裂；他醒來以後，還不能完全弄明白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後才猜到在這爐火生得太熱的屋子裏面有了可怕的煤毒，他也許會中毒而死。但是酒醉的農夫還是躺在那裏打鼾；臘燭熔化起來，準備熄滅。米卡喊了一聲，搖搖曳曳地穿過外屋，走到看林人的屋子裏去。看林人立刻醒轉來，聽見另一間屋內有了煤氣，雖然當時就過去佈置，但是帶着冷淡到奇特的態度接受着這個事實，這使米卡不愉快地感到驚訝。

「他死了，他死了，那便怎麼樣呢？」——米卡在他面前瘋狂似的呼喊着。

門窗都打開來，烟囪也打開，米卡從外屋裏拖來一桶水，起初把自己的頭浸濕，以後找到了一塊破布，在水裏浸了一浸，按在獵狗的頭上。看林人總對於這件事情懷着似乎甚至賤蔑的神氣，打開了窗，陰沉地說：「這就夠了。」便又去睡覺，把一盞點亮了的鐵燈留給米卡。米卡同這中了煤氣的醉鬼張羅了半點鐘，一直用濕布浸濕他的腦袋，正正經經地打算整夜不睡，但是在累够了以後，坐下來歇一會，想喘一喘氣，竟一下子閉上眼睛，立刻無知

覺地在長椅上伸展了身體，沉睡得像死人一樣。

他睡醒得極晚。大概已經是早晨九點鐘。太陽在農舍的兩扇小窗上鮮豔地閃耀着。昨天那個蜷髮的農夫坐在長椅上，已經穿上了上褂。一隻新的水火壺和新的一瓶酒在他面前放着。昨天那瓶舊酒業已喝完，新的也已經喝了一大半。米卡跳起來，頓時猜到這可惡的農夫又已喝醉，醉得很深，而且無可挽回。他瞪着眼睛，望了他一分鐘。農夫也默默地，狡黠地看着他，帶着一種可氣的鎮靜的心情，甚至有點賤蔑的傲慢，像米卡看出來的那樣。他奔到他的面前。

「請等一等，你瞧……我……你大概已經聽這裏的看林人說過：我就是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上尉，老卡拉馬助夫的兒子，就是你想買他的那片森林的。」

「你這是胡說！」——農夫突然堅決而且安靜地說着。

「怎麼胡說？你認識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麼？」

「你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我並不認識，」——農夫說，有點沉重地旋轉舌頭。

「矮樹林，那片矮樹林，你想收買下來的。你醒一醒，仔細想一想罷。伊里因司基的保羅神甫引我到這裏來的……你寫了一封信給薩姆騷諾夫，他打發我來見你……」——米卡喘着氣。

「你胡說！」獵狗又說着。米卡的腿發涼。

「要命，這不是開玩笑。你也許有點喝醉。你終會說話，而且瞭解的……否則……否則我就一點也不明白了。」

「你是一個漆匠！」

「要命，我是卡拉馬助夫，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有一件事情找你……一個有利的提議……很有利的……也就是關於矮樹林的事情。」

農夫神氣莊嚴地摸着鬍鬚。

「你包到了工，變成了一個壞蛋。你是壞蛋！」

「我對你保證，你弄錯了！」——米卡絕望地擺手。農夫一直摸着鬍鬚，忽然狡黠地陜眼。

「不，你對我說：你對我指出那一條法律可以許你做這類齷齪的事情？你聽着！你是一個壞蛋，你明白不明白？」

米卡陰鬱地退後了一步，忽然似乎「有什麼東西叩擊了他的額角一下。」——他以後自己這樣形容着。他的腦筋裏在一刹那的時候發生了一線光明，「火炬熠燒起來，於是我全都明瞭了。」他木呆似地立着，心想以他這樣總算還聰明的人，怎麼竟會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捲進冒險的舉動裏去，還繼續做了幾乎一晝夜的功夫，同這獵狗在一塊兒搗亂，浸濕他的頭……「這人醉了，死醉了，還會喝一星期的酒的，——在這裏還有什麼可等待的？莫非是薩姆驕諾夫故意打發我到這裏來的麼？假使她……唉，我的天，我做了多少傻事呀！……」

農夫坐在那裏，看着他直哭。如果在另一心境下，米卡由於怨恨，也許會把這傻子殺死，但是現在他全身發軟得像嬰孩一般。他輕輕地走到長椅前面，取起大衣，默默地穿上，走出農舍去了。另一間屋內他沒有找到看林人，沒有人在裏面。他從口袋裏掏出五十戈比的零錢，放在棹上，作爲住夜，臘燭和驚吵的費用。他走出農舍的時候，看見周圍全是樹林，別的一無所有。他任意地向前走着，甚至不記得應該從農舍那裏轉到什麼方向上去——向右呢，還是向左；昨天夜裏，他忙着同牧師趕到這裏來，並沒有注意道路。他的心裏對誰也沒有絲毫仇恨，甚至對薩姆驕諾夫也是如此。他在狹窄的林道上，無意義地，失神張惶地走着，心裏懷着糊糊塗塗的意念，完全不顧到走往那裏去。他在精神和身體兩方面全忽然感到累乏，對面來一個嬰孩就可以把他打倒的。但是他好容易從林中走出：突然現露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窮矚不盡的，廣闊的，已被刈去莊稼的禿露的田地。「周圍全是絕望，全是死亡！」——他反覆地說着，一直往前趕路。

過路的人們救了他：一輛馬車載着一個老商人在村道中駛過。馬車走近身邊的時候，米

卡問了一下路，原來他們也是到伏洛維耶站去，兩方面談判了一下，米卡也一同坐上去了。三小時以後他們到了。米卡立刻在伏洛維耶站上定雇了一輛驛車進城，忽然猜到自己飢餓到難忍的地步。在套車的時候，他叫了一份煎鷄蛋。他當時一口氣把這份菜全行吃完，還吃了一大塊麵包，一根找出來的香腸，喝了三杯燒酒。吃了東西以後，他的精神振作了一些，心裏又明朗了。他在大道上馳騁，催車夫快趕，忽然想下了一個新的，業已「一成不變」的計劃，就是如何在今天晚上以前取得「這可惡的金錢。」「要曉得，要曉得竟爲了區區三千塊錢喪失了一個人的命運！」——他賤蔑地呼喊。「今天就可以決定了，」假使不是不斷地想念格魯申卡，怕她出什麼事情，他也許又會十分高興起來。但是對於她的想念每分鐘裏像尖刀一般刺進他的心裏。後來趕到了，米卡立刻跑去找格魯申卡。

第二章 金鑛

米卡那次的拜訪就是格魯申卡懷着恐怖對拉基金講的那一次。她當時等候着「消息」，很高興米卡昨天和今天都沒有來，希望如天之福，在她動身以前也不來，但是他忽然就闖來了。以後的情形我們已經知道：她爲了擺脫他起見，立刻請他送她到庫齊瑪．薩姆騷諾夫家去，因爲她必須要到那裏去『數錢，』在米卡送了她去，同他在庫齊瑪的大門口分別的時候，她請他在十一點鐘以後再來送她回家。米卡對於這樣的吩咐也是很喜歡的：「她既然坐在庫齊瑪家裏，那就不會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去的……祇要她不是扯謊，」——他立刻就補上這句話。但是據他的眼光看來，大概不會扯謊。他就是屬於那一類的好吃醋的男人，這類人和心愛的女人分離的時候立刻造出不知道多少關係於她在那裏做什麽事情，她如何『變心』的可怕的念頭．但是一跑到她的面前，帶着垂頭喪氣的樣子，無可挽回地深信她已經變了心的時候，祇要一看她的臉，那個女人的嘻笑的，歡樂的，和藹的臉，——便立即振作精神，立即失却了一切的疑心，帶着快樂的慚愧的神情駡自己的醋勁。他送了格魯申卡以後，便跑回自己家去。他今天必須還要趕着做許多事情！但是至少他的心上是釋去重負了。「祇是要

趕緊向司米爾加可夫打聽一下，昨天晚上出過事情沒有，她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來了沒有？唉！」——他的腦筋裏閃過這個念頭。因此他還沒有走到自己家裏。醋勁已經在他的關歷不作的心裏蠕動了。

醋勁！「渥德洛※不是喫醋，他過於信任，」——普希金道，這句話可以證明我們的偉大的詩人是如何不尋常的深邃。渥德洛的心破碎了，全部的世界觀混沌了，因爲他的理想遭了損害。但是渥德洛不會躲藏起來，偵察，窺伺：他是信任人的。相反地，必須把他引上去，推過去，用極大的努力加以熾燃，他方才會猜到變心上去，眞正好喫醋的人不是這樣的。好喫醋的人那種不感絲毫良心的責備而能容忍的一切恥辱和道德的墮落，是甚至難於設想的。這並非是什麼卑鄙和齷齪的心靈。相反地，具有高尚的心，充滿自我犧牲的純潔的愛的人，同時也會躲在桌子下面，給予卑鄙的人賄賂，並且對於偵探和偷聽的齷齪的行動安之若素。渥德洛無論如何是不能和變心相安的，——連饒恕也不見得，何況相安，雖然他的心靈不惡狠，而且像赤子之心一般的天眞無邪。眞正的好喫醋的人並不如此：有些好喫醋的人說他能相安下去，而且加以饒恕是難於設想的！好喫醋的人們比較最容易饒恕，這是所有女人都知道的。好喫醋的人很快就能加以饒恕，（自然在先鬧出一場可怕的把戲以後）例如是對於幾乎

※莎士比亞名劇裏的人物。



已經得了證明的變心，對於他親身看見了的擁抱和接吻，假使他同時就能相信這祇是「最後一次」，他的情敵從這個時間起卽將銷聲匿跡，出走天涯，或是他自己將把她帶到一個使這可怕的情敵不能來到的地方上去。自然這相安祇能延長一小時，因爲假使那個情敵甚至果眞消滅了，那末明天他就會發現另一個，新的，而對這新人喫醋。外表上看來，那種必須加以偷看的愛情究竟有什麼意思？那種必須盡力加以看守的愛情究竟有什麼價値？但是眞正好喫醋的人是永遠不會明瞭這層的，而他們中間也竟有懷着高尙的心的人們在裏面。還有應該注意的是這類懷着高尙的心的人們站立在一間小屋裏偷聽和偵探的時候，雖然「從他們的高尙的心上」也明顯地瞭解他們自身甘願去做的事情的可恥，但是在那個時候，至少在站立在小屋裏的時候，是永遠不會感到良心的責備的。米卡在見到格魯申卡的時候便失却了醋勁，一下子變成有信任心和高貴的人，甚至爲了惡劣的情感自己看不起自己，然而這祇是因爲在他對這女人的愛情裏，包含着一點比他自己所擬想的高尙得多的東西，不僅祇是情慾，不僅祇是「身體的曲線，」像他對阿萊沙所講的那樣。但是祇要格魯申卡一不在眼前，米卡立刻又起始疑惑她的低卑的，狡黠的變心的舉動來了。同時他並不感到任何良心的譴責。

於是醋勁又在他心裏沸騰了。無論如何，應該趕緊做去。頭一件事情是想法弄點小款子。昨天的十個盧布幾乎全都在付車錢上用光了，而身邊不帶一點錢自然是一步路也不能走的

。他剛纔坐在車上的時候，在想新計劃之外，就想出了如何弄點零錢用用。他有一對決鬥用的好手槍，外加子彈，他所以至今沒有把它當掉，就是因爲他愛這東西，甚於一切的所有物。他在『京都』酒店裏早就和一位青年官員有點認識，就在酒店裏偶然知道這位很有資財的，單身的官員酷愛武器，收買銃槍，手槍，刀劍等物，掛在自己家裏牆上，給朋友們觀看，盛行誇奬，頭頭是道地講述手槍的牌號，如何裝子彈，如何射放，等等的話。米卡沒有長久地思索，立刻到他家去，請求把他的手槍抵押十個盧布。那位官員很快樂地勸他完全賣給他，但是米卡不肯答應。官員給了他十個盧布，聲明他一點利息也不要。他們分離的時候成爲朋友了。米卡忙着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後面的涼亭裏去，想喚司米爾加可夫趕快出來相見。但是因此又取得了一件事實，那就是在下面我將講到的一件奇事發生以前的三四小時內，米卡身邊分文無有，還把心愛的物件押了十個盧布，同時忽然在過了三小時以後，他的手裏竟握了好幾千盧布……但是這話我說得太早些。

在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那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女隣人，）他得到了使他十分驚訝而且弄得糊塗的，關於司米爾加可夫生病的消息。他聽到了一段關於墮落地窖，後來發了暈厥病，延請醫生，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如何着忙張羅的話；又打聽出兄弟伊凡・費道洛維奇已於今天早晨動身到莫斯科去，這更使他感到興趣。『大概是在我以前從伏洛維耶站

經過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想，但是最使他擔心的是司米爾加可夫：「現在怎麼辦？誰去偵察？誰來向我報告？」他貪婪地詳細盤問這兩個女人，她們昨天晚上看到什麼沒有？她們很知道他打聽的是什麼事情，當時和他解開不少的疑竇。沒有一個人來過。伊凡，費道洛維奇睡宿在家裏。「一切都很妥當。」米卡沉思了一下。今天一定仍舊要偵察的，但是在什麼地方偵察呢？在這裏？或是在薩姆騷諾夫的大門傍邊？他決定兩方面都去，一切當看情形而定，然而現在呢，現在呢……事情是因為現在有一個「計劃」橫在他的面前，剛纔那個新的，十分正確的計劃，他在馬車上想出來的，這計劃是再也不能加以延擱的了。米卡決定犧牲一小時的功夫：「在一小時內完全解決，完全打聽好，然後先到薩姆騷諾夫家去，打聽格魯申卡在那裏沒有，一下子再跑到這裏來，在十一點鐘以前到這裏來，然後再到薩姆騷諾夫家去找她，送她回家。」這是他所決定的。

他跑回家去，梳洗了一下，把衣裳刷乾淨，穿好了，動身到霍赫拉闊瓦太太那裏去。可嘆呀，他的『計劃』原來是這樣的。他決定向這位太太借三千盧布。主要的是他忽然似乎出人不意地發生了特別的信心。他相信她不致於拒絕他。也許有人會生出驚訝，何以他不先到這裏來，這裏總算是自家的社會，而跑到薩姆騷諾夫那裏去，跑去找一個陌生的環境的人，對這類人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講話。但是因為他在最近一個月內，和霍赫拉闊瓦幾乎不相來往，

以後也不大熟識，而且他深知道她本人和他不相投合。這位太太最初恨他的原故，單祇是因為他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未婚夫，當時她不知為甚緣故，深願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拋棄他，嫁給「和藹可愛的，騎士風度的，有學問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因為他具有美麗的舉止。」至於米卡的舉止她最為仇恨。米卡甚至笑過她，有一次曾形容她，說這位太太「活潑，瀟灑，却又不學無識。」剛纔早晨他坐在車上，生出了一個很明朗的念頭：「假使她不願意我娶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不願意到那樣的程度。（他知道她不願意到了幾乎發作歇司底里的地步，）那末為什麼現在她不會答應借給我三千盧布，就為了使我可以用這個錢和卡嘉分手，永遠離開這裏！這類嬌寵慣的上等女太太們，既然執意希望一件事情，是決不會憐惜金錢，以求滿足她們的固執的願望的。而況她還是富於資財的呢。」——米卡這樣推論。至於那個「計劃，」也就是和以前一樣的，那就是以他對於切爾馬士娜應得的權利作交換，——但已不是從商業的目的上着想，像昨天對薩姆騷諾夫所提出的那樣，也不用化三千盧布，取得雙倍利息，（六七千盧布）的話語以勸誘這位女太太，像昨天對薩姆騷諾夫所提出的那樣，單祇是作為借款的正當的保障品而已。米卡一面使這新念頭發展開來，一面發生歡欣的心情，每逢他有什麼新計劃，作些突來的決定的時候，永遠是這個樣子的。他永遠對於一切的新念頭願意傾全副熱情去對付的。然而等到他跨上霍赫拉闊瓦太太家的階沿上的時候，

他忽然感到背上可怕的涼感：祇是在這一刹那間，他完全而且像數學公式般明白地感到，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希望，如果在這裏也失敗，那末在這世界上便一無所有，「除非去殺人，搶人，爲了這三千盧布，別的沒有什麼法子可想……」七點半鐘的時候，他按門鈴了。

起初事情好像還有眉目：他一通報，立刻就特別迅快地接待他。「好像等候我，」——米卡的腦筋裏閃過這念頭。他剛被引進客室，女主人忽然幾乎跑了出來，逕直對他聲明她等候着他……

「我等候着的，等候着的！我決想不到您會到我這裏，您說對不對？但是我確是等候着您的。您對於我的直覺也許會感到驚呀，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但是整個早晨的時候，我總相信您今天會到我家裏來的。」

「夫人。這眞是奇怪，這眞是奇怪，」——米卡說，軟弱無力地坐下去，——「但是……我到這裏來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情……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事情，那是對於我，夫人，對於我一個人重要的事情。我很忙……」

「我知道是極重要的事情，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裏並不是什麼預感，也不是還原到奇蹟上面去，（您聽見曹西瑪長老的事情麼？）這裏是數學：您不能不來，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發生了這一切事情以後，您不能不來，不能不來，這是數學。」

「實生活的現實主義，夫人，這就是如此！請您聽我敍講一下……」

「確是現實主義，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現在完全贊成現實主義，對於奇蹟我已經受了很夠的教訓。您聽說沒有？曹西瑪長老死了。」

「不，夫人，我初次聽到，」——米卡有點驚訝。他的腦筋裏閃出阿萊莎的形象。

「今天夜裏。您知道……」

「夫人，」——米卡打斷他，——「我祇知道，我處于絕望的境遇裏面。假使您不幫忙，那末一切便將倒塌，我首先倒塌。請您恕我說出這些平凡的辭句，但是我在那裏發熱，我發着寒熱……」

「我知道，我知道您發寒熱。我全知道。您也不會有別種心情的。無論您說什麼，我都預先知道。我早就在考慮您的命運，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偵察它，研究它……您要相信，我是一個有經驗的，治心靈的醫生，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夫人，如果您是有經驗的醫生，那末我便是有經驗的病人，」——米卡勉強說着客氣話，——「我預感到既然您這樣注意我的命運，那末在它遭毀滅的時候您一定可以幫一下忙。請您讓我對您敍講一個計劃。我冒昧地懷着這個計劃到這裏來，……求您一點事情……我到這裏來，夫人……」

「不必敍講，這是不重要的。至於幫助一層，您不是第一個人受我幫忙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大概已經聽說我有一位表妹白里梅騷瓦，她的丈夫遭了失敗，倒塌了，像您所形容的那樣，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當時勸他經營養馬的事業，現在他得意起來了。您對於養馬在行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一點也不，夫人，——喔，夫人，一點也不！」——米卡喊，露出神經質的不耐煩的心情，甚至從座位上立起來了。——「夫人，我祇是求您聽我說話，給我兩分鐘自由談話的機會，讓我可以首先對您敍講我來求您的全部計劃。而且我缺少時間，我很忙！……」——米卡歇司底里地叫喊起來，感到她立刻又想起始說話，因此希望把她喊回去。——「我很絕望。……處於最後階級的絕望上面。我請您借給我三千盧布，有好抵押品，極好的抵押品，夫人，有極好的保障！請您讓我敍講一下……」

「這個您以後再說罷，以後再說罷！」——霍赫拉闊瓦太太朝他搖手，——「您要論說什麼話，我早就知道，我已經對您說過了。您想借款子，您需要三千盧布，但是我可以給您多些，無可比例地多些，我可以救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但是您必須聽從我的話！」

米卡又從座位上跳起來了。

「夫人，您的心是太好了！」——他帶着過度的情感呼喊，——「天呀，您救了我。您

救一個人離開强制的死，離開手槍……永世不忘的我的感謝……」

「我要給您的比三千盧布多到無數，多到無數！」——霍赫拉闊瓦太太喊了，帶着喜悅的微笑看米卡歡欣的樣子。

「無數麼？但是我並不需要這許多。我祇需要對於我規定的三千盧布。對於這筆款子，我可以給您保障，一方面自然對您懷着無窮盡的感謝的心情。我對您說出一個計劃……」

「够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說到就可以做到，」——霍赫拉闊瓦太太堅決地說，帶着女慈善家的純潔的勝利的心情。——「我答應救您，一定會救的。我救您，像救白里梅騷夫一般。您對於金礦有什麼想法，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對於金礦，夫人；我從來沒有想到。」

「但是我替您想着！想着，反覆地想着！我在整個月裏注意您，想着這個目的。我看了您一百遍，但每逢您走過的時候。我時常對自己說：他是一個有毅力的人，應該到金礦上去。我甚至研究過您的步伐，心裏決定着：這人會發現許多金礦的。」

「是從步伐上看到的麼？」——米卡微笑。

「是從步伐上看到的。難道您否認可以從步伐上研究出一個人的性格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自然科學也可給予同樣的證明。現在我成爲現實主義者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



奇。我從今天起，在發生了修道院裏的那段歷史使我十分感覺無味以後，已成爲十足的現實主義者，願意投入實際的事業上去。我被治愈好了。够了！——屠格涅夫這樣說。」

「但是夫人，這三千盧布，您那樣寬宏大量，答應借給我的……」

「您不會得不到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霍赫拉闊瓦太太立刻插斷他的話，——這三千盧布等於放在您的口袋裏一樣。不是三千盧布，却是三百萬盧布，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最短的時期內！我可以給您一個理想的觀念：您去尋覓金礦，賺到幾百萬盧布，回來以後，成爲一個企業家，促進我們，領導我們做好事。那裏可以把一切事情讓給猶太人們去做？您可以建築房屋，創造各種企業。您可以幫助窮人，使他們感謝您。現在是鐵路的世紀，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將成爲名人，成爲財政部最需要的人物。現在這種人物是太缺少了。我們的鈔幣的跌價使我不得安睡，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沒有人知道我在這方面的情形……」

「夫人，夫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又插斷她的話，懷着某種不安的預覺，——「我也許一定可以服從您的勸告，您的聰明的勸告，——也許要到那邊去……到金礦上去……我將來再過來和您談這件事情……甚至談許多次……但現在這三千塊錢是您那樣寬宏地……這款子眞可以脫去我的束縛。如果今天可以……您知道，現在我沒有時間，一點

時間也沒有……」

「够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够了！」——霍赫拉闊瓦太太堅決地打斷他的話，——「問題是您上金礦去不去？您是不是完全決定？請你照數學公式一般地回答一下。」

「去的，夫人，以後去的……隨便您吩咐我到那裏去，我都肯去……但是現在……」

「您等着！」——霍赫拉闊瓦太太喊，跳起身來，跑到美麗的寫字枱上去，——那隻枱子有無其數的抽屜，——起始拉起一隻一隻的抽屜，在那裏搜尋什麼東西，十分忙迫。

「三千塊錢，」——米卡想，屏住呼吸，——「而且立刻就拿出來，不寫憑據，沒有收條……這眞是紳士的派頭！太漂亮的女人，假使不是這樣愛講話更好些……」

「有啦！」——霍赫拉闊瓦快樂得喊了出來，回到米卡的身邊，——「我尋找的是這個東西！」

那是一隻小小的，銀質的神像，用一根繩子緊住，是人家有時連着附在身上的十字架一塊兒懸帶着的。

「這是基輔來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她帶着虔誠繼續說下去，——「從大苦難者瓦爾瓦拉的骸骨上面取下來的。讓我親自給您掛在頸上，祝福您實行新生活和新業績。」

她果眞把神像給他套在頭上，還把它塞進去。米卡帶着極大的不安，俯下身去，起始幫她的忙，後來纔把那神像從領帶和襯衫的領子那裏塞到胸脯裏去了。

「現在您可以走了！」——霍赫拉闊瓦太太說，得意洋洋地重又坐到座位上去。

「夫人，我眞受感動……我不知道甚至怎麼感謝……您這樣的盛意……但是您要知道，現在時間對於我是如何地珍貴！……這筆款子，由於您的寬宏大量，使我希望得到的……夫人，您旣然這樣好心，旣然對我這樣寬宏，（米卡忽然興奮地喊出，）我可以對您表白……不過您是已經早就知道的……我愛上了一個女人……我和卡嘉變心……那就是說和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變心……我對她成爲無人道，不誠實的人，但是我愛上了另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也許是您所輕視的，因爲您早就知道她，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離開她，無論如何不能，所以現在這三千盧布……」

「這一切都不要管，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霍赫拉闊瓦太太用極堅決的語調插上去說，——「您不必去管，尤其是女人們。您的目的是金礦，女人是不能帶進去的。在您取得了財富和名譽，回來以後，您可以在最上等的社會裏尋到一位心上的人兒。一個現代的女郎，有智識，沒有迷信。到了那個時候現在正開始發動的婦女問題已告成熟，出現了新的女性……」

「夫人，這不對，不是那個樣子……」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合手央求起來。

「一樣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就是您所需要的，您所渴求的，而同時自己並不知道。我並不反對現在的婦女問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婦女的發展和最近的將來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這是我的一種理想。我自己也有女兒，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這方面人們很少知道我，關於這問題我曾寫信給作家邱得林。這位作家關於婦女的天職的問題給了我不少的指示，許多的指示。去年我寄了一封匿名信給他，信裏祇有兩行：「我擁抱你，吻你，我的作家。我是爲了現代婦女還樣做。請你繼續下去罷。」下面署名：「母親。」我本想署名「現代的母親，」後來還是署了「母親」兩字：道德的美比較多些，而且「現代」兩個字將使人聯想到「現代人，」※——爲了現代的檢查制度的關係，這樣的回憶是不很妥當的。……哎喲，我的天，您還是什麼意思？」

「夫人，」——米卡終于跳了起來，手掌向胸前合叉，帶着疲乏無力的哀求的神情。

——「夫人，您會使我哭出聲來，假使您延擱下您那樣寬宏地……」

「您哭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儘管哭罷！這是極好的情感……您必須走上這條路！眼淚可以使您輕鬆。你回來以後，就將快樂起來。您會特地從西比利亞趕到我這裏來，

※「現代人」爲雜誌的名稱。

和我一同快樂一下……」

「但是請您恕我，」——米卡忽然大喊，——「我最後一次哀求您，請問，我能不能從您那裏今天就帶去您答應的那個數目？假使不能，那末什麼時候我可以來取？」

「什麼數目，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你答應借給的三千……您那樣寬宏地……」

「三千麼？是三千麼？不，我並沒有三千盧布，」——霍赫拉闊瓦太太說，露出一種安謐的驚訝的神情。米卡楞住了……

「爲什麼您……剛纔……您還樣說，您甚至表示還筆款子好像在我的口袋裏一樣……」

「不，您沒有了解我的意思，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樣說來，您並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我說的是金鑛……固然，我答應您比三千盧布還多些，多到無數，現在我全都記起來了。但是我全是指金鑛而言。」

「但是錢呢？三千盧布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笨拙地喊。

「假使您指的是錢，那末我沒有。現在我完全沒有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現在正和我的總管開戰，新近曾向米烏騷夫借了五百盧布。您要知道，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假使我果眞有錢，我決不給您，第一，我向來不借錢給人家。借錢等於吵嘴。我因爲愛您，

特別地不願意借給您，我的不借錢是爲了救您，因爲您需要的祇是一樣東西：金礦，金礦和金礦！……」

「眞是見鬼！……」米卡忽然狂喊，拳頭用力叩擊棹子。

「哎呀！」——翟赫拉闊瓦驚惶得喊起來，跳到客廳的另一頭。

米卡唾了一口痰，迅步走出屋子，走出這所房子，向街上去，向黑暗裏去！他像瘋子一樣地走路，叩打自己的胸脯，就是兩天以前和阿萊莎晚上在大路上黑暗裏相見時所叩擊的胸脯上的那個部位。這樣朝胸脯的那個部位上自行叩擊，究竟是什麽意思？他想表示的是什麽？——這還是一樁祕密，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他當時甚至對阿萊莎都沒有表示，但是在他看來這祕密裏包含着甚於恥辱的一切，包含着幻滅和自殺。他已經決定這樣做，假使他弄不到三千盧布，以歸還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因此從自己的胸脯上，「從胸脯的那個部位上，」脫去他所懷着的，那樣壓迫他的良心的恥辱。以後這一切會對讀者作充分的解釋．但是現在，在他的最後的希望消滅了以後，這樣體格十分結實的人，剛從翟赫拉闊瓦的家裏離開了幾步，忽然淚流滿頰，像嬰孩一般。他一面走着，一面糊裏糊塗地用拳頭拂淚。他走到廣場上面，忽然感到他的身子撞到什麽東西上面。發出了一個小老太婆的尖銳的叫聲，他幾乎把她推倒地上。

「天呀，幾乎把我撞死！你怎麼還這樣走路，你這討飯的東西。」

「哎喲，原來是您呀！」——米卡喊，在黑暗中審視小老太婆。她就是侍候庫齊瑪．薩姆騷諾夫的老女僕，昨天米卡看得很清楚。

「您是誰呀；先生？」——老太婆用完全另一種的聲音說，——「黑暗裏我認不清您來了。」

「您不是住在庫齊瑪．庫齊米奇家裏，侍候他的麼？」

「是的，先生，剛纔到波羅霍雷奇那裏去了一趟。……怎麼我還是不認識您？」

「請問您，老太太，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現在在你們家裏麼？」——米卡說。由於期待，心神騷亂起來。——「剛纔我親自送她來的。」

「來過了，先生，來過了，坐了一會，就走了。」

「怎麼？走了麼？」——米卡喊。——「到那裏去了？」

「那時候就走了，在我們家裏祇坐了一分鐘。對庫齊瑪．庫齊米奇講了一段故事，把他逗笑，便走了。」

「你胡說，可惡的女人！」——米卡喊。

「哎喲！」小老太婆喊，但是米卡連影兒也不見了。他拚命跑到莫洛作瓦的家裏去。這

時候正是格魯申卡坐車到莫克洛葉去，還沒有過一刻鐘的光景。費娜同祖母，廚婦瑪德林納在廚房裏坐着，「上尉」忽然奔了進來。費娜一看見他，便發出了尖銳的喊聲。

「你喊什麼？」——米卡吼叫着，——「她在那裏？」——但是還沒在讓驚嚇得發楞的費娜回答一句話，他忽然跪在她的脚下：

「費娜，看了基督的份上，你說，她在那兒？」

「先生，我一點不知道，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一點也不知道。您打死我也不知道，」費娜賭着兒，——「剛纔您自己同她出去的……」

「她回家來了！……」

「沒有回來，我可以賭兒，還沒有回來！」

「你胡說，」——米卡喊：——「單單從你的驚嚇的神氣上看來，我就知道她在那裏！……」

他奔跑出去了。非常害怕的費娜很喜歡她這樣便宜地躱脫了，但是很明白這祇是因為他沒有時間的緣故，否則，恐怕她不能這樣容易過去。他跑走的時候有一樁極出乎意料以外的舉動使費娜和老瑪德林納全納罕起來。棹上放着一隻銅臼，裏面有一根銅質的小杵，祇有四分之一的俄尺長。米卡跑出去的時候，一手開門，一手忽然順勢抓起臼裏的小杵，塞進旁面

的口袋裏去。

「哎呀，天呀，他想殺誰呀！」——費娜搖擺着雙手。

第四章 黑暗裏

他跑到那裏去了？明白得很：『她不是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去，還能到什麼地方嗎？她從薩娌騷諾夫家裏一直到他那裏去了。現在已經極明顯的了。全部的陰謀，全部的欺騙現在都明白了……』這一切念頭像狂飈一般在他的腦筋裏飛過。他沒有跑到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的院裏：『用不着到那裏去，完全用不着……不要有一點驚慌……立刻會傳來傳去，弄糟的……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顯然是同謀的，司米爾加可夫也是的，大家都被收買了！』他的心裏生出了另一種辦法：他穿過胡同，繞了大圈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房子那裏去。他走過特米脫洛夫司卡耶大街，以後走過小橋，一直溜進後面的僻靜的胡同裏。那是一條荒虛的，無人住的胡同，一面有隔壁的菜園的籬笆圍住，另一面是堅固的，高聳的圍牆，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花園團團擋住。他當時選好了一個地方，好像就是根據他所知曉的傳說，是麗薩魏達會經越牆而進的那個地方。『既然她能越過，』——不知爲甚緣故，他的腦筋裏閃出這個念頭，——『那末我何以不能越過呢？』果眞他跳了一下，手立刻抓住圍牆的上端，用力抬起身來，一下子爬上，騎坐在圍牆上面。園內相近地方有一所小澡塘擋住，

但是從園牆上看得見點了燈的窗子。「對了，老頭子的臥室裏有亮光。她一定在那裏！」他從園牆上跳進花園。他雖然知道格里郭里有病，司米爾加可夫也許果眞發作了病，所以沒有人會聽見他的響聲，但是本能地躲藏起來，停着呼吸站在那裏，起始傾聽着。四處是死般的沉寂，好像故意似的，完全的沉寂，沒有一點微風。

「惟有靜寂發出微語，」——他的腦筋裏不知爲甚麼緣故閃過了這個詩句，——「但願沒有人聽見我越牆的聲音；大概沒有人。」站了一分鐘後，他輕輕地在園裏草地上行走。他躡足繞着樹木，走了半天，走一步路總要側耳細聽一下。有五分鐘的功夫，他纔慢慢地走到有光亮的窗子前面。他記得窗前有幾棵高大，濃葉的接骨樹和雪球樹。左首的，從房子通到園裏的門關上了，他特地走過去，仔細審看了一下。他終於走到樹棵那裏，躲在後面。他不敢呼吸。「現在應該等候一下，」——他想，——「假使他們聽見我的脚聲，現在正在那裏靜聽，那末讓他們安心一下……祇要不咳嗽，不打噴嚏」……

他候了兩分鐘左右。他的心叩擊得利害，有的時候幾乎氣喘着。「不，心跳不能停止，」——他想，——「我不能再等了。」他站在樹後黑陰裏，樹棵的前半被窗內的燈光照耀着。「雪球，莓菓，多少紅呀！」——他微語，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說。他靜悄悄地，用分離的，聽不見的脚步，走到窗前，翹起脚尖。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臥室在他的眼前出現，像在手

掌上一樣。還是一間不大的屋子，用紅色的屏風把整間屋子橫擋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稱呼它做「中國式」的屏風。「中國式的屏風」——米卡的腦筋裏躍過這念頭，——「格魯申卡便在這屏風後面。」他起始察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他穿着新的，帶條子的綢晨衣，用一根帶纓絡的綢帶當腰緊住。米卡還沒有看見過他這件衣服。晨衣的領口外面露出清潔的，漂亮的內衣，細柔的荷蘭製的襯衫，上面有金鈕扣緊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頭上還是戴着阿萊莎看見的紅頭巾。「穿得這樣講究，」——米卡想。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站在窗傍，顯然在那裏凝想。忽然昂頭傾聽了一小會，沒有聽到什麼，就走到棹傍，從酒瓶裏倒了半杯白蘭地，喝乾了。隨後他發出了深深的嘆息，又站立了一會，無精打彩地走近牆上的穿衣鏡前面，右手把紅頭巾從額上微微抬起，起始察看還沒有消下去的紫血凍和創瘢。「他一個人在那裏，」——米卡想，——「大概是一個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離開鏡子，忽然轉到窗前，向外張望。米卡立刻跳入黑陰裏去。

「她也許在屏風後面，也許已經睡了，」——他的心裏刺扎了一下。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離開窗子。『他在窗裏張望她，還未說來，她不在裏面：否則，他作什麼在黑暗裏看望呢？……一定是不耐煩的心情煎熬着他……」米卡立刻又跳過來，朝窗內窺視。老人已經坐在小棹前面，顯然露出憂鬱的樣子。後來手肘靠在棹上，右掌朝臉頰上撫摸。米卡貪饞地向裏面

看望。

「一個人，一個人，」——他又喃語着。——「假使她在裏面，他的臉色是兩樣的。」事情眞奇怪：他的心裏忽然沸騰着一種無意義的，奇怪的懊恨，就因爲她並沒有在裏面。「並不因爲她不在裏面，」——米卡思索了一下，自己立刻加以回答，——「却是因爲怎麼樣也不能確切地弄明白，她究竟在裏面沒有。」米卡以後自己憶到，他的腦筋在那個時候是異乎尋常的清楚，把一切事情都盤算到十分詳細的地步，把握着每一根細條。但是煩悶，那種不知和不決斷的煩悶，在他的心裏增長得特別的迅速。「她到底在裏面不在裏面呢？」——他的心裏惡毒地沸騰着。他忽然決定了，伸出手去，輕輕地叩擊窗框。他叩擊老人和司米爾加可夫約定好的記號：首先是兩下輕的，以後三下快些：篤——篤——篤，——這個記號表示「格魯申卡來了。」老人抖索了一下，頭顱動着，迅速跳起來，跑到窗前。米卡跳進黑陰裏去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開窗，伸出頭來。

「格魯申卡，是你麼？是你不是？」——他用一種抖慄的半微聲說，——「你在那裏，我的安琪兒，你在那裏？」

他十分慌亂，他喘着氣。

「一個人！」——米卡決定。

「你在那裏呀？」——老人又喊了，頭伸出得更向外些，連肩膀也伸出去，向四面八方，前後左右張望。——「快來呀。我預備好了禮物。你快來，我給你看！……」

「他指的是三千盧布的那個包封，」——米卡閃過這個念頭。

「在那裏呀？……在門傍麼？我立刻就開……」

老人幾乎要爬出窗子，朝右面通花園的門的方面張望，努力向黑暗裏窺看。過了一秒鐘，他一定要跑去開門，不再候格魯申卡的回家。米卡側身望着，動也不動。他最感到厭惡的老人的側影，整個兒垂下的喉結，他的彎曲的鼻子，在甜蜜的期待之中微笑的嘴脣，這一切被左面屋子裏斜射的燈光照得很亮。可怕的，兇横的怒氣忽然在米卡的心裏沸騰着：「這是他，他的情敵，他的磨折者，他的生命的磨折者！」這是一種突來的，復仇的，瘋狂的怒氣的侵襲，——對於這種怒氣他好像預感到似的，曾對阿萊莎提過，在四天以前在涼亭裏同他談話的時候，當時他回答着阿萊莎的問話：「你怎麼能說你會殺死父親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當時說，——「也許不殺死，也許殺死。我怕在那個時候他的臉忽然使我仇恨。我恨他的喉結，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的無恥的嘲笑。我感到對於這人本身的嫌惡。怕的就是這個，就怕我按耐不住……」

對於本身的嫌惡增長到無從忍耐的地步。米卡已經不記得自己，忽然從口袋裏抓起銅杵

來……

……………………………………………………

……………………………………………………

「上帝當時看守着我，」——米卡以後自己說。恰巧在那個時候有病的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在牀上醒了。那天晚上他實行自己療治，就是用司米爾加可夫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所敍講的那個方法：藉着他夫人的幫助用燒酒攙着祕密的，濃冽的汁水擦遍全身，餘剩下的喝進，還由他夫人低聲念出「某種禱詞」：於是入睡。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也喝了些。她本來是不喝酒的，所以就在她的丈夫身傍沉沉的睡熟。格里郭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忽然在夜裏醒來，思量了一會兒，雖然立刻又感到腰際的劇痛，却在牀上坐了起來。隨後又思索了一下，立起來，匆匆忙忙地穿衣。也許因為他睡熟了，而「在這種危險的時候」屋裏無人看守，因而感到良心的譴責。發了暈厥病的司米爾加可夫躺在另一間小屋內，動也不動。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也躺着不動。「這女人軟弱得很，」——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想，看了她一眼，他喘着氣走到台階外面。他自然僅祇想在台階上看望一下，因為他沒有力量走路。腰間和右腿上疼得難熬。但是恰巧忽然憶起他從晚上起沒有把園門上鎖。他是做事十分謹愼精密，守住以前規定了的秩序和多年的習慣的人。他拐着腿，痛得縮矮了身體，從

台階上下來，向花園走去。果真是的，園門完全敞開。他機械似的走進花園；也許他有什麼幻覺，也許聽見了什麼聲音。他往右面一看，看見主人屋內的窗子敞開着，一扇空虛的窗，沒有人在窗前張望。

「爲什麼開着？現在並不是夏天！」——格里郭里想。突然地，恰巧在那個當口，花園裏有一點不尋常的東西一直朝他的面前閃過。在他面前四十步遠的地方，好像有一個人在黑暗裏跑過，一個黑影很快地移動。「天呀！」——格里郭里說，不再記到自己，忘却了腰間痛楚，就跑過攔截那跑着的人。他的路走到短些，花園的路徑顯然他比那個跑着的人熟些；那個跑走的人先跑到澡塘那裏，再轉到澡塘後面，又奔到牆脚下面……格里郭里釘看着他，不放鬆一眼，一面不顧自己，拚命地跑着。他跑到園牆那裏，恰巧那人已經跳上園牆。格里郭里怒喊着，直衝過去，兩手拉住他的腿。

果真是的，預感沒有騙他；他認識他了，他就是那個「殺父的惡棍！」

「殺父的人！」——老人向周圍叫喊，但是剛剛喊出了這一句話；他忽然落地，像中了雷擊一般。米卡又跳進花園裏去，俯身看倒地的人。米卡的手裏握着銅杵，他機械般把它扔到草裏。銅杵落在格里郭里身傍兩步遠，但是沒有落在草裏，却落在小徑上面，最明顯的地方。他審視躺在他前面的人有幾秒鐘之久。老人的頭上滿是血；米卡伸出手去，摸他的頭。

他以後明晰地記起，他在那個時候很想「弄明白」，他是不是弄破了老人的腦殼，或者祇是用銅杵朝他頭上打得使他「發悶」過去。但是血流着，流着，流得很多，一下子像熱泉似的噴到米卡的發抖的手指上面。也記得他從口袋裏取出白色的新手帕，是走到霍赫拉闊瓦家去拜訪的時候預備下的，把它按在老人的頭上，無意義地努力擦去額上和臉上的血。但是手帕一下子全都被血弄濕了。「天呀，我爲什麼這樣做呢？」——米卡忽然醒轉來，——「既然已經砸破，那末現在也無從知道……而且現在是一樣的了！」——他忽然失望地說，——「殺死就算殺死了……老頭子恰巧碰上，祇好讓他躺着罷！」——他大聲說。忽然奔到圍牆，猝跳到胡同裏，就拔步跑走。染濕了血的手帕揑在他的右拳裏，他一邊跑，一邊塞進上掛的裏面口袋內。他低頭奔跑，有稀少的幾個在城市的街上過往的人們，在黑暗中和他相遇的，以後記得他們在那天夜裏遇見了一個沒命地奔跑的人。他又跑到莫洛作瓦的房子裏去。剛纔費娜在他離開以後就跑去找看門的頭目那扎爾：伊凡諾維奇，哀求他「無論如何今天和明天不要放上尉進門。」那扎爾．伊凡諾維奇聽完以後，立刻答應，但是不巧得很，他因爲太太突然叫他進去，所以上樓去了，走着的時候，遇見了他的姪子，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新近剛從鄉村裏來的，便吩咐他在院裏留一會，却忘了吩咐關於上尉的事情。米卡跑到大門那裏，叩着門。青年當時就認識他：米卡屢次給他酒錢。他立刻給他開門，放了進來，快樂地

微笑，還用警告的方式通知他道：「現在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在家呀。」

「她在那裏，波羅霍爾？」——米卡忽然止步。

「她剛纔走了，大概兩點鐘以前，坐着帖莫菲意的車，到莫克洛葉去了。」

「做什麼？」——米卡喊。

「這個我不知道，去找一位軍官，有人從那裏叫她去，打發馬車來……」

米卡把他扔棄，像半瘋似的跑到費娜那裏去了。

第五章 突然的決定

她同祖母坐在廚房裏，兩人都準備睡覺。她們倫棄了那扎爾・伊凡諾維奇，又沒有把門從裏面反鎖。米卡跑進去，衝到費娜面前，緊緊地抓住她的喉嚨。

「你快說，她在那兒？現在同誰在莫克洛葉？」——他瘋狂地呼喊。

兩個女人尖叫起來。

「哎呀，我要說出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立刻全說出來，一點也不隱瞞，」——驚嚇得要死的費娜用急語喊出，——「她到莫克洛葉找那個軍官去了。」

「找什麼軍官？」——米娜喊。

「以前的那個軍官，就是那個，以前的那位五年以前拋棄了走的，」——費娜又用急語說。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將握緊她的喉嚨的手放下。他站在她的面前，臉色白得像死人，不發出聲響，但是從他的眼睛裏看得出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從半句話裏就瞭解得十分透澈，一切都猜到了。自然在這剎那間可憐的費娜不能注意到他明白了沒有。他跑進來

的時候，她正坐在箱子上面，現在還留在那裏，全身抖慄，手在前面擺放着，似乎想抵抗，就在這狀態下呆住了。她的懼怕的，由于恐怖張得奇大的眼瞳呆板地瞪在他的身上。那時候他的兩手恰巧全被血汚染了。他在路上跑的時候大概用手摸過額角，擦去臉上的汗，因此在額上和右額上留下了血汚的紅色的斑點。費娜立刻就會犯作歇司底里病，老廚婦竟跳了起來，像瘋子一樣的望着，幾乎喪失知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站立了一分鐘，忽然機械似的落坐在費娜身傍的椅上。

他坐在那裏，並不作什麼盤算，却似乎有點懼怕，好像痲痺了似的。但是一切十分明顯：這位軍官——他知道他，全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從格魯申卡那裏知道的。他知道他在一個月以前寄來了一封信。如此說來，這事情一直到這位新人的來到的日子以前，一個月中，整整的一個月中，保持着深深的祕密，不讓他知道，而他居然連想也沒有想到他！但是他怎麼能，怎樣能不想到他？爲什麼他居然忘却了這位軍官，在一聽到人家談起他的時候立刻就忘却了，這個問題橫梗在他的面前，像一隻什麼怪物。他確乎帶着驚懼看着這怪物，驚懼得發冷。

然而他忽然輕聲地，馴順得寧靜和靄的嬰孩一般地，和費娜說起話來，完全忘却他不久還嚇唬過她，侮辱過她，磨折過她。他忽然帶着十二分的，在他的地位上顯得驚奇的精細的

樣子起始盤問費娜。費娜雖然望着他的染血的手十分驚嚇，却也帶着奇特的準備和匆忙的樣子起始回答他每一個問題，甚至似乎忙着對他掏出一切「實在裏實在的話。」漸漸地，她甚至帶着某種的欣悅說出詳細的情節，並不想加以刁難，似乎忙着從內心裏努力爲他效勞。她十分詳細地對他講今天一天的情形，拉基金和阿萊涉的來訪，又講她如何看守着，女主人如何動身，她如何從小窗裏對阿萊涉喊出向米卡道候的話，「讓他永遠記住她愛過他的一小時。」米卡聽到了關於問候的話，忽然冷笑了一聲，慘白的臉頰上浮出紅暈。這時候費娜對於她的好奇心已一無所懼，對他說道：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的手上怎麼是血呀！」

「是的，」——米卡機械似的回答，冷淡地望着他的雙手，立刻忘却它們，和費娜的問題。他又浸入沉默之中。從他跑進來時已過了二十分鐘左右。他剛纔的恐懼業已過去，他顯然被一種新的，無可抵拒的決定完全擁佔住了。他突然從座位上立起來，凝想地微笑。

「老爺，您這是怎麼會事？」——費娜說，又指着他的手，——而且是惋惜地說着，好像她現在是他的憂愁中最親近的人物。

米卡又看了他的手一下。

「那是血，費娜，」——他說，懷着奇怪的神情望着她，——「那是人的血。上帝，何

必流血呢！但是……費娜……有一道圍牆，（他望着她，好像對她說出一個謎語似的，）一道高高的圍牆，形式很可怕，但是……明天黎明，「太陽升起」的時候，米卡就是跳過這道圍牆。……你不明白，費娜，那是什麼樣的圍牆，但是不要緊的，一樣的，明天你可以聽到，而且全行了解。……現在再見罷！我不會妨礙人，我要自己脫身，我會自己脫身的。你活下去罷，我的快樂……你愛了我一小時，你會永遠記住米欽卡．卡拉馬助夫的……她是老稱呼我米欽卡的，你記得麼？」

他說完了這些話，忽然從廚房裏出去了。費娜對於他的出去比剛纔他跑進來，奔到她身上來的時候還要害怕得利害。

過了十分鐘，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走到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家去，就是剛纔他押給手槍的那個青年官員的家裏。已經八點半鐘，彼得．伊里奇在家裏喝了茶，剛剛重新穿好常禮服，動身到「都城」酒店去打臺球。米卡正在他出門的時候遇見了他。他一看見他，和他的染血的臉，竟叫喊了一聲。

「天呀！您是怎麼啦？」

「是這樣的，」——米卡迅快地說，——「我來贖取我的手槍，拿錢來了。眞是感謝得很。我忙得很，彼得．伊里奇。請你快些。」

彼得．伊里奇更加驚奇了：他忽然在米卡的手裏看到一堆錢，主要的是他握了這一堆錢，走了進來，是誰也不會那樣握着錢，誰也不會握着就走進來的：他用右手握住鈔票，好像給人家看似的，手一直放在前面。官員的僮僕在前屋裏遇見米卡，以後說他手裏握着錢，逕直走進屋裏來，那末說他在街上走的時候也在右手這樣地握着錢。鈔票全是一百盧布的，花花綠綠的。他用血染的手握住。彼得．伊里奇以後經有關的人們問他：一共有多少錢，回答說在當時用眼睛是很難計算的，也許兩千，也許三千，那個包封是很大的，『厚厚的。』他以後又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本身『好像也完全是心神不屬的樣子．但是並沒有喝醉．却似乎帶點歡欣，精神很散漫，而同時似乎又好像在那裏聚精會神地思索着，在那裏想什麼法子，而不能有所決定。他很忙，回答得簡短，很奇怪，有的時候似乎並不發愁，却反顯得快樂。』

『您究竟出了什麼事情？您現在出了什麼事情？』——彼得．伊里奇又喊，驚奇地審視客人，——『您怎麼會有這麼許多血？是不是摔倒了？您看！』

他抓住他的手肘．放在鏡子前面。米卡看見他的血污的臉，抖索了一下，憤怒地皺眉。

『唉，見鬼；這還不够受呀！』他忿恨得喃語起來。把鈔票從右手迅快地換到左手上面，像抽瘋似的從口袋裏抽出一塊手帕。但是手帕上也全是血．（他就用這塊手帕擦格里郭

里的頭和臉。）幾乎沒有一塊白的地方，不但已經開始發乾，却竟硬得皺成一團，不容易打開來。米卡恨恨地把它扔在地上。

「眞是見鬼！您有沒有一塊破布……擦一擦……」

「您是受了汚染，還是受傷？您最好洗一洗。」——彼得．伊里奇回答，——「那裏有面盆，我去拿來。」

「面盆麼？這很好……不過這東西叫我往那兒放呢？」——他懷着一種完全奇特的驚疑的神情，把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指給彼得．伊里奇看，還朝他看望，露出疑問，好像應該由彼得．伊里奇來決定他如何處置自己的錢。

「放到口袋裏來，或是放在棹上，不會遺失的。」

「放到口袋裏？是的，放在口袋裏。這很好……不對，您聽，這全是無聊得很！」——他喊叫，似乎忽然從散漫的心神中走了出來。——「我們應該先把正事辦完，那個手槍，請您交還給我，這裏是您的錢……因為我很需要，很需要……時間，時間一點也沒有……」

他從一叠鈔票裏取了在上面的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遞給官員。

「但是我沒有零錢可找，」——官員說，——「您沒有零碎的麼？」

「沒有，」——米卡說，又看了那叠鈔票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用手指摸了

摸上面的兩三張鈔票。——「沒有，全是一樣的，」——他補說了一句，又帶着疑問望了彼得·伊里奇一眼。

「您這是從那裏發到的財呀？」——官員問，——「您等一等，我打發小孩到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裏去一趟。他們關得很晚，——也許可以換小票的。喂，米莎！」——他朝前室裏喊。

「到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裏去，——那是妙極了！」——米卡也喊了，似乎獲得了一個什麼念頭，——「米莎，」——他對走進屋裏來的小孩說，——「你到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裏去，對他們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問候他們，他自己立刻就要到他們鋪子裏去……你聽着，你聽着：你吩咐他們在他回頭去以前預備好香檳酒，要三打，裝得好好的，就像那一次到莫克洛葉去的那個樣子……我那次從他們那裏取了四打，（他突然朝彼得·伊里奇說，）——他們已經知道的。你不要忙，米莎，」——他又朝小孩說，——「你聽清楚了。還叫他們預備乳酪，司脫拉司堡的餡餅，醺魚，火腿，魚子，一切，一切，凡是他們那裏所有的東西，一共買那末一百盧布，或是一百二十盧布，像以前那樣……還叫他們不要忘記糖菓，梨，兩三隻西瓜，四隻也行，——不必，西瓜有一隻，就够了，還有巧格立，咖啡糖，菓糖，牛皮糖，——一切，一切，照那次到莫克洛葉去的樣子，香檳酒要買三百盧布的……現在

還是要這個樣子。你要記住，米莎。假使米莎你……他的名字是不是米莎？」——他又朝彼得．伊里奇說。

「等一等，」——彼得．伊里奇插上去說，帶着不安的神色聽他的說話，仔細審看他，——「您最好自己去說，他會纏不清楚的。」

「他纏不清楚的，我看會纏不清楚的！唉，米莎：你替我辦了事情，我要吻你一下……你如果不會纏不清楚，我賞你十個盧布，你快跑去……香檳酒，主要的是香檳酒，還要白蘭地，紅葡萄酒，白葡萄酒，跟那一次一樣……他們已經知道那一次有什麼東西。」

「您聽着！」——彼得．伊里奇不耐煩地插上去說，——「我說：祇要讓他跑去換錢，吩咐他們不要上門，您自己去說好了。……您把鈔票拿來。開步走，米莎！越快越好！」彼得．伊里奇好像故意攆走米莎，因爲他站在客人面前，瞪着眼睛，看他的血污的臉和血污的手，抖索的手指裏握着一把鈔票，竟站立在那裏，又驚訝，又恐懼地張大着嘴．大概不大明瞭米卡對他所囑託的一些話語。

「唔。現在我們去洗一洗，」——彼得．伊里奇嚴肅地說，——「您把錢放在棹上，或是口袋裏……就是這樣。我們去罷。您把上褂脫一脫。」

他幫他脫衣，忽然又喊了出來。



『您瞧，您的上褂上也全是血！』

『這個……這不是在上身衣服上。祇是在袖子傍邊有一點……這祇是因為手帕放在那裏的緣故。從口袋裏滲了出來。我坐在費娜的手帕上面，血就滲出來了，』——米卡立刻用一種奇怪的信任心解釋。彼得．伊里奇皺眉傾聽着。

『有人加害您；也許同什麼人打架，』——他喃聲說。

起始洗手。彼得．伊里奇手持水桶，倒出水來。米沙忙得利害，手上沒有放多少肥皂。（他的手抖索着，彼得．伊里奇以後記起來。）彼得．伊里奇立刻叫他多放些肥皂，多擦些。這時候他似乎佔了米卡的上風，而且越往後越利害。我們應該順便注意的是這青年人具有並不膽怯的性格。

『你瞧，指甲傍邊並沒有放肥皂，現在擦一擦臉，在這地方：鬢角上面，耳朵傍邊……您就穿着襯衫去麼？您往那裏去？您瞧，您的右袖的袖口上全是血。』

『是的，全是血，』——米卡說，審視襯衫的袖口。

『那麼應該換一件內衣。』

『沒有功夫。你瞧，我……』——米卡還是那樣帶着信任的心神說着，用手巾擦臉和手，一邊穿上上褂，——『我可以把袖邊折進去，在上褂裏是看不見的……您瞧！』

「現在請您說，您在什麼地方受了害？同什麼人打架？是不是又在酒店裏，像上次那樣？是不是又同那個上尉，像那一次似的，毆打他，把他拖着走路？」——彼得・伊里奇說，帶着責備的意思。——「您又是揍了那一個人一頓……是不是把什麼人殺死了？」

「費話！」——米卡說。

「什麼費話？」

「不對，」——米卡說，忽然冷笑了一聲。——「我剛纔在廣場上把一個老太婆壓死了。」

「壓死了？老太婆？」

「老頭子！」——米卡喊，直望彼得・伊里奇的臉，一面笑，一面朝他喊叫，像朝聾子叫喊似的。

「唉，見鬼，老頭子，老太婆……究竟殺死了誰？」

「講和了。打了架——又講和了。在一個地方。分手時成為朋友。一個傻子……他饒恕了我……現在一定饒恕了……假使立了起來，便不會饒恕的，」——米卡忽然使了眉眼，——「去他的，您聽見沒有，彼得・伊里奇，去他的，不用管他！在這個時候我不願意管！」——米卡堅決地說。

「我的意思是說您何必同每個人都歡喜打吵子……就像那次爲了一點小事情同那個上尉那種樣子……您打完了架，現在竟跑去喝酒取樂，——還是您的性格如此。三打香檳酒，——何必要這許多？」

「妙極了！現在把手槍交給我罷。我眞是沒有功夫。現在也用不着，說話也晚了。哎呀！錢那裏去了，我放到那裏去了？」——他喊了出來，手起始朝口袋裏亂塞亂摸。

「您放在棹上了……自己放的……就在那裏放着。忘記了麼？您的錢眞像垃圾和水一般。還是您的手槍。眞奇怪，剛纔六點鐘的時候，典押了十個盧布。現在您竟有好幾千盧布。有兩三千麼，對不對？」

「也許三千，」——米卡笑了，把錢塞進袴子的傍邊口袋裏。

「您這樣會遺失的。您開了金礦，是不是？」

「金礦！金礦！」——米卡用全力喊，發出大笑。——「您要不要上金礦，潘爾霍金？有一位女太太肯塞給你三千盧布，祇要你肯走。她也塞給我，他是如何地愛金礦！霍赫拉闊瓦太太您認識麼？」

「不認識，可是聽說過，也看見過。莫非是她給您三千盧布？眞是塞給您的麼？」——彼得、伊里奇不信任地看望着。

「您等到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永遠年青的福勒司（Phoedus）神頌讚上帝而升起的時候，您可以到霍赫拉闕瓦家去，當面問她：她給了我三千盧布沒有？您去打聽一下罷。」

「我不知道你們的關係……旣然您說得這般肯定，那末她是給的……但是您錢一到手，並不到西比利亞去。竟拿了這三千……現在您究竟到那兒去？」

「到莫克洛葉去。」

「到莫克洛葉去麼？現在是夜裏呀！」

「以前這架伙一切全有，現在是一無所有！」——米卡忽然說。

「怎麼一無所有？身上帶了這幾千塊錢還是一無所有麼？」

「我不是講那幾千塊錢。這幾千塊錢算什麼！我講的是女人的性格：

「女人的心是朝三暮四的，

容易變心，又充滿惡行。」

「這是烏里司※說的，我很同意。」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喝醉了酒麼？」

※烏里司或奧特賽是荷馬的史詩奧特賽裏的英雄。

「沒有喝醉，却比喝醉還壞。」

「我是精神上的酒醉，彼得．伊里奇，精神上的酒醉，够了，够了。」

「您怎麼啦？把手槍上了子彈？」

「把手槍上了子彈。」

米卡果眞打開放手槍的匣子，把火藥囊拆開，仔細地倒撒出來，裝塡到槍裏去。隨後取了一棵子彈，在裝進去以前，先用兩隻手指檢起來，放在臘燭前面審視。

「您看子彈做什麼？」——彼得．伊里奇帶着不安的好奇心觀察着。

「是的。那是一種想像。如果你想把這子彈裝進自己的腦裏，在上槍的時候，看不看牠一下？」

「爲什麼看牠？」

「牠將走進我的腦子裏去，那末看一看牠是什麼樣子，也頗有趣……然而這是胡說，偶然的胡說。現在完了，」——在裝上子彈，用槍杵打進去以後，他補說，——「彼得．伊里奇，好朋友，這是胡說，這全是胡說，您必須知道那是胡說到何種程度！現在請你給我一小塊紙。」

「紙在這裏。」

「不是的，要光的，乾淨的，寫字的。就是這個。」

米卡從棹上抓起鋼筆，迅快地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把紙疊成四折，放在背心的口袋裏。隨後望了彼得・伊里奇一眼，發出長長的，凝慮的微笑。

「現在我們走罷。」——他說。

「到那兒去？不，等一等。……您是想把子彈送進您的腦子裏去麼？……」——彼得・伊里奇不安地說。

「子彈是胡說！我想活，我愛生命！你要知道這層。我愛金黃鬈髮的福勃司和他的熱烘烘的世界……親愛的彼得・伊里奇，你會不會離遠些？」

「怎麼叫做離遠些？」

「就是讓出道路。給親愛的和仇恨的人讓出道路。使仇恨的人變為親愛的，——那就是讓出道路！並且對他們說：願上帝與你們同在，你們走開罷，至於我……」

「你呢？」

「够了，我們走罷。」

「我眞是要對什麼人說一下，（彼得・伊里奇看了他一眼，）不放您到那邊去。您現在到莫克洛葉去做什麼事情？」

「那邊有女人，女人。和你說話够了，彼得·伊里奇。你閉上嘴罷！」

「您聽着，您雖然很野蠻，但是我永還有點喜歡您……我眞是擔心。」

「謝謝你，老兄。你說，我是野蠻的。野蠻人，野蠻人！我祇是對自己說着：野蠻人呀！米莎來了！我竟把他忘掉了。」

米莎拿着換來的一叠鈔票，急急忙忙地走進來，報告說，波羅脫尼闊夫的小舖裏大家全忙着，在那裏搬瓶子，還有魚，茶葉，——立刻可以準備好。米卡取了十個盧布，遞給彼得·伊里奇，另外取了十個盧布，扔給米莎。

「不行！」——彼得·伊里奇喊，——「在我的家裏不能這樣，這是會弄壞的。請您把您的錢藏起來，放在這裏，幹什麼那樣亂化？到了明天會有用的，你是還會來借十個盧布的。您爲什麼儘往旁邊口袋裏塞？那樣您要遺失的！」

「你聽着，親愛的，我們一塊兒到莫克洛葉去好不好？」

「我到那裏去做什麼？」

「你要不要，我現在就開一瓶酒，祝生命的健康！我想喝酒，特別喜歡同你喝酒。我從來沒有同你喝過酒，是不是？」

「到酒店裏去是可以的，我們去罷，我本來自己想到那邊去。」

「到酒店裏去沒有功夫，可以到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的後屋裏去喝。你願意不願意，我現在給你猜一個謎。」

「猜罷。」

米卡從背心裏掏出那張紙，翻了開來，給彼得・伊里奇看。上面用清切，粗大的筆跡寫着：

「我懲罰自己，爲了我的整個的生命，我懲罰我的整個的生命！」

我眞想對什麼人說，立刻想去對什麼人說，」——彼得・伊里奇看完了那張紙以後，說着。

「你來不及的。我們去喝酒罷！開步走！」

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和彼得・伊里奇的房子祇相隔一所房子，在街的角落裏。那是我們城裏有錢的商人們開的主要的食物店，而且店內的貨色很不壞。凡是京城裏任何店內出賣的食品這裏面全有：葉里賽兄弟公司改裝的酒，水菓，雪茄，茶葉，咖啡等等。永遠有三個夥計應酬主顧，兩個小孩送貨。我們的地方雖已衰落下去，田主們四散，商業不振，但是食品業仍舊發達，每年的營業反而日見興盛：這類東西的買主並沒有離開。店裏的人正在不耐煩地等候着米卡。他們還很記得他在三四星期以前曾用現錢一下子取了值幾百盧布的各色各樣

的貨物和酒，（賒賬是自然不肯賒給他的。）他們還記得當時正和現在一樣，他的手裏握着一大把花花綠綠的東西，他任意處擲，不還價錢，不去想一想，也不願想想，他要買這許多貨物，這許多酒有什麽用？以後全城的人都說他當時和格魯申卡兩人到莫克洛葉去，「一夜連一天，一下子用去了三千，喝完酒回來的時候身上弄得空空如也。」他當時召集了一大隊吉卜賽人，（恰巧游蕩到了這裏，）兩天以內從這醉鬼身上搶了無數的錢，喝了無數的名貴的酒。有人笑米卡，說他在莫克洛葉用香檳酒灌骯髒的鄉下人，把糖菓和司脫拉司堡餡餅給鄉下的姑娘和村婦吃。還有人，特別在酒店裏，笑米卡當時親自當着衆人面前公然承認，（自然不是當面笑，當面笑他是有點危險的，）他幹了一樁「亂七八糟」的事情，從格魯申卡身上取得的僅祇是「允許他吻她的脚，而別的一概不准。」

米卡同彼得．伊里奇到小鋪裏去的時候，門前已預備好了套三匹馬的車子，車上蓋着地毯，馬身上掛着銅鈴，馬夫安德烈候着米卡。店裏已把貨物完全配齊，裝了一隻箱子，祇等候米卡的到來，用釘封牢，放到車上去。彼得．伊里奇奇怪了。

「怎麽連三駕馬車也辦妥了？」——他問米卡。

「我到你家裏去的時候，遇見了安德烈，吩咐他一直開到店鋪前面去。時間是不能喪失的！上次我坐了帖莫費意的馬車去的，還一次帖莫費意已經呼喝一聲，先載着一位魔女去

了。安德烈・我們不會就誤麼？」

「祇比我們早到一點鐘，也許還沒有，至多一點鐘！」——安德烈忙着應聲說，——「是我給帖莫費意套的車，我知道他們怎樣走法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他們的走法和我們的走法不同，他們怎能及得上我們。他們不會比我們早到一點鐘的！」——安德烈熱烈地插上話去，——他是一個尙未老邁的馬夫，栗色頭髮，骨瘦如柴，穿着長背心，左手上披着一件土耳其式長衫。

「假使祇差一點鐘，我給你五十盧布的賞錢。」

「一點鐘的時間我是可以保證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也許祇差半點鐘，不會到一點鐘的。」

米卡雖然忙忙亂亂地張羅着，但是說話和吩咐的樣子有點奇特，零零落落地，並不按照秩序。說了前面，忘掉了後面。彼得・伊里奇認爲必須參加上去幫忙。

「要四百盧布的東西，不能比四百盧布少，跟上次一模一樣，」——米卡命令着。——「四打香檳酒，一瓶也不能少。」

「你爲什麼要這許多？還有什麼用？等着！」——彼得・伊里奇叫喊起來。——「這是什麼箱子？裏面放着什麼？難道這裏面有四百盧布的貨色麼？」

正在忙亂着的夥計們立刻向他解釋，在第一隻箱子裏祇有半打香檳酒，和涼盤用的「各種首先需要的食品，」還有糖菓，糖等類。至於主要的食品，和上次一樣，等到弄好以後，立刻裝在另外一輛車上送去，也是套三匹馬，一定會適時趕到，「祇比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遲到一小時而已。」

「不會過一小時，不許過一小時。菓糖和牛皮糖儘量多放些。姑娘們愛吃的。」——米卡熱烈的堅持着。

「牛皮糖可以的。你要四打酒作什麼用？一打就够了！」——彼得・伊里奇幾乎生起氣來。

他起始講論價錢，他要求一張清單，他不肯安靜下去。但是祇省下了一百盧布。決定全部貨物不能超過三百盧布。

「眞是見鬼！」——彼得・伊里奇喊，似乎忽然醒了轉來，——「我有什麼關係？你儘管扔擲你的金錢，既然是白賺來的！」

「到這裏來，經濟學家，到這裏來，你不要生氣，」——米卡把他拖到店鋪的後屋裏去。——「讓他們立刻開一瓶來，我們喝一下子。彼得・伊里奇，我們一同去，因爲你是一個可愛的人，我愛這類的人。」

米卡坐在小几傍邊的編木椅上，——小几上蓋着一條纙纚的桌毯。彼得·伊里奇坐在他的對面，香檳酒一下子送了過來。又問老爺們要不要吃蠣黃，「最好的蠣黃，剛剛運到的。」

「不要蠣黃，我不吃。一點也不要，」彼得·伊里奇近乎狠惡地說着。

「沒有功夫吃蠣黃，」——米卡說，——「也吃不下去。你要知道，好朋友，」——他忽然帶着情感說，——「我從來不愛這一切無秩序的狀態。

「誰愛它呀！開三打酒給鄉下人喝，眞會叫人氣死的。」

「我不是講這個。我講的是最高的秩序。我的心裏沒有秩序，最高的秩序……但是……但是這一切全都完結，不用再加以憂愁。已經遲了，管它做什麼！我的整個的生命是無秩序，現在應該加上秩序了。我說的是不是雙關話？」

「你說的是讕語，不是雙關話。」

「祝福世上最高的人，
祝福我心中最高的人！」

「這首小詩是從我的心靈裏在一個什麼時候掙脫出來的。這不是詩，而是淚……我自己編的……但不是在我揪住上尉的鬍鬚的時候……」

「為什麼你忽然提起他來了？」

「我為什麼忽然提起他來？無聊之至！一切會完結，一切可以磨平。一下子就完了。」

「真是的，我老在那裏想你的手槍。」

「手槍是不相干的。喝酒罷，不用發幻想。我愛生命，太愛生命，愛得太過，到了可恥的地步。夠了！為了生命，為了生命，我們喝一杯。我提議舉杯祝頌生命！我為什麼引為自滿？我是卑鄙的，但是我對於自己感到滿足。然而我就因為我的卑鄙和自滿而痛苦着。我崇拜創造，立刻準備崇拜上帝和他的創造，但是……應該殺死一條有毒的蛇，不使牠爬行，妨害他人的生命……我們為了生命飲酒，親愛的老兄！還有什麼比生命可貴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祝生命！祝一位女王中的女王。」

「祝生命，也祝你的女王。」

他們每人喝了一杯。米卡雖極興奮，而且感情洋溢，但是有點發愁。好像有一種莫可抗拒的，嚴重的關心立在他的後面。

「米莎……走進來的是你的米莎麼？米莎，米莎，你來，你給我喝了這杯酒，祝明天的！金黃鬈髮的福勃司。……」

「你為什麼給他喝！」——彼得．伊里奇惹惱地喊。

「讓他喝罷。我這樣願意。」

「唉！」

米莎喝了一杯，鞠躬一下，走出去了。

「他會記得長久些的，」——米卡說，——「我愛女人，女人！女人是什麼？地上的女王！我很憂愁，很憂愁，彼得·伊里奇。你記得不記得漢恩烈的話：「我眞是憂愁，眞是憂愁，郭拉岬……唉，可憐的約克，」※也許我就是約克。我現在就是約克，以後成爲腦売。

彼得·伊里奇聽着，一言不發，米卡也沉默了。

「你們這隻是什麼狗？」——他看見角落裏一隻好看的，黑眼睛的小獵犬，忽然用冷淡的神情問那個夥計。

「這是我們的女房東瓦爾瓦拉·阿萊克謝意夫納的獵狗，」——夥計回答，——「剛纔自己帶了來，忘在我們這裏。一會兒要送回去。」

「我也看見過一隻；在營裏……」——米卡凝慮地說，——「那隻狗的後腿壞了……彼得·伊里奇，我想順便問你一句：你生平會經偷過什麼沒有？」

「這是什麼話？」

※莎士比亞樂府漢恩烈劇中語。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那就是從某人的口袋裏，別人的東西？我不是指公款，公款是誰也要取的，你自然也……」

「滾你的蛋。」

「我講的是別人的錢：一直從口袋裏，從皮包裏？」

「有一次偷過母親兩角錢，那時候九歲，從桌上偷的。輕輕兒拿走，握在手裏。」

「以後怎麼呢樣？」

「沒有什麼。在身邊放了三天，感到慚愧，自己承認了出來，把錢交出了。」

「那便怎樣呢？」

「自然挨了一頓打。你是怎麼樣？你自己沒有偷過麼？」

「偷過的，」——米卡狡黠地使了眉眼。

「偷什麼？」——彼得·伊里奇好奇了。

「偷母親的兩角錢，九歲的時候，三天以後交了出來。」

米卡說了這句話，忽然從座位上立起來。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現在可以走罷？」——安德烈忽然在店門外喊了一聲。

「預備好了麼？走罷！」——米卡忙亂起來。——「還有最後的幾句話。……在上路之

前，給安德烈一杯燒酒喝，立刻給他！除了燒酒以外，再給他一鍾白蘭地！那個裝手槍的匣子給我放在座位底下。再見罷，彼得·伊里奇，不要記住我的壞處。」

「你明天就要回來的，是不是？」

「一定的。」

「那筆賬請您現在付一付？」——夥計跳了過來。

「是的。那筆賬！一定的！」

他又從袋裏取了一叠鈔票，數了三張，扔在櫃台上，忙着離開店門。大家全跟在他後面，鞠躬恭送，說出道候和頌祝的話語。安德烈由於剛喝下去的白蘭地，喉嚨裏嗆了一下，跳到座位上去。米卡剛坐上去，費娜忽然在他面前完全出乎意料地發現了。她喘息着跑了過來，兩手叉在他的前面，喊叫了一聲，跪倒在他的脚前。

「老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不要傷害我的女主人！是我對您全講出來的！……也不要傷害他，她的以前的那位！他現在肯娶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特地從西比利亞回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不要傷害別人的生命呀！」

「哎呀，哎呀，原來如此！你現在會到那邊闖禍的！」——彼得·伊里奇自己喃語着。

——「現在一切都已明瞭，現在怎麽能不明瞭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請你立刻把手槍



給我，假使你願意做一個人，」——他對米卡大聲喊——「你聽着，特米脫里！」

「手槍麼？等一等，我到路上扔到水坑裏去，」——米卡回答，——「費娜，你起來，你不要騎在我的面前。米卡不會傷害這愚蠢的人，以後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了。有一件事情，費娜，」——他已經坐了上去，對她喊，——「我剛纔侮辱了你，請你饒恕，饒恕我這壞蛋……你不饒恕，也一樣的！因爲現在已經是一樣的了！走罷，安德烈，快點趕！」

安德烈起始趕，小鈴響起來。

「再見罷，彼得·伊里奇！對你流了最後的淚！……」

「並沒有醉，却儘說些無意義的話！」——彼得·伊里奇目送他的時候，心裏想。他本想留在那裏，看他們怎樣把其餘的食品和酒裝在三套馬的大車上面，因爲他預先感到他們會欺騙米卡，裝上不够數的貨色。但是他忽然惱怒自己，唾了一口痰，就走到酒店裏去打台球了。

「一個傻子，雖然人還好……」——他在路上喃語着。——「格魯申卡『以前』的那個軍官我聽說過的。假使他來了，那末……這一對手槍眞是的！見鬼，我是他的家庭敎師麼？讓他去好了！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嘴裏說得好聽，沒有別的。喝醉了酒，打一起架，打完了架，又講和了。他們是做正事的人麼？什麼是『我要離還些，懲罰自己，』——這是不會

有的！一個醉鬼在酒店裏用這套話嚷一千遍。可是他現在沒有喝醉。「精神上的酒醉，——這類壞蛋是愛這套話語的。我是他的家庭教師麼？他不能不打架，滿臉全是血。同誰呢？我到酒店裏去打聽一下。手帕也有血……嘸，見鬼，竟還留在我的地板上面……管他呢，」

他到酒店的時候精神很不好，立刻就打起球來。打球使他高興。又打了一盤，忽然同他的對手講，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又有了錢，三千盧布，他親眼看見的，因此他又坐車到莫克洛葉，和格魯申卡鬧酒去了。這消息使聽衆們發生出乎意料以外的好奇。他們大家說起話來，笑也不笑，有點嚴正得奇特。他們甚至中止了打球。

「三千麼？他從那裏來的三千？」

起始往下追問。關於覆赫拉闊瓦的消息大家覺得可疑。

「會不會把他的老頭子搶了？」

「三千！這有點不大對勁。」

「他常在外面誇嘴說要殺死父親，這裏大家都聽到的。說的就是那個三千的數目……」

彼得．伊里奇聽着，忽然對於人們的盤問起始作乾澀和嗇吝的回答。關於米卡臉上和手上有血的一層，沒有提一個字。在到這裏來的時候本來想講述的。起始打第三盤球，對於米

卡的談話漸漸地靜息了，但是彼得·伊里奇打完第三盤球以後再也不願意打下去，放下了球桿，沒有吃晚飯，（本來預備吃的，）便離開酒店。他忽然想到，他應該立刻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打聽一下，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萬一這祇是胡話，而我為了這竟跑到別人家去把人們吵醒，鬧出把戲來。見鬼，我不是他們的家庭教師，管我什麼事？」

他懷着惡劣的心情還自回家，忽然憶起了費娜：「剛纔應該詳細盤問她。」——他惱恨地想，「一切都會打聽出來的。」他的心裏忽然熾燒着同她談一談，藉此打聽一下的極不耐煩的，固執的願望，當時從半路上折回莫洛作瓦的房子，就是格魯申卡租住的那個處所。他走到大門前面叩了一下門。在靜寂的黑夜裏傳響出來的叩門的聲音忽然好像使他清醒，而且惹得他惱怒了。沒有人回答，屋內大家全睡熟了。「我在這裏也要鬧出把戲來了！」——他心裏想，懷着一點悲哀的心情。但是他不但沒有完全離開，反而忽然用全副力量叩門。叩擊的聲音佈滿了整條街道。「不行，我總歸要叩擊，叩擊到使他們聽見的！」——他喃聲說，每次叩擊一下，便惡狠地惱恨自己一下，同時仍舊加深他的叩擊。

第六章 自己去

特米說里•費道洛維奇在大道上飛馳。從城裏到莫克洛葉有二十多俄里遠，安德烈的三套馬車馳騁得很快，一點一刻就可以走完。迅速的馳騁似乎忽然使米卡感到腦筋新鮮些。空氣新鮮而帶點涼爽，純潔的天空中有巨星照耀。這就是那個夜晚，就是那個時間，阿萊莎落到地上，「瘋狂地誓言將永恆地愛它」的時候。米卡的心裏感到混沌，十分混沌。現在雖然有許多事情刺觸他的心靈，但是在這時間內，他的整個實體惟有無可抗拒地趨向到她那裏去。她的女王那裏去，現在他要飛馳過去，最後看他一眼。我可以說的祇是他的心甚至一分鐘也沒有躊躇。假使我說這位愛吹醋的人對於這個新人，這個從地底下跳出來的新情敵，這個「軍官，」並不感到絲毫醋意，也許沒有人會相信我。如果發現了任何別人，那末他立刻會對他大生醋勁，也許又要血染他的可怕的手，——但是對於這位，對於這位「第一的男人，」他現在坐在馬車上馳騁的時候，不但不感到妒忌的忿恨，甚至仇恨的情感也沒有，——雖然他還沒有見到他。「這是無可爭辯的事，這是她的和他的權利：這是她的初愛，五年來沒有忘懷的：如此說來，在這五年來她祇是愛他。而我為什麼，我為什麼插身其間呢？我在裏面

算是什麽東西？你離遠些，米卡，讓開道路罷！我現在有什麽關係呢？現在即使沒有那個軍官也是一切都已完結；即使他沒有來，總歸一切都已完結了。……」

假使他還能加以考慮，那末他大概可以用上面的話語發抒自己的感觸。然而他當時已經不能作什麽考慮。現在他的決定是沒有經過考慮而產生出來的，就是剛纔在費娜那裏，經她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就立即得了感覺，連同一應的後果一併加以接受。他雖然取得了決定，但是他的心靈裏始終十分模糊，模糊到悲哀的地步；他的決定並沒有給予安謐。有太多的事情立在他的後面，磨折着他。有些時候他感到奇怪：他自己早已用鋼筆在紙上寫下了給自己的判決書：「自行懲罰，且以懲罰他人；」那張紙早已預備好，放在他的口袋裏面；手槍早已裝上了子彈，他已經決定明天如何迎接「金黃鬈髮」的福勃司的第一道熱烘烘的光線，然而他到底還不能和以前的一切，站在他的後面磨折他的一切，根本予以清算，他感到這，至于痛苦的地步，這念頭悲哀地吸進他的心靈裏去。在途中有一刹那的時間，他忽然想喚住安德烈，從車上跳出來，取起實彈的手槍，了結一切，不再等候黎明。但是這一刹那的時間像火星一般的逝過。而且馬車正在向前奔逝，「吞噬着空間，」在快接近目的地的時候，想念她的心思，想念她一個人的心思越來越強烈地抓住他的心靈，從他的心上驅走其餘的可怕的幻影。他眞想再看她一眼，那怕是一瞥的功夫，那怕是遠遠地！「她現在同他在一起，我要

看一看她現在同他，同以前那位情人是如何的情形，我所需要的僅在於此。」他的胸內還從來沒有升起對於這個在他命運裏注定的女人如此多的愛，如此新穎的，從來還沒有感到的情感，甚至對於他自己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情感，溫柔到了崇拜的程度，到了在她面前自我消滅程度的情感。「我會消滅的！」——他忽然說，突然發出一種歇司底里性的歡欣。

他們已經踟躕了一小時模樣。米卡沉默着，安德烈雖然是愛說話的鄉下人，也不發一言，好像怕開口似的，祇是拚命地趕三匹栗色的，羸瘦的，却極勇武的馬。米卡忽然懷着極度的不安喊道：

「安德烈！假使他們睡覺了便怎樣？」

這念頭忽然鑽進他的腦筋裏去，他至今沒有想到這層。

「想來已經睡覺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米卡痛苦地皺眉：假使眞的他飛奔過去……帶着這類的念頭……而他們已經睡下……也許她還睡着……憤怒的情感在他的心裏沸騰了。

「趕罷，安德烈，快趕·安德烈，快些！」——他瘋狂地喊。

「也許還沒有睡，」——安德烈沉默了一會，開口討論起來。——「剛纔帖莫費意說過他們在那裏聚了許多人……」

「在站上麼？」

「不是在站上，却在波拉司圖諸夫的客棧裏，那就是私人的站。」

「我知道。怎麼你說有許多人？那裏來的許多人？什麼人？」——米卡在聽到了突如其來的消息的時候感到極度的驚慌，因此喊了起來。

「帕莫費意說的；城裏來了兩位老爺，是什麼人，——我不知道，帕莫費意祇說有兩位是本地的，兩位好像是外來的，也許還有什麼人，我沒有詳細問他。他說，他們在那裏賭牌。」

「賭牌麼？」

「既然起始賭牌！也許不會睡覺的。現在好像祇有十點多鐘，不會過十點多睡的。」

「趕罷，安德烈，趕罷！」——米卡又神經性地喊叫。

「老爺，我想問您，那是什麼意思？」——安德烈沉默了一會以後，重又起始說，——「我祇怕您對我生氣。」

「你說什麼？」

「剛纔費娜對您下跪，求您不要傷害她的女主人，和別的什麼人……老爺，我現在送您到那邊去……老爺，請您恕我，我這是良心的說話，也許說得有點愚蠢。」

米卡忽然從後面抓住他的肩膀。

『你是馬夫麼？你是馬夫麼？』——他瘋狂地說。

『是馬夫……』

『你知道不知道，應該讓人走路麼？假使一個馬夫不讓別人走路，壓死別人，祇容他一個人趕車，那末那個馬夫將成爲什麼樣的人？不行的，馬夫是不能壓死人的！不能壓人，不能傷害別人的生命；既然傷害了生命，——便應該懲罰自已……祇要傷害了任何什麼人的生命，——你應該自行懲罰，就此走開。』

這些話從米卡的嘴裏迸將出來，似乎是像在發作歇司底里病的時候說出來似的。安德烈雖然覺得這老爺有點奇怪，但是仍舊將談話維持下去。

『這是對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說的話是對的，你說不應該壓死人，也不應該磨折人，對於任何一切動物都是如此，因爲一切動物全是上帝所創造的，即使馬也是的，有的人無原無故地虐待牠，我們馬夫裏面也有的……沒有東西可以約束他們，就這樣硬來，一直就對你硬來。』

『會進地獄裏去麼？』——米卡忽然插上去說，發出突如其來的短笑。——『安德烈，你這平凡的靈魂，』——他又緊緊地抓他的胸，——『你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卡拉馬

助夫會不會入地獄，你以爲怎樣？」

「我不知道，一切全繫在您自己的身上，因爲您是……你瞧，老爺，當上帝的子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去以後，他從十字架上走下，還直到地獄裏去，把受磨刑的罪犯們全都釋放了。地獄呻吟着，因爲它心想現在不會再有罪犯到它那裏來了。於是主對地獄說：「你不必呻吟，地獄，因爲從此以後將有許多達官，統治者，總裁判官，和富人們到你這裏來，充滿你的地方，像以前永恆的時候，直到我再來時爲止。」這是對的，這句話就是他所說的……」

「鄉下人的傳說，妙極了！把左邊的馬抽一下，安德烈！」

「地獄就是爲這般人設立的，」——安德烈抽鞭左邊的馬，——「您簡直就跟小孩一般……我們恭敬您……您雖然好發怒，這是對的，但是上帝會爲了您的坦白的心而饒恕您的。」

「但是你，你饒恕我麼，安德烈？」

「我饒恕您什麼，您並沒有對我做什麼事呀。」

「不，是的，你一個人，替大家，替大家，現在，就在這裏，路上，能替大家饒恕我麼？你說罷，不凡的靈魂！」

「老爺！我眞怕，給您駕車，您的談話有點奇怪……」

但是米卡沒有聽清楚。他瘋狂地禱告，野蠻地微語。

「主，帶着我一切的不法的行爲，把我接受下來罷，但是不要裁判我。不加裁判，就放過我罷。……不要裁判我，因爲我自已裁判了自已，不要裁判我，因爲我愛你，主！我自身是卑賤的，但是我愛你。你可以把我送進地獄，在那裏我也會愛你，我將從那裏呼喊，說我永恆地愛你……但是你讓我愛到底罷……就在這裏，現在，愛到底，離開你的熱烘烘的陽光祇有五小時……因爲我愛我的靈魂的女王。我愛，我不能不愛。你看見整個的我。我將馳騁過去，跪在她的面前，說道：「你離開我是對的……告別了罷，忘記了你的犧牲品罷，永遠不必自行驚擾了罷！」

「莫克洛葉！」——安德烈喊，用鞭子向前指。

穿過黑夜的慘淡的陰影，忽然黑黝黝地發現一大堆在巨大的面積上展開着的建築物。莫克洛葉村有兩千靈魂，但是在這時候已入沉睡中，祇有稀少的燈火還從黑影裏閃耀着。

「快趕，快趕，安德烈！我們到了！」——米卡喊，像發着寒熱似的。

「他們沒有睡！」——安德烈又說，鞭子指着波拉司閭諾夫的客棧。這客棧就在村口上，六扇臨街的窗內燈光照得極亮。

「沒有睡！」——米卡快樂地搶先說話。——「安德烈，快喊，快喊，帶着響聲趕過去。讓大家全知道誰來了！我來了！我親自來了！」——米卡瘋狂地喊。

安德烈拚命趕着累乏的三匹馬，果眞帶着極大的響聲趕到高高的台階前面，勒住那幾匹發出蒸氣的，累到半死的馬。米卡從車上跳下，恰巧客棧老闆本來已經想跑去睡覺的，發出了好奇心，想從台階上看一看乘車來到了什麽人。

「脫里芬‧鮑里賽奇，是你麽？」

老闆俯身細看，連忙從台階上奔下來，帶着諂媚的歡欣的樣子，跑到客人前面。

「老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居然又見到您了！」

這個脫里芬‧鮑里賽奇是身體結實而且康健的鄉下人，中等的身材，臉有點發胖，態度嚴肅而不可侵，特別對待莫克洛葉的鄉下人是這樣的，但是在嗅到可以取得利益的時候，具有迅快地將自己的臉容變爲極諂媚的神色的才能。他穿俄國式的衣裳，帶斜領的襯衫，和長套衣。他有許多錢，但是還不斷地幻想再高些的地位。有一大半鄉下人在他的爪牙之下，大家全欠他的債。他向田主租地，自己也收買，由鄉下人替他耕田，作爲還債，而還債是永遠還不清的。他的妻子已死，有四個成年的女兒；有一個已成了寡婦，帶了兩個小孩，他的外孫女，住在他的家裏，替他作工，像雇工一般。還有一個女兒嫁給一個官吏，服務年久的書記官，在客棧的一間屋子裏的牆上，一些小型的合歡照片之中，可以看得到這位官吏穿着制服，戴着文官肩章的照像。兩位幼女，待逢教堂節日，或到人家去做客的時候，穿上了湖色

的，或綠色的，裁製入時的衣裳，後面束得緊緊的，還帶着一礪長的尾巴，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便和每天一樣，天剛亮就起身，手裏執着樺樹皮製的掃箒，淸除各屋，傾倒穢水，在住客店的人們走後收拾垃圾。脫里芬·鮑里賽奇雖然已經賺到了好幾千塊錢，還很愛在鬧酒的客人身上敲竹槓，因爲還沒有過一個月，所以記得他曾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手裏，在他同格魯申卡一塊兒鬧酒的時候，賺到二百多盧布，也許有三百盧布，所以現在快樂而且忙亂地迎接他，因爲從米卡那樣神氣活現地驅馬車到他的台階面前來的一層，就嗅到又有利益可得了。

「老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你又來了麼？」

「等着，脫里芬·鮑里賽奇，」——米卡起始說，——「最先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她在那裏？」

「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麼？」——老闆立即明白，銳利地望着米卡的臉，——「是的，她……她在這裏……」

「同誰？同誰？」

「外來的客人……一個是官吏，大概是波蘭人，從談話的口音中看出來的，他從這裏打發馬車接她來，還有一個是他的同事，或者是同路的人，弄不淸楚他，穿着平民的裝束……」

「怎麽樣？鬧酒麽？有錢的人麽？」

「鬧什麽酒！不大的角色，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不大的麽？還有別的人呢？」

「有兩位先生是城裏的……從齊爾湼意回來，留住在這裏。有一位年輕的，好像是米烏騷夫先生的親戚，他的名字忘記了……另外一位大概您也認識：就是田主瑪克西莫夫。他說，他到修道院裏去祈禱，和那位青年，米烏騷夫先生的親戚同行……」

「就是這幾個人麽？」

「就是這幾個人。」

「等着，不要說話，脫里芬·鮑里賽奇，你現在祇說一說最主要的事情：她怎麽樣？做什麽事？」

「她剛纔來到，同他們坐着呢。」

「快活麽？笑麽？」

「不，好像不大笑，甚至十分厭悶，給青年人梳頭髮。」

「給那個波蘭人，軍官麽？」

「他是什麽青年人，他也不是軍官；不是給他梳，是給米烏騷夫的姪子，那個青年人

梳……單單把名字忘記了。」

「卡爾干諾夫麼？」

「就是卡爾干諾夫。」

「好啦，讓我自已決定。他們賭牌麼？」

「賭過一下，就停止了，在那裏喝茶，官吏要了一瓶蜜酒。」

「等着，脫里芬，鮑里賽奇，等着，讓我自己決定。現在你回答最主要的事情：有沒有吉卜賽人？」

「現在不聽見有吉卜賽人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官廳把他們驅走了。但是這裏有猶太人，在洛士杰司脫溫士卡耶村奏絃琴和鐃鈸，現在還可以去找他們。他們會來的。」

「去找，一定要去找！」──米卡喊，──「還去喚醒姑娘們，像那次一樣，特別要瑪麗亞，司鉄潘尼達和阿里娜。我出二百盧布，給合唱班！」

「化這許多錢我可以把整個村子給你聚集起來，那怕現在已經躺下來睡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裏的鄉下人，還有那些鄉下姑娘，犯得上給他們這許多甜頭麼？那種低卑和愚魯的樣子，還値得規定下這許多數目麼？這些鄉下人那裏配抽雪茄煙，而你竟送給他們抽起來了。他們身上，那些强盜胚的身上，發出很大的臭味。那些姑娘，不管那一個，身上全

長着鬍子。我可以召集我的女兒們過來，不用你化一點錢，這麼多的數目更不必說了。即使他們現在睡了覺，我可以用脚推醒她們，讓她們唱歌給你聽。你上一次竟把香檳酒給鄉下人喝，那眞是可惜！」

脫里芬·鮑里賽奇替米卡婉惜是沒有什麼道理的：那一次他自己也藏起半打香檳酒，在棹子底下檢到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在拳頭裏捏緊着。那張鈔票就這樣留在他的拳頭裏面。

「脫里芬·鮑里賽奇，那一次我化了不止一千盧布罷？」

您是化的，我怎麼能不記得，還有三千盧布化在我們這裏。」

「現在我又帶着這數目來了。你瞧。」

他掏出一叠鈔票，送到主人的鼻尖前面。

「現在你好生聽着：一小時以後，酒呀，涼菜呀，餡餅呀，糖菓呀，都要送來了，——你立刻全都送到樓上去。安德烈帶來的那隻箱子，現在就搬上去，打開來，立刻把香檳酒端上來……主要的是姑娘們，姑娘們，一定要那個瑪麗亞……」

他轉身回到車傍，從座位下面取出裝手槍的匣子。

「安德烈，把車錢拿去！給你十五盧布的車錢，還有五十盧布酒錢……爲了你做事的慇懃，爲了你的愛……你好生記住卡拉馬助夫老爺呀！」

「我怕，老爺！……」——安德烈心神搖動着。——「您給我五個盧布的酒錢好啦，多了我不能收。脫里芬．鮑里賽奇可以做證人。請您恕我的愚蠢的話語……」

「你怕什麽？」——米卡的眼睛朝他打量了一下。——「既然這樣，隨你好啦！」——他喊着，扔給他五個盧布。「現在，脫里芬．鮑里賽奇，你輕輕兒領我進去，讓我先看他們一眼，就是不要使他們看見我。他們在那裏？在湖色的屋子裏麽？」

脫里芬．鮑里賽奇畏葸地看了米卡一眼，立刻馴順地履行他所要求的事情：謹愼地把他領到外屋裏，自己却走進第一間大屋，就是和客人坐着的那間相鄰的屋子，從那裏取出一根臘燭來。隨後他輕輕兒領米卡進去，把他放在黑暗的角落裏，他可以從那裏隨便觀看那幾個談話的客人們，而不被他們撞見。但是米卡望了不久，而且也不能張望：他一看見她，他的心就叩擊起來，眼睛裏糢糊了。她側坐棹傍的軟椅上面，美貌的，還極年經的卡爾干諾夫在沙發上和她並肩而坐。她拉着他的手，大概在那裏笑，但是卡爾干諾夫並沒有瞧她，在那裏對隔着棹子，坐在格魯申卡對面的瑪克西莫夫大聲說話，似乎生氣似的。瑪克西莫夫也在笑着。「他」坐在沙發上面，另外有一個不相識的人坐在沙發附近，牆傍的椅上。仰躺在沙發上面的那位，在那裏抽吸煙斗，米卡瞥見他是肥胖的，寬臉的，大概具有不很高的身材，似乎在惱怒什麽事情。他的同事，另一個不相識的人，米卡覺得他身材過高；但是他不能再看得

清楚些。他的呼吸窒息了。他再也不能立得住半分鐘，就把匣子放在五星櫃上，身上發冷，屏住呼吸，逕自走到那間湖色的屋子裏去，找聚談的客人們。

「啊喲！」——格魯申卡首先看見他，懼怕得尖叫了一聲。

第七章　以前的無可爭辯的人

米卡舉起迅速的，長長的脚步逕直走到棹子前面。

「諸位先生，」——他起始大聲說。幾乎呼喊出來，但是每說出一個字都露出口吃，「我……我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怕，」——他喊，——「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突然轉身向着格魯申卡，她在軟椅上面斜側到卡爾干諾夫的身傍，緊緊地拉住他的手，——「我……我也來了。我到早晨爲止。諸位先生，一個過路的旅客……可以不可以同你們在一起，一直到早晨爲止？最後一次，就在這間屋子裏，祇是到早晨爲止。」

結束的話是他對坐在沙發上面，銜着煙斗的肥人說的。肥人鄭重其事地從脣上取去煙斗，厲聲說：

「先生，我們這裏是雅座。還另外有屋子哩。」

「您來啦，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您是怎麼啦？」——卡爾干諾夫忽然應聲說——「請坐呀，晚上好呀！」

「您好，尊貴的……無價的人！我是永遠敬重您的……」——米卡快樂而且匆遽地回

答，立刻隔着棹子伸手給他。

「啊喲，您捏得太緊了！完全把手指捏斷了，」——卡爾干諾夫笑了。

「他永遠是這樣捏的，永遠是這樣的，」——格魯申卡快樂地應聲說，還是畏怯地微笑，似乎從米卡的神色上忽然深信他不致於動兇，同時帶着極度的好奇，還帶着不安，窺看他。他的身上有點什麼使她異常地驚愕，她完全料不到他會在這時候這樣走進來，而且這樣說話。

「您好呀，」——田主瑪克西莫夫也從左面甜蜜地應聲說話。米卡也奔到他的面前。

「您好呀，您也在這裏。我真喜歡，您也在這裏，諸位先生，諸位先生，我……（他又朝銜煙斗的波蘭人說，顯然把他當作主要的人物，）我飛來的。我願意在最後的一天，最後的一小時，在這間房子裏度過，就是這間屋子。……我曾經在這裏熱愛……我的女王！……對不住，先生們！」——他瘋狂似的說，——「我飛了過來，而且賭了咒……你們不要害怕，這是我的最後的一夜！我們喝親善的酒！酒立刻就要送上來……我帶來了這些東西。（他忽然不知爲了什麼用意掏出一堆鈔票。）——請容許我，先生。我需要音樂，唱歌，喧鬧，以前的一切東西……一條蠕蟲，一條無用的蠕蟲在地上爬動，以後沒有了牠！在我的最後的一夜，我記念我的快樂的日子！……」

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他想說許多，許多話，但是僅祇跳躍出一些奇怪的呼喊，波蘭人呆板地看他，看他的一堆鈔票，又看格魯申卡，顯然露出疑惑的樣子。

「如果我的「玉王」允許……」——他起始說。

「什麼「玉王，」是不是女王？」格魯申卡突然插上去說。——「您這樣說話，眞叫人好笑。坐下罷，米卡。你說什麼？請你不要嚇唬我。你會不會嚇唬，會不會？假使你不嚇唬，我是很高興的……」

「我嚇唬你，嚇唬你麼？」——米卡忽然喊，手臂往上升起。——「你們從傍邊過去罷，走過去罷，我不來妨礙……」他忽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也就是本人意料之外地，投身到椅上，流下眼淚，頭轉到對面的牆壁那裏，手緊緊地抓住椅背，似乎抱住它似的。

「好啦，好啦，你這個人呀！」——格魯申卡帶着責備的意思喊，——「他時常這樣跑到我身邊來，——忽然說起話來，我一點也不明白。有一次也哭了，現在又哭了一次，——眞是可羞！你爲什麼哭？有什麼事情値得你哭的？」——她忽然神祕地補充上去，帶着一種惹惱的意思，着重每一個字。

「我……我不哭了……唔，晚上好呀！」——他一下子在椅上轉過來，突然笑了，却不是發出本質的，斷續的笑聲，而是一種聽不見的，長長的，神經性的，震撼的笑聲。

「又好了……快樂一下罷，快樂一下罷！」——格魯申卡勸他，——「我很喜歡你來了，米卡，我很喜歡，我很喜歡，你聽見沒有？我要他和我們一塊兒坐下來，」——她用命令的口氣，好像對大家說，雖然她的話語顯然是對坐在沙發上的人說的，——「我要，我要！他如果走出去，我也要走出去！」她補充這句話，眼睛突然燃燒了。

「我的女王說出什麼話，便成爲法律！」——波蘭人說，用優雅的姿勢吻格魯申卡的手。——「請這位先生加入我們的團體裏來！」——他客氣地對米卡說。米卡又跳起來，顯然想再發表一套鴻論，但是結果得了不同的東西：

「我們要喝酒，諸位！」他並沒有發表演說，突然中斷了。大家全笑起來。

「天呀！我以爲他又想說話呢，」——格魯申卡神經性地喊起來了。——「你聽着，米卡」——她堅持地說，——「以後你不必再跳起來。你帶來了香檳酒，那是妙極了。我自己也要喝，我最恨蜜酒。最好的是你自己竟跑到這裏來了，否則真是太悶了……你又跑來鬧酒麼？你把錢藏到口袋裏去！從那裏得來了這許多？」

米卡的手裏還揑着鈔票，當時被大家，特別是波蘭人們注意到了。米卡立刻迅快而且羞慚地把錢塞進口袋裏去。他臉紅了。在這時候老闆端着盤子，送進一瓶開塞的香檳酒和幾隻杯子。米卡抓起酒瓶，十分惶亂，竟忘記應該怎樣去處置。卡爾干諾夫從他手裏接過那隻瓶

子，替他斟酒。

「再來一瓶，再來一瓶！」——米卡對老闆喊，忘記了同他曾經隆重地邀請喝親善酒的波蘭人碰杯，忽然自己先喝乾了一杯，沒有等候別人。他的整個的臉突然變了。他走進來時那種隆重的，悲劇性的神色已經沒有，而發現了嬰孩般的態度。他忽然似乎完全靜謐，而且自己降貶了身分。他畏怯而且快樂地看着大家，時常神經質地嘻嘻笑着，作出一隻犯了錯過的小狗又受人們撫愛，又放進屋內時的那種感恩的態度。他好像全都忘却，帶着欣悅的神情。孩子氣的微笑，審看大家。他望着格魯申卡，不斷地笑着，椅子移近她的軟椅傍邊。他也約略察看兩個波蘭人，雖然還不大了解他們。坐在沙發上的波蘭人，那種威嚴的舉止，波蘭人的口音，主要的是他的煙斗，引起米卡的注意。「那有什麼呢？他抽煙斗，還算好，」——米卡心想。這波蘭人的帶點浮腫的，近四十歲的臉，很小的鼻子，鼻子底下看得見兩條極細的，尖尖的小鬍，染色的，莽撞的樣色的小鬍，暫時還沒有使米卡引起絲毫的疑問。甚至他的很蹩脚的，在西北利亞製成的假髮，和向前面梳得笨拙的鬢髮也不使米卡特別驚愕：「既然戴假髮，總是理當如此，」——他繼續快樂地尋思。坐在牆傍的另一個波蘭人，比沙發上的波蘭人年輕得多，用橫霸而且挑釁的神情看望全體的人，還帶着沉默的賤蔑聽大家的談話。他使米卡吃驚的祇是一個很高的身材，和坐在沙發上的波蘭人完全不相配稱。「假使

立起來，有十一俄寸長，」——米卡的腦筋裏閃過這個念頭。他還想到，這位高身的波蘭人大概是沙發上的波蘭人的密友，好像是「他的保鏢，」那個銜煙斗的小波蘭人自然可以指揮高身的波蘭人。但是這一切在米卡看來是很好，而且無可爭論。在小狗身上消滅了一切的醋意。他對於格魯申卡和她所說的幾句話裏的神祕的口氣，還一點也沒有了解：他祇了解一件事情，而且使他的心絃震顫，那就是她對他很和藹，她「原恕」了他，並且讓他坐在她的身傍。他欣悅得糊塗起來，看見她在喝杯子裏的酒。整個團體的沉默忽然使他吃驚，於是他用期待什麼事情的眼睛朝大家掃射了一下：「爲什麼儘坐着？你們爲什麼不起始做點事情？」——他的微笑的眼神似乎在那裏說話。

「他儘亂說，我們大家全笑起來了。」——卡爾干諾夫忽然起始說，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指着瑪克西莫夫。

米卡連忙釘看卡爾干諾夫，後來立刻看瑪克西莫夫。

「亂說麼？」——他發出短短的，木質的笑，立刻快樂起來，——「哈，哈，哈！」

「是的。您想一想，」他說，「我們的騎兵團在一八二〇年代的時候，全都娶波蘭女人做妻子。這是可怕的胡說，不是麼？」

「娶波蘭女人麼？」——米卡又跟上去說，已到了根本欣悅的程度。

卡爾干諾夫很明白米卡和格魯申卡的關係，也猜到波蘭人的情形，但是這一切並不如何使他注意，甚至也許完全不注意，而使他最注意的是瑪克西莫夫。他同瑪克西莫夫偶然到這裏來，生平第一次和波蘭人們在客棧裏相遇。格魯申卡是他以前認識的，並且甚至曾同某人到她家去過；當時她並不喜歡他。但是她在這裏竟很和藹地望着他，在米卡沒有來到時甚至和他很親熱，而他似乎仍毫無所感。這個青年人年紀未到二十歲，衣服穿得漂亮，一付很可愛的，白白的臉龐，美麗的，濃厚的，栗色的頭髮。但是在這白白的臉龐上有一雙美妙的，微藍的眼睛，帶着聰明，有時也很深刻的神情，甚至和他的年齡不相稱，雖然這青年人有時說話和看人完全像一個小孩，一點也沒有顧忌，甚至自己也感到這層。總而言之，他這人性格剛愎，甚至十分任性，雖然永遠是和藹的。有時他的臉色上閃出一點呆板的，固執的樣子：他望着你，聽你的說話，而自己好像在固執地幻想自己的什麼事情。有時候顯得萎頹而且懶洋洋的，有時候忽然起始鱉惶，顯然是由於一個極容慮的原因。

「您想一想，我在身邊帶了他四天功夫，」——他繼續說，似乎有點懶洋洋地拉着長話句，但是沒有一點裝假，却是完全自然的。——「您記得，自從令弟那一天把他從馬車裏推出，他落在地上以後。那時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他帶到鄉下去，而他現在竟胡說八道起來，使我同他在一起感到慚愧。我現在要把他帶回去。……」

「這位先生沒有見過波蘭的女人，所以說些不可能的事情，」——銜煙斗的波蘭人對瑪克西莫夫說。

銜煙斗的波蘭人很能說俄國話，至少比他裝出來的好得多。他把要用的俄國字改用波蘭語的格調。

「但是我自己娶的是波蘭女人呀，」——瑪克西莫夫回答，嘻嘻地笑了。

「難道您在騎兵團裏服務過麼？您講的是騎兵團。莫非您是騎兵麼？」——卡爾干諾夫立刻干預上去。

「是的，難道他是騎兵麼？哈，哈，哈！」——米卡喊，貪婪地傾聽，將疑問的眼神迅速地移到每個說話的人身上，好像在期待着從每個人身上聽到不知道多少重要的事情。

「不是的，您瞧，」——瑪克西莫夫朝他說，——「他指的是那些……那些美貌的波蘭小姐……同我們的槍騎兵跳瑪佐爾加舞……她同他跳完了瑪佐爾加舞以後，立刻跳到他的膝上，像一隻小貓……白白的……而她的父母看着，竟許她這樣做……許她這樣做……第二天槍騎兵就跑去求婚……是的——竟求婚了！哈，哈，哈！」——瑪克西莫夫說完以後，笑了一聲。

「眞是放蕩鬼！」——坐在椅上的高身的波蘭人忽然喃喃地說，脚擱在脚上。米卡瞥見

了他的一雙抹上黑油的大靴，和肥厚，齷齪的靴底。大體上，兩位波蘭先生的衣服十分的油膩。

「居然放蕩鬼來了！何必駡人呢？」——格魯申卡突然生氣了。

「阿格利皮納小姐，那位先生在波蘭見到的是些女僕們，決不是出身高貴的小姐，」——銜煙斗的波蘭人對格魯申卡說。

「可以想到的！」——坐在椅上的高身的波蘭人賤蔑地說。

「又來了，讓他說完就好了。人們說話爲什麽去阻礙他！同他們談談是很有趣的，」——格魯申卡暴燥地說。

「我並不妨礙呀，」——戴假髮的波蘭人含着深意似的說，對格魯申卡長長地看了一眼，鄭重地沉默着，重又起始吮吸他的煙斗。

「是的，是的，這位先生現在說的是實話，」——卡爾干諾夫又興奮起來，好像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情似的，——「他並沒有到波蘭去過，怎麽能談波蘭的事情？您不是在波蘭娶的親，是不是？」

「不是的，在司連莫司卡耶省。不過是槍騎兵先把她，把我的太太，未來的太太，從原來的波蘭的地方，連同她的母親，嬸母，還有一個女親戚，和她的成人的兒子，一古腦兒帶

了出來……後來就讓給我了。他是我們的中尉，很好的青年。起初他自已想娶，但是沒有娶，因爲她成爲一個跛腿……」

「那末您娶的是跛腿麼？」——卡爾干諾夫喊。

「是跛腿。當時他們兩人多少把我哄騙，隱瞞。我心想她喜歡跳躍……她老跳躍，我心想她是爲了快樂的緣故……」

「爲了嫁給您而快樂麼？」——卡爾干諾夫喊，發出一種孩子似的，隆響的聲音。

「是的，爲了快樂。結果是完全爲了另一種原因。以後我們結婚的時候，她在成親後當天晚上就對我直說出來，而且用很動情的樣子求我原諒，說是有一次在年輕的時候跳過泥水坑，因此傷害了她的脚，嘻，嘻！……」

卡爾干諾夫發出小孩子一般的笑聲，差不多掉落在沙發上面。格魯申卡也笑了。米卡感到無上的幸福。

「您知道，您知道，他現在說的已經是實話，他現在沒有說謊，」——卡爾干諾夫對米卡喊，——「您知道，他曾娶過兩個媳婦，——他現在講的是第一個妻子，——他的第二個妻子逃走了，至今還活着，您知道麼？」

「眞的麽？」——米卡迅快地對瑪克西莫夫說，臉上表示不尋常的驚訝。

「是的，逃走了，我確乎有這樁不愉快的事情，」——瑪克西莫夫謙卑地回答。——「同一個法國人。主要的是開頭就預先把我的整個的村莊改了她一個人的名字。她說，你是有學問的人，你自己會找到一碗飯吃的。她就那樣把我的產業一把抓去。有一次一個可尊敬的總主教對我說：「你的太太一位是跛腿，另一位是快腿。」嘻，嘻，嘻！」

「您聽着，您聽着，」——卡爾干諾夫竟混身沸騰起來。——「假使他撒謊，」——他是時常撒謊的，——那末他的撒謊單祇是爲了給予大家一點愉快：這並不壞，這並不算壞麼？您知道，我有時愛他。他是很卑鄙的，但是卑鄙得自然。對不對？您以爲對不對？有的人做卑鄙的事情，總是爲了一點什麼，爲了取得利益，但是他是自然的，他是由於天性而來的……例如說，他堅持地主張，（昨天爭論了一路，）郭果里在死魂靈裏曾經描寫他的本人。您記得不記得，那本書裏有一位田主，名叫瑪克西莫夫，被諾慈特來夫毆打，後來這人被送到法庭去裁判：「爲了酒醉以後用鞭毆辱瑪克西莫夫田主，」——您記得不記得？他居然堅持主張，他就是那個人，挨打的就是他，這是可能的麼？契契可夫出游最晚是在一八二〇年代的初期，所以年代是完全不符合的。那時決不能打他。決不能的，決不能的！」

難于設想爲了什麼卡爾干諾夫這樣興奮，但是他的興奮是誠懇的。米卡熱誠地附和着他。

「但是既然人家挨了打……」他喊着，並且哈哈大笑起來。

「並不是挨打，是這樣的，」——瑪克西莫夫忽然插進話去。

「怎麼會事？究竟挨了打沒有？」

「幾點鐘了？」——銜煙斗的波蘭人帶着厭悶的神色對坐在椅上的高身的波蘭人說。那一個人聳了聳肩，作爲回答：兩人全沒有錶。

「爲什麼不談談話呢？讓別人也談談話好了。你覺得厭悶，那末人家也不應該說話了麼？」——格魯申卡又喊起來，顯然故意地吹毛求疵。似乎有什麼東西初次在米卡的裏腦筋閃過。這一次波蘭人顯然帶着惹惱的樣子回答：

「我不反對。我一句話也沒說呀。」

「好啦。你講下去罷，」——格魯申卡對瑪克西莫夫喊。——「爲什麼你們大家都不響了？」

「這裏也不必再講，因爲這全是一些愚蠢的事，」——瑪克西莫夫立刻說下去，帶着顯然的愉快的神情，而且有點裝腔作勢。——「郭果里所寫的祇是比喩，因爲他所寫下的姓名全是借喩的：諾慈特萊夫並非諾慈特萊夫，却是諾驟夫，庫夫申尼闊夫，甚至完全不像，因爲他是司克伏爾涅夫。費拿提確乎是費拿提，不過不是意大利人，却是俄羅斯人。費拿提小

姐容貌美豔，腿上套着緊身褲，兩條腿十分美麗，裙子是短短的，帶着金屬紐扣。她是旋轉的，但並不旋轉四小時，却祇有四分鐘……使大家都着了迷……」

「但是你爲什麼挨打。人家揍你，爲了什麼事情呀？」——卡爾干諾夫喊。

「爲了比郎，」※——瑪克西莫夫回答。

「爲了什麼比郎？」——米卡喊。

「就是爲了法國的著名作家比郎。我當時在一個市集的酒店裏喝酒，聚了許多的人。他們也請我去。我最先唸起諷刺的短詩：「是你麼，蒲阿洛？※※眞是可笑的服裝。」蒲阿洛回答說，他預備起化裝跳舞會，那就是到淶塘裏去，哈，哈，哈！他們竟把這放在自己身上來了。我趕緊唸了另一首爲一般有學問的人們所深悉的惡毒的詩。

「你是薩扶，而我是法翁，
我不加爭論，
使我發愁的是
你不知入海之路。」

※Piron 爲十八世紀法國詩人，許多趣劇和警句詩的作者。

※※Boileau 是十七世紀法國詩人和批評家，著名的詩學的作者。

他們更加生氣，起始無禮貌地駡我。恰巧我觸霉頭，爲了糾正起見，說了一段關於比郎的故事，說人家如何不允許他入法蘭西科學院，他爲復仇起見，寫了兩句墓誌銘式的短詩。

Ci git Piron qui ne fut rien

Pas meme academicien.

「他們拉起來就打了我一頓。」

「爲什麼？爲什麼？」

「爲了我的學識。人想打人，還找不出什麼原因來麼？」——瑪克西莫夫簡短地，而且帶着教訓的意味似地說着。

「够了，這些話很沒有道理，我不願意聽了。我心想是快樂的事情，」——格魯申卡忽然弄斷了話頭。米卡鷩跳了一下，立即停止發笑。高身的波蘭人從座位上立起來，帶着不處身自己的夥伴裏，因而感到厭悶的人的傲慢的態度，起始在屋內來回踱步，手又在背後。

「踱起步來了！」——格魯申卡輕蔑地看了他一眼。米卡不安起來，同時又看見沙發上的波蘭人帶着惹惱的神色看他。

「先生，」——米卡喊，——「我們喝一杯，先生。」同另一個波蘭人也說：「喝一

杯，先生！」他一下子把三隻杯子湊在一起，斟上香檳酒。

「祝波蘭，我們祝波蘭，波蘭的邊區，乾一杯！」——米卡喊。

「這使我感到很愉快，我們乾一杯，」——沙發上的波蘭人鄭重而且慇懃地說，就取起他的杯來。

「另外一位波蘭先生，他的姓名是什麼？喂，顯赫的人，取起杯來，」——米卡張羅着。

「佛羅勃萊夫司基先生，」——沙發上的波蘭人插進去說。

佛羅勃萊夫司基搖曳着身體，走近棹傍，站着接受酒杯。

「祝波蘭，波蘭萬歲！」——米卡喊，舉起杯子。

三人全喝乾了。米卡抓起酒瓶，立刻又斟了三杯。

「現在祝俄羅斯。我們大家都要成爲兄弟！」

「給我們也斟上，」——格魯申卡說，——「我也要祝俄羅斯，乾一杯。」

「我也要，」——卡爾干諾夫說。

「我也可以……祝一祝俄羅斯，這老娘兒們，」——瑪克西莫夫嘻嘻地笑了。

「大家喝，大家喝！」——米卡喊，——「老闆，再來一瓶！」

米卡酒帶來的祇剩了三瓶，全拿來了。米卡分別地斟着。

「俄羅斯萬歲！」——他又宣告着。除了兩個波蘭人以外，全都喝了。格魯申卡一口氣喝乾了一大杯。波蘭人竟沒有動一動他們的杯子。

「你們怎麼啦，波蘭先生們？」——米卡，——「你們是什麼意思？」

佛羅勃萊夫司基取起杯子舉了一舉，用徹響的聲音說：

「祝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以前疆域的俄羅斯！」

「還好極了！」——另一個波蘭人喊，兩人一下子乾了酒杯。

「你們波蘭人眞是傻瞪！」——米卡忽然脫口說了這句話。

「先生！」——兩個波蘭人威嚇地喊着，瞪住米卡像公雞一般。佛羅勃萊夫司基特別着惱。

「難道可以不愛自己的祖國麼？」

「不許響！不許吵嘴！不許吵鬧！」——格魯申卡用命令的口氣喊，小脚叩擊地板。她的臉燃燒，眼睛熠耀。剛喝下去的一杯酒。發生了效力。米卡十分懼怕。

「波蘭先生，對不住得很！還是我的錯處，我下次不敢了。佛羅勃萊夫司基先生，我不敢了，……」

「你也不許說話，坐下來，眞是愚傻得很，」格魯申卡帶着惡狠的怒意罵他。大家坐下來，大家不響了，大家彼此看望。

「先生們，我是這一切的原因！」——米卡又開始說，一點也沒有明瞭格魯申卡的叫喊裏含有什麼用意，——「我們爲什麼坐着。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事情……可以快樂一下，再快樂起來！」

「眞是不很快樂呢，」——卡爾干諾夫懶懶地喃語。

「最好做莊賭牌，像剛纔的樣子……」——瑪克西莫夫忽然嘻嘻地笑了。

「做莊賭牌麼？妙極了！」——米卡接下去說——「祇要波蘭先生們……」

「晏了，」——沙發上的波蘭人應聲說，似乎不很樂意。

「這是實話，」——佛羅勒萊夫司基附和着。

「晏了？什麼叫做晏了？」——格魯申卡問。

「那就是晚了，晚了，時間晚了，」——沙發上的波蘭人解釋。

「他們老是晚的，他們老是不成的！」——格魯申卡恨得幾乎尖叫起來。——「他們自己坐在那裏發悶，也要讓別人發悶。米卡，你沒有來以前，他們就是這樣一言不發，儘朝我的臉上望着……」

「我的女神！」沙發上的波蘭人喊，——「我眞看您對我不大屬意，因此我就憂愁起來。我可以加入，先生，」——他向米卡說了最末的一句話。

「你先開始罷，波蘭先生，」——米卡接下去說，從口袋內掏出鈔票，檢出兩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放在棹上。

「我願意輸許多的錢給你。你去取牌做莊罷！」

「牌應該向老闆去要，」——小波蘭人固執而且嚴正地說。

「那是最好的方法，」——佛羅勃萊夫司基湊上去說。

「向老闆去要麼？好的，我明白，就問老闆去要，還很好！拿牌來！」——米卡指揮着老闆。

老闆取來一付還沒拆開來的紙牌，還對米卡說，姑娘們來了，奏鐃鈸的猶太人也大概不久可到，但是載食品的大車還沒有來。米卡從棹傍跳起來，立到跑到隣室去安排。但是祇到了三個姑娘，瑪麗亞還沒有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安排，爲什麼他跑了出來：他祇吩咐他們從箱子裏取出糖菓和牛皮糖之類，分給姑娘吃。——「給安德烈一點燒酒喝，給安德烈酒喝！」——他匆忙地吩咐，「我得罪了安德烈！」跟在他後面跑來的瑪克西莫夫突然撞了他肩膀一下。

「借給我五個盧布，」——他對米卡微語——「我也想冒險賭一下子。」

「好極了，妙極了！拿十個盧布去罷！拿去罷！」——他又從口袋裏掏出全部的鈔票，找尋到了十個盧布。

「你輸掉了，再來取，再來取……」

「好罷，」——瑪克西莫夫快樂地微語，跑進大廳裏去了，米卡也立即回來，道歉着說他使大家等候。兩個波蘭人已經坐下，拆開紙牌。他們的態度客氣得多，幾乎是和藹的，沙發上的波蘭人重新點燃煙斗，準備理牌；他的臉上甚至表示出一點勝利的樣子。

「坐下來，先生們！」——佛羅勃萊夫司基宣告。

「不，我不能再賭了，」——卡爾干諾夫說，——「我剛纔已經輸掉了五十盧布給他們。」

「您剛纔運氣不好，現在會轉運的，」——沙發上的波蘭人朝他的方向說。

「多少錢的莊？無限的麼？」米卡與奮起來。

「無限的，也許一百，也許二百，看你押多少。」

「押一百萬！」——米卡哈哈笑了。

「上尉也許聽說波特魏騷慈基的事情麼？」

「那一個波特魏騷慈基？」

「在華沙有人擺着無限的莊。波特魏騷慈基跑來，看見好幾千金幣押了孤注。莊家說：

「波特魏騷慈基先生，您放上金子呢？還是憑您的名譽？」——「憑名譽，」——波特魏騷慈基說。——「更好，先生。」莊家擲下骰子，波特魏騷慈基贏了。——「拿去罷，先生，」

——莊家說，拉出抽屜，取出一百萬塊錢來，「拿去罷，先生，這是你的錢。」原來這是一百萬塊錢的莊。——「我不知道，」——波特魏騷慈基說。——「波特魏騷慈基先生，」

——莊家說，——「你押的是名譽，我們也給你名譽。」波特魏騷慈基就取到了一百萬塊錢。」

「這不是實在的，」——卡爾干諾夫說。

「卡爾干諾夫先生，體面社會裏是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的。」

「好像波蘭的賭徒會給出一百萬塊錢來的！」——米卡喊，但是立刻縮了轉來。——

「對不住，先生，對不住，很對不住，會給一百萬塊錢的，會給的，憑了名譽，憑了波蘭的名譽！你瞧，我的波蘭話說得怎樣，哈，哈，我現在押十個盧布，來了，——見了。」

「我出一個盧布押Queen，紅心的，美麗的Queen，波蘭太太，嘻，嘻，嘻！」——瑪克西莫夫嘻嘻地笑着翻出Queen，似乎打算瞞住大家，身子緊靠在棹傍，匆遽地在棹子底下畫了十字。米卡贏了。一個盧布也贏了。

「押在角上！」

「我再來一個盧布，我押「單，」小小的，小小的「單，」……」——瑪克西莫夫快樂地喃語，因爲贏了一個盧布而十分快樂。

「輸了！」——米卡喊，——「押雙七！」

押雙七又輸了。

不要再押了罷，」——卡爾干諾夫忽然說。

「押雙，押雙，」——米卡增加了注數，無論他怎樣押在雙上，總是輸的。而押的盧布總是贏的。

「雙！」——米卡憤怒得大喊。

「二百盧布全輸光了，先生。還押二百麼？」沙發上的波蘭人詢問。

「怎麼。二百已經輸完了麼？再來二百！二百全押雙！」——米卡從口袋裏掏錢，想扔二百盧布在Suiin的上面，卡爾干諾夫突然用手掩住那張牌：

「够了！」——他用響亮的聲音喊。

「您是什麼意思？」——米卡釘看着他。

「够了，我不高興這樣子，您不必再賭了。」

「為什麼？」

「有原因。您扔棄了，就走開罷。這就是原因。我不能讓你再賭下去！」

米卡驚訝地看着他。

「扔下了罷，米卡他也許說的是實話；你已經輸了不少了，」——格魯申卡說，口音，帶着奇怪的音調。兩個波蘭人突然從座位上立起來，露出十分受辱的神色。

「你開玩笑麼，先生？」——小波蘭人說，嚴厲地察看卡爾干諸夫。

「您怎麼敢這樣做？」——佛羅勃萊夫司基也朝卡爾干諸夫喊。

「不許喊，不許喊嚷！」格魯申卡喊，——「你們這些印度雞！」

米卡挨着次序看他們；但是格魯申卡的臉上忽然有點什麼使他吃驚起來，同時在他的腦筋裏閃出一點完全新的東西，——生出一個奇怪的，新的念頭來！

「阿格利皮納小姐！」——小波蘭人起始說，惱怒得滿臉通紅。米卡忽然走近他的身邊，拍他的肩。

「顯赫的人，有兩句話說。」

「什麼事？」

「到那間屋子去，那間屋子去。給你說兩句好話，最好的話。你會滿意的。」

小波蘭人驚訝起來，畏懼地瞧了米卡一眼。但是立刻答應，必須附帶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佛羅勃萊夫司基也要同去。

「保鏢麽？讓他也去，他也有用！他甚至是一定有用的！」——米卡喊。——「開步走，先生！」

「你們到那裏去？」——格魯申卡驚慌地問。

「我們一下子就回來，」——米卡回答。有一種勇氣，一種意料不到的膽量在他臉上熠耀着；一小時以前他走進這屋子來的時候不是這樣的臉色。他領兩個波蘭人到右面的屋裏去，不是聚着女郎的歌唱隊，並且正在那裏擺餐棹的那間大屋子，却是一間臥室，裏面放着箱籠包裹，和兩隻大牀，每張牀上有像小山似的花洋布枕頭。角落裏一張松板製成的小几上點着一根臘燭。波蘭人和米卡相對坐在棹傍，高身的佛羅勃萊夫司基在他們身側，手叉在背後。兩個波蘭人露出嚴厲的態度，却帶着顯然的，好奇的神情。

「有什麽事情吩咐？」——小波蘭人喃語着。

「有一點事情，我不必多說什麽話：你把錢拿去罷，」——他掏出鈔票來，——「要不要三千塊錢？你拿了以後，立刻離開這裏。」

波蘭人銳利地瞪眼看着，眼神真要插進米卡的臉部裏面去。

「三千麼，先生？」——他同佛羅勃萊夫司基對看了一下。

「三千，三千！你聽着，我看你是一個懂得理性的人。你收了三千，就給我滾開，——連佛羅勃萊夫司基也帶着走，——聽見沒有？現在就走，立刻就走，而且永遠離開，先生，永遠離開，就從這門裏出去。你在那邊有什麼東西：呢大衣，皮大衣？我給你拿出來。立刻給你套好了三駕馬車，——就再見，再見！好不好？」

米卡帶着信心等候回答。他沒有疑惑。有一點十分堅決的意思在波蘭人的臉上閃過。

「錢呢？」

「錢麼？那好辦：五百盧布先給你作爲車錢和定錢，二千五百盧布明天在城裏付清，——我可以用名譽作證，一定有的，可以從地底下取出來！」——米卡喊。

兩個波蘭人又對看了一眼。小波蘭人的臉變得不好了。

「七百，七百，不是五百，立刻交到手裏！」——米卡補上去說，感到了一點不妙的神情。——「你怎麼樣？不相信麼？不能把三千塊錢一下子全給你呀。我付了出去，你明天又回到她那裏去了……而且現在我這裏還不够三千，錢放在城裏，我的家裏，」——米卡喃喃着，越說下去，越見膽怯，而且精神不振了，——「眞的放在那邊，藏在那邊……」

特別的，自身尊嚴的情感一下子在小波蘭人的臉上燿耀着：

「下面還有什麼話？」——他用諷刺的語調問。——「嗤，眞可恥！眞可羞！」——他唾了一口痰。佛羅勃萊夫司基也唾了一口。

「你所以唾痰，先生，」——米卡像絕望的人似的說着，已經明白一切都完結了，——「就因爲你想從格魯申卡那裏多弄幾個錢。你們兩人全是閹鷄，你們就是的！」

「我受侮辱到最後的程度！」——小波蘭人忽然臉紅得像一隻蝦，露出十分忿怒的樣子，好像不願意再聽下去似的，很快地就從屋內走出。佛羅勃萊夫司基搖搖擺擺地跟隨在他的後面，米卡也隨了出來，露着慚愧和沮喪的神色。他怕格魯申卡，他預感到波蘭人將立即喊出來。果眞是這樣的。波蘭人走進大廳，用唱戲的姿勢立在格魯申卡面前。

「阿格利皮納小姐，我受侮辱到最後的程度！」——他喊，但是格魯申卡似乎忽然喪失了一切的耐性，好像有人觸動她最疼的地方似的。

「俄國話，說俄國話，不許說一句波蘭話！」——她朝他喊，——「你以前說的是俄國話，難道五年來竟忘掉了麼！」——她惱怒得滿臉通紅。

「阿格利皮納小姐……」

「我是阿格拉菲納，我是格魯申卡，你應該說俄國話，否則我不願意聽！」波蘭人因爲失了面子，氣得發喘，迅快地用破碎的俄語，倨傲地說道：

「阿格利皮納小姐，我跑來是爲了忘却過去的舊事，加以饒恕，忘却今天以所生的一切……」

「怎麼是饒恕？你跑來饒恕我麼？」——格魯申卡插上去說，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是的，小姐。我不是懦怯，却是慷慨的人。但是我看見了你的情人，不免感到驚奇。米卡在那間屋子裏給我三千盧布，叫我離開。我朝他的臉上唾了一口。」

「怎麼樣？他給你錢買我麼？」——格魯申卡歇司底里地喊着。——「眞的麼，米卡？你怎麼敢這樣？我是出賣身體的女人麼？」

「先生，先生，」——米卡喊，——「她是純潔的。她發出光芒。我從來沒有做過她的情人！你還是胡說……」

「你怎麼敢在他面前替我辯護？」——格魯申卡喊。——「我純潔不是由于道德的立場，也不是怕庫齊瑪，却爲了在他面前做一個驕傲的人，有權利在遇到他的時候駡他一句混蛋。難道他沒有收你的錢麼？」

「收的，收的！」——米卡喊，——「不過想一下子取三千，而我祇給了七百的定金。」

「那是容易明白的，他聽說我有了錢，所以跑來結婚！」

「阿格利皮納小姐」——波蘭人喊，——「我是騎士，我是貴族，我不是光棍！我跑來

娶你，但看到一個新的女人，不是以前的那樣，却成爲固執而無恥的了。」

「滾到你原來的地方去罷！我立刻叫人家把你趕走，一定會趕走你的！」——格魯申卡瘋狂地喊着，——「傻子，我眞是傻子，竟自己磨折了五年！並不是爲了他，才磨折自己，却是由於恨怒而磨折自已！而且這也不是他！難道他是這樣的麽？這是他的父親！你從那裏訂來的假髮？那一個是鷹鳥，這一個成爲一隻公鷄。那一個對我笑，對我唱歌……我却流了五年的眼淚，我眞是可詛咒的傻瓜，我是低卑的，無恥的女人！」

她倒在椅上，手掌掩臉。在這時候左首的隣室裏忽然傳來莫克洛葉的姑娘們聚了攏來合唱的歌聲，——一隻嬉戲的舞歌。

「又來亂鬧了！」——佛羅勃萊夫司基突然怒喊，——「老闆，把那些無恥的女人趕走！」

老闆聽到喊叫的聲音，感到客人們在那裏拌嘴，早就帶着好奇從門裏窺望，現在立刻走進屋裏來了。

「你嚷什麽？小心嚷破嗓子？」——他對佛羅勃萊夫司基說，甚至露出一點使人不明白的不客氣的樣子。

「畜類！」——佛羅勃萊夫司基又喊。

「畜類麼？但是你現在賭的是什麼牌？我遞給你一付牌，你把他藏起來了！你用作假的牌賭錢！你知道，爲了要假牌我可以把你送到西比利亞去，因爲這等於假鈔票一樣……」

他走到沙發那邊，手指伸進靠背和小枕中間的地方，從那裏掏出一付沒有拆開過的紙牌。

「這是我的一付牌，沒有拆開來的！」——他舉起來，轉着圈子給大家看。——「我從那邊看到他把我的那付牌塞進縫裏，換了自己的一付牌。你是騙子，不是上等人！」

「我兩次看見這位先生換牌的，」——卡爾干諾夫喊。

「眞可恥，眞可恥！」——格魯申卡喊，擺着手，果眞羞愧得臉紅了。——「天呀，怎麼成了這樣的人了！」

「我也想到的。」——米卡喊。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說完，佛羅勃萊夫司基竟又羞又惱地朝格魯申卡舉拳威嚇，喊道：

「你這娼妓！」——但是他沒有來得及喊出來，米卡當時奔到他面前，兩手捧住他，舉到空中，一下子就把他從大廳裏送進右面的屋子，就是剛纔他領他們兩人進去的那間屋子。

「我把他放在地板上了！」——他立刻回來後，這樣宣布，由於心神的慌亂而發喘着。

「這混蛋，居然敢打架。但是他不會回來的了！……」他關了一扇門，把另一扇敞開，

對波蘭人喊道：

「顯赫的人，請您也到那裏去罷！請罷！」

「老爺，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脫里芬·鮑里賽奇說，——「你把你輸給他們的錢取回轉來呀！這就等於從你身上偷去一樣的。」

「我不願意收回我的五十盧布，」——卡爾干諸夫忽然說。

「我的三百也是這樣，我不要了！」——米卡喊，——「我無論如何不要收回，留着給他，作爲安慰罷。」

「妙極了，米卡，米卡眞是好漢！」——格魯申卡喊。她的喊聲裏露出十分忿恨的音調。小波蘭人憤怒得臉色通紅，却一點也沒有喪失威嚴的態度，向門內走去，又止步，對格魯申卡說道：

「小姐，假使願意跟我走，就一塊兒去。假使不願意，那末再見罷！」

由于憤怒和感情的興奮發着氣喘，神色莊嚴地走進門裏去。這人具有獨特的性格；他在發生了一切事情以後還沒有失却格魯申卡會跟他走的希望。——他對於自身珍重到如此地步。米卡等他進去以後，把門關上了。

「用鑰匙鎖上，」——卡爾干諸夫說。但是鑰匙從裏面格篤地一響，他們自己鎖上了。

「妙極了！」——格魯申卡又忿怒而且不留情分地喊起來了。——「妙極了！這就是他們應走的路！」

第八章 譫語

幾乎起始了豪飲，盡人都可參加的宴會。格魯申卡首先喊嚷着要酒喝：「我要喝酒，喝得完全醉，像上次一樣，你記得，米卡，你記得，上次我們在這裏如何相識的！」米卡自己也好像發着譫語，預先感到了「自己的幸福。」然而格魯申卡不時驅走他；「你去快樂一下，對他們說，讓他們跳舞，大家快樂一下，讓房屋和火爐都旋轉起來，像上次一樣，像上次一樣！」——她繼續呼叫，她十分興奮。米卡就跑去下命令。合唱隊在隣室裏聚集着。剛纔坐着的那間屋子很狹窄，用花洋布的簾子隔成兩橛，簾後也是放着一張大牀，牀上鋪鴨毛的褥子，花洋布，像小山似的枕頭。在這所房子裏四間「乾淨」的屋內到處都有牀鋪的。格魯申卡坐在門傍，米卡給她取來了一隻躺椅：她和「上次」一樣地坐着，就是第一次的鬧酒的那天，在那裏觀看歌唱隊和跳舞。召來的姑娘們和上次是一樣的。奏絃琴和豎琴的猶太人們也來了，後來望眼欲穿的，載着酒和食品的馬車來了。米卡忙亂起來。閒人們也進屋來張望，一些農人和村婦已經睡下，却被吵醒，感到將和一個月以前一樣可以嚐一嚐得未曾有的食品。米卡和相識的人們道安，擁抱，記清一個個人的臉，打開酒瓶，給大家斟飲。惟有姑娘

們想喝香檳酒，農人們喜歡喝羅姆酒和白蘭地，尤其是燒燙的「蓬士」酒。米卡吩咐給全體姑娘們烹巧古力茶，整夜不斷地燒着三隻火壺，給每個參加的人喝茶和蓬士酒：誰想喝，儘管喝罷。總而言之，起始了一點離奇的，無秩序的情形，但是米卡好像發現了原始的性格，越顯得離奇，他的精神越見活潑。祇要有一個農人在這時候向他借錢，他立刻會掏出一大把來，不加計數地任便分散。所以那個老闆脫里芬，鮑里賽奇差不多一直在米卡的身傍旋轉，不肯離開一步，大概就是爲了保護他的意思。今天夜裏老闆好像完全不打算睡覺，不大喝酒，（祇喝了一杯蓬士酒，）自已決定精細地注意米卡的利益。在必要的時候他和藹而且諂媚地阻止他，勸他，不讓他像「上次」那樣，把「雪茄煙和萊因的葡萄酒」分給農人們，尤其不許分散銀錢，看見姑娘們喝蜜酒，吃糖菓，很生氣。「她們全是生虱子的下賤胚，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他說，——「我可以每人踢她們一脚，她們還要認爲榮耀，——她們就是這樣的！」米卡又憶到安德烈，打發人送一杯蓬士酒去：「我剛纔侮辱他了，」——他用軟弱，和藹的聲音說。卡爾干諾夫不想喝，起初很不喜歡姑娘們的合唱隊，但是喝下了兩杯白蘭地以後，竟十分快樂起來，在屋內踱走，不住地笑，誇獎一切事和一切人，誇獎歌唱和音樂。快樂而且薄醉的瑪克西莫夫不離開他。格魯申卡也起始有點薄醉，指着卡爾干諾夫，對米卡說道：「他真是可愛的，眞是有趣的小孩！」米卡便高高興興地跑去跟卡爾干諾

夫和瑪克西莫夫接吻。他預感到了許多事情。她還沒有對他說那句話，甚至顯然故意留住不說，祇是用親藹而熱烈的眼睛偶然對他看望。後來她忽然緊緊地抓他的手，用力拉他到身邊來。她自己在那時候坐在門傍軟椅上面。

「你剛纔走進來是什麼樣子的？你怎麼進來的！……我眞害怕。你是想把我讓給他麼？是不是？眞的想麼？」

「我不想損壞你的幸福！」——米卡在快樂中對她喃語。但是她也並不需要他的回答：

「唔，你去罷……你去快樂一下，」——她又驅趕他了，——「你不要哭，我再來叫你。」

他跑走了，她又起始聽歌唱，看跳舞，眼神儘朝他在的地方看去。過了一刻鐘又叫他，他又來了。

「現在你坐在傍邊，說一說，你昨天怎麼樣聽到我到這裏來的？是從誰那裏首先聽到的？」

米卡起始敍講，不連貫，也沒有次序，十分熱烈，但是敍講得十分奇特，時常忽然皺緊眉毛，把話語打斷了。

「你爲什麼皺眉頭？」——她問。

「沒有什麼……把一個病人留在那裏。假使他能痊愈，假使知道他在痊愈，我願意縮短我的十年的壽命！」

「既然是病人，願上帝和他同在。難道你果眞明天想自殺，你這傻瓜，但是爲了什麼呢？像你這種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人，我眞是愛，」——她轉着有點累重的舌根喃語，——「那末你爲了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到麼？是麼？你這傻瓜，莫非眞想明天自殺麼？不，你等着，明天我也許要對你說一句話……今天不說，明天再說。你想今天就說麼。不，我今天不願意……唔，去罷，現在去罷，快樂一下罷。」

然而有一次她招呼他過來，似乎帶着疑惑和關心的樣子。

「你爲什麼憂愁。我看見你有憂愁……不，我看得出來的，」——她說，銳利地窺望他的眼睛。——「雖然你同農人們又接吻，又喊嚷，但是我看得出來一點的。你快樂一下罷。我很快樂，你也應該快樂一下。……我在這裏愛一個人，你猜是誰？……你瞧：我的小孩睡着了，我的心上人兒喝醉了。」

她講的是卡爾干諾夫。他確乎喝了一杯酒，坐在沙發上，一下子睡熟了。他的睡熟並不是爲了酒醉，他忽然不知爲甚麼緣因感到悲哀，或是照他所說的「厭悶。」使他的頭腦十分昏沉的是姑娘們的歌唱隨着喝酒的程度，開始轉爲太粗劣，而且無約束的調子。她的舞蹈也

是這樣：兩個女孩裝扮了狗熊，司鐵帕尼達，一個活潑的女孩，持棍在手，扮做看守的人，起始『給大家看。』『熱鬧些，瑪麗亞，』——她喊，——『否則我要用棍子了！』後來狗熊倒在地板上，做出完全不雅觀的樣式，緊聚攏來的一羣農人和村婦轟然大笑起來。『隨她們去罷，隨她們去罷，』——格魯申卡簡潔的說，臉上露出欣悅的神情，——『他們好容易遇到了一天可以快樂快樂，——爲什麼不讓他們快樂呢？』卡爾干諾夫卻望着，好像沾了齷齪東西似的。——『這全是猪玀相，這全是鄉下樣子，』——他一邊走開，一邊說，——『這是他們的春天的游戲，在他們把太陽保留到整個夏夜的時候。』但是使他特別不喜歡的是一首新『歌』，加上熱鬧的，舞蹈的調子。那隻歌唱着一位紳士如何跑去試驗姑娘們的愛情：

主人跑去試探姑娘們，

姑娘們愛他不愛？

但是姑娘們覺得主人是不能愛的：

主人必將痛打，

我不能愛他。

一個吉卜賽人也去了，也是一樣：

吉卜賽人跑去試探，
姑娘們愛他不愛？

吉卜賽人也是不能愛的，

吉卜賽人愛偷東西，
使我發愁。

來了許多人試驗姑娘們，甚至兵士也在內：

兵士跑來試驗，

姑娘們愛不愛他？

但是兵士也遭了賤蔑的拒絕：

兵士將負着背褻，
我跟在他後面……

底下是一句極難聽的，不雅觀的詩，絕對公開地唱出，引起了聽衆的喝采。結果是到了商人的頭上：

商人試驗姑娘們，
姑娘們愛他不愛？

原來是很愛的，因爲

商人可以營商賺錢，
我將做他的皇后。

卡爾干諾夫甚至生氣了：

「還是完全過去的歌曲，」——他高聲說，——「也不知是誰編的！可惜鐵路人員或猶太人沒有跑來試驗；這一班人會把人家全戰勝的。」他一生了氣，立卽宣布他感到厭悶，坐在沙發上，忽然打盹了。他的美麗的小臉龐有點發白，側倒在沙發的枕頭上面。

「你瞧，他多少美麗，」——格魯申卡說，領米卡到他的前面，——我剛纔給他梳頭髮，他的頭髮像蔴一般，很濃厚……」

她和藹地俯身到他身上，吻他的額角。卡爾干諾夫一下子張開了眼睛，瞧了她一下，立起來，用極關切的神色問道：

「瑪克西莫夫在那裏？」

「他需要的原來是這個人，」——格魯申卡笑了。——「你同我坐一會。米卡，你跑去找他的瑪克西莫夫。」

瑪克西莫夫竟離不開姑娘們的身邊，偶然纔跑去斟一鍾蜜酒，巧古立茶倒喝了兩杯，他

臉發紅，鼻子發紫，眼睛成爲潮潤，甜蜜的。他跑了來，說他一會兒將「在一個歌調的奏演之下，」跳「薩波奇葉」舞。

「我小的時候人家教我些有教育的，貴族式的舞蹈……」

「去罷，同他去罷，米卡，我從這裏看他跳舞。」

「我也去，我也去看，」——卡爾干諾夫喊，用極天眞爛漫的樣式拒絕格魯申卡請他同坐一會的提議。大家去看。瑪克西莫夫確乎跳了一個舞，但是除去米卡以外，沒有使任何人引起特別的欣悅。全部的跳舞就在於一面跳躍，一面兩腿往傍面扭轉，脚底朝上。瑪克西莫夫每跳一次，便用手掌叩擊脚底一次。卡爾干諾夫完全不喜歡，但是米卡甚至和跳舞的人接吻。

「謝謝。你累了麼？你瞧這裏做什麼？想吃糖麼？也許要抽雪茄？」

「紙煙。」

「不想喝一點酒麼？」

「我想喝一點甜酒……巧古力糖沒有麼？」

「棹上放着一大堆呢。你隨便挑選！我的親愛的靈魂！」

「我要一塊香草的……老人吃的……哈，哈，哈！」

「老兄，這類特別的沒有。」

「您聽着！」——小老頭兒忽然俯身就米卡的耳朵，——「那個小姑娘，瑪麗亞，嘻，嘻，嘻！我很想，可以不可以同她認識一下，勞您的駕……」

「你居然想這事！不，老兄，你在那裏亂說呢。」

「我對誰也不使壞，」——瑪克西莫夫憂鬱地微語。

「好的，好的。老兄，那裏祇是唱唱歌，跳跳舞。但是管它去！你等一等……先吃一點，喝一點，快樂一下。你不用錢麼？」

「以後也許用的，」——瑪克西莫夫微笑了。

「好的，好的……」

米卡的頭裏燒炙着。他走出外屋，到樓上的，木質的圍廊上去，——這圍廊從院子裏面包圍住建築物的一部。新鮮空氣使他淸醒些。他獨自站在黑暗的角落裏，雙手忽然捧住自己的頭。散漫的念頭忽然聯結了，各種感覺融合在一起。這一切使他得了光明。可怕的，難堪的光明！「如想自殺，不在現在，更待何時？」——他的腦筋裏飛過這個念頭。「去取手槍，拿到這裏，就在這角落裏，齷齪的，黑暗的角落裏了結一下。」他差不多有一分鐘遲疑不決。剛纔飛奔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的身後有恥辱，他已經實行了偷竊，還有那血，血……然

而當時是輕鬆些，輕鬆得多！因爲當時一切都已完結：他喪失了她，讓給別人了，她對於他已經死了，消失了，——當時這判決對於他輕鬆些，至少看來是避免不了的，必要的，因爲他還爲了什麼仍舊留在這世界上？但是現在呢？現在和那時候相同麼？現在至少一個幽靈，一個恐怖是完結了：她的『以前』的人，她的無可爭辯的，運定的人消失了，沒有留下痕跡。可怕的幽靈忽然變成一種小小的，滑稽的東西；竟把他兩手捉進臥室，關鎖起來。它永不再回來了。她感到羞慚，現在他已從她的眼睛裏明顯地看出，她愛的是誰。現在祇要生活下去，然而……然而不能生活下去，不能。這眞是可詛咒的事！『上帝，願你弄活在圍牆傍被打倒的人！把這可怕的酒杯從我嘴邊取開！主，你是對於像我這般的罪人行過奇蹟的呀！假如，假如老人活着呢？那時我將把其餘的恥辱根除一下，交還偷竊來的錢，交還出去，從地底裏取到……恥辱的痕跡不會遺留，除去永遠在我的心頭上以外！但是不能，不能，這是不可能的，懦怯的幻想！唉，眞可詛咒呀！』

但是終歸有一條明朗的，希望的光線在黑暗裏向他照耀。他離開那個地方，到屋子裏去，——到她那裏去，再到她那裏去，到他的永恆的女王面前去！『難道她的一小時，一分鐘的愛情不值得其餘的，全部的生命，卽使是處於恥辱的磨折之中？』這個野蠻的問題抓住他的心。『到她那裏去，到她一個人那裏去，看到她，聽她的說話，一點也不想，忘却一

切，那怕祇有這一夜，一小時，一剎那！」他在進前屋的門前，還在圍廊上面，就和老闆脫里芬・鮑里賽奇撞着了。米卡覺得他帶着陰鬱和關切的樣子，好像是走出來尋找他似的。

「鮑里賽奇，你是不是尋我？」

「不是的，不是您，」——老闆好像忽然愣住了，——「我爲什麼尋您？您……到那裏去了？」

「你怎麼這樣沉悶？你不是生氣着麼？你等一等，你快要去睡覺了……現在幾點鐘？」

「已經有三點鐘了。甚至三點都過了。」

「我們就完，我們就完。」

「不要緊的。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

「他怎麼樣啦？」——米卡想了一下，便跑進姑娘們跳舞的屋子裏去。但是她不在裏面。湖色的屋內也沒有；祇有卡爾干諾夫一人在沙發上打盹。米卡朝簾後張望，——她在裏面。她坐在角落裏箱子上面，手和頭斜靠傍邊放着的牀上，哀哀地哭泣，用全力支持着，壓抑嗓音，不使他人聽見。她看見米卡，招手喚他走近過來，等他跑過來的時候，緊緊地抓住他的手。

「米卡，米卡，我是愛過他的呀！」——她起始向他微語。——「愛着他，整整的五年，

所有這些時候！愛的是他？或者祇是我的忿恨？是的，是他！是他！我說我祇愛我的忿恨，並不愛他，那是說謊！米卡，我當時祇有十七歲，他當時同我是如何的和諧，如何的快樂，唱歌給我聽……或者那是我這傻小女孩子當時那樣看到也難說……但是現在呢？天呀，現在他不是他，完全不是他。臉也不是他，完全不是他。我沒有從臉上看出他來。我坐帕莫費意的馬車到這裏來，心裏儘想，一路上直想：「怎麼遇到他？說什麼話？我們怎樣互相對看？……」整個心靈死沉了，而他竟好像把一吊桶的髒水灑在我的身上似的。他像老師一般說話：說的全是有學問的，重要的話，而且鄭重其事的接待我，真叫我弄得莫明其妙了。說話都無從插進去。我起初想他是對於這個長身的波蘭人感到難爲情。我坐在那裏，看着他們，心裏想：爲什麼我現在竟一句話也不會同他說了呢？還是他的妻子把他弄壞了的，就是他當時拋棄了我，娶她的那個女人……她把他改造了。米卡，真是羞慚極了！唉，我真覺得羞慚，米卡，眞是羞慚！唉，我要羞慚一輩子！這五年是多末可詛咒，可詛咒呀！」──於是她又流下眼淚，但是沒有放開米卡的手，緊緊地抓住她。

「米卡，親愛的，你等一等，不要走，我想對你說一句話，」──她微語着，忽然舉臉朝着他，──「你聽着，你對我說，我愛誰？我愛着一個人。這人是誰？你對我說呀。」──在她的哭腫了的臉上閃耀着微笑，眼睛在半黑的朦朧裏閃耀。──「剛纔一隻鷹走了進來，

我的心沉落了一下：「你這傻瓜，你愛的就是這個人呀，」——心立刻對我微語。你走了進來，一切都得了光明。他怕什麼？我心想。但是你怕，十分怕，說話也不會了。我心想，他怕的不是他們，——難道你還能惴怕什麼人麼？我心想，他怕的是我，惟有我。賀娜一定已經對你這小傻瓜說過，我如何隔窗對阿萊莎呼喊，說我愛了米卡一小時，現在動身去愛——另一個人。米卡，米卡，我這傻子怎麼能想到，在你以後還能愛另一個人！你恕我麼，米卡？恕我不恕我？你愛麼？」

她跳起身來，兩手抓住他的肩膀。由予喜悅成了啞巴的米卡望着她的眼睛，臉龐，她的微笑，忽然，緊緊地抱住她，吻她。

「你饒恕我磨折你麼？我是由于忿恨把你們大家磨折着。我為了忿恨故意使那個小老頭子急瘋……你記得不記得，你有一次在我家裏喝酒，打碎了酒杯？我記住了這件事情，今天也打碎了酒杯，「為了我的低卑的心」喝酒。米卡，你這膩兒，你怎麼不吻我？吻了一次，掙脫了，望着我，聽我的說話……聽他說話做什麼？你吻我，緊緊地吻罷，就是這樣子。愛，那就是愛！現在我將做你的奴隸，一輩子的奴隸！做奴隸是如何的甜蜜！……吻我！打我，磨折我，在我身上隨便怎麼做罷……唉，真是應該磨折我的……你等着！你等一等，以後再說，我不要這樣……」——她突然推開他，——「你走開罷，米卡。我現在要去喝酒，

要喝得醉醉的，醉了便去跳舞。我要去，我要去！」

她從籬後掙脫了出去。米卡像醉人似的跟着她出來。「隨便罷，現在隨便發生任何事情，——爲了一分鐘，我可以交出整個世界，」——他的腦筋裏閃出了這念頭。格魯申卡果眞一口氣又喝乾了一杯香檳酒，突然很醉起來。她坐在原來的那隻軟椅上面，帶着幸福的微笑。她的臉頰熠熾，嘴唇發燒，閃耀的眼睛潮潤，情慾的眼神引誘着。連卡爾干諾夫也覺得似乎有什麼東西咬他的心，他走到她前面來了。

「剛纔你睡覺的時候，我吻過你，你聽見沒有？」——她對他喃語，——「我現在喝醉了，你瞧……你沒有醉麼？米卡爲什麼不喝？爲什麼你不喝，米卡？我喝完了，你不喝……」

「我醉了，就這樣已經醉了……由于你而醉，現在想用酒來醉一下。」

他又喝了一杯，——他自己覺得奇怪，——他就是喝了最後的一杯而醉了，突然醉了，在這以前他是清醒的，他自己記得。從那個時候起，一切在他的周圍旋轉，像在夢囈裏一般。他走動，歡笑，同大家說話，而這一切好像做得忘了自己似的。祇有一個呆板的，濃蜜的情感在他的心裏每分鐘內顯露出，『好像心靈裏有一團熾熱的煤火，』——他以後回憶着。他走到她的前面，坐在她的身傍，看她，聽她的說話……她起始說好話，招喚大家到她身邊來，招

然叫歌唱隊裏一個姑娘過來，她走近來，她吻她，放她走，有時還用手在她面前畫十字。再有一分鐘，她會哭出來的。逼她快樂的是那個『小老頭子，』她這樣稱呼瑪克西莫夫。他每分鐘跑來吻她的手，『和全部的手指，』後來一面自已唱出一首舊歌，一面又跳了一次舞。在唱出下面的一段歌調的時候，他特別熱鬧地跳起舞來：

『小猪兒說——呼嚕，呼嚕，呼嚕。

小牛兒說——㸸，㸸，㸸，

小鴨兒說——呱，呱，呱，

小鵝兒說——呷，呷，呷，

小鷄兒在外屋裏行走，

脫魯，魯，魯，——牠說着，

脫魯，魯，魯，魯，——牠說着！

『給他點什麼，米卡，』——格魯申卡說，『送點什麼給他，他是窮的。唉，那些可憐的，受侮辱的人們呀！……你知道，米卡，我要進修道院裏去。不，我眞的在什麼時候想進去的。今天阿萊莎對我說了使我記住一輩的話語。……但是……今天讓我們跳舞一下。明天進修道院，今天先跳舞一下。好人們，我想淘氣一下。那有什麼關係，上帝會饒恕的。若是我做

了上帝，我會饒恕一切的人們：「我的親愛的罪人們從今天起我饒恕大家。」我也要去請求饒恕：「好人們，饒恕我這愚蠢的女人了罷。」我是野獸，我是的。但是我願意祈禱。我還了一根葱。像我這樣狠惡女人也是想祈禱的！米卡，讓他們去跳舞，你不必阻擋。世界上所有的人全是好的，一律是好的。在世上眞好。我們人雖然壞，然而世界是好的。我們又是壞的，又是好的，又是壞的，又是好的。……你們說一說，我問你們，大家全走過來，我問一下：你們對我說；爲什麽我這樣好？我是好人，我是很好的人……那末爲什麽我這樣好呢？」——格魯中卡這樣喃語着，越來越醉了。以後直率地宣布她想自己跳舞。從椅上立起來，搖幌了一下。——「米卡，你不要再給我酒喝，我要喝，——你也不要給。酒不能取得安靜。一切全旋轉起來，那火爐，一切全轉了。我想跳舞。讓大家看我怎樣跳……我跳得眞好，眞美……」

她的翼圖是正經的：她從口袋裏掏出一條白葛布的小手絹，右手握住它的尖端，預備跳舞時揮搖之用。米卡張羅着，姑娘靜了下來，預備在一招手的時候就轟然合唱舞歌。瑪克西莫夫知道格魯申卡自已想跳，喜悅得尖叫，走到她面前跳躍着，嘴裏唱着：

腿兒細，腰兒俊，

小尾巴綳得緊緊的。

但是格魯申卡舉起手絹，朝他揮搖，驅走：

「噓，噓！米卡，他們爲什麼不來？讓大家全來……看一看。把那兩個被關鎖的人也叫來、……爲什麼你關鎖他們？你對他們說，我要跳舞，讓他們也看一看我怎樣跳舞……」

米卡帶着酒醉的姿勢走到關鎖着的門前，舉拳叩門。

「喂，你們呀……博特魏璐慈基先生們！你們出來呀，她要跳舞，叫你們出來。」

「混蛋！」——波蘭人中有一個回答。

「你是個小混蛋！你是低賤的小人，你就是的。」

「您不必再取笑波蘭了罷，」——卡爾干諾夫嚴肅地說，也是醉得無法收拾了。

「住嘴，小孩！假使我罵他混蛋，並不是對整個波蘭罵混蛋。波蘭不單是混蛋組成的。你不要說了罷，美麗的小孩，吃一塊糖罷。」

「這是什麼人呀！好像他們不是人，爲什麼他們不想和解呢？」——格魯申卡說，就走過去跳舞。

歌唱隊高唱着：「唉，外屋呀，我的外屋呀。」格魯申卡仰起頭來，嘴脣半閉，微笑了一下，揮搖手絹，身體劇烈地搖幌，突然站定在屋子中央，帶着躊疑的樣子。

「身體軟了……」——她用一種受了痛苦的聲音說，——「對不住，身子軟得很，不能跳了……對不住……」

她向歌唱隊鞠躬，又挨着次序朝四面鞠躬：

「對不住：請原諒呀……」

「喝了點酒，這位太太喝了點酒。美麗的太太，」——語聲傳了過來。

「她喝醉了，」——瑪克西莫夫對姑娘們嘻嘻哈哈地解釋。

「米卡，領我走……取我去罷，米卡。」——格魯申卡乏力地說。

米卡奔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同這個珍貴的獵獲物一塊兒到簾後去了。「我現在可以走了，」——卡爾干諾夫想，就從湖色的屋內走出，把兩扇門全關上。但是大廳裏的鬧酒還在繼續，而且鬧得更加喧嘩。米卡把格魯申卡放在牀上，他的嘴唇和她的嘴唇緊緊地合在一起。

「不要動我……」她用哀求的嗓音對他喃語，——「不要動我，現在我還不是你的……我說過是你的，但是你不要動我……饒了我罷……在他們面前，在他們附近是辦不到的。他在這裏。在這裏太齷齪了……」

「我服從！……我沒有思想……我崇拜你！……」米卡喃喃地說。——「是的，這裏很

齷齪，這裏是可恥的。」——他抱住她不放，跪倒在牀傍地板上。

「我知道，你雖然是野獸，但是你是正直的，」——格魯申卡沉重地說，——「應該做得誠實……以後應該做得誠實……我們必須做誠實的人，必須做好人……你帶我走開，遠遠地帶走，你聽見沒有……我不願意在這裏，我要走得遠遠的，遠遠的……」

「是的，是的，一定，」——米卡抱緊着她，——「我帶你走，我們飛得遠遠的……我願意把整個生命換取一個月，祇要能知道關於這個血的事情！」

「什麼血？」——格魯申卡疑惑地問。

「沒有什麼！」——米卡從牙縫裏透出這句話來。——「格魯申卡，你要一切都誠實，但是我是賊。我偷了卡嘉的錢。……可恥，可恥。」

「卡嘉的錢麼？那位小姐的錢麼？不，你沒有偷。你還給她，問我要……你喊什麼？現在我的一切全是你的。我們要錢做什麼用？我們終歸要把它浪用盡的……我們這樣的人是應浪在用的。我同你兩人可以去耕田。我將用兩隻手掘土。我們要勞動，你聽見沒有？這是阿莎浪吩咐的。我不是做你的情婦，我將對你忠實，做你的奴隸，替你做工。我們走到小姐前莎，兩人鞠下躬去，請她饒恕，以後就離開這裏。她不饒恕，我們也要離開。你把錢給她了前去。你應該愛我……不要愛她。再也不要愛她。你愛了她，我要把她掐死……我用針把

她的兩隻眼睛戳瞎……」

「我愛你，愛你一個人，在西比利亞也要愛你……」

「爲什麼到西比利亞去？也好，你要到西比利亞去，隨你便，一樣的……我們要工作。……西比利亞有雪……我愛在雪上走路……還要有小鈴……你聽着，鈴響了……在那裏鈴響？有人坐馬車來了……現在不響了。」

她乏力得閉上眼睛，忽然好像睡熟了一分鐘。小鈴果眞在遠處發響，忽然停止響了。米卡的頭枕在她的胸前。他沒有注意小鈴何以停響，也沒有注意歌聲忽然停止了，代替了歌聲和酒醉的喧嘩的位置的是整個屋內似乎突然降臨了死一般的靜寂。格魯申卡張開眼睛來了。

「怎麼，我睡着了麼？是的……那小鈴……我睡着了，做了一個夢：好像我在雪中坐着馬車……小鈴響着，我打着盹。好像同親愛的人兒，同你一塊兒坐車。走得遠遠的，遠遠的。我抱着你，吻你，偎緊在你的身傍。我好像覺得冷，雪燦爛地照耀……你知道，假使雪在夜裏發光，月亮窺望着，我好像不在地上似的……我醒了，親愛的人就在身傍，眞好呀……」

「在身傍呢，」——米卡喃語着，吻她的衣裳，胸，手。突然他感到一點奇特的情形：他覺得她的眼睛直望着前面，不望他，不望他的臉，却向他的頭上望去，而且是凝聚的，呆

板得特別。她的臉上忽然形容出驚異，幾乎是懼怕。

「米卡，誰在外面張望我們？」——她忽然微語，米卡回身看見果眞有人拉開簾子，似乎窺視他們。好像不是一個人。他跳起身來，趕緊走到張望的人面前去。

「到這裏來，請到我們這裏來，」——有一個人發出不大的聲音，却是堅定而且固執地對他說。

米卡從簾後走出來，動也不動地站着。整個屋子充滿了人，但不是剛纔的，却是新的人。刹那間的惡冷從他的背上流過，他抖索了一下。這幾個人他一下子全認識了。那個高身的，強健的老人，穿着大衣和帶徽章的制帽的是警長米哈意爾・馬卡雷奇。那個「癆病腔的，」服裝整潔的人，「永遠穿着刷得乾淨的皮靴，」——那是副檢察官。「他有一隻値四百盧布的時辰錶，他給我看過的。」這個年輕的，小個的，戴着眼鏡的……米卡忘了他的姓名，但是他也知道他，見過他：他是預審推事，「司法界裏的，」新近到差的，那個警察分署長，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他認識他，相熟的朋友。但是那幾個掛銅牌的人是做什麼的？還有兩個人……卡爾干諾夫和脫里芬・鮑里賽奇在門前……

「諸位……你們有什麼事情，諸位？」——米卡開始說，忽然好像不由自己似的，好像不知道他做什麼似的，大聲喊起來，拉長着聲音喊起來：

「我明白了！」

戴眼鏡的青年人忽然挺身向前，走到米卡面前，雖極威嚴地，却似乎有點匆忙似的起始說：

「我們對您……一句話，我請您到這裏來，就是這裏，沙發上面……發生了必要的事情，要同您解釋一下。」

「老人！」——米卡瘋狂地喊，——「老人和他的血！……我明白了！」

像被砍倒似的坐了下來，好像掉落下來似的坐到附近的椅子上面。

「你明白麼？你明白了！殺父的怪物！你的老父親的血對你告發了！」——老警長走近米卡的身傍，突然怒喊。他忿怒異常，臉漲得通紅，全身抖索。

「這是不可能的！」——短小的青年人喊。——「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米哈意爾·馬卡雷奇！這不對，這不對，……請您讓我一個人說話……我怎麼也料不到您會做出這種行爲來的……」

「但這眞是夢囈，先生們這眞是夢囈！」——警長喊。——「你們看一看他：黑夜裏，喝醉了酒，同荒蕩的女人在一起，染上了父親的血……這是夢囈！這是夢囈！」

「我用全力請求您，親愛的米哈意爾·馬卡雷奇，這一次抑止您的情感，」——副檢察

官用快語對老人微聲說，——「否則我不能不採取……」

但是這個小預審推事沒有讓他說完話，他朝着米卡，用堅決，洪響而且鄭重的聲音說：「退職中尉卡拉馬助夫先生，我應該對您宣布，您被控謀殺您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事情就發生在今天夜裏……」

他還說什麼話，檢察官也似乎插進幾句話，但是米卡雖然聽見，已經不明白了。他舉起奇異的眼神環看他們大家。

第九冊　預審

第一章　潘爾霍金職業的開始

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上面敍到他用全力叩擊莫洛作瓦房子緊閉着的大門爲止，結果自然是叩擊到了。在一小時以前曾經吃過驚嚇，由於心神的騷亂和「念慮，」還沒有上牀睡覺的費娜，聽見這種拚命叩門的神氣，重新嚇得幾乎到了發作歇司底里的地步：她心想又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前來打門，（雖然她自己看見他如何走的，）因爲除了他以外，誰也不會這樣「大膽」地叩門的。她跑去找看門人。看門人已醒，應聲到大門前。她求他不要放進來。但是看門人盤問叩門的人一番，問明白了是誰，知道他有極重要的事情要見費娜，終於決定給他開門。彼得・伊里奇走進還是那個廚房裏去，見到了費娜以後（爲了「驚疑」的原因，她請彼得・伊里奇也許看門人一同進來，）便起始盤問她，一下子就問到最主要的事情上去：那就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跑去尋格魯申卡的時候，從銅臼裏抓了小杵，回來時却不見了小杵，滿手染了血：「血還滴下來，就從手上滴下來，滴下來！」——費娜喊，顯然在她的失調的想像裏面自己造成了這個可怕的事實。但是血污的手是彼得・伊里奇自己見到的，雖然沒有從手上滴下血來，而且是他自己幫他洗去的。問題不在於手上的血乾得快不快，

而在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抓了小杵往那裏去，是不是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那裏去，而且如何可以使他取得肯定的結論？彼得·伊里奇固執地堅持在這一點上面，雖然結果是沒有打聽出任何確實的消息，但是到底得了一個確信，那就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除了到他父親的家以外，不會跑到別的地方去，所以一定是發生了一點事情。「他回來以後，」——費娜驚慌地補說，——「我對他直說一切的實情，我問他：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為什麼你的兩手染血，他好像就對我回答；這是人血，他剛剛殺了人，——他就直說，就對我懺悔了一切，忽然像瘋人一般走出去了。我坐在那裏，起始想：他現在像瘋人似的跑到那裏去呀？我心想：他一定到莫克洛葉去殺女主人。我就跑到他家去哀求他不要殺女主人，走到波羅脫尼闊夫的小舖那裏，看見他已經就要動身，手上沒有血了。（費娜見到，而且記住這點事實。）「費娜的老祖母儘可能地證實了弱女的一切供詞。彼得·伊里奇又盤問了另一些事，就走了出來，心裏比走進來時還更加慌擾而且不安。

最簡捷的似乎就是現在就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打聽出了什麼事情沒有，如果出了事情，那末到底是什麼情形，於是在無可辯駁地確定了以後，方去找警長。彼得·伊里奇決定這樣切實做去。然而夜是黑沉沉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的大門是緊閉着的，又必須去叩門，而且他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大相識，——假使他叩了門，有人給他開門，忽然一點也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末好嘲笑人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明天一定將向全城敘講一段故事，說半夜裏有一個不相識的官員潘爾霍金闖進他家裏來打聽是不是他被人家謀殺。那眞是亂子！彼得．伊里奇在世界上最怕的是亂子。但是把他吸引住的情感，十分深刻，他惡狠狠地用脚踩地，又罵了自己一聲，立刻奔到新路上去，却不是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而是到霍赫拉闊瓦太太家去。他想，他要問她；是不是剛纔在某點鐘的時候，給過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三千盧布？如果取得了否定的回答，他便立刻去見警長，不先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否則就把一切事情擱到明天再辦，逕直回家去。在這裏自然也可以一直想到，一個靑年人在深夜裏，差不多十一點鐘時候，決定到一個完全不相識的體面社會上的女太太的家裏，也許要把她從牀上喚起來，就爲了對她提出一個情形奇特的問題，也許內中包含着發生亂子的機會比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還多些。但是最精細的，神經遲鈍的人們所決定的擧動裏有時往往會發生這種情形，特別在和現在相仿的情形之下。彼得．伊里奇在這時候完全不是神經遲鈍的人了！他以後一輩子憶起，有一種不能壓抑住不的安漸漸的擁佔着他，終於纏到使他磨折的地步，而且把他越吸引越深，甚至是違反他的意志力了。他一路上到底爲了自已到這位女太太家去而自行責罵，但是「我要做到底，做到底，」——他咬緊牙根，反覆說了十幾遍，竟履行了自己的主意——做到底了。

他到翟赫拉闊瓦太太家時，時鐘正打十一點。他很快地被放進院裏去。他問：太太已經睡下沒有？看門人不能確切地回答，祇說在這種時候照例是已經睡下了的。——「您可以到樓上去問；如果肯接見您，就會接見的，如果不肯，便是不會接見的。」彼得·伊里奇走上樓去，但是到了這裏比較困難了。僕人不願意進去通報，後來喚了一個女僕出來。彼得·伊里奇用客氣而帶堅決的口氣請她報告太太，說有本地的一個官員潘爾翟金有特別要事求見，如果不是要緊的事情，是不敢來的，——「您就用這幾句話向她通報，」他求着女僕。她去了。他留在前室裏等候。翟赫拉闊瓦太太雖還未睡下，卻已在臥室裏。她自從米卡剛纔拜訪的時候起，精神感上到不快，已經預感到在夜裏她免不了將發作普通遇到這種情形時常發作的偏頭痛。她聽了女僕的話，很爲納罕，吩咐女僕去說她不能出見，雖然一個她不相識的「本地官員」在這種時候突然造訪，頗能引動她的女太太們常有的好奇。但是這一次彼得·伊里奇竟固執得像一隻呆驢；他聽見了拒見的話，十分堅持地請女僕再去通報一聲，而且轉達他，「自己所說的話語，」那就是說他有「異常重要的事情，假使她現在不接見他，以後自己會覺得可惜的。」「我當時好像從山上滾下來一般，」他以後自己敍講着。女僕訝異地向他打量了一眼，又去通報第二次。翟赫拉闊瓦太太很驚愕，想了一下，問他這人是什麼樣子的，知道「他穿得很體面，年輕，而且非常客氣。」我們借此說一句，彼得·伊里奇是十分美麗

的青年人，自己也知道的。霍赫拉闊瓦太太決定出去見他。她已經穿上家常的梳粧便服和睡鞋，但是在肩上披了一條黑色圍巾。當時請「官員」到客廳裏去，就是剛纔接見米卡的那間屋子。女主人帶着嚴肅的，疑問的態度出來見客，不請他坐下，一直起始就問：「有什麼貴幹？」

「我決定來打攪您，太太，爲了我們兩人都相識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事情，」——潘爾霍金起始說，但是這名字剛提出來，女主人的臉上忽然露出了强烈的，惹惱的樣子。她幾乎尖聲叫出，憤恨地打斷他的話。

「我爲了這可怕的人受磨折還不够麼？還不够麼？」——她瘋狂地喊，——「您怎麼敢，先生，您怎麼竟決定在這樣的時候，到一個不相識的女太太的家裏打攪……而且跑來講這個人，他就在這個客廳裏，祇在三小時以前，說要殺死我，跺着脚，走了出去，從來沒有人這樣離開一個體面的家庭的。您知道，先生，我要去告您，我不能饒過您，請您立刻離開這裏……我做了母親，我立刻就……我……我……」

「殺死麼？他連您也想殺死麼？」

「難道他已經殺死了什麼人麼？」——霍赫拉闊瓦太太連忙問。

「請您聽半分鐘，太太，我用兩句話就可以對您解釋一切，」——潘爾霍金堅決地回

答，——「今天下午五點鐘，卡拉馬助夫先生向我情商，借去了十個盧布，我完全知道他沒有錢，今天九點鐘時候他到舍間來，手裏公然握着一把一百盧布票額的鈔票，大概有兩千盧布，或者甚至有三千盧布。他的手和臉全染了血，自己像是發瘋的樣子。我問他，這許多錢從那裏來的？他確切地回答是剛剛從您那裏取來的，您借給他三千塊錢，好像讓他到金鑛上去……」

霍赫拉闊瓦太太的臉上忽然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病態的驚惶。

「天呀！他還是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她喊，擺着手，——「我沒有給他一點錢，一點也沒有給！唉，快跑，快跑！……不必再說什麽話！快去救老頭子，快去看他的父親，快跑！」

「太太，這末說來，您沒有給他錢麽？您的確記得您沒有給他任何錢麽？」

「沒有給，沒有給！我拒絕了他，因爲他不懂得珍重。他發狂似的走出去，跺着脚。他向我攻擊，我後退了……我還要對您說，因爲我現在是不願意對您還樣的人有所隱瞞了。他甚至朝我，朝我唾痰，您能想到麽？但是他們作什麽站在這裏？請坐呀……對不住，我……最好您快去，快去，您應該跑去把可憐的老人從可怕的死亡裏救出來！」

「假使他已經殺死了他呢？」

「唉，我的天，眞是的！現在我們怎麼辦？您想，現在應該怎樣辦？」

她當時讓彼得．伊里奇坐下，自己坐在他的對面。彼得．伊里奇簡單而明白地對她敍講這件事情的經過，至少是那段今天他親眼看見的歷史，又講他剛剛找過瑩娜，還通知了關於小杵的新聞。這一切細節使這位興奮的夫人異常震撼，不時地叫喊，手掩住眼睛……

「您知道，這一切我全預感到的！我有這類的才能，無論我意想到什麼，總會實現的，我有多少次，多少次看着這個可怕的人，永遠心想：這人結果會殺死我的。居然就這樣實現了……他現在假使殺死的不是我，却是他的父親，那末一定是因爲有明顯的，上帝的手指保護着我，而且他自已覺得殺死我未免慚愧，因爲我親自在這裏給他朝頸上帶了從大苦難者瓦爾瓦拉的骸骨上面取下來的神像。……那時候我眞是離死極近，我全身立在他面前，緊緊地立着，他還對我伸長着頸子！您知道，彼得．伊里奇。……（對不住，您的名字，您好像說過的，是彼得．伊里奇，）您知道，我並不相信奇蹟，但是這個神像，現在我所發生的明顯的奇蹟，——眞使我十分震撼，我又起始信仰任何的一切。您聽見曹西瑪長老的事麼？……但是我不知道在那裏說什麼……您瞧，他居然帶着頸上的神像對我啞談……自然祇是啞談，沒有殺人……竟跑到那邊去了！但是我們往那裏去，現在我們往那裏去，您以爲怎樣？」

彼得・伊里奇立起來，宣布說他現在一直去找警長，對他全說出來，以後怎麼樣，他自已知道的。

「對，他是好人，很好的人，我認識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的。一定去找他，一定去找他，您真是會想主意，彼得・伊里奇，您真是想得好；您知道，我處在您的位置上決不會想到這層！」

「我自己也是警長的好朋友，」——彼得・伊里奇說，還站在那裏，顯然願意想法趕緊離開這個感情衝動的女太太，她怎麼也不讓他和她告別而行。

「您知道，您知道，」——她喃聲說，——「您就來告訴我，您在那裏見到的，打聽到的一切……發現出來的一切……怎樣處置他，判往那裏去……請問我們這裏不是沒有死刑麼？請您一定來，那怕半夜三點鐘也可以，那怕四點鐘也可以，甚至四點半也可以……您叫人把我喚醒，假使我起不來，推我起來。……唉，天呀，我連睡也睡不着了。您知道，要不要，我也同您一塊兒去？……」

「不必，但是如果您現在親手寫下兩三行字，作為準備之用，聲明您沒有借給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任何錢款，那末也許不會多餘的……作為準備的用處……」

「一定！」——霍赫拉爾瓦太太歡欣地跳到書棹傍邊。——「您知道，您在這類事情上

那樣會出主意，那樣熟練，眞是使我震撼……您在本地服務麼？聽到您在這裏服務，那眞是有趣……」

她一面還在說話，一面迅速地在半頁的信牋上畫了下面的三行粗大的字：

「我一生從未將今天的三千盧布借與不幸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因爲他現在總是不幸的人，）而且永不，永不有任何其他款項借與他！我可以用這世間最神聖的一切的名立誓。

霍赫拉闊瓦簽字。」

「這是我寫的字條！」——她迅速轉身朝着彼得·伊里奇。——「快去，救他罷。在您的方面，這是偉大的功績。」

她朝他畫了三次的十字。她甚至跑出去送他到前屋。

「我眞感謝您！您不會相信，現在我是如何的感謝您，因爲您首先到我這裏來。怎麼我們以前沒有遇到？以後請您常到我這裏來，那是我感到極榮幸的事。您就在本地政界做事，那是很有意思的……您的辦事那樣的精細，那樣的會出主意……他們應該珍重您，應該了解您，一切我能替您做的事情，您要相信我總能……我眞是愛青年人！我對於青年人生戀。青年人是現在我們的受苦難的俄羅斯的基礎，它的一切的希望……您去罷，您去罷……」

但是彼得·伊里奇已經跑了出去，否則她不會這樣快快地放他的。霍赫拉闊瓦太太使他引起極愉快的印象，甚至使他的因爲牽進這件壞事而生出的恐慌心情鬆軟了些。趣味是十分不同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她並不怎樣老，』——他愉快地想，——『相反地，我竟會把她認做她的女兒。』

至於霍赫拉闊瓦太太本人簡直被這青年人迷住了。『多少的能幹，多少的精細，在我們的時代有這樣的青年人，還加上那種舉止和外表。有人說現在的青年人什麼事情也不會做，這就是給您的一個榜樣。』因此她對於這個『可怕的事件』甚至忘卻了，祇在躺到牀上，忽然重新憶起『她如何離死近』的時候，纔說道：『這眞是可怕，這眞是可怕！』但是立刻就沉入極結實和甜蜜的夜裏。我本來不致於提及這些瑣碎的，不相干的細節，假使現在我描寫下來的一個青年官員和年尙未老的寡婦兩人間這種琅奇的相遇，以後不成爲這個精細謹愼的青年人一生職業的基礎，——對於這件事在我們的小城裏至今還訝異地回憶着，在我們結束這部關於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長長的故事的時候，也許我們要特別說兩句話。

第二章 報警

我們的警長米哈意爾·馬卡雷奇·馬卡洛夫，退職的中校，改七品文官銜，是一個死了妻子的好人。他到我們這裏繞來了三年，却已經博得了普遍的同情，主要的是由於他「會聯絡人。」賓客在他家裏是不斷的，好像沒有他們，他自己便不能生活下去，一定要有人每天在他家裏吃飯，那怕兩個人，那怕祇有一個客人也行，沒有客人是不上棹子吃飯的。他時常設置盛宴，藉了一切的，甚至有時意料不到的名目。上的菜雖不精緻，却很豐盛。魚餡餅做得極好，酒雖不能以質爲眩耀，但能以量取勝。進門的屋內放着一隻臺球棹子，和很體面的陳設，牆上甚至掛着英國賽馬的圖畫，用黑框裝着，大家知道這成爲獨身人家裏每個彈子房內必要的修飾。每天晚上有牌局，雖然祇有一棹。本城最上等的社會，時常帶着太太們和姑娘們，聚在這裏跳舞。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的妻子雖已死去，但過的是家庭的生活，身邊有一個早已守寡的女兒，她自己的方面也已是兩個姑娘的母親，——她們就是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的外孫女。姑娘們已成人，修完了學業，外貌並不難看，性格快樂，雖然大家知道她們出嫁時沒有什麼粧奩，倒底還能吸引我們的上等社會的青年人到家裏來。米哈意爾·卡馬雷奇在

工作方面並不具有充分的能力，但是履行他的職務不比別的許多人壞些。直率地說來，他的爲人很不見得有學問，他對於行政權力範圍的瞭解上甚至是麻麻虎虎的。有些現代政治上的改革他並不是不能充分理解，却持着有時很顯著的一點錯誤去加以瞭解，並不因爲他的特別的無能力，祗是由於性格的疏忽，因爲他沒有功夫加以深刻的研究。「諸位，我的心靈是偏於武的方面，而不偏於文的方面，」——他自己形容着自己。甚至關於農人改革的確實的理論，他似乎還沒有獲得根本的，確定的見解，而是一年一年地加以認識，從實際方面，並且不由己地增添對於這方面的智識，同時他自己還是一個田主。彼得·伊里奇確切知道，他今天晚上一定可以在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的家裏遇見幾個客人，祗是不知道是什麼人。恰巧這時候檢察官和鄉區醫生瓦爾文司基，剛從彼得堡來到的青年，彼得堡醫學院優秀的畢業生，坐在警長家中玩「惠司特」牌。(Whist)檢察官，(其實是副檢察官，但是我們大家全稱他爲檢察官，)是我們這裏特別的人，歲數不老，祗有三十五歲，却頗有癆病的傾向，並且娶了極肥胖的，未能生養子女的女太太爲妻。他具有自愛的，惹惱的性格，却帶着極牢靠的智識，甚至善良的心靈。他的性格的一切害處似乎在於他自視比他的眞正的德性所允許的略爲高些。所以他時常顯得是不安靜的人。此外他還有些高尙的，甚至藝術性的傾向，例如是對於心理的傾向，對於人類心靈的特別的熟諳，對於認識罪人和犯罪的特別才能的傾向。在這

意義上他認自己在職務方面受了寃屈，還被人家搶先，永遠相信上峯不加以重視，他有許多仇敵。在陰鬱的時間甚至以改業刑名律師爲威嚇，突如其來的卡拉馬助夫殺父案似乎把他整個身子搖撼了一下：「這件案子可以名聞全俄羅斯。」但是我說這話是超越到前面去了。

我們的年輕的預審推事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湼留道夫同小姐們坐在隣室內。他從彼得堡到此地來祗有兩個月。以後我們這裏有人說，甚至引爲驚訝的是這些人彷彿故意在這「罪犯」的晚上聚在行政官吏的家中。但是事情發生得比較簡單，而且是極自然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夫人牙痛了兩天，他必須往什麼地方去，離開她的呻吟；醫生呢，實際上晚上總要到有牌賭的什麼地方去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湼留道夫還在三天以前就打算今天晚上到米哈意爾・馬卡雷奇家去，做出偶然前去的樣子，以便忽然狡獪地使他米哈意爾・馬卡雷奇的大小姐渥麗卡・米哈意洛夫納大吃一驚，那就是他知道她的祕密，他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而她想故意瞞住大家，以免邀請全城的人前來跳舞。還要說出許多笑話，和關於她的年齡的暗示的話，意思是說她怕發覺她的年齡，而現在他既擁有了她的祕密，明天就要對大家宣布。可愛的青年人在這方面是很會淘氣的，我們的女太太們稱他爲淘氣孩子，他似乎很喜歡。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情感，出身於很好的家族，屬於很好的社會。他雖然好惡作劇，却是很天眞，而且永遠有禮貌的人。他外表上是小小的身材，柔弱的體幹。柔細，

白皙的手指上永遠閃耀着幾隻極粗大的戒指。在履行職務時，神氣顯得特別的重要，好像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責任瞭解到了神聖的地步。在審問普通人裏的兇首和其他惡徒的時候，他特別會使他們弄得迷惑。假使這不能引起他們對他的尊敬，那末確乎可以使他們發生多少的驚異。

彼得・伊里奇走到警長家中的時候，簡直弄得十分驚愕：他忽然看見大家已經都知道了。大家確乎已將紙牌扔棄，站在那裏議論起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甚至從小姐們那裏跑來，露出戰鬪性的，準備襲擊的態度。彼得・伊里奇聽到了一個驚愕的消息，那就是老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確已在今天晚上，自己家裏被殺，既被殺，又被搶。這件事由於下面的情節，剛剛纔曉得的。

在圍牆旁邊被摔倒的格里郭里的夫人，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雖然在牀上睡得死沉沉的，還可睡到早晨爲止，竟忽然醒過來了。躺在隣室，失了知覺的司米爾加可夫的可怕的，瘋癇性的呼號幫助她醒來，——這呼號從他發作暈厥病的時候就開始，永遠一點子使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非常害怕，使她發生病態的影響。她永遠不能習慣着。她從睡夢中跳起，幾乎沒有知覺地奔到司米爾加可夫的小屋裏去。但是裏面很黑暗，祇聽見病人起始厲害地發鼾，和跳抖。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自己喊叫出來，起始叫丈夫，忽然想到她起身的時候格里

郭里並沒有在牀上。她跑到牀傍，重新摸索了一會，牀果眞是空的。這末說來，他出去了。但是到那裏去了呢？她跑到台階上，從台階上畏葸地叫他。自然沒有得到回答，却在黑夜的靜寂之中聽見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好像遠遠裏從花園裏來的呻吟聲。她傾聽了一下：呻吟聲又重複了，顯然確是從花園裏發出來的。「天呀，眞好像當時奧麗薩魏達的情形一樣！」——她的錯亂的腦筋裏閃過這個念頭。她畏葸地走下階梯，看見園門開着。「他一定在那裏，」——她想，忽然明晰地聽到格里郭里叫喚她，用軟弱的，哭泣的，可怕的聲音喊道：「瑪爾法！瑪爾法！」「上帝，願你保護他，脫離災難，」——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微語，朝發出呼喊的地方跑去，因此就發現了格里郭里。但是不在圍牆旁邊發現，不在他被摔倒的地方，却在離開圍牆二十步以外。原來他醒轉後爬走着，大概爬得很久，幾次喪失了知覺，重新陷入無知覺的狀態裏面。她立刻注意到他滿身是血，就大聲喊起來。格里郭里說着輕聲的，無聯貫的喃語：「殺死了……把父親殺死了……你喊什麼，傻瓜……快跑，叫人去……」但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按捺不住自己，一直的喊着，忽然看見主人屋內窗子開着，窗裏有亮光，跑到窗前，起始叫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但是朝窗裏一看，看見了可怕的境象，主人仰躺在地板上，動也不動。淺色的晨服和白色的襯衫在胸前濺了許多血。棹上的臘燭把血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呆板的，死僵的臉照得十分鮮明。瑪爾法．伊格納奇也

夫納在極度的恐怖的心情之下，雖開窗子，跑出花園，開了大門的門，低着頭，跑到後面鄉鄰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家去。隣家母女兩人當時業已安寢，但是經不起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拚命叩擊窗板，和大聲的呼喊，便醒了，跳到窗前來。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一面尖叫喊嚷，一面不聯貫地將主要的情節轉告出來，並且請求幫忙。恰巧那晚上那個流蕩的福瑪宿在他們家裏。立刻把他喚醒，三個人跑到犯罪的地方去。走路的中間，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記起剛纔在九點鐘光景曾聽見從花園裏有一陣可怕的，尖銳的喊聲朝四處響着。自然這就是格里郭里的喊聲，那時他兩手正抓住坐在圍牆上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脚，喊道：「殺父的人！」有一個人獨自喊了一聲，以後忽然停止了，——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一面跑，一面說。跑到格里郭里躺着的地方，兩個女人藉着福瑪的幫助，把他抬進邊屋裏去。點了燈，看見司米爾加可夫還在小屋裏禁壓不住，不斷地抖戰，眼睛發斜，嘴唇上流沫。用水和醋洗格里郭里的頭。經水洗後他完全恢復了知覺，立刻問道：「老爺被殺死了沒有？」兩個女人和福瑪當時到主人屋裏去，走進園中，這一次見到不但窗子，連從房子裏通花園的門也敞開着，同時一星期以來每夜從晚上起就由主人自己緊緊地關住門，甚至無論有什麼事情也不許格里郭里打門。兩個女人和福瑪看見了敞開的門，立刻怕走進裏面去，「爲了以後不致於生出什麼麻煩來，」格里郭里在他們走回來後，吩咐他們立刻去見警長。

於是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跑來，使警長家裏的一切的人全驚慌起來。她比彼得．伊里奇祇先到五分鐘，所以彼得．伊里奇來到的時候並不是單單帶來了一些猜想和結論，卻成為目擊的證人，根據他的敍述更加可以證實大家對於誰是罪犯的一致猜度。（他自己在心靈的深處，最後的一分鐘以前還是拒卻相信這事的。）

大家决定採取積極的行動。立刻下令本城副警務督察官召集四名見證，按照一切應辦的手續，（恕我在這裏不予詳敍，）走進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屋裏，就地辦理檢察事宜。鄉區醫生是一個性子火辣，新到此地的人，幾乎自告奮勇，伴警長，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前去。我祇是簡單地說兩句：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確乎被殺死，腦袋被砸破了。但是用的是什麼兇器？大概就是以後用來打倒格里郭里的那個兇器。後來格里郭里在取到了可能的醫藥的幫助以後，用軟弱而且間歇的聲音說出他如何被摔倒的一段十分聯貫的故事。大衆聽見以後，便去尋找兇器，持着燈籠到圍牆旁邊尋覓，找見了一隻銅杵一直扔在最看得見的花園的小徑上，面。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躺着的屋內看不見任何特別凌亂的情形，但是在牀旁屏風後面地板上檢到了一隻厚紙製成的，辦公事用的大信封，信封上寫着一行字！「如願親來，當以此三千盧布的薄禮獻與我的安琪兒格魯申卡。」下面又添了幾個字，大概是以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寫下的：「和我的小鷄。」信封上有三個紅色的大火漆印，但是信封已經撕破，



而且是容的：錢已經被取走了。地板上還找到一根縛信封的玫瑰色的細帶。彼得•伊里奇所供的話語裏有一樁事實給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引起極深的印象，那就是猜到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到天亮時一定要自殺，那是他自己決定的，自己對彼得•伊里奇說的，還當時在手槍上裝了子彈，寫了字條，放在口袋裏。在彼得•伊里奇還不願相信他的話，威嚇着說他要去對什麼人告訴，以阻止自殺的時候，米卡露出牙齒，自己回答道：「你來不及了。」如此說來，應該趕緊到莫克洛葉去，罪犯還沒有想到真的要自殺以前，先捉住他。「這是明顯的，這是明顯的！」——檢察官反復地說，露出過度的興奮，——「這個壞蛋總是這樣做法的：『決定明天自殺，臨死以前先鬧酒快樂一下。』」關於他如何在小舖裏取了酒和各種貨物的歷史，祇是使檢察官更加興奮些。「諸位，你們記得那個殺死商人渥爾蘇費也夫的小夥子，他搶了一千五百盧布的貨物。立刻去燙頭髮，後來甚至沒有把錢好生藏起，也是差不多握在手裏，就去找姑娘們了。」但是偵查進行得遲緩，再加上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的搜查，和其他形式上的手續等等。這一切要時間，因此就派警察分署長馬佛里基•馬里基奇•施米爾曹夫早兩小時先到莫克洛葉去。他恰巧頭天早晨進城來領薪水。當時給他的訓令是到了莫克洛葉以後，不要聲張，嚴密注意「罪人」的行動，一直到主管的人員來到的時候爲止，此外還要預備好見證和巡警等人。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當時照辦，一切在祕密中進行，祇向他

的老友脫里芬．鮑里賽奇一人告訴了一部分的祕密。這時間恰巧就和米卡在黑暗的廊下遇到了尋找他的老闆，並且看見他臉上和話語裏忽然有點變動的時候相吻合。所以米卡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人偵察他們；至於他的手槍匣子早被老闆偷走，藏在適宜的地方。祇在四五點鐘黎明時候，主管人員，如警長，檢察官和預審推事等，纔坐了兩輛三套的馬車來到。醫官留在賽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預備早晨時解剖死者的屍首，但主要的是注意着害病的僕人司米爾加可夫的情況，「這樣兇險的，這樣長時期的昏厥病的發作，在兩晝夜以內不斷地反復着的，是不大遇見的，而有待於科學方面的研究，」——他興奮地對動身出城的夥伴們說，他們笑着向他道賀獲得了這樣的好東西。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很清楚的記到醫生還用極堅決的口氣補說，司米爾加可夫不能活到早晨的。

現在，在長久的，却似乎必要的解釋之後，我們又回到上冊終止時所敘述的地方來了。

第三章　靈魂的苦痛——第一次的磨難

米卡坐在那裏，舉起奇異的眼神環視在場的人們，不明白他們對他說什麼話。他突然立起來，手向上舉起，大聲喊道：

「我沒有犯罪！對於這個血我沒有犯罪！對於我的父親的血，沒有犯罪……想殺他，但是沒有犯罪！不是我！」

他剛喊出還幾句話，格魯中卡從簾後跳出，一直跪在警長的脚下。

「還是我，還是我的錯處！」——她用刺穿心胸的聲音喊叫，滿面是淚，手向大家伸展。——「他是爲了我殺的！……我磨折他，弄他到這種地步的。我還磨折那個可憐的死去的老人，全是由于我的忿恨而弄到這地步的！我有錯，我是第一個罪人，我是主犯，我有錯！」

「是的，你有錯！你是主犯！你這潑婦！你這荒唐女人！你是主要的有罪的人，」——警長喊，舉手威嚇她。但是大家當時迅快地，而且堅決地把他禁壓了下去。檢察官甚至雙手抓着他。

「這完全是胡鬧，米哈意爾．馬卡雷奇，」——他喊，——「您根本妨礙偵查的進行……把事情弄糟……」——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想辦法，想辦法，想辦法！」——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性急得十分可怕，——「否則是根本弄不下去的！……」

「一塊兒裁判我們兩人罷！」——格魯申卡瘋狂似的繼續喊着，還跪在那裏。——「一塊兒懲罰我們，現在我那怕受死刑也要同他在一塊兒！」

「格魯申卡，我的生命，我的血，我的聖物！」——米卡奔到她旁邊跪下，緊緊地把她摟在懷裏。——「你們不要相信她，」——他喊，——「她一點也沒有錯處，對於任何人的血，任何一切事都沒有錯！」

他以後記到有幾個人用强力把他從她身邊拉開，又突然把她帶走，他在坐到棹旁的時候纔恢復了知覺。帶着金屬徽章的人們站在他的旁邊和後面。預審推事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隔着棹子，坐在他的對面沙發上，勸他從放在棹上的茶杯裏喝一點水：「這可以使您感到新鮮和安靜。您不要怕，不要着急，」——他異常客氣地補說着。米卡記得，他忽然對於他的大戒指，（一隻是紫玉瑛的，另一隻是鮮黃的，透明的，光采極好的，）十分好奇的注意着。他以後還驚訝的記起，這兩隻戒指甚至在可怕的審問的全部時間內，還止不住吸引他的眼

光，也不知爲什麽原因老不能將眼神避開，而加以遺忘，看作對於他的地位完全不適合的東西。在米卡左傍，晚上剛開始時，瑪克西莫夫坐着的地方，現在坐着檢察官，米卡的右手，格魯申卡原來坐的地方，有一個面頰紅潤的青年人坐着，他好像穿着一件很舊的獵人的上褂：前面放着黑墨水壺和紙張。原來他是預審推事帶來的書記，警長現在站在窗傍，屋子的另端，卡爾干諾夫的傍邊。卡爾干諾夫坐在窗傍的椅上。

「喝點水罷！」——預審推事第十遍柔聲說。

「喝了，諸位，喝了……但是……諸位，請你們懲罰我罷，解決我的命運罷！」——米卡喊，呆板得可怕的，瞪出着的眼光朝預審推事看着。

「那末您肯定地說，您對於您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死，沒有罪麽？」——預審推事用柔和，而堅決的聲音問。

「沒有罪！對於別人的血有罪，另一個老人的血，不是我父親的。我現在爲他痛哭！我殺死了，殺死了一個老人，殺死了，摔在地上……但是爲了那個血而對另一個血，我並沒有犯罪的可怕的血負責是極難受的事。……先生，那是可怕的罪狀，好像朝額上打了一記悶棍！但是誰殺死父親的，誰殺死的？不是我，誰能殺死呢？那是怪事，離奇，而且不可能！……」

「是的，誰能殺死……」——預審推事開始說，但是檢察官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他是副檢察官，但是我們爲了簡便起見稱他爲檢察官，）在和預審推事使了一下眉眼以後，對米卡說道：

「您不必爲那個老僕人，格里郭里·瓦西里也夫擔心。您要知道，他還活在世上，醒了轉來。根據他的供詞，和您現在自己所供的話，他雖然受了您的痛打，大槪一定要活着的，至少醫生的判斷是如此的。」

「活着麼？那末他還活着麼？」——米卡忽然喊，雙手直擺。他的臉上發了光采。——「上帝，感謝你憑了我的祈禱，爲我這罪徒這和惡人做了極大的奇蹟！……是的，是的，這是憑了我的祈禱，我禱告了一夜！……」他畫了三次十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們就從格里郭里本人那裏取得了對於您有很大關係的供詞……」——檢察官繼續說下去，但是米卡忽然從椅上跳起來。

「一分鐘，諸位先生，看了上帝的分上，祇有一分鐘；我到她那裏去一趟……」

「對不住！這時候無論如何不成！」——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甚至幾乎尖叫，也跳起身來。胸前懸徽章的人們抓住米卡，但是他自己也坐到椅子上去了。……

「諸位，眞可惜！我祇想到她那裏去一小會兒……想告訴她，整夜吮吸我的心的那個血

洗淨了，消滅了，我現在已經不是殺人的兇手！諸位，她是我的未婚妻！」——他忽然歡欣地，崇拜地說，朝大家看了一眼，——「多謝你們，諸位！你們使我再生，使我一下子復活！……這老人在手裏抱大我，在水槽裏給我洗澡，在我三歲被大家遺棄的時候。他是我的嫡親的父親！……」

「如此說來，您……」——預審推事起始說。

「等一會，諸位，再等一分鐘，」——米卡打插他，兩肘放在棹上，手掌掩臉，——「讓我靜想一下，讓我休息一下，諸位。這一切使我十分震撼，十分震撼，人不是鼓皮呀，諸位！」

「您再來一點水……」——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喃語。

米卡將手從臉上奪去，笑了。他的眼神是快樂的，他在一剎那間似乎整個變了。他的語調也變了：現在坐着的又是和所有這些人平等的人，和這些他的以前的朋友們平等的，正好像在昨天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大家聚在某一個交際社會中一般。我們應該順便提一下，米卡在剛到此地時曾在警長家中受過優渥的招待，但是以後，特別在最後的一月中，米卡不大上他家去，而警長例如在街上和他相遇時便緊緊的皺了眉頭，祇是爲了禮貌和他鞠躬作答，這是米卡記得很清楚的。他同檢察官相識得疏遠些，卻有時還到檢察官夫人，

一個神經質的，怪誕的女太太那裏去，作極恭敬的拜訪，甚至自已也不很明白爲什麽到她那裏去，而她永遠和藹的接待他，不知爲甚麽原因一直到最後的時間爲止，對他十分注意。他和預審推事還沒有認識，但是遇見過他，甚至同他說過一兩次話，兩次都是講女人。

「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我看您是極巧妙的預審推事，」——米卡忽然快樂地笑了。「但是我現在自已來幫您的忙。諸位，我現在復活了……你們不要責備我，這樣隨便，這樣直率地對你們說話。我有點酒醉，我這是要對你們公開說的。我好像曾經……曾經遇見您，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在舍親米烏騷夫家裏……諸位，諸位，我並不冀圖平等的地位，我也明白我在你們面前現在是什麽人。在我身上有……假使格里郭里指出我出。……那末在我身上有了可怕的嫌疑，自然有的！可怕，可怕，——我是明白這個的！但是諸位，我現在準備談正事，一下子就加以了結，因爲，你們聽着，聽着，諸位！既然我知道我沒有犯罪，那末自然一下子就會了結的！對不對？對不對？」

米卡匆遽地說了許多話，帶着神經質的，感情洋溢的樣子，似乎根本認聽者們是他的極要好的朋友。

「如此說來，我們現在可以記載下來，您絕對地否認加在您身上的罪狀，」——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帶着極深的意義說着，當時轉身向着書記，輕聲告訴他應該記載什麽話。

「記載什麼？您打算記載麼？好罷，記載罷。我同意，完全同意，諸位。……不過你們瞧……等一等，等一等，這樣想：對於搗亂的行爲他是有罪的，對於加在可憐的老人身上的痛毆他是有罪的。在自己的內心裏，在內心的深處，是有罪的，——但這不必寫，（他忽然轉身向書記說，）這是我的私人的生活，諸位，這與你們沒有關係，那就是說心靈的深處，……但是殺死老父親一層——沒有罪！這是野蠻的念頭！這完全是野蠻的念頭！……我對你們。證明一下，你們立刻就會相信的。你們會笑，諸位，你們自己會笑你們的疑心！……」

「您安靜一下，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預審推事提醒他，似乎顯然想用安靜的態度戰勝這瘋子。——「在繼續審問以前，我願意聽到，祇要您答應回答，——願意聽到您自行證實下面的事實，那就是好像您不愛去世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同他時常吵鬧……至少在這裏，一刻鐘以前，您好像會說過甚至想殺他。您喊道：沒有殺，却打算殺的！」

「我喊過這話麼？這也許是的，諸位！是的，不幸的是我想殺死他，許多次想殺死他……不幸得很，不幸得很！」

「您想的。您能不能解釋一下，您這樣仇恨您的父親，究竟是什麼原則指導着您？」

「有什麼可解釋的，諸位！」——米卡陰鬱地聳肩，低下頭去，——「我並沒有隱瞞我

的情感，全城都知道這個，——酒店裏全都知道的。新近在修道院裏，曹西瑪長老的修道室裏聲明過的……當天晚上就打了父親，幾乎把他打死，並且賭咒要再來殺死他，當着證人面前賭咒……有一千個證人！整個月喊嚷着，大家都是證人！……事實擺在面前？事實說着話，喊嚷出來，但是——情感，諸位，情感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們瞧，諸位，（米卡皺眉，）我以爲您沒有問我的情感的權利，您固然是履行職務，我明白這情形，但這是我的事情，我的內心的，祕密的事情……因爲我過去並沒有隱瞞我的情感……例如說，在酒店裏對大家說着……所以現在我也不再作什麼祕密……你們瞧，諸位，我也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可怕的形跡落在我的身上：我對大家說，我要殺死他，但是他被殺死了：那末還不是我麼？哈，哈，哈！我可以原諒你們的，諸位，我很原諒你們。我連自己都驚愕到骨頭裏去，因爲不是我，究竟是誰殺死的？這不是實話麼？不是我，便是誰？誰？諸位，——」——他突然喊起來，——「我願意知道，我甚至要求你們告訴我：他在那裏被殺死的？他如何被殺，用什麼兇器？怎樣被殺的？」——他迅快地問，眼睛朝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射過來。

「我們發現他在他的書房的地板上面直躺着，腦袋被砸破了，」——檢察官說。

「這眞是可怕，諸位！」——米卡突然抖索了一下，身體靠在椅上，右手掩臉。

「我們繼續下去，」——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插上去說，——「如此說來，究竟什麼

東西迫使您生出你的仇恨的情感？您好像公開地宣布是喫醋的情感？」

「是的，醋意，但不單是醋意。」

「爲了金錢的爭論。」

「是的，也爲了金錢。」

「好像爭論在於三千的數目，這個遺產的數目沒有給够您。」

「什麼三千？多些，多些，」——米卡喊起來，——米卡喊，——「在六千以上，也許在一萬以上。我對大家這樣說過，對大家這樣喊過！但是我決定就是這樣，就限於這三千的數目。我十分需要這三千盧布……那隻信封裏的三千盧布，我知道藏在他的枕頭底下，爲格魯申卡預備的，我根本認爲是從我那裏偷來的，認爲自己的，好像就是我的所有物……」

檢察官帶着很深的意義，和預審推事對看了一眼，還來得及不知不覺地對他擠了擠眉眼。

「我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上去。」——檢察官立刻說，——「現在您讓我們記住而且記載下那一節：就是您認信封裏的錢似乎就是自己的所有物。」

「寫罷，諸位，我也明白這又是對我的一個證跡，但是我不怕證跡，自己說話套到自己身上去。你們聽着，是我自己套上的！諸位，你們好像把我完全認作和我本相不同的人，」——他忽然憂鬱而且陰沉地補說，——「同你們說話的是一個正直的人，最正直的人，主要

地──請你們不要忽略這一點──是一個做了無數卑鄙的事，却仍不失其高貴的人，是一個在內心，在心靈深處……總之，我不會表現出來……我所以一生受磨折着的就是為了渴求正直，做了所謂正直的磨難者，帶着燈籠尋覓它，帶着狄奧金的燈籠，但是一輩子祇做了一些齷齪事情，像我們一切人一樣……其實是我一個人，不是一切人，諸位，是我一個人，我錯了，我一個人，我一個人！……諸位，我頭痛了，」──他苦痛地皺着眉頭，──「諸位，我不喜歡他的外貌，一點不誠實的樣子，大言不慚，輕侮一切神聖的事物，好嘲笑他人，沒有信仰。眞是討厭，眞是討厭！但是現在他死了，我對於他的意見不同了。」

「什麽不同？」

「並非不同，但是我可惜，我這樣仇恨他。」

「感到了懺悔麽？」

「不，並不是懺悔，這個你們不必記載下來。諸位，我自己也並不好，我自己也不很美麗，所以沒有權利認他為為可憎厭的人。這句話是可以記載下來的。」

米卡說了這句話，忽然起始十分憂鬱。他在回答預審推事的問題的時候，早就漸漸地變得越來越陰沉了。恰巧這時候忽然又暴發了一幕突如其來的活劇。原來剛纔雖然把格魯申卡隔開，但是隔得不很遠，祇是放在和現在舉行審詢的湖色的屋子相隔一間的屋內。那是一間

小屋，有一個窗子，就在夜裏跳舞飲酒的大屋的後面。她坐在裏面，祇有瑪克西莫夫一人作伴。他受了很大的驚嚇，十分害怕，就黏貼在她的身傍，似乎向她求救。他們的門前立着一個胸懸徽章的農夫。格魯申卡哭泣着，在悲哀侵臨她的心靈的時候，她突然跳起身來，搖着手，大聲喊道：「災害，我的災害！」便從屋內跑到他那裏，跑到米卡那裏，而且來得突然，竟誰也來不及阻止她。米卡聽到他的喊聲，竟抖索一下，跳起來，喊嚷着，飛快地跑過去迎她，好像不記得自己似的。但是他們雖然互相看到，却還是不讓他們到一塊兒。幾個人緊緊地抓住他的手；他爭鬥，掙脫，用了三四個人纔把他圍住。她也被抓住，他看見人家把她拉走的時候，她喊着向他伸手。在這幕活劇終結的時候，他又在棹傍，檢察官的對面，原來的地方醒了轉來，朝他們喊道：

「你們在她身上找到什麼？你們做什麼磨折她？她是清白的，清白的！……」

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勸他。過了一些時候，十分鐘；離開一下的米哈意爾・馬卡雷奇走進屋來，興奮地對檢察官大聲說着：

「她被拉走了，她在樓下。諸位，請許我對這不幸的人說一句話，好不好？當着你們，當着你們！」

「請說罷，米哈意爾・馬卡雷奇，」——檢察官回答，——「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我們

不反對。」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你聽我說，」——米哈意爾・馬卡雷奇對米卡說，他的整個的慌亂的臉表現對於不幸的人熱情的，近乎慈父般的同情。——「我自己把你的阿格拉費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送了下去，交給老闆的女兒們，現在那個小老頭兒瑪克西莫夫寸步不離地和她在一起。我勸了她半天，使她安靜下去：還對她暗示說，你必須自行辯白，所以她不應加以妨礙，反使你引起煩惱，否則你也許心裏一亂，作了對於自己不合宜的供詞，你明白麼？總而言之，我的說話，她明白了。她是聰明人，她是好人，她跑過來吻我這老人的手，替你哀求。她自己叫我來對你說，叫你爲她安心，現在你必須做得可以使我跑去對她說，你已經安靜下來，得了安慰。你現在安靜一下罷。你應該了解這一點。我對不住她。她具有基督的靈魂，她具有靜淑的靈魂，她是淸白無邪的。現在怎麼說法，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你能不能安靜的坐着？」

這好人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但是格魯申卡的憂愁，一個人的憂愁，深印到他的良善的心靈裏去，他的眼裏甚至包着淚水。米卡跳起來，跑到他面前。

「對不住，諸位，許我說一下，許我說一下！」——他喊，——「您具有安琪兒一般的，安琪兒一般的靈魂，米哈意爾・馬卡雷奇！我代她對您致謝。我會安靜下去，我會的，

我會快樂的。您的心既是這樣無罣的良善，就請您轉告她，我很快樂，很快樂，甚至起始笑出來，因爲知道有像您這樣護身安琪兒在她的身邊。我立刻了結一下，身子一容，立刻去找她：讓她等着，她看得見的！諸位，」——他突然對檢察官和預審推事說，——「現在我要把我的整個的心靈打開給你們看，整個發打出來，我們一下子就辦完這一切，快樂地加以了結，——以後我們要笑起來的，不是麼？諸位，這個女人是我的心靈的女王！請你們許我說這句話，我對你們直說了出來……我看見和我處在一起的是極正直的人們。她是光明，她是我的神聖，這是你們應該知道的！你們聽見她喊着：「和你同去受死刑也是情願的！」我這個乞丐，光蛋，我給了她什麼東西？爲了什麼她這樣愛我？我這個呆笨的，可恥的東西，還加上那張受恥辱的臉，配不配受她的愛情，竟使她情願和我一塊流配出去？她剛纔爲了我，竟對您下跪，她是那樣驕傲的，那樣清白的！我怎麼能不愛她，不哭喊，不奔到她面前，像剛纔那樣呢？諸位，請你們恕我！但是現在，現在我得到安慰了！」

他倒在椅上，兩手掩面，痛哭起來。但這是幸福的淚。他一下子醒了轉來。老警長很滿意，法院人員也同樣的滿意，他們感到現在審問將進入新的階段。米卡看見警長走後，眞的高興了。

「諸位，現在我是你們的，完全是你們的了。如果沒有這一些瑣碎的情節，我們立刻就

能談得對勁的。我又講起瑣碎的情節來了。諸位，我是你們的，但是我敢賭咒，必須有相互的信仰，——你們對我，和我對你們，——否則我們永遠了結不完。我這話是爲你們說的。現在我們談正事，諸位，我們談正事。主要的是請你們不要在我的心靈裏搔爬，不要用空虛的事情磨折它，祇問正事和事實，我現在就可以使你們得到滿意。瑣碎的情節拋到一邊去！」

米卡這樣喊着。辭問重又開始。

第四章　第二次的磨難

「您不知道，您如何使我們也鼓勵起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那是由於您的準備答復一切而來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活潑的態度和顯著的愉快，在他的瞪出的，淡灰色的，却很近視的眼睛裏閃耀着，他從一分鐘以前纔從眼睛上摘下了眼鏡，——「您剛纔所說關於我們相互信任的話是很合理的，在這樣重要的案件內，假使受嫌疑的人確乎願意，希望，而且能以自行辯白，我們中間如無相互的信任，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方面，我們將用一切我們份內應有的力量做去，您自己現在也甚至看見我們如何辦事……您同意麼，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他忽然對檢察官說。

「這是無疑的，」——檢察官同意，雖然和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的熱情相比，顯得有點嚴肅。

我在這裏先說一次，以後不再多敘的，是新到此地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從接事的初期起就對我們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那個檢察官，感到異常的尊敬心，和他幾乎心心相投。他幾乎是唯一的人，絕對地相信我們這個「職務上受冤屈」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具

有不尋常的心理方面和辯論方面的天才，而且十分相信他受了冤屈。他在彼得堡時就聽到他的爲人。在另一方面，青年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也成爲全世界唯一的人，是我們的「受冤屈」的檢察官所愛的。他們在到此地的途中已有所商議，約定好關於待辦的案件的步驟，現在坐在棹傍，有敏銳的智力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能在空中抓住，而且了解他的老前輩同事的每種指示，他的臉上的每種行動，從半句話裏，從眼色之間，從眼睛的一瞥裏。

「諸位，請你們許我自行敘講出來，不要用瑣細的情節和我打攪，我一下子便可以全行講出，」——米卡的精神沸騰了。

「妙極了。多謝您。但是在着手聽您的報告以前，最好請您對我確認一件對於我們極有趣的小事實，就是關於那十個盧布，您昨天五點鐘左右，用手槍作押，向您的朋友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借來的。」

「是押的，諸位，押了十個盧布，以後怎麼樣呢？剛剛從大路上回城的時候押的，就是這樣子。」

「您從大路上回來麼？您出城來着麼？」

「出城的，諸位，坐了四十俄里的馬車，你們竟不知道麼？」

檢察官和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互相使了眼色。

「總而言之，您起始敍述的時候最好從有系統的描寫昨天一天從早晨起所過的日子起始，請問您：您出城去有什麼事？什麼時候走的？什麼時候回來的……一切這些事實……」

「您從開始就這樣問才好呢，」——米卡大笑，——「假使您願意的話，不是應該從昨天說起，却必須從前天說起，從前天早晨起，您就可以明白我到那裏去的，怎麼樣去的，爲什麼事情去的。諸位，我前天早晨到此地的商人薩姆騷諾夫家去，問他借三千盧布，有最確實的抵押做保障，——我忽然急於要用錢，諸位，忽然有急用……」

「容我打斷您的話，」——檢察官客氣地說，——「爲什麼您忽然這樣需要錢：而且恰巧是那個數目，那就是三千盧布？」

「諸位，不必來些瑣碎的話：如何，什麼時候，爲什麼，爲什麼恰巧需要這些錢，而不是那些錢，嘮嘮叨叨的一套子……這樣子三卷書也寫不盡，還要加上一段後跋！」

米卡說這話，帶着一個想說出全部的眞理，充滿極善良用意的人那種好意的，不耐煩的親昵的態度。

「諸位，」——他似乎忽然改正了過來，——「你們不要埋怨我的頑强，請你們相信，我感到完全的尊敬，也明白眞正的情形。你們不要以爲我喝醉了。我現在已經淸醒了。卽使酒醉，也並不妨礙，我是這樣的：

「酒醒後聰明些——變得傻了，
酒醉後愚笨些——變得聰明了。」

哈，哈，哈；諸位，我看：我現在，在沒有解釋淸楚以前，就取笑你們，還有點不合適。我應當遵守本身的尊嚴。我也明白現在不同之點：我在你們面前終是一個犯人，和你們並不處於平等的地位，你們奉令監督我的一切：你們決不能爲了格里郭里的事情撫摸我的頭，把老頭子的頭砸破了而不加懲罰，你們爲了他的事情把我送交法庭，定上半年，或一年的反省院的刑罰，我不知道你們怎樣判罪，恐怕不致於剝奪公權。不剝奪公權是不是，檢察官？所以諸位，我也明白這個區別的……但是你們也須同意，你們用這類：「在那裏走路？怎麼樣走路？什麼時候走路？走上了什麼路？」等等的問話，會把上帝都弄糊塗的。假使我弄得糊塗，你們立刻一把抓住，記載了下來，那時便怎樣呢？不會出什麼事的！假使我現在起始撒謊，那便讓我撒謊到底，你們諸位既是受上等教育的，極正直的人，你們會原恕的。我的最末的請求是：請你們諸位棄去官僚派的審問的老套：先從一點小事情，瑣碎不足道的事情起始：怎樣起床，怎樣吃飯，怎樣吐痰，往那裏吐痰，「在使罪人的注意力催眠以後，」

忽然用一個驚人的問題罩到他的頭上去；「殺死誰？搶誰的錢？」哈，哈，哈，這是你們的官僚主義，這是你們的規則，你們一切的狡猾全隱在這個上面！你們可以用這類的狡猾的手段使鄉下人催眠，而不能使我催眠的。我明白公事，自己也做過官，哈，哈，哈！諸位，請不要生氣，饒恕我的魯莽！」——他喊着。用近乎驚異的善意的態度望着他們，——「米卡．卡拉馬助夫說出的話，是可以原諒的，因爲可以不原諒聰明的人，而對米卡是應該原諒的！哈，哈，哈！」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聽着，也笑了。檢察官雖然不笑，却銳利地，目不轉睛地審看米卡，好像不願意放過他的些須的話語，一點點的行動，臉部上小皺紋一點點的震動似的。

「我們一開始問您，」——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一面繼續笑，一面回答，——「就沒有用您早上如何起牀，吃什麼東西等等的問題對你打擾，甚至是用極主要的事情上起始的。」

「我對於您待我的好處，沒有比擬的，充滿正直情感的好處是會經了解，而且現在也了解的，會經重視，而且更將重視的。我們三個聚在這裏，全是正直的人，讓我們一切都植立在有學問的，上等社會的，受貴族制度和名譽約束的人們中間相互的信任上面罷。無論如何，請容許我把你們看作在我的生命的現在的時刻內，在我的名譽受侮辱的現在的時刻內的最好的朋友！諸位，你們不認爲侮辱麼？不認爲侮辱麼？」

「相反地，您把這些話表現得很妙；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用鄭重和贊成的態度表示同意。

「至於瑣碎的事情，諸位，所有這些巧妙的瑣碎事情應該拋棄，」——米卡歡欣地喊。——「否則不知道會弄出什麼事情來的，對不對呢？」

「我願意全部遵從您的有見識的勸告，」——檢察官忽然插上去，對米卡說，——「但是我不能拒絕不提我的問題。我們認爲十分重要，我們必須想知道，爲什麼您需要這筆數目就是三千盧布。」

「爲什麼需要？就爲了還個，就爲的是……還債。」

「還誰？」

「這個我想拒絕回答，諸位，並不是因爲我不能說，或是不敢說，或是怕說，因爲這本來是小事，完全不相干的事，所以不說，是爲了原則：這是我的私人的生活，我不許人家干涉我的私生活。這是我的原則。您的問題和案件無關，一切與案件無關的便是我的私生活。我打算還債，打算還名譽的債，至於還給誰——我不能說。」

「讓我們記載下來，」——檢察官說。

「請罷，您就記載說，我不能說。諸位，請你們寫下，我認爲說出來甚至是不名譽的。

你們這個記載是眞費功夫呀。」

「先生，容我警告您，再提醒您一下，假使您還不知道，」——檢察官用特別的，極嚴肅的暗示的神情說，——「您有完全的權利不回答現在對您所提出的問題，反之，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利強求您的回答。假使爲了這個或另一個原因您自己拒絕作答，這是您的個人的見解的問題。但是我們的任務卻在於每逢發生和現在相類的情事時，對您明示和詳解您在拒絕作某一種供詞時，將給自己造成如何深的害處。現在請您繼續說下去。」

「諸位，我並不生氣……我是……」——米卡喃語，聽了這幾句暗示性的話有點感到不好意思。——「諸位，你們請聽，我當時到那個薩姆騷諾夫家裏去……」

我們自然不再詳細引出讀者已經知道的一切故事。敍講者急於想敍講得十分仔細，同時越快越好。但是因爲一面說口供，一面記載，所以不得不時常停止他。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不滿意這辦法，但還服從，心裏生氣，卻還帶着善意。他有時喊出：「諸位，這會使上帝發瘋的，」或是：「諸位，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祇是白白地使我惹惱？」但口裏喊的時候，還沒有變更友善的，感情洋溢的心神。他敍講薩姆騷諾夫前天如何「騙」他。（現在他已經完全猜到他受了騙。）關於賣錶得了六個盧布，作爲路費的事情是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完全不知道的，立刻引起他們的極端的注意，而且使米卡感到無窮的憤懣；他們認爲必須將這

事實詳細記載下來，作爲第二次的事實的說明，他頭天晚上幾乎一個錢也沒有。米卡漸漸地變得陰鬱了。他描寫他訪獵狗的旅行，在煤煙的農舍裏度過了一夜的事情，又說他如何回城，起始沒有經人家特別的請求，就詳細描寫他爲格魯申卡喫醋的情感。大家靜默而且注意地聽他的說話，特別注意一件事實，那就是他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宅後，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的房子裏，設置了瞭望所，司米爾加可夫替他送消息；這件事情他們很注意，便記錄了下來。他熱烈而且廣泛地講他的喫醋的情感；雖然他把自己的極祕密的情感表露出來，「供大衆的恥笑，」內心裏顯得慚愧，但是爲了表明眞相起見，顯然努力在壓制這慚愧。預審推事，特別是檢察官在敍講時釘看他的眼睛裏那種冷淡的嚴肅的態度，使他感到强烈的不安：「這個小孩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我和他幾天以前還談些關於女人的傻話，還有那個有病的檢察官，都不值得我對他們敍講這些事的，」——他的腦筋裏憂鬱地閃過這個念頭，——「眞可恥！」「忍着罷！馴順下去，沉默下去，」——他用詩句結束他的思念，但又重新振作起來，以便繼續敍講。他轉過來敍講霍赫拉闊瓦的故事的時候，甚至重又愉快起來，甚至想講關於這位女太太的，於案件無關的，新近的，特別的故事，但是預審推事止住他，客氣地請他轉到「比較重要的題目」上去。在敍講了他的絕望的心情，還講到他從赫霍拉闊瓦家中走出，甚至想「宰殺什麼人，也要弄到三千盧布」的時候，人家又把他止住，記錄了

「他想幸殺人」的話。米卡一聲也不響地聽他們記錄。後來講到他忽然知道格魯申卡騙他，他送她到薩姆騷諾夫家去的時候，她立刻離開那裏，雖然自己說她在老人家中將坐到半夜：「諸位，假使我當時沒有殺死那個費娜，那祇是因為我沒有功夫，」──他說到這裏的時候忽然迸出這句話來。而這句話也詳詳細細地記錄了下來。米卡憂鬱地等候着，起始敍講他如何跑進父親的花園，預審推事忽然止住他，打開放在沙發上面，他的身傍的大公事皮包，從裏面掏出銅杵來。

「您認識這個東西麼？」他給米卡看。

「啊，是的！」──他憂鬱地冷笑。──「怎麼不認識呢？讓我看一看……鬼，不用了！」

「您忘了提起牠來，」──預審推事說。

「鬼！我決不致隱瞞的，沒有牠是不成功的，您以為怎麼樣？單單因為從記憶裏飛去了。」

「請您詳細講一講，您怎麼用牠作為武器的。」

「好罷，諸位。」

於是米卡講他如何取了銅杵跑走。

「您備下這器具，有什麼目的？」

「什麼目的？一點目的也沒有！抓住就跑了。」

「既然沒有目的，那末究竟爲了什麼？」

米卡心裏沸騰着惱怒。他釘看這「小孩，」憂鬱而且惡狠地冷笑了一聲。他覺得他現在這樣誠懇地，自然發洩出來的，對「這種人」敍講他的喫醋的歷史，越來越慚愧了。

「不要管這銅杵！」——他忽然迸出這句來。

「但是。」

「爲了防狗而抓取的。黑暗得很……防備發生萬一的情事。」

「您以前夜裏出門的時候，也懼怕黑暗，備着什麼器具麼？」

「眞是見鬼！諸位，我想根本沒有法子同你們說話！」——米卡喊，惹惱到最後的程度，轉身向着書記，恨怒得滿臉通紅，帶着一種瘋狂的音調，迅快地對他說道：

「你就記錄下來……立刻就記錄……『抓起銅杵，預備跑去殺死我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當頭一記！』你們現在滿意了罷，諸位？心裏開懷了罷？」

「我們很明白，現在您的供詞是在對我們惹氣，並且對我們所提的問題發惱時說出來的，——這類問題您認爲極瑣碎，實際上是很重要的，」——檢察官嚴肅地回答他。

「是的，諸位！我抓了一個銅杵……爲了什麼在發生這類事情的時候，在手裏抓點什麼東西呢？我不知道爲了什麼。抓起就跑了。就是這樣子。我眞慚愧，我眞要賭咒不講下去了！」

他蹲在椅旁，手支住頭。他斜坐在那裏，望着牆壁，努力壓抑心中的壞情感。他眞想立起身來，宣布他不再講出一句話來，「那怕帶去處死刑也不說。」

「你們瞧，諸位，」——他忽然說，困難地壓制自己，——「你們瞧。我聽你們的說話，我做起夢來……我有時睡覺的時候時常做一個夢……一個夢我時常做的，時常重複的，好像有一人追我，一個我極爲懼怕的人，在黑暗裏，夜裏追趕着，我避開他，躲在門後，或是廚櫃後面，貶降着身分那樣地躲起來，主要的是他深知道我躲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故意假裝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以便磨折我長久些，以我的恐怖爲取樂之具……現在你們就是這樣做法！有點像！」

「您常見這樣的夢麼？」——檢察官問。

「常見這樣的夢……您要不要記錄下來？」——米卡歪着嘴冷笑了一下。

「不，不用記錄，但是您的夢是極有趣的。」

「現在已經不是夢！現在是現實，諸位，現實的生活！我是狼，你們是獵人，你們在那

裏獵狼呢。」

「您何必取這樣的比喻……」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十分柔和地起始說。

「並不何必，諸位，並不何必！」——米卡已暴燥起來，雖然已藉了突然的發怒，顯然使心中取得了安慰，起始越說越又心善了些。——「你們可以不相信被你們所磨折的罪人或被告所說的話，但是極正直的人，極正直的心靈上的感情，（我勇敢地喊出來！）——你們是不能不相信的……你們甚至沒有權利不相信……但是——

「沈默罷，心兒，

忍着罷，馴順而且沈默罷！」

現在怎麼樣？繼續說下去麼？」——他憂鬱地打斷了他的話語。

「自然嘍！請罷！」——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回答。

第五章　第三次的磨難

米卡雖然嚴肅地說起話來，但是顯然更加在那裏努力不忘却，也不放過所講的故事裏任何一段細節。他講他如何越過圍牆，到父親的花園裏，如何走到窗前，後來又講窗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明白，精確，而且響亮地傳達他那時候在花園裏使他騷擾的情感。當時他很知道：格魯申卡究竟在父親家裏沒有？但是奇怪的是檢察官和預審推事這一次聽着似乎很冷淡，眼神很嚴肅，提出的問題更少。米卡不能從他們的臉上加以判斷。「他們生氣了，惹惱了，」——他想，——「那就管它罷！」在他敍講他如何決定給父親一個「記號，」表示格魯申卡來了，讓他可以開窗的時候，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完全不注意「記號」兩個字，好像完全不明白這兩個字具有什麼意義，這連米卡也注意到了。講到他看見父親探身出來，他的心裏不由得沸騰着忿恨，從口袋裏取出銅杵來的那個時候，他忽然似乎故意地止住。他坐在那裏，瞧望牆壁，知道他們的眼睛直釘在他的身上。

「唔，」——預審推事說，——「您取起了武器，以後……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以後麼？以後就殺死了……抓住他的腦袋，砸破他的腦殼……據你們看來，是不是這

樣？」——他的眼睛忽然閃耀了。整個的，熄滅了的怒氣忽然在他的心靈裏升了起來，帶着不尋常的力量。

「據我們看來如此，」——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說，——「但是據您看來是怎樣呢？」

米卡垂下眼皮，長久沉默着。

「據我看來，諸位，據我看來是這樣的，」——他輕聲說，——「是不是誰的眼淚，或是我的母親向上帝禱告，是不是光明的神在這時候吻我一下，——我不知道，但是鬼被戰勝了。我離開窗子，跑到園牆那裏去。……父親懼怕了，初次看到了我，便叫喊了一聲，從窗前跳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我便穿過花園，奔向園牆……在我已經跨坐園牆的時候，格里郭里追上我了……」

他終於舉眼向聽者看了一下。他們好像用完全靜謐的注意看着他。米卡的心裏通過一陣憤激的波浪。

「諸位，你們這時候在那裏笑我呢！」——他忽然中斷了話頭。

「為什麼您這樣判斷？」——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說。

「你們一句話也不相信我，就是這個原故，我明白已經走到了主要的點上：老人現在躺

在那裏，腦袋被砸破了，而我在悲劇性地描寫了如何想殺死他，已經抓起銅杵來以後，忽然從窗旁跑開……一首史詩！詩體的！年經的人說話能相信麼？哈，哈，哈！諸位，你們眞是喜歡嘲弄人家的！」

他的全身在椅上轉過來，連椅子都吱吱地發響。

「您沒有注意到，」——檢察官忽然起始說，似乎沒有注意到米卡騷亂的神色。——「您從窗子跑走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在邊房的另一頭的園門開着沒有？」

「不，沒有開。」

「沒有麼？」

「反而是關上的。誰能開這門呢。對了，那扇門，您等一等！」——他似乎忽然醒轉來，幾乎抖索了一下，——「難道您發現門開着麼？」

「開着。」

「誰開的，假使不是你們自己開的？」——米卡忽然十分驚訝了。

「門是開着的，殺死您的老太爺的兇手一定從這個門裏走進，從這個門裏走出，」——檢察官慢吞吞地，清脆地說。——「我們看得很淸楚。顯然是在室內殺害，並不是隔着窗子殺的，這個可以檢從閱報告書裏，從屍體的位置裏，從一切情形裏淸淸楚楚地發現出來。這

事是不會有任何疑竇的。」

米卡驚愕得利害。

「這是不可能的，諸位！」——他喊着，顯得十分慌亂，——「我……我沒有進去……我可以肯定地，確切地告訴你們，我在花園裏，又從花園裏跑出的全部時間，那扇門是關的。我僅祇站在窗下，從窗裏看見他，僅祇如此，僅祇如此……一直到最後的一分鐘也記得的。卽使不記得，也總是知道的，因爲「記號」祇有我和司米爾加可夫兩人知道，還有死者知道，沒有記號他是不會給世上任何的人開門的！」

「記號？什麼記號？」——檢察官帶着貪婪的，差不多歇司底里性的好奇心說着，一下子喪失了他的節制的，威嚴的姿態。他問着，似乎畏葸地爬行着。他嗅到一個他還不知曉的重要的事實，立卽感到極大的恐懼，生怕米卡也許不願意完全公開出來。

「你們還不知道！」——米卡對他使了眉眼，發出嘲弄的，惡毒的微笑。——「假如我不說出來呢？那時候向誰去打聽呢？死者，我，還有司米爾加可夫知道這記號，就沒有別人，還有上天知道，它是不會對你們說出來的。但這是有趣的事實，誰知道從這上面可以造出多少玩意來。哈，哈，哈！你們安慰一下罷，諸位，我會說出來的。你們的腦筋裏儘是些笨念頭。你們不知道是同誰來往！你們同一個被告來往，這被告會做出反對自己的供詞，危害自



已的供詞！是的，因爲我是榮譽的騎士，而你們不是的！」

檢察官聽着這些帶刺的話。祇是由於急於要知道新的事實而抖索着。米卡正確而且詳細地對他們敘述關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爲司米爾加可夫發明的記號的一切事情，講出每次叩窗有什麼意義，甚至在棹上叩擊出這幾個記號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問他，在他叩老人的窗的時候，是不是叩出着「格魯申卡來了」的意義的記號，——他確切回答他就是叩出「格魯申卡來了」的記號。

「現在你們可以在這上面建造高塔了罷；」——米卡說完了這句話，帶着賤蔑的態度背着他們轉過身來了。

「知道這些記號的惟有您的去世的老太爺，您和僕人司米爾加可夫麼？沒有別的人麼？」——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又問。

「是的，僕人司米爾加可夫，還有天。把關於天的話也記錄下來；記錄下來是不多餘的。而且你們自已也需要上帝。」

自然起始記錄下來。在記錄的時候，檢察官忽然好像完全突然撞到新念頭似的，說道：

「既然司米爾加可夫知道這些記號，而您又根本否認是您殺死您的老太爺的一切罪狀，那末是不是他叩出了約定的記號，使您的老太爺給他開門，以後就……犯了罪？」

米卡用嘲笑的，同時異常仇恨的眼光，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他看了許久，沉默說，檢察官的眼睛不由得閃耀了。

「又捉住了狐狸！」——米卡終于說，——「壓住了這混賬東西的尾巴！哈，哈，哈！我看透您了，檢察官！您心想我現在就要跳起來，抓住您對我暗示的話，扯開嗓子喊道：「就是司米爾加可夫，他就是兇手！」您承認出來，您是這樣想的，你一承認，那時候我再繼續說下去。」

但是檢察官沒有承認出來。他沉默着，等待着。

「您弄錯了，我不會喊出司米爾加可夫來的！」米卡說。

「甚至並不疑惑他麼？」

「您疑惑麼？」

「也疑惑他的？」

米卡的眼睛向地板上瞪着。

「玩笑話丟開，」——他憂鬱地說，——「你們知道：從最初的時候起，差不多剛纔從簾後跑出來的時候，我就閃出這個念頭：「司米爾加可夫，」等到我坐在棹傍，喊我沒有犯殺人罪的時候，我心裏一直在想：「司米爾加可夫！」司米爾加可夫一直沒有從心上離開。

現在忽然又想到：「司米爾加可夫，」卻祇有一秒鐘的功夫：同時立刻想道：「不，這不是司米爾加可夫！」這不是他幹的事情，諸位！」

「如此說來，您不還疑惑另外的什麼人麼？」——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謹愼地問。

「我不知道是誰，是什麼人，是上天的手，還是撒但，但是……這不是司米爾加可夫！」——米卡堅決地說。

「但是爲什麼你還這樣堅決，並且還樣固執地說不是他呢？」

「根據一種信念。根據一種印象。因爲司米爾加可夫是天性低劣的人，而且是膽怯的人。那不單是膽怯，卻是世上所有兩脚動物身上懦怯性的總和。他是母雞生的。他同我說話的時候，每次總要戰慄，怕我殺死他，同時我並不想舉手。他對我下跪，哭泣，他吻我的靴子。求我不要「嚇他。」你們聽：「不要嚇他」——還是一句什麼話？我甚至還賞他錢。他是一隻有病的小鷄，發着昏厥病，腦筋不健全，八歲小孩都會揍他一頓。這不是低劣的天性麼？諸位，這不是司米爾加可夫。他不大愛錢，並不肯收我的禮物……而且他做什麼殺死老人？他也許是他的兒子，私生子，你們知道麼？」

「我們聽到了這個傳說。但是您也是您的父親的兒子，您自己還對大家說，您想殺死他。」

「一塊石頭拋進菜園裏去！一塊低卑的，惡劣的石頭！我不怕！諸位，也許您當面對我說這話太顯得卑劣！所以卑劣，是因為我自己對你們說出來的。我不但想殺，而且可以殺，甚至還自甘情願地拖上去，幾乎眞把他殺死！但是我並沒有殺死他。我的護身的安琪兒救了我，——對於這層你們並沒有顧慮到……所以你們是卑劣的，卑劣的！因為我沒有殺，沒有殺，沒有殺！檢察官，您聽着：我沒有殺！」

他幾乎喘不過氣來。在審問的全部時間內，他還沒有一次這樣心神騷亂。

「他對你們說什麼，諸位，那個司米爾加可夫？」——他沉默了一下，忽然說，——「我能問你們這話麼？」

「您可以向我們詢問一切的話，」——檢察官用冷淡嚴肅的態度回答，——「關於案件的事實方面的一切，而我們呢，容我重復地說，甚至應該滿足您的每一個問題。我們發現您所問的僕人司米爾加可夫躺在牀上，失去知覺，發着極度強烈的，也許像十次併在一起發作似的羊癲病。和我們一塊去的醫生檢查他以後，甚至對我們說他也許不能活到早晨。」

「這樣說來，是魔鬼殺死了父親！」——米卡忽然脫口說出這話，似乎甚至在這一分鐘以前還在詢問自己：「是司米爾加可夫，或者不是司米爾加可夫？」

「我們還要回到這個事實上去，」——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決定，——「現在您不再

繼續您的口供麼？」

米卡請求休息一會。他們很客氣地允許了他。休息以後，他繼續說下去。但是他顯然感到痛苦。他受了磨折和侮辱，道德上得了震撼。檢察官現在好像故意似的，每分鐘裏儘找些「忽節」惹他生氣。米卡剛描寫他能如何騎坐圍牆上頭，用銅杵打擊抓住他的左腿的格里郭里的頭，隨後立刻跳下來看被摔倒的人，檢察官當時止住他，請他描寫得詳細些。他是如何坐在圍牆上的。米卡奇怪了。

「就這樣坐着，騎着，一隻脚，在裏面，另一隻脚在外面……」

「銅杵呢？」

「銅杵在手裏。」

「不在口袋裏麼？您記得詳細麼？您很利害的揮手麼？」

「大概很利害。您這是什麼意思？」

「假使您坐在牆上，正好像當時坐在圍牆上面一般，您能不能對我們當面表演，爲了明瞭事實起見，您的手是往那裏揮的，往那個方向？」

「您這不是取笑我麼？」——米卡問，傲慢地瞧着審問者，但是他甚至眼睛也不眨一下。米卡像抽瘋似的轉過身子，跨坐椅上，揮搖着手。

「就是這樣打的？就是這樣殺死的！您還要什麼？」

「謝謝您。現在請您費神解釋一下：您究竟爲什麼跳下來，具有什麼目的，有什麼意思？」

「見鬼……跳下來看被打悶的人……我不知道爲了什麼！」

「在這樣發生驚惶的時候麼？在跑走的時候麼？」

「是的，在驚惶的時候，在跑走的時候。」

「您想對他幫忙麼？」

「什麼幫忙……是的，也許是幫忙，我不記得了。」

「自己不記得麼？那就是說，甚至處於一種無知覺的狀態麼？」

「不，完全不是無知覺，全都記得的。記憶到一根細線爲止。我跳下去看一看，用手帕拭他的血。」

「我們看見了您的手帕。您希望使被您打倒的人恢復生命麼？」

「不知道，希望不希望？單單是想弄明白，他活着沒有。」

「眞是想弄明白麼？結果怎麼樣呢？」

「我不是醫生，不能决定。我跑走了，心想已把他殺死，但是他竟醒了轉來。」

「妙極了，」——檢察官說。——「謝謝您。我祇是需要這一點。費心再繼續下去罷。」

嗚呼，米卡竟沒有想到講，雖然他是很記得的，他的跳下是出於憐憫的心思。他立在被殺者的前面甚，至說了幾句可憐的話語：「老頭子恰巧碰上，沒有辦法，祇好讓他躺着罷。」檢察官僅祇取得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個人「在這時候，還這樣驚惶地」跳下來，祇是爲了想確切地弄明白：他的犯罪的「唯一的」證人活着沒有？如此說來，一個人在這種時候還有這樣的力量，果斷，冷靜和精算的心思，那是够瞧的……檢察官很滿意：「用「細節」把這病態的人惹惱，他竟說了出來。」

米卡痛苦地繼續說下去。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立刻又止住他：

「您的手上染了血，以後臉上也有，怎麼能跑去找費道謝·瑪爾可夫納（即費娜）呢？」

「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我身上有血！」——米卡回答。

「還是可信的，這就是這樣的，」——檢察官對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使了眼色。

「眞是沒有注意，您說得很妙，檢察官，」——米卡忽然同意。以後敍講米卡突然決定「自行退避」和「讓有幸福的人們從自己身傍走過」的歷史。他怎樣也不能决定像剛纔那樣

重新暴露自己的心，並且敍講『他的心靈上的女王。』他對這些冷淡的，『像臭蟲一般吮吸他』的人們感到討厭。因此對於反復提出的問題簡單而且堅決地聲明道：

『我決定自殺。爲什麼繼續活下去：這是自然然而成爲了問題的。他的以前的，無可爭辯的那位來了，他曾給她氣受，但是過了五年以後又帶着愛情飛馳過來，以正式結婚了結這個孽緣。我就明白一切對於我已經完了……背後又有恥辱，再加上這個血，格里郭里的血……爲什麼再活下去？於是跑去賸出押借的手槍，裝上子彈，預備到了黎明的時候往腦瓜裏射放……』

『黑夜裏先痛飲一番麼？』

『黑夜裏先痛飲一番。唉，諸位，趕快完罷。我確乎打算自殺，在這裏村子後面不遠的地方，自己決定在早晨五點鐘實行，口袋裏預備好了一張紙條，在潘爾霍金那裏寫的，在往手槍裝子彈的時候。這張紙條就在這裏，你們念一下。我不是爲你們講出這話來的！』——他忽然瞧蔑地補說。他從背心的袋裏把那張紙掏出，扔到棹上；預審官們好奇地讀了一遍，照例歸卷。

『您甚至走進潘爾霍金先生家裏去的時候，還不想洗手麼？如此說來，您不怕嫌疑麼？』

「什麼嫌疑？不管有沒有嫌疑，總是一樣的，我跑來就預備在五點鐘時候自殺，你們是來不及挽救的。如果不是出了父親的案子，你們一定毫無所知，不會到此地來的。這是魔鬼做的事情，魔鬼殺死了父親，你們也從魔鬼那裏很快地打聽了出來！你們怎麼這樣快就趕了來？眞奇怪！眞是幻想！」

「潘爾霍金先生告訴我們，您走到他家裏去的時候，手裏握着……在血汚的手裏握着……您的錢……許多錢……一大堆一百盧布的鈔票，侍候他的那個僕歐也看見的！」

「是的，諸位，記得是這樣的。」

「現在發現了一個小問題。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十分柔和地起始說，——「您從那裏忽然取到這許多錢，同時從案情裏，甚至在計算時間方面，您並沒有瀏回家去？」

檢察官為了這樣直率地提出這個問題，而略為皺緊眉頭，但是並沒有打斷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的話。

「不，沒有回家，」——米卡回答，顯然很鎭靜，眼睛朝地上看望。

「既然這樣，容我重複這個問題，」——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繼續說，似乎爬行過去。——「您從那裏一下子竟取得這樣大的數目，同時根據您自己承認的話，還在那天五點

鐘的時候……」

「缺少了十個盧布，向潘爾霍金押了手槍，以後又向霍赫拉闊瓦借三千盧布，她不肯給，還加上等等的話，」——米卡堅決地插上去說，——「諸位，我缺少錢，但是忽然出現了幾千塊錢，是不是？你們知道，諸位。你們兩人現在膽怯起來：萬一不說出從那裏取來，便怎樣呢？真是的：我不肯說出來，諸位，你們猜對了，你們不會知道的。」——米卡忽然十分堅決地說。

預審官們沉默了一會。

「您應該明白，卡拉馬助夫先生，這是我們必須應該知道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馴順地輕聲說着。

「我明白，但到底不說。」

檢察官又上前干涉，又聲明被審問的人如果認為於自己有利，自然可以不回答所提出的問題，但因為嫌疑犯將因沉默使自己蒙受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因為這般重要的問題……

「等等的話，等等的話！夠了，我以前已經聽見過這類的教訓！」——米卡又插上去說，——「我自己明白那是如何重要的問題，如何極重要的節目，但是我到底不說。」

「我們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我們的事情，而是您的，您會自己害自己的，」——尼古

拉・帕爾費諾維奇神經質地說。

「諸位，你們瞧，玩笑話且拋在一邊，」——米卡舉起眼睛，堅决地看他們兩人，——「我一開始就預感到，我們在這個節目上會撞撞額角的。但是我剛纔開始說出供詞的時候，一切在遼遠的濃霧裏，一切浮泅着，我甚至腦筋簡單到一開始就提議『相互間的信任。』現在我自已看出這個信任是不會有的，因爲我們到底走到了這個可惡的圍牆傍邊來了！現在到了！不成，完了！但是我不責備你們，你們是不能相信我嘴裏的話的，我很明白！」

他憂鬱地沉默着。

「您能不能在一點也不損害對於重要事情沉默的決意之中，能不能同時給我們一點點的暗示：那一種强烈的動機竟使您在供到對於您本身有危險的當口沉默起來？」

米卡憂鬱地，似乎凝想地，笑了一聲。

「我比你們所想的善良得多，諸位，我可以告訴你們爲什麼，給予你們這個暗示，雖然你們並不配這個。諸位，我所以沉默，是因爲對於我有一種恥辱在裏面。在『錢從那裏取來？』的問題的答案裏，包含一個對於我本身的恥辱，甚至殺害我父親的性命，搶刦我父親的財產都不能和它相比，——假使我果眞做了這殺害和搶刦的事。爲了這個緣故，我不能說出來。爲了恥辱不能說。諸位，你們也想把這話記錄下來麽？」

「是的，我們要記錄下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喃聲說。

「你們不應該記錄關係「恥辱」的話。我是由于心靈的善良對你們供了出來，本可以不供的，可以說是我贈送給你們的，而你們立刻就抓住了。噯，你們寫罷，你們隨便寫罷，」——他賤蔑地，憎嫌地說——「我不怕你們……對你們感到驕傲。」

「您能說這是什麼樣的恥辱？」——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喃語着。

檢察官皺緊了眉頭。

「不，不，這已經完了，你們不必費事了。不值得沾污一個人的手。我爲了你們已經沾污得很多了。你們不配，你們和任何人都不配……够了，諸位。我不再說下去了。」

這些話很堅決地說了出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不再堅持，但是從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眼神裏一下子看出他還未失去希望。

「至少您能不能宣布一下！您手裏持着那筆數目走到潘爾霍金先生家裏的時候，那筆數目的數量如何？那就是多少盧布？」

「我不能宣布這個。」

「您好像對潘爾霍金聲明過您好像從霍赫拉闊瓦太太手裏取到了三千盧布？」

「也許聲明過的。够了，諸位，我不再說了。」

「既然這樣，就請您描寫一下，您如何到這裏來？來到以後，做些什麼事？」

「關於這件事情可以問這裏所有的人。但是我也可以說出來。」

他敍講起來，但是我們不再加以複引。他講得乾澀而且簡略。他並沒有講他的愛情的歡欣狀態。却講，因爲「發生了新的事實，」他的自殺的決意消滅了。他的敍講中並不說出理由，並不詳細的描寫。預審官們這一次也不大煩擾他。顯然，對於他們現在主要的節目不在這上面。

「這一切我們會加以調查。在審問證人的時候，再提出來，那時候您自然也應該在場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結束了審問的時候，這樣說。——「現在我對您有一個請求，把所有您身上的東西，主要的是所有您現在身上帶着的錢，全都取出來，放在棹子上。」

「錢麼，諸位？好的，我明白這是應該做的。我甚至奇怪，怎麼以前沒有注意到。但是我一直坐在這裏，沒有到什麼地方去。這是我的錢，請數一數，拿去罷，好像全在裏面。」

他從口袋裏全都掏了出來，連零錢，兩角錢也從背心口袋裏取了出來。數了數錢，一共八百三十六盧布四十戈比。

「就是這些麼？」

「就是這些。」

「您剛纔供的時候說，在波羅脫尼闊夫的小鋪裏留下了三百盧布。給了潘爾霍金十個盧布，馬夫二十盧布，在這裏輸了二百，以後……」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數了好幾遍。米卡很樂意地幫着忙。每個戈比都記了起來，加在眼裏。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粗枝大葉地總結了一下。

「加上這八百，您最初大約有一千五，是不是？」

「是的。」

「為什麽大家說比較多呢？」

「讓他們說去好了。」

「您自己也說的。」

「我自己也說的。」

「我們還可以審問別人，以作這一切的對證。您不必擔心您的錢。這些錢將會用相當的方法保存起來，在做完了一切……開始做的事情……發還給您，如果發現，或是證明出您對於這些錢有無可辯駁的權利。唔，現在呢……」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忽然立起來，堅決地對米卡宣告，他「不得不，而且應該」對於

「您的衣服和一切別的東西」作極詳細精確的檢査。

「好罷，諸位，我可以把所有的口袋都翻轉來，假使你們願意。」

他確乎起始翻轉口袋。

「甚至必須脫下衣裳。」

「怎麽？脫衣裳麽？見鬼！就這樣搜査，好不好？不能這樣麽？」

「無論如何不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必須除下衣裳。」

「隨你們便罷，」——米卡帶着陰鬱的心情服從了，——「不過請不要在這裏，到簾後去。誰來檢査？」

「自然在簾後，」——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臉甚至露出特別的莊嚴的樣子。

第六章　檢察官捉住了米卡

發生了對於米卡完全意料不到的，奇怪的一切。他以前怎麼也不能，甚至在一分鐘以前也不能想到有人會這樣對付他，這樣對付米卡．卡拉馬助夫的！主要的是發生了一點降貶身分的，在他們方面『驕傲的，看不起他的』事情。脫去上衣還沒有什麼，但是竟請他再脫下去。並不是請他，實際上是命令他；他很明白。由於驕傲和賤蔑，他完全服從，一句話也不說。走進簾後的除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以外還有檢察官，和幾個鄉下人，『自然是爲了用武力，』——米卡心想，——『也許還爲了什麼。』

『難道連襯衫也要除去麼？』——他堅決地問，但是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沒有回答他：他和檢察官兩人正專心察查上衣，褲子，背心和帽子，顯然他們兩人對於這次的檢查很加注意：『完全不客氣，』——米卡的心裏閃出這個念頭，——『甚至沒有保持相當的客氣。』

『我第二次問你們：要不要脫去襯衫？』——他更加堅決地，而且惹惱地說。

『您不必担心，我們會通知您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回答，甚至帶點上司的

口氣。至少米卡這樣覺得。

檢察官和預審推事之間發生了極關切的輕聲的奚議。上衣上面，特別在左面的裏子上面，發現了極大的血漬，乾的，堅硬的，還不很發軟。褲子上也有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當着見證在場，親自用指頭在領子上，袖口上，上衣和褲子的一切線縫上摸索起來，顯然在尋覓什麼，——自然是錢。主要的是並不將他們的疑心對米卡隱瞞，他們疑心他會把錢縫在衣裳裏面。「這簡直就是對待賊，不是對待軍官，」——他自行喃語。他們還當他面前互相告訴到特別坦白的地步。例如，也在簾後張羅服侍的書記請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注意那隻制帽，當時也摸了一下。「您記得那個書記格里登卡，」——書記說，——「夏天去領取所有辦公廳人員的薪俸，回來以後聲明喝醉了酒，遺失了，——後來在那裏發現的？就在帽邊裏，把一百盧布的鈔票捲成喇叭管兒，縫在帽邊裏。」格里登卡的事，檢察官和預審推事記得很清楚，所以便把米卡的帽子放在一旁，決定以後連同衣裳正正經經地檢查一下。

「請問，」——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看見米卡的衫襯右手的袖口，捲在裏面的，全都染上了血，忽然喊了出來。——「請問：這是什麼，血麼？」

「血，」——米卡堅決地回答。

「這是什麼血？……爲什麼捲在袖子裏面？」

米卡敍講他張羅格里郭里的時候，沾污了袖口，還在潘爾霍金家中洗手的時候就捲進裏面去了。

「您的襯衫也不能不取走，還是很重要的……作爲物證。」米卡臉漲紅了，性情暴燥起來。

「叫我光着身子麽？」——他喊。

「您不必着急，我們想法子糾正，現在勞駕脫下襪子來。」

「你們不是打哈哈麽？還果眞是必須的麽？」——米卡閃着眼睛。

「我們沒有功夫打哈哈，」——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嚴肅地回答。

「既然必須，也好……我……」——米卡喃語着，坐到牀上脫襪子。他感到難忍的爲難：大家都穿衣裳，而他一人光了身子。奇怪的是他脫了衣裳，似乎自己在他們面前是有錯處的。主要的是他幾乎自己同意，自己眞的忽然比他們大家低卑，現在他們已有看輕他的完全的權利。「大家都脫光了衣裳，並不害羞，一個人脫光了，而大家看望，——那才是恥辱！」——他的腦筋裏又閃出這個念頭，——「好似在夢中，我在夢中有時看見到這類的恥辱。」但是脫襪子一層，他甚至感到苦惱：他的襪子很不乾淨，下身的內衣也是的，而現在大家全都看見了。主要的是他自己不愛自己的脚，不知爲什麽原因一輩子認他的兩隻脚上的大

脚指是醜陋的，特別右脚上一隻粗的，扁的，好像彎到下面的指甲是這樣的，而他們現在全都看見了。由於忍不住的羞慚，他忽然更加，甚至故意粗暴了。他親自脫去了身上的襯衫。

「要不要再在什麼地方尋找一下，如果你們不害臊的話？」

「不，暫時不必。」

「怎麼，就讓我這樣光着身子？」——他兇蠻地說。

「是的，暫時還是必須的……暫時勞駕先坐下，可以從牀上取一條被服裹一裹，我……我就去辦妥貼。」

所有的東西全給見證們看過，立了檢查記錄，後來尼古拉·帖爾費諸維奇也走了出去。衣服也隨着取出去。伊鮑里脫·甚里洛維奇也走了出去。惟有鄉下人留下來，和米卡在一起，默默地站着，目不轉睛地看他。米卡覺到冷，用被服裹住。他的光腿出露在外面，他怎麼也不能把被服拉上來蓋住。尼古拉·帖爾費諸維奇不知爲甚麼許久不回來，「久得使人煩心。」「他把我當作小狗看待，」——米卡咬緊牙齒說。「那樣討厭的檢察官也走了，一定由於賤蔑而走的，他看着光身的人感到難過了。」米卡到底還心想，人家在那裏檢查他的衣裳，一會兒就送回來。但是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忽然回來，帶來了完全另一套衣裳，一個鄉下人跟在他後面拿着。

「這是您的衣裳，」——他輕快地說，顯然很滿意他的任務的成功。——「卡爾干諾夫先生爲了這件有趣的事情，捐了一套衣服和乾淨襯衫給您。幸而恰巧在他的皮箱裏放着。下身的內衣和襪子您可以穿自己的。」

米卡生氣得異常：

「我不要穿別人的衣裳！」——他威嚴地喊——，「把我的拿來！」

「不可能。」

「把我的拿來。滾卡爾干諾夫的蛋！他的衣裳，連他一塊兒滾！」

勸了他許多時候。勉强讓他安靜下去。他們告訴他，他的沾染血漬的衣裳應該「加入物證」裏去，現在他們甚至「沒有權利」還把這衣裳留在他的身上。……「爲了這案件可能的結局。」後來米卡有點瞭解過來。他憂鬱地沉默下去，匆忙地穿上衣裳。穿衣的時候他纔說這件衣裳比他的舊衣闊綽，他不願「佔人家的便宜。」而且「狹窄得氣人。是不是讓我穿好了，扮做丑角……供你們取樂？」

他們又對他表示，他過甚其詞，卡爾干諾夫先生雖然身材比他高，却也祇高一點點，祇有褲子長些。但是上衣在肩頭上確乎狹窄些：

「見鬼，扣紐子都難，」——米卡重又嘟囔起來。——「勞駕立刻請你們對卡爾干諾夫

轉逹，不是我向他借衣裳穿，是人家把我自己扮成丑角的模樣。」

「他很明白，很可惜……並不是可惜他的衣裳，却是這一件事情，」——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喃喃地說。

「管他可惜不可惜！現在往那裏去？還是坐在這裏麽？」

他們又請他到「那間屋子」裏去。米卡走了出來。恨怒得直皺眉頭，努力不望任何人。他穿了別人的衣裳，感到十分受辱，甚至在那些鄉下人和脫里芬·鮑里賽奇面前也是如此。脫里芬·鮑里賽奇的臉，突然在門前爲了什麽事情閃過，就消失了：「來看我打扮好衣裳的，」——米卡想。他坐在以前的椅上。他有一個噩夢般的，離奇的感覺，他覺得他腦筋裏不清楚。

「現在怎麽樣，你們是不是要用鞭子抽我，別的沒有什麽了。」——他咬緊牙齒，對檢察官說。他朝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的方面轉身過去都不顧，似乎不屑和他說話一般。「他把我的襪子審察得太專心，這混蛋還吩咐人把它翻轉來，他這是故意陳列出來，給大家看我的內衣如何齷齪！」

「現在必須審問證人，」——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說，似乎就是回答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問題。

「是的，」——檢察官凝慮地說，也似乎在那裏忖度什麼事情。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們爲您的利益打算，儘我們的可能的都做到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繼續說，——「但是您的方面既然絕對地拒絕對我們解釋關於您身邊那筆數目的來源，這時候我們……」

「您的戒指是用什麼鑲成的？」——米卡忽然打插，似乎從一種凝慮的心思中醒轉，手指指着裝飾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右手的三隻大戒指中的一隻。

「戒指麼？」——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驚訝地反問。

「就是那隻……在中指上的，有條紋的，那是什麼石頭？」——米卡堅持地問，帶着似乎惹惱的樣子，好像一個固執的嬰孩。

「那是煙形的黃石英，」——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微笑了。——「要不要看看，我脫下來……」

「不，不，不用脫！」——米卡兇橫地喊，忽然醒悟轉來，自己恨起自己來了，——「您不必脫，不必……見鬼……諸位，你們把你的心玷污了！難道你們以爲假使我果眞殺了父親，我竟會瞞你們，裝假，撒謊，躲藏麼？不，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不是這樣的人，他受不住這個，假使我有罪，我敢賭咒，我不會等待你們的來到和太陽的出升，像起初那樣打

算，我會不等黎明就殺死自己！我現在自己感到這一層。我活了二十年，沒有學到像那個可惡的夜裏所知道的那樣多的事情！……今天夜裏我不致於會那樣的，現在和你們同坐的時候也不致於會這樣的，——我不致這樣說話，這樣行動，這樣看望你們和世界，假使果眞我成了弒父的惡徒，同時卽使是不經意的殺害格里郭里，也使我整夜不得安寧，——並不是由於恐懼，並不是由於單單恐懼你們的刑罰！那個恥辱！你們還要想叫我對像你們這樣的好嘲弄人的人們，一無所見，一無所信，盲目的鼴鼠和好嘲弄人的人們，暴露而且敘講我的新的卑賤的行爲，又一種新的恥辱，雖然這能以從你們的罪狀救我出來？不如去受徒成的刑罰！殺死我的父親，偷他的財產的是那個開了父親房子上的門，並且從這門裏走進去的人。這人是誰，——我弄不清楚，自己感覺煩悶，但決不是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你們應該知道，——這就是我所能對你們說的一切。够了，够了，不要多纏……儘管成送出去，處死刑，但是不要再惹惱我了呀。我不說話了。你們叫你們的證人們進來好了！」

米卡說完了突如其來的獨白，好像完全決定以後根本沉默起來。檢察官一直觀察着他，等他說完以後，才用極冷淡，極安靜的態度忽然說出好像極平常的話來：

「就是關於您剛纔提到的那扇做開的門的事情，我們恰巧就在現在，可以通知您，那個被您所傷害的格里郭里．瓦西里也夫所作的一段十分有趣的，對於您，對於我們都極重要的

供詞。他醒了轉來，經我們的盤問，明白而且堅持地說，他當走到台階上，聽見花園裏有什麼聲音，決定從敞開的園門裏走進園內，一走進去，還在沒有看見您在黑暗裏迅跑之前，——據您自己告訴我們，是因爲在窗裏看見了您的父親，便拔步從敞開的窗前跑走，——當時他（格里郭里）朝左面一看，瞥見窗子果眞洞開，同時又在離自己較近些的地方也看見了敞開的門，而這扇門據您所稱在您留在園內的全部時間老是關着的。我不瞞您，瓦西里也夫自己堅決的斷定，而且證明您一定是從門內跑出來的，雖然他自然沒有親眼看見，並沒有看見您怎樣跑出來，初次看到您的時候已離他身邊稍遠，在花園中間，朝圍牆方面快跑……」

米卡還在說了一半的時候，就從椅上躍起。

「胡說！」——他忽然瘋狂地喊，——「大膽的騙人！他不會看見開着的門，因爲當時是關着的……他說謊！……」

「我應該對您再說一遍，他的供詞是堅決的。他並有搖動。他堅決地主張着。我們好幾次反復地問他。」

「我確乎問過他許多遍！」——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熱心地證實。

「不確，不確！這不是造我的謠言，便是瘋人的幻覺，」——米卡繼續喊，——「衹是因爲流了血，受了傷，說出的譫語，在他醒轉來的時候生了幻覺……因此說胡話。」

「是的，但是他注意到洞開的門，非在受傷醒轉時，却在他從邊屋走進花園以前。」

「不確，不確，這是不會有的！這是他爲了恨我，造我的謠言。……他不能看見……我沒有從門裏跑出來，」——米卡氣呼呼地說。

檢察官轉身向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用着重的意義對他說道：

「您拿出來。」

「這東西您認識麼？」——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忽然把一隻厚紙製成，辦公用式樣的大信封放在棹上，——信封上面還看得見三個保存着的火漆印。信封是空的，一邊已被撕破。米卡瞪着它。

「這是……這一定是父親的信封，」——他喃語，——「裏面放着三千盧布的那隻信封……假使上面有字，你們瞧：『獻給小鷄』……你們看：就是三千，」——他喊，——「三千，你們瞧見沒有？」

「自然看見的，但是我們在裏面沒有發現銀錢，它是空的，在屏風後牀傍地板上放着。」

米卡站立了幾秒鐘，像中上悶棍似的。

「諸位，這是司米爾加可夫！」——他忽然用全力喊，——「這是他殺死的，他搶的

錢！祇有他一人知道老人的錢藏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米卡完全喘不過氣來了。

「您剛纔自己供，信封放在去世的父親的枕頭底下。您說的就是在枕頭底下，如此說來，您也知道在那裏放着。」

「我們就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證實着。

「胡說，離奇！我完全不知道在枕頭底下。也許並不在枕頭底下……。我偶然說在枕頭底下……司米爾加可夫說什麼？你們問過他，放在那裏麼？司米爾加可夫說什麼？這是主要的……我故意給自己撒謊……我沒有想就對你們撒謊說信封在枕頭底下，而你們現在竟……你們知道，從舌頭上溜出一句話來，就撒了謊。司米爾加可夫一人知道，祇有司米爾加可夫一人知道，沒有別人！……他沒有對我說出，在那裏放着？這是他，這是他。這一定是他殺死的，我現在明白得雪亮，」——米卡越來越瘋狂地發喊，沒有聯貫地反覆說着，越來越發火，越來越憤激。——「你們應該明白，趕快逮捕他，趕快逮捕他……在我跑走以後，格里郭里昏迷地躺着的時候，他殺死的，現在還很明白了……他叩出了暗號，父親給他開門。……因爲祇有他一人知道記號，沒有記號，父親是不肯開門的……」

「但是您又忘記了一個事實，」——檢察官說，還帶着壓制的情感，却似乎含着勝利的

意味，——「假使門已經敞開，還在您在花園裏的時候，那末可以不必傳出記號來了……」

「門呀，門呀，」——米卡喃語着，不聲不響地釘着檢察官；他乏力地又垂坐椅上。大家沉默了。

「是的，門！……那是宿命！上帝反對我！」——他喊。向前面直望，完全不帶着任何思念。

「您瞧，」——檢察官鄭重其事地說，——「現在您自已判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方面是那一段說您從洞開的門裏跑出來的供詞壓迫着您和我們，另一方面，您對於忽然發現在您的手頭的銀錢的來源，又是那樣不易了解的，固執的，近於殘酷的沉默，同時還在這筆款子出現前三點鐘的時候，您自已供稱爲了祇要取到十個盧布，竟押去了您的手槍！爲了這一切，請您自行決定：我們應該相信什麼，應該信賴什麼？以後不要責備我們，說我們是「冷淡的，厭世的，好嘲笑的人們，」沒有力量相信您的心靈上的正直的熱情。……您反過來了解我們的地位……」

米卡處於莫可形容的心神騷擾之中，他的臉慘白了。

「好的！」——他忽然喊，——「我可以對你們說出我的祕密，說出從那裏取來的錢！……把我的恥辱發現出來，爲了以後不致責備你們，還自行譴責。」

「您應該相信，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用一種和藹和喜悅的聲音搶過來說，——「您在現在時間內所做的，一切誠懇的，完全的自承，以後會使您的運命取得無量的輕鬆，此外……」

但是檢察官在棹底下輕輕兒推了他一下，他當時趕緊縮住。米卡並沒有聽到他的說話。

第七章　米卡的大祕密——受了嗤聲

「諸位，」——他還是那樣心神騷亂地起始說，——「這些錢……我願意全部直承……這些錢是我的。」

檢察官和預審推事的臉甚至拉長了，他們完全沒有料到這句話。

「怎麼是您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喃聲說，——「既然你還在下午五點鐘，根據您自己的承認……」

「白天五點鐘和我自己的承認的話且不必管，現在事情不在這個上面！這些錢是我的，是我的，我偷來的……不是我的，是偷來的，我偷來的，一共一千五百，放在我身邊，永遠放在我的身邊……」

「您究竟從那裏取來的？」

「從頸上面取來的，諸位，就從我的頸頸上面……這些錢用破布包着，縫在頸頸上面，很早就掛在頸頸上面，已有一個月，我帶着羞慚和恥辱把這錢掛在頸上！」

「但是您從誰那裏……挪用的？」

「您想說「偷」麽？現在把話直說出來好了。是的，我認爲等於偷來的，確乎是「挪用」的，如果您願意這樣說。但是照我的說法是偷來的。昨天晚上算是完全偷到了。」

「昨天晚上麽？但是您剛纔說您是一個月以前……取到的！」

「是的，但不是從父親那裏，不是從父親那裏，你們不要着急，不是從父親那裏，却是從她那裏偷來的。讓我說出來，不要打斷我的話。這是很難過的。一個月以前，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魏爾霍夫且瓦，我的以前的未婚妻，喚我去……你們知道她麽？」

「知道的。」

「我知道你們知道的。那是極正直的靈魂，正直中正直的靈魂，但是早就恨我，早就恨，早就恨了……而且恨得對，恨得有理！」

「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麽？」——預審推事驚訝地反問。檢察官也狠狠地釘着他。

「不要徒然褻瀆她的名字！我把她提出來，我是無賴的人。是的，我看出她恨我。……早就恨，從最初的一次起，從那天在我的寓所裏……但是够了，够了，你們甚至連這個也不配知道的，還不用去說它……要說的是她在一個月以前喚我去，交給我三千盧布，叫我匯到莫斯科，給她的姊姊和另一位女親眷，（彷彿她自己不會匯似的！）而我……那時正是遇到我一生中運定的時間，正當我……一句話，當時我剛愛上了另一個，就是她，現在的那個，

此刻在樓下坐着的格魯申卡……我當時把她帶到莫克洛葉，鬧了兩天的酒，鬧去可惡的三千裏的半數，就是一千五，而把其餘的一半留在自己身邊。就是我留下的那個一千五，我一直帶在自己的頸上，代替了鎖盒，昨天纔拆開來，拿來鬧酒。剩下的八百盧布現在就在您的手裏，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是昨天的一千五的零頭。」

「請問，一個月以前，您化去了三千，不是一千五，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麼？」

「誰知道？誰點過？我讓誰點過？」

「對不住，您自己對大家說，當時您化去了整整的三千。」

「不錯，說過的，對全城說過的。全城的人都這樣說，大家都認爲，這裏莫克洛葉的人們也認爲化了三千。不過到底我化去的不是三千，而是一千五，其餘的一千五縫在鎖盒裏！這事情就是這樣的，諸位，昨天的錢就是從這裏來的……」

「這眞是奇怪……」——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喃語。

「請問，」——檢察官終於說，——「您以前沒有對誰宣布過這樁事實麼？……就是一個月以前將一千五百留在自己身邊的事？」

「對誰也沒有說。」

「這眞奇怪。難道就完全沒有說麼？」

「對誰也完全沒有說。對誰，對誰也沒有說。」

「但是這樣沉默有什麽原因？有什麽動機使你做得這樣祕密！我來解釋確切些；您到底對我們宣布了您的祕密，照您的話語，很「恥辱」的祕密，雖然實際上，——自然祇是相對的說法，——這個行爲，那就是挪用別人的三千盧布，無疑地祇是臨時的挪用，這個行爲據我看來至少祇是一種十分輕浮的行爲，並不如何的恥辱，而且從您的性格上着想……可以甚至說是極失面子的行爲，那我承認，但是失面子——總還不是恥辱……我的原意是說關於您浪用了魏爾霍夫且瓦小姐的三千塊錢，有許多人在那個月內，不用您自行承認也猜到了，我自己也曾聽到這個傳說……例如說，米哈意爾·馬卡雷奇也聽到的……所以這已經不是傳說，而是全城閒談的話柄。而且也有痕跡可以證明您自己，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也曾對什麽人承認，這錢是魏爾霍夫且瓦小姐的……所以使我奇怪的是您至今，那就是在這時刻以前，竟在您自己說是留下一千五來的事情上面罩上這樣異乎尋常的祕密，甚至使這祕密和一種恐怖相聯結……這樣的祕密可以値得您在承認之前如此的痛苦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爲您剛纔甚至喊着甯願受遣戍，而不願承認。……」

檢察官沉默了。他激怒了。他不隱瞞他的惱怒，甚至忿恨，把一切積在胸臆中的話全掏了出來，甚至不顧到語調的美麗，竟是不聯貫的，幾乎前後矛盾的。

「恥辱不在一千五的本身，却在這一千五我把它從三千裏分了出來，」米卡堅决地說。

「那有什麼？」——檢察官惹惱地冷笑着。——「這筆款子您這樣失面子地，或者您願意說是恥辱地取到了，那末爲了自已的打算，從裏面分出一半來，那有什麼可恥辱的呢？重要的是您挪用了三千，而不是如何支配它。順便問一下，您爲什麼這樣支配，分了一半出來？爲了什麼，爲了什麼目的您這樣做？您能不能對我們解釋一下？」

「諸位，一切的力量就在目的上面！」——米卡喊，——「分出來是由於一個低卑的念頭，由於計算心，因爲在這個情形之下，計算心就是低卑的行爲……而這低卑的行爲延續了整整的一個月！」

「不明白。」

「我覺得你們眞奇怪。但是也許眞是不容易明白，讓我再解釋一下。請你們注意我的話：我挪用了人家憑了我的名譽付託給我的三千，用來鬧酒，全喝光了，到了早晨到她那裏，說道：『卡嘉我錯了，我用去了你的三千塊錢，』——怎麼樣，好不好？不，不好，——這是卑怯和不名譽的事。我是禽獸，不會節制自已到了禽獸地步的人，對不對？對不對？但到底還不是賊？不是直接的賊，不是直接的，您應該同意這層！是浪用，而不是偷竊！現在是第二個還比較有利的機會，請你們注意我的話，否則我也許又講到歪斜裏去了，

——頭有點昏暗，——現在第二個機會：我從三千中祇化去了一千五，那就是半數。第二天，我到她那裏去，把半數送還：「卡嘉，你從我這混蛋和輕浮的下流胚手裏收下這半數罷。因爲我化去了一半，也會化去這一半的，免得再犯了罪孽！」那樣子如何呢？隨便算是什麼東西，野獸也可以，下流胚也可以，却到底不是賊，不完全是賊，因爲如果是賊，一定不會送還半數，而將全行據爲已有。她看見我這樣快地送回了半數，一定要補送其餘的錢，已經化去的錢，會一輩子去尋覓，一輩子去工作，在弄到以後還淸的。因此那是卑鄙的人，而不是賊，不是賊，無論你們怎麼說，不是賊！」

「就算是有點區別，」——檢察官冷笑了一聲，——「但是您在這裏面看到如此運定的區別，到底很奇怪。」

「是的，我是看出這運定的區別的！每個人可以成爲卑鄙的人，每個人都是的，但不是每人都會做賊，祇是卑鄙絕頂的人纔做的。我不會分別這些細緻的東西……不過賊比卑鄙的人還卑鄙，這是我的信念。你聽着：我整月懷錢在身邊，明天我一決定交還出去，我就不是卑鄙的人，但是我不能加以決定，雖然每天決定着，雖然每天推着自己：「決定呀，決定呀，卑鄙的人，」而整整的一個月內不能加以決定。就是這樣的！你們以爲這好麼？好麼？」

「就算是不很好，我很明白，我不來爭辯，」——檢察官謹慎地回答，——「關於這一切細緻的區別的爭論，留到以後再說，還是請您先談到正事上去。原來您還沒有對我們解釋，雖然我們問過您：您最初就把三千盧布分了開來，一半化去，一半藏起，爲了什麼原因？究竟爲什麼藏起來？您分出一千五來，打算作什麼用處？我堅持着提出這個問題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是的，眞是的！」——米卡喊，叩打自己的額角，——「對不住，我磨折你們，沒有解釋出主要的意思，否則，你們一下子會明白的，因爲恥辱就在目的上面，就在目的上面！這是這個老人，去世的父親，儘打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主意，而我喫着醋，心想她在我和他之間游移着。我每天想：假使她的方面忽然來了決意，她不再磨折我，忽然對我說：「我愛你，不愛他，你把我帶到天涯地角去好了。」我手裏衹有兩角錢；用什麼來把她帶走？那時候叫我怎麼辦？——那纔糟糕呢。我當時不知道，也不了解她，心想她需要金錢，她不會饒恕我的貧窮。所以我就像惡魔一般地從三千裏數出了一半，冷酷地用針縫好，帶着一種計算的心思把它縫好，在喝醉以前就縫好，縫好以後，纔跑去化半數在喝酒的上面！不，這是低卑的事！現在明白了罷？」

檢察官大笑，預審推事也笑了。

「據我看來，您沒有完全化去，留下一部分，甚至是有見識，有道德的舉動，」——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嘻嘻地笑着，——「因爲究竟這裏有什麼意義？」

「就是因爲偷了，就是這樣！天呀，你們的不了解眞使我懼怕！我懷着縫在胸前的一千五的時候，每天，每小時儘對自己說：「你是賊，你是賊！」我所以在這一個月內發瘋，在酒店內打架，還痛打父親，就因爲感到自己是一個賊！我甚至對舍弟阿萊莎也不能決定，而且不敢告訴一千五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到我眞是卑鄙的人，眞是扒手！但是你們知道，我懷藏錢的時候，我同時每天，每小時對自己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你也許還不是賊。」爲什麼？就因爲你明天就可以跑去，把一千五交還給卡嘉。到了昨天，我纔決定把我的鎖盒從頸上摘去，在從費娜那裏出來，走到潘爾霍金家去的時候，而在那個時間以前還沒有決定，但是剛剛一摘下來，立刻成爲根本決定了的，無可爭辯的賊，一輩子的小偷和不名譽的人。爲什麼？因爲跟着鎖盒也把我走到卡嘉面前，說：「我是卑鄙的人而不是賊」的幻想一塊兒撕碎了！你們現在明白麼？明白麼？」

「爲什麼您就在昨天晚上決定這樣做呢？」——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打插着。

「爲什麼？問得好笑：因爲我自己給自己判決了死刑，在早晨五點鐘，黎明時候：「已經是一樣的，」——我想，——「死的時候做一個卑鄙的人，或正直的人，總是一樣的！」

其實不對，不是一樣的！諸位，你們相信不相信，在這夜裏使我最感到痛苦的並不是我殺死了老僕，我有遣戍西比利亞的危險，正在我的愛情已告成就，天重新在我頭上亮開的時候！這也使我痛苦，但並不怎樣利害。這些念頭終不能和那個萬惡的感覺相比，這感覺就是我到底把這些可惡的銀錢從胸前摘下，加以浪用，那末現在已成爲一個根本決定了的賊！諸位！我用心血對你們反覆地說：這夜裏我認識了許多事情！我知道做了卑鄙的人不但生活下去是不可能，連做了卑鄙的人而死去也不可能……不對，諸位，死也應該帶着名譽的呀！……」

米卡臉色發白。他的臉露出憔悴，疲乏的神色，雖然他是極度的興奮。

「我起始了解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檢察官柔和而甚至似乎同情地說，——「但是據我看來，請您恕我直言，這一切衹是神經……您的病態的神經，就是這個。例如說，爲了排除幾乎整個月來這許多的痛苦，您爲什麼不去把這一千五交還原來託您辦事的女太太，既然您當時的情形是像您所描寫的那般可怕，什麼不在和她解釋之後試一試自然而然進入腦筋裏來的計劃，那就是在對她坦白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以後，您爲什麼不問她借您所需要的款子。她既具有寬容的心腸，看見您懊惱的心情，自然不會拒絕您的，尤其可以寫下借據作爲憑證，或者就根據您對商人薩姆騷諾夫和霍赫拉闊瓦太太所提出的抵押。您不是甚

至在這以前還認這抵押品是珍貴的麼？」

米卡忽然臉紅了：

「難道您竟把我當作這樣卑鄙的人麼？您說這話不會是正經的罷！……」他憤憤地說，望着檢察官的眼睛，似乎不相信是從他的方面聽到的。

「我敢對您保證是正經的話……爲什麼您覺得不是正經的？」——檢察官也驚訝了。

「啊，那纔是卑鄙呢！諸位，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在磨折我！既然如此，我對你們全講出來，我現在對你們承認我的惡魔般的劣性，但是爲了使你們慚愧，你們自己將感到奇怪，人類情感的配合會達到如何卑鄙的地步。你們知道，我自己也有過這個計劃，就是您剛纔說的那個計劃，檢察官！是的，諸位，在這可惡的一個月裏我也有這個念頭，幾乎決定到卡嘉那裏去，我竟卑鄙到如此地步！但是到她那裏去，對她宣布我的變心，而爲了這變心，爲了履行這變心起見，爲了需要費用以實現我的變心，竟向她，向卡嘉借錢，（向她求借，向她求借！）立刻就從她那裏出來，和另一個女人跑走，和她的情敵，和那個仇恨她，侮辱她的女人，——算了罷，您發瘋了，檢察官！」

「發瘋是並沒有發瘋，我在匆忙中，自然沒有想到……關於女人喫醋的一層……假使果眞有了醋意，像您所說的那樣……是的，這裏也許是有一點的，」——檢察官笑了一下。

「這眞是太不顧名譽了，」——米卡兒橫地舉拳擊棹，——「還有點發臭，我眞不知道是什麼玩意！您知道不知道，她會給我錢的，會給的，一定給的，爲了向我復仇而給的，爲了欣賞這復仇，爲了輕視我而給的，因爲她也是具有魔鬼般的心靈和偉大的怒氣的人！若是我取了錢，取下了錢，那時候我一輩子……唉，天呀！對不住，諸位，我所以呼喊，因爲在不久時候，還在前天，我夜裏和獵狗起膩的時候，以後昨天，是的，昨天整天，就生出這個念頭，我記得的，甚至在出了這件事情以前還想到的……」

「在出了什麼事情以前？」——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好奇地追問，但是米卡沒有聽淸楚。

「我對你們作了可怕的承認，」——他陰鬱地說，——「你們應該加以重視，諸位。不但重視，不是重視，而應加以珍視，如果這個還從你們的耳傍滑走，那末你們簡直不尊重我，我應該對你們這樣說，我因爲對你們這類人直接承認出來，而羞愧得要死！我要自殺！我看，我看，你們不相信我！怎麼，這話你們也要記錄下來麼？」——他懼怕得喊了出來。

「您剛纔所說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驚訝地望他，——「那就是您在最後的一小時以前，還想到魏爾霍夫且瓦小姐那裏借錢……您應該相信，這是對於您重要的供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那就是關於這件事情的話……特別對於您，特別對於您是很重要

的。」

「憐宥我一下罷，諸位，」──米卡擺手，──「這句話不要記錄，好不好？生點廉恥心出來罷！我在你們面前把我的心靈撕碎成兩橛，而你們竟利用這一點，用手指在兩半橛的被撕裂的地方摸索起來……天呀！」

他悲憤地用手掩臉。

「您不必這樣着急，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檢察官說，──「現在記錄下來的東西您以後自己聽人家念一下，若是有不同意的地方，我們可以照您的話加以變更，現在我要第三次對您重複出一個問題：難道果眞沒有人，眞是沒有人聽到您說過這錢的話麼？我對您說，這幾乎是無從想像的。」

「沒有人，沒有人，我以前已經說過了，否則，您就是一點也沒有瞭解我的話！你們給我安靜一下罷。」

「好罷，這事情是應該解釋明白的，而且還有許多時間在前面。現在請您想一想：我們也許有好幾十種憑據，證明您自己傳播，甚至到處呼喊，您用去了三千，是三千，不是一千五，而且現在，在發現了昨天的錢的時候，也告訴許多人說您又帶了三千……」

「不止幾十個，却是幾百個憑據在你們的手裏，二百個憑據，有二百個人聽見，一千個

人聽見！」——米卡喊。

「您瞧，大家都可以證明的。那末這個「大家」的話終歸有點意義的。」

「沒有什麼意義，是我撒了謊，於是大家跟在我後面撒謊。」

「您爲什麼要這樣撒謊呢？您怎麼樣加以解釋？」

「鬼知道。也許由于誇口……就爲了……表示化了這許多錢。也許是爲了忘却縫錢的事情……是的，就是爲了這個……見鬼！……這問題您問了我多少次呀？撒了謊，就完了，既然撒了謊，就不願意再去改正。人有的時候撒一下謊，還會爲了什麼原因麼？」

「這是很難決定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人爲了什麼撒謊，」——檢察官鄭重其事地說，——「您所稱的那個鎖盒在您的胸前顯得大不大？」

「不，不大。」

「大概什麼大小？」

「一百盧布的鈔票摺成一半，就是這樣大小。」

「最好您們把破布給我們看一下。它總在您身邊的罷？」

「鬼……眞是蠢極了……我不知道在那裏。」

「但是請問您：您在那裏，在什麼時候把它從頸上摘下來的？您自己說過，不是沒有回

家麼？」

「從費娜那裏出來，到潘爾霍金家去的時候，在路上從頸上摘下，掏出錢來。」

「在黑暗之中麼？」

「要臘燭做什麼用？我用手指一下子就弄好了。」

「不用剪刀，就在街上麼？」

「大概在廣場上。爲什麼用剪刀？一塊舊破布，立刻撕裂了。」

「以後您把牠放到那裏去了？」

「當時就扔了。」

「究竟在那裏？」

「就在廣場上，總之是在廣場上！誰知道在廣場上什麼地方。您問它做什麼？」

「還是異常重要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物證是爲您的利益打算的，您怎麼不願意明白這層？一個月以前誰幫您縫的？」

「沒有人幫忙，自己縫的。」

「您會縫麼？」

「兵士都應該會縫的，沒有什麼會不會的。」

「您從那裏取來材料，那就是縫合上去的那個破布？」

「您果眞不是說笑話麼？」

「並不，我們並不想發笑，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不記得在那裏取來了破布，總是在什麼地方取來的。」

「好像連這也不記得了。」

「眞是不記得，也許把內衣撕破了一點下來。」

「這很有趣：明天可以到您的住宅裏去尋覓這件東西，也許您撕去一塊的襯衫可以找得到。這破布是什麼材料，麻布呢，還是洋布？」

「誰知道是什麼材料。等一等……我大概並沒有從什麼衣服上撕下來。它是白洋布的……我好像縫的是女房東的包頭布。」

「女房東的包頭布麼？」

「是的，我從她那裏拖來的。」

「怎麼拖來？」

「你們看，我確乎記得會拖了一塊包頭布，當作髒布之用，也許作爲擦鋼筆之用，輕輕兒取了來，因爲那是一塊一點沒有用處的破布，隨便放在那裏，後來就用牠把一千五維好。

那是一塊舊白洋布，說過一千次了。」

「您記得很淸楚麼？」

「我不知道淸楚不淸楚。好像就是包頭布。隨它去好了。」

「如此說來，您的女房東至少也會記得她丟了這件東西？」

「不會的，她不會記得的。那塊舊布，我對你們說，那塊舊布一個小錢也不值。」

「針線從什麼地方取來的？」

「我停止發言，我再也不願意說了。够了！」——米卡終于生起氣來。

「又是很奇怪，您竟完全忘却，在廣場上的什麼地方拋棄了這個……鎖盒。」

「你們明天可以下令淸除廣場，也許會找得到的，」——米卡冷笑了一聲。——「够了，諸位，够了，」——他用疲倦的聲音這樣決定地說，——「我明白的看出：你們不相信我！一點點也不相信！那是我的錯處，不是你們的，大可不必多管。我爲什麼，爲什麼把我的祕密直說出來，降貶自己的身份呢？你們看來這很好笑，我從你們的眼睛裏看出來。檢察官，這是您把我弄到這個地步！如果能够，你們儘管唱起國歌來罷……你們這些刑訊者是應該受詛咒的！」

他垂頭，用手掩臉。檢察官和預審推事沉默着。過了一分鐘他舉起頭來，似乎茫然無所

思想的對他們看了一下。他的臉表露出成就了的，已經無可挽回的悲哀。他似乎靜悄悄地不響了，坐在那裏，彷彿不記得自身似的。但是必須趕緊了結案件，立刻起始審問證人。時候已經是早晨八點鐘。臘燭早就熄滅。米哈意爾・馬卡雷奇和卡爾干諾夫在審問時候時常走出走進的，這一次又走了出去。檢察官和預審推事也露出極疲乏的神色。來臨的早晨是陰雨的天氣，整個天空被陰雲包圍，雨像從水桶裏倒下來一般。米卡茫無所思地向窗外看望。

「我可以不可以向窗外望一望？」——他忽然問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

「隨您的便罷，」——他回答。

米卡立起來，走近窗傍。雨抽打小窗的綠玻璃。窗下一直看得見齷齪的道路，在陰黑的雨絲中的遠處，有一排排黑黝黝的，貧窮的，不雅觀的農舍，由于雨水更顯得發黑，而且露出窮相。米卡，憶起「金黃蜷髮的太陽神，」憶起他在最初的日光發現的時候就想自殺；「在這樣的早晨也許更好些」，——他冷笑了，忽然手從上面向下一揮，就轉身到「刑訊者」方面去了。

「諸位！」——他喊，——「我看出我完蛋了。但是她呢？我求你們把她的事情告訴我。難道她也要同我一塊兒完蛋麼？她是無罪的，她昨天在神志不清的心神下面喊着：「一切是我犯的罪。」其實她一點也沒有罪，一點也沒有罪！我同你們坐了整夜，儘在那裏發

愁……你們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現在把她如何處置？」

「關於這層您根本安心好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檢察官顯然匆遽地立行回答，——「我們現在沒有任何重要的理由，攪擾您所注意的那位女太太。在以後案件的進程之中，我希望也不致於如此……相反的，我們要做一切我們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您儘管放心好了。」

「諸位，多謝你們，我也知道你們到底是誠實的，合理的人，不管怎樣總是的。你們除去了我的心靈上的負擔。……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一切都準備好了。」

「必須趕緊辦理。必須審問證人。這一切應該當您的面前辦理，因此……」

「先喝一點茶，好不好？」——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插上去說，——「好像已經應該享受一下了罷？」

他們決定，假使樓下有預備好的茶，（因爲米哈意爾．馬卡雷奇一定是出去「喝茶」的，）那末不妨每人喝一杯，以後再「繼續下去。」至於眞正的茶和「涼菜，」留到比較空閒的時候再吃。樓下確乎有茶水，立刻送了上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客氣地邀請米卡喝一杯，起初他拒絕了，以後自己要喝，喝得極貪饞。總而言之，他帶着一種甚至特別缺乏的神色。以他這樣强壯的體力，一夜的鬧酒，和因此而生的强烈的感觸，似乎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他自己感到他勉强坐在那裏，有時候一切的物件似乎起始在他的眼前行走和轉動。「再等一會，也許要開始說出譫語，」——他自己想。

第八章　證人的供詞──嬰孩

起始審問證人。但是我們現在不再敘講得像以前那樣詳細。因此我們把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對每個叫上去的證人如何叮囑他應該照實供陳，以後應該在立誓以後重複他的供詞等等的話，又如何要求每個證人簽署供詞的筆錄等等的手續忽略不提。我們應該提到的是問官全部注意力會聚的要點還是那個三千塊錢的問題，那就是第一次，一個月以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莫克洛葉初次鬧酒的時候，是三千呢，還是一千五，昨天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第二次鬧酒的時候，是三千呢，還是一千五。嗚呼，一切的證詞都是異口同聲地反對米卡，違反他的利益，有些證詞甚至提出推翻他所供的話的新的，驚人的事實。第一個被傳詢的是脫奇芬·鮑里賽奇。他立在問官面前，沒一點恐懼，反而作出對於被告嚴厲憤恨的神色，因此無疑地給自身添上了極眞實的，身分尊嚴的樣子。他說話少而有節制，等候發問，回答得確切而且仔細。他確定而且不吞吐地供稱，一個月以前他化去的錢不下三千之數，此地的鄉下人們都可以證明他們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自己嘴裏聽見三千的話：「光是吉卜賽女人，他就給她們扔出不少錢。光是她們總化了一千以外。」

「也許五百也沒有給到，」——米卡陰鬱地說，——「祇因為當時沒有數，喝醉酒了，眞是可惜……」

米卡這一次側坐着，背靠牆壁，陰鬱的聽着，帶着憂愁和疲乏的神色，似乎說：「你們隨便去供罷，現在是一樣的！」

「化了一千以上，」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脫里芬・飽里賽奇堅決地否認，——「白白的扔去，讓他們檢到。這類人全是和賊騙子，他們是偷馬賊，他們從這裏被驅走，否則他們自己也許供出賺了您多少錢。我當時親自看您手上的錢，——數到是沒有數，您沒有交給我，這是對的，但是我記得，從眼睛上看來，比一千五還多……那裏祇有一千五！我們看見過錢的，我們會判斷的……」

關於昨天的錢，脫里芬・飽里賽奇逕直供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馬車裏剛下來的時候，就自己對他聲明帶來了三千。

「算了罷，脫里芬・飽里賽奇，」——米卡反駁，——「難道我竟會肯定地宣布帶來了三千麼？」

「您說過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當着安德烈面前說過的。那個安德烈還沒有走，你們叫他來問好了。您在大廳裏款待歌唱隊的時候，一直喊嚷說，您在這裏留下了六千，——

那就是連同過去的在一塊兒，應該這樣解釋。斯鉄彭和謝蒙聽見的，彼得・福米奇・卡爾干諾夫當時和您在一塊兒站着，他也許也會記得的……」

審問官持着不尋常的印象接受關於六千盧布的話。他們喜歡新的計算方法：三加三等於六，那末當時是三千，現在又是三千，一共六千，很明白。

審問了說芬里・飽里賽奇所指出的幾個鄉下人，斯鉄彭和謝蒙，馬夫安德烈和彼得・福米奇・卡爾干諾夫等人。鄉下人們和馬夫毫不吞吞吐吐地。證實說里芬・飽里賽奇的供詞。此外又照安德烈所供的話，記錄下他同米卡在路上談話的一段，關於「我將往那裏去：進天堂或落地獄，在另一世界內我能否受饒恕？」的一套話。「心理學家」伊飽里脫・基里洛維奇帶着輕淺的微笑傾聽這一些話，結果是主張把特米特里・費道洛維奇將落往那裏去的供詞一併「錄卷備查。」

被審問的卡爾干諾夫走進來的時候顯得不大樂意，持着陰鬱和固執的態度，和檢察官，並且和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談話好像初次相遇似的，其實已是早就相識，而且每天相見的人。他一開始就說他「一點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關於六千的話他也聽到，並且承認他當時在傍邊站着。從他的眼光上看來，米卡手裏的錢是「不知道多少。」關於波蘭人賭牌作弊的事，作了肯定的供詞。他在經過了反覆的盤問之後，也說波蘭人被驅走後，米卡和阿

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間的事情確見改善，她自己說她愛他。對於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發出極有約束的，恭敬的批評，似乎她是極上等社會裏的太太，甚至一次也不稱呼她「格魯申卡。」不管這青年人如何對於說口供深致嫌惡，伊飽里脫．基里洛維奇還是審問他許多時候，從他那裏總打聽出來關於米卡在這一夜的「浪漫史」的一切詳細情節。米卡一次也沒有阻止過卡爾干諾夫的說話。後來他們把青年人放走，他退出去的時候露出掩塞不住的憤怒的神氣。

波蘭人也被傳詢。他們雖已在自己屋內躺下，却整夜沒有睡熟，官員們來到以後趕緊穿好衣裳，整理外貌，自己明白他們一定要被傳去問話的。他們帶着威嚴的態度走進來，雖然不免有點懼怕。那個主要的小波蘭人是退職的十二品官，在西比利亞充當獸醫官，姓莫謝洛維夫。佛羅勃萊司夫基原來是自由執業的牙醫。他們兩人走進屋內，雖然由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發問，却立刻朝站在一傍的米哈意爾．馬卡雷奇作答，莫明其妙地把他當作這裏主要的官員和上峯，每次稱他：「中校先生。」經米哈意爾．馬卡雷奇許多次的指導總猜到應該對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作答。原來他們的俄語說得竟十分正確，除去有些字帶點口音。莫謝洛維奇起始熱烈而且驕傲地聲明她和格魯申卡的關係，以前和現在的關係，使米卡立刻大生其氣，喊嚷着說他不許「這卑鄙的人」當他面前這樣說話。莫謝洛維奇立刻指出「卑鄙

的人」的名詞，請求把這句話加進記錄裏去。米卡憤怒得像沸水似的翻騰着。

「卑鄙的人，卑鄙的人！把這寫上去，再加上去說，不管筆錄不筆錄，我到底還是賊卑鄙的人！」——他喊着。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雖把這事加進筆錄裏去，但是在這件不愉快的情事之下表現出極可誇獎的處置事務的能力。他在對米卡嚴詞告誡以後，自己立即停止往下詢問關於浪漫史方面的情節，趕緊轉到主要的問題上去。主要的是波蘭人所供的一段引起了審問官們不尋常的好奇：那就是米卡在那間小屋內對莫謝洛維奇行賂，給他三千塊錢，七百是現錢，其餘的兩千三百『明天早晨在城裏』交清，並且賭咒說他在這裏，莫克洛葉，沒有許多錢，他的錢放在城裏。米卡急切裏說他沒有說出明天在城裏一定交錢的話，但是佛羅勃萊夫司基加以證實，而米卡想了一分鐘，自己又皺着眉頭同意，大概就和波蘭人們所說的相彷，他當時心情暴燥，所以確乎會這樣說。檢察官簡直抓住了這個供詞：在檢察方面認爲明顯的，（以後事實上也就這樣作成了結論的，）就是米卡弄到的三千塊錢裏的半數或一部確乎會藏在城裏什麼地方，也許甚至就在莫克洛葉什麼地方，所以在米卡祇找到了八百盧布的那樁在偵查方面極微妙的事實，也就隨着解釋明白了，——這事實至今還成爲替米卡辯護手裏的唯一的，極卑微的，却多少總算得了一點的證明。現在這替他辯護的唯一的證明竟被摧毀了。對於檢察官

的問題：他將從什麼地方去取其餘的兩千三百，以便明天付給波蘭人，既然自己說過祇有一千五百，而同時還向波蘭人起誓一定要辦到，——米卡堅決的回答，他明天想付給波蘭人的不是現錢，而是讓與切爾馬士娜地產權利的正式文件，就是他對薩姆騷諾夫和霍赫拉闊瓦提出過的那種權利。檢察官對於這種「遁辭的幼稚性」甚至發笑了。

「您以爲他能答應收下這「權利」以代替兩千三百塊現錢麼？」

「一定答應的，」——米卡熱烈地回答，——「你想一想，這裏不止兩千，有四千，甚至六千他都可以撈到！他立刻可以雇律師，不是波蘭人，便是猶太人，不但三千，就是整個切爾馬士娜都可以從老頭子手裏搶到。」

莫蘇洛維奇的供詞自然極其詳細地加進筆錄裏去。後來就放兩個波蘭人出去了。關於賭牌玩把戲的事實幾乎沒有提到；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已經十分感謝他們，不願再以瑣事煩擾，況且這全是酒後玩牌時愚蠢的爭論，而別的沒有什麼。這夜裏鬧酒和不守秩序的事情還會少麼……所以那個兩百塊錢就這樣留在波蘭人的口袋裏了。

隨後傳了小老人瑪克西莫夫進來。他舉着細碎的步武，畏葸地走進來，露出毛髮蓬亂的，很憂慮的樣式。他一直躲在樓下格魯申卡的身傍，和她默坐着，「一不對勁就起始爲她哭泣起來，用小方格的藍手絹擦眼睛，」——還是米哈意爾．馬卡雷奇以後敍講的話。因此她自

已反而勸他，安慰他。小老頭子立刻含淚承認自己的錯處，因爲他向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借了小個盧布，「爲了我的貧窮的緣故，」但是準備歸還給他……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直捷了當地問他：他看見不看見，究竟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手裏有多少錢？他向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借錢的時候，應該把他手裏的錢看得比別人都清切些。瑪克西莫夫用極堅決的樣式回答，有「兩萬」塊錢。

「您以前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兩萬塊錢沒有？」——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微笑着問。

「自然看見過的，不過不是兩萬，却是七千，在我的太太把我的小村莊抵押出去的時候。她遠遠裏給我看了一眼，在我面前誇耀一下。那是很大的一叠鈔票，全是花花綠綠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錢也是花花綠綠的……」

他很快就被放走了。後來輪到格魯申卡。審問官們顯然懼怕她的出現可使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引起的那種印象。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甚至對他喃聲說出幾句勸喻的話，但是米卡默默地低下頭去，以作回答，給他們暗示『不守秩序的情事是不會發生的。』米哈意爾·馬卡雷奇親自領格魯申卡進來。她走進來時，帶着嚴肅陰鬱的神色，外表上幾乎是安靜的。她輕輕兒坐在給她指定的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對面的椅上。她臉色很慘白，似乎她覺得冷，美麗的黑圍巾緊緊地裹住身子。當時她確乎起始了輕微的，瘧疾般的惡寒，——長期的疾病的起

始，就從今夜起發作的。她的嚴肅的神色，直視的，正經的眼神，和安靜的姿勢，使大家引起極愉快的印象。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甚至立即有點「入迷。」他以後談起來的時候，自已承認從這一次起他纔了解這個女人如何「貌美，」以前雖也見到她，永遠認作「小縣城的藝妓」一流的人物。「她的姿態和最上等社會的婦女一樣。」——他在一個女太太們的集會裏歡欣地嚼舌起來。但是她們聽了他的話，十分憤激，立刻稱他爲「淘氣的人，」使他感到十分滿意。格魯申卡走進屋內的時候，祇是一瞥眼地望了米卡一下，米卡一方面也不安地看她，但是她在這時候的樣子使他安心下去。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在作了最初的幾個必要的問話和勸喻以後，雖然有點口吃，却仍舊保持極其客氣的樣子，問她道：「您和退職中尉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有什麼關係？」格魯申卡輕聲而且堅決地說道：

「他是我的朋友，在最近一月內他常以熟人的資格到我家裏來。」

對於以後的有趣的問題，她完全公開地，而且直接了當地聲明她雖然「有些時」喜歡他，但並不愛他，祇是由於「我的卑鄙的惡狠的心性」勾引他和那個「老頭子。」她看見米卡爲了她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還和一切人喫醋，祇是覺得有趣而已。她永遠沒有想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去，祇是和他取笑。「在那一個月內，我想不到他們兩人身上去；我等候另一個人，在我面前犯了錯處的人……不過我以爲，」——她結束着說，——「你們不必

對這件事情發生好奇的心思，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囘答你們的，因爲這是我的特別的事情。」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立刻照辦：他又停止根問「浪漫史」方面的節目，一直轉到正經的事情上去，還是那樣關於三千的主要的問題。格魯申卡證實一個月以前，在莫克洛葉確曾化去了三千盧布，雖然自己沒有數錢，但是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本人方面聽到是三千盧布。

「他這話是對您私自說的，或者是當着什麼人說的？或是您聽見他當您面前同別的人說的？」——檢察官問她。

格魯申卡宣布她在衆人面前聽到，也聽見他同別人說過，也在私下裏從他本身方面聽到。

「私下裏聽到一次，還是幾次呢？」——檢察官又問，纔知道格魯申卡聽到了許多次。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很滿意這個口供。還從後面的問話裏調査出來，格魯申卡知悉錢的來源，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從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取來的。

「您連一次也沒有聽見過，一個月以前化去的不是三千，卻是少些，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曾將半數留作已用麼？」

「沒有，從來沒有聽到這話，」——格魯申卡說。

以後甚至發現出來，米卡在這一個月內反而時常對她說他沒有一點錢。「他老等候着從他的父親那裏取到點錢來，」——格魯申卡說。

「他沒有當您面前……或是偶然的，或是在惹惱的時候，」——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忽然問，——「說他打算謀害他的父親的性命。」

「是的，說過的！」——格魯申卡嘆氣。

「一次，還是好幾次？」

「好幾次講過，永遠在生氣的時候。」

「您相信他會實行麼？」

「不，永遠不相信！」——她堅決地回答。——「我對於他的正直的性情是極信賴的。」

「諸位，請你們允許我，」——米卡忽然喊，——「請你們允許我當你們面前對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單單說一句話。」

「請說罷，」——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允許了。

「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米卡從椅上立起來，——「你相信上帝和我：我對於父親昨天被害的事情，沒有犯罪！」

米卡說了這句話，又坐到椅上。格魯申卡立起來，虔誠地朝神像畫了十字。

「感謝你，主呀！」——她用熱烈的，深刻的聲音說，還沒有坐到位置上，就對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說道：——「他現在所說的話，您應該相信他！我知道他：他嚼舌儘管嚼舌，不是由於玩笑，便是爲了固執，但是如果違反了良心，那便永遠不會欺騙的。他會直接說出實話來的，你們相信他好了！」

「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多謝你維持我的心靈！」——米卡的抖慄的聲音回響着。

關於昨天的錢的問題，她說她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聽見他昨天許多次對人講他帶來了三千。關於錢從什麼地方取來的問題，他曾對她一個人說過，他從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偷到」的，但是她回答他．他並沒有偷，明天應該就去交還。檢察官堅持着問，他說他向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偷來的是那一筆錢：昨天的那筆呢？還是一個月以前他在這裏化去的三千？她說他講的就是一個月以前的那筆錢，她這樣了解他的話。

後來格魯申卡被放走了，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連忙告訴她，她可以立刻回到城裏去，若是他的方面能以幫忙的話，譬如關於車輛，或者需要伴送的人，那末……他……他的方面……

「很感謝您，」——格魯申卡對他鞠躬，——「我同那個小老頭子一塊兒動身，同那個田主，把他送回去。現在我想在樓下等一等。假使您允許的話，看你們對於特米脫里．斐道洛維奇決定什麼下落。」

她出去了。米卡很安靜，甚至帶着十分高興的神色，但祇有一分鐘的時間。有一種奇怪的肉體上的累乏侵襲他，越來越利害。他的眼睛累得關閉上了。證人的審問已告終止，他們着手編撰筆錄的最後的稿子。米卡立起來，從椅上移身到簾後角落裏，躺在鋪着地毯的老闆的大箱上面，一下子睡熟了。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於地位和時間完全不適合的夢。他似乎在沙原裏的什麼地方走路，這地方他以前很早曾服務過的。一個農夫駕了兩匹馬的車子，在雨雪紛飛的時候，載着他上路。米卡身上覺得有點冷，是十一月初的天氣，下着粗大的，潮潤的雪片，一落地上，便立即融化。農人駕得十分起勁，有趣地揮手，他的鬍鬚是栗色的，長長的，並不是老頭兒，有五十歲左右，穿着灰色的，鄉下老穿的罩衫。一個村莊離得不遠，看得見許多烏黑的農舍，農舍的一半已燒去，被留下一些燒焦的木頭，凸出在那裏。村婦們在村口的大道上排立着，有許多女人，一整排，全是瘦弱的，臉子是褐色的。邊上特別有一個女人，多骨的，高身的，大概有四十歲，也許祇有二十歲，臉子是長長的，瘦瘦的，一個嬰孩在她手裏哭泣，大概她的乳乾房燥了，沒有一滴滴的奶流出來。這嬰孩哭着，哭

着，小手伸展着，光光的小手，握着小拳頭，冷得完全發藍色。

「他們哭什麼？他們哭什麼？」——在馬車迅速的跑過他們的面前的時候，米卡問。

「娃娃，」——馬夫回答他，——「娃娃哭呢。」

使米卡驚訝的是他照鄉下人的口氣說着「娃娃」兩字。他很喜歡農夫說「娃娃」兩字；顯得更加可憐些。

「他爲什麼哭？」——米卡追問下去，像傻子似的，——「手爲什麼光光的？爲什麼不把他裹起來？」

「這嬰孩身上冷，衣服凍冷了，暖不過來。」

「爲什麼這樣？爲什麼？」——愚蠢的米卡還是不肯罷休。

「窮呀，火又燒了他們的房子，沒有麵包。他們求乞，因爲房子燒掉了。」

「不，不，」——米卡似乎還不明白，——「你說，爲什麼那些受了火災的母親們站在那裏？爲什麼人們這樣貧窮？爲什麼這嬰孩貧窮？爲什麼是光裸的沙原？爲什麼他們不擁抱接吻？爲什麼不唱快樂的歌？爲什麼？爲什麼他們受了黑的災害這樣發黑？爲什麼不給嬰孩食物吃？」

他自己感到他雖然瘋狂地發問，沒有頭緒，但是他一定要這樣問，就是應該如此問。他

還感到他的心裏升起一種從來還沒有的溫和的情感，他想哭泣，他想對大家做點事情，使嬰孩再也不哭，使嬰孩的黑褐的，削瘦的母親不哭，使從這時候起無人流淚，必須立刻，立刻去做，不要延擱，不顧一切，帶着卡拉馬助夫式的無約束的一切性格。

「我要同你在一塊兒，我現在不離開你，一輩子同你一齊去，」——格魯申卡的可愛的，洋溢着感情的話語在他身傍傳了出來。他的整個的心熠燒着，趨奔到某種光明上去，他想生活下去，生活下去，在一條路上走着，走着，走到新的，招喚着的光明上去，越快越好，越快越好，現在就去，立刻就去！」

「什麼？到什麼地方去？」——他喊着，張開眼睛，在箱子上立了起來，似乎從昏暈中完全蘇醒轉來，快樂地微笑着。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站在他的面前，請他在聽人朗誦以後，在筆錄上簽字。米卡猜着他睡了一小時以上，但是他沒有聽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的話。使他突然吃驚的是他的頭後發現了一個枕頭，在他乏力地倒在箱子上面的時候是沒有的。

「誰在我頭下放了一隻枕頭？誰是那個好人？」——他用一種歡欣的，感謝的情感，和哭泣似的聲音喊起來，似乎人家賜與他不知多少的恩惠。這好人以後到底沒有發覺出來，也許是見證中的什麼人，或是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的書記，由於哀憐的心腸叫人家取一隻枕

頭來給他枕藉。他的整個心靈似乎由於流淚而戰慄了。他走近棹傍，宣布他準備在任何什麽東西上簽字。

「我做了一個好夢，諸位，」——他似乎奇怪地說，露出一種新的，似乎被喜悅所照耀的臉色。

第九章　米卡被帶走了

筆錄簽字以後，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隆重地朝被告朗誦「裁決書，」裏面說某年某月某日，在某處地方，某道區法院預審推事，審詢被告某人，（即米卡）被控某罪某罪，（一切罪狀都詳細寫下來，）因被告堅不承認所控各罪，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辯白，同時某某證人，某某事實，又足充分證明其罪狀，爲此根據刑法某條，某條，裁決如下：爲預防某人（即米卡）逃避檢舉與審訊起見，將該被告處以監禁。本裁決書已向被告宣讀，抄件一份咨送副檢察官查照，等語云云。一句話，他向米卡宣布從這時候起他已成爲罪犯，立卽押送入城，關到一個很不愉快的地方裏去。米卡注意地聽了以後，惟有聳聳肩膀。

「諸位，我不責備你們，我準備好了……我明白你們不能不這樣做。」

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柔和地對他解釋將由警察分署長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立刻押他進城。分署長現在恰巧在這村裏……

「等一等，」——米卡忽然打插進去，帶着一種無可抑止的情感朝室內的一羣人說，——「諸位，我們大家全是殘忍的，我們大家全是怪物，大家迫使人們，母親們和嬰孩們哭

泣，但是一切人裏面，——現在就這樣決定罷，——一切人裏面，我是最卑鄙的爬蟲！隨它去罷！我一生中每天自己叩擊胸脯，決定改過自新，然而每天仍舊做些同樣的齷齪的事情。我現在明白像我這類的人需要打擊，命運的打擊，用繩索套住，用外界的力量縛住。我自己是從來不會，從來不會抬起身來的！但是雷聲響了。我承受一切控訴的罪名的磨難和當衆的恥辱，我願意受苦難，藉受苦難洗淨自己！也許我會洗淨自己的，諸位，但是你們最後一次聽清楚我的話：我沒有犯殺死我的父親的罪！我承受刑罰，並不是因爲殺死了他，却因爲想殺死他，也許果眞會殺死的……但是我到底打算同你們奮鬥一下，這是要預先告訴你們的。我將同你們奮鬥到最後的結局爲止，以後讓上帝來解決!!告別了罷，諸位，我在審問的時候對你們喊嚷過，請你們不要生氣。那時候我是很愚蠢的……一分鐘後我將成爲罪犯，現在最後一次，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還是一個自由的人，對你們伸出他的手來。同人們告別：同人們告別！……」

他的聲音抖慄了，他眞的伸出手來，但是站在他傍邊最近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忽然做了近乎抽瘋似的手勢，把手往後一藏。米卡立刻看見，抖索了一下。伸出去的手頓時垂了下來。

「偵查還沒有完結，」——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帶點羞慚地喃語着，——「我們到城

裏再繼續下去，自然我的方面樂意地祝您的成功……希望您的脫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永遠有一種傾向，願意把您認作一個不幸多於犯罪的人……我們這裏大家，若是我能代表大家說話，大家都準備承認您是一個根基上正直的青年，可惜被一些情慾過分地迷住了……」

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的小小的身形在說話的終結的時候，表現了極充分的威嚴的樣子。米卡忽然閃進一個念頭，就是這個「小孩」立刻會扶住他的手，把他領到另一角落裏，恢復他們中間不久發生的關於「女孩們」的談話。但是甚至是被帶去處死刑的罪犯，也有時會閃過一些完全不相干的，和事情無關的念頭。

「諸位，你們是心善的，你們是人道的，——我能不能見她一面，和她最後一次作別？」——米卡問。

「可以的，但是因為……一句話，現在不能不有人在傍邊監視着。……」

「請你們留在傍邊好了！」

格魯申卡被領了進來，但是兩人的告別是短短的，言語極少的，不使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感到滿意。格魯申卡對米卡深深的鞠了一躬。

「我說過我是你的便一定是你的，一輩子同你在一塊兒，無論他們怎樣決定你的命運。

再見罷，無辜地喪失自身的人！」

她的嘴唇抖慄，淚從眼內流出。

「格魯申卡，恕我罷，爲了我的愛情，爲了我的愛情把你害了。」

米卡還想說什麼話，但是忽然自行打住，走了出來。周圍立刻擠滿了人，眼睛全朝他身上射去。在台階那裏，——就是昨天他坐着安德烈的三套馬車像響雷般迅馳過來，停靠住的那個台階，——停着已經預備好的兩輛大車。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一個短矮強壯的臉，有一付滿是皺紋的人，爲了什麼事情有點惹氣，爲了一件突然發生的無秩序的事情生氣，在那裏喊嚷着。他帶着太嚴肅的神情，請米卡爬到車子上來。「以前我在酒店裏請他喝酒的時候，這人的臉完全是兩樣的，」——米卡一面想，一面爬進去。脫里芬·鮑里賽奇也從台階上走下來。大門傍邊擠了許多人，有農夫，村婦，車夫們，大家釘看米卡。

「再見罷，上帝的人們！」——米卡忽然從車上喊。

「再見罷！」——兩三個聲音傳出來。

「你也再見罷，脫里芬·鮑里賽奇！」

但是脫里芬·鮑里賽奇甚至頭也不回轉來，也許很忙着。他也在那裏呼喊着，張羅着。原來第二輛車子，聽說有兩名警察伴送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所坐的，還沒有預備齊楚。那

個應該駕第二輛車子的農夫一面穿罩衫，一面很厲害的爭論着說不應該他去，應該歸阿基姆担任。但是阿基姆不在那樣；有人跑去找他；農夫固持己見，要求等一等。

「我們這裏的鄉下人，完全不要臉！」——脫里芬‧鮑里賽奇喊，——「阿基姆前天給了你二十五戈比，你喝酒用完了，現在又喊起來了。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您對待我們這裏的可惡的鄉下人這樣好，使我很奇怪，這句話是我要說出來的！」

「爲什麽要用第二輛車子？」——米卡攙上去說，——「我們可以坐一輛車，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我決不致於抵抗，離開你脫逃的。要衛隊做什麽用？」

「先生，請您學一學如何同我說話，若是您還沒有學會的話。您不能對我稱「你」。至於您所作的提議，請您留到下次再說罷……」——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突然兇橫地對米卡說，好像喜歡藉此發洩自己的怒氣。

米卡不響了。他滿面發紅。過了一會，他忽然覺得身上發冷。雨停了，但是混濁的天氣被雲彩包圍，銳利的風直撲到臉上。「我身上發出惡寒了麽？」——米卡想，聳了聳肩。後來馬佛里基‧馬佛里基奇爬到車上去，沉重的坐了下去，佔了許多地方，好像不注意似的，緊緊地擠着米卡。他心裏不痛快，對於委託他做的差使好不高興。

「再見罷，脫里芬‧鮑里賽奇！」——米卡又喊，自己感到現在他的喊叫不是由于善

意，却是出于惡狠的心思，違反他的意思而喊出來的。但是脫里芬・鮑里賽奇驕傲地站着，兩手叉在背後・一直釘看米卡，帶着嚴肅和惱怒的神情，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米卡。

「再見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再見罷！」——卡爾干諸夫的聲音忽然傳出來。突然地，他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了出來。他跑到車傍，伸出手來給米卡拉。他沒有戴帽子。米卡來得及抓住他的手握着。

「再見罷，親愛的人，我永不忘記你的寬容！」——他熱情地喊。但是車子動了，他們的手拆了開來。小鈴響了，——米卡被帶走了。

卡爾干諸夫跑進外屋，坐在角落裏，俯下頭，手掩臉，哭了。他這樣坐着，哭了許多時候，哭得好像小孩子一樣，而不像已經二十歲的青年人。他幾乎完全相信米卡的有罪！「這是什麼人？在這以後，竟成爲什麼樣的人呀！」——他不聯貫地喊着，露出悲苦的憂鬱，幾乎絕望的樣子。他在這時候甚至不想活在世上。「値得活下去麼？値得活下去麼？」——處於悲憤中的青年喊着。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